

百年战火

美洲近世的小国与战争

阎京生 刘怡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ONE HUNDRED YEARS OF WAR

MILITARY HISTORY SERIES, AMERICA

二十世纪的南美洲，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喧嚣中，战火依旧绵延不休：20 世纪初，查科的假油田事件让玻利维亚和巴拉圭陷入了一场荒唐战争；南美 ABC 三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海军竞赛；与此同时，智利海军也在二百年的硝烟里迎来了新纪元；1982 年，福克兰战争的胜利，慰藉了英国人落寞的心，这个老而弥坚的没落帝国，又重新登上了战争史舞台；而此时的海地依然在岁月的尘埃里，踽踽独行，摸索着独立和自强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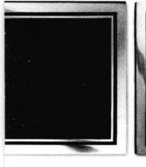
ONE HUNDRED YEARS OF WAR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MIDDLE POWERS SERIES, AMERICA



ISBN 978-7-5113-0655-5

定价：35.00元




战争史研究丛书
百年战火
美洲近世的小国与战争
阎京生 刘怡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战火：美洲近世的小国与战争 / 阎京生，刘怡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113-0655-5

Ⅰ.①百… Ⅱ.①阎… ②刘… Ⅲ.①战争史—美洲—现代 Ⅳ.①E7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0143号

● **百年战火：美洲近世的小国与战争**

策　　划 / 千喜鹤文化　项竹薇
作　　者 / 阎京生　刘怡
责任编辑 / 文　心
特约编辑 / 严晶晶
装帧设计 / 视觉共振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1000毫米　1/16　印张/23　字数/409千字
印　　刷 /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0655-5
定　　价 / 35.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 辑 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010）64446051 传真：（010）64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战争与人

——《战争史研究丛书》序

对战争事务稍有了解的人，都背得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金句："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倘若我们对照德文原著，就会发现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克劳塞维茨的本意是，战争是政治交往"混合以另一种手段"（mit Einmischung anderer Mittel）的继续。它至少包含两层意旨：其一，战争这种存在与政治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政治；其二，战争还包含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另一种手段"，它神秘莫测，深入人性的最底层，难于诉诸言说。

无人能确定人类第一场战争发端于何时。它早于农耕文明，早于部落社会，甚至早于"战争"这个概念本身。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西方传统中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伊利亚特》和第一部政治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关于战争问题的，而中国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中也有"兵家"一门。不朽的希腊人修昔底德还着重指出，战争是一种如此巨大的运动——一种力量和财富的顶峰在其中渐趋消耗殆尽的运动，它的对立面"和平"则是一种静止。

我们应当这样理解这种运动：当一场战争开始后，所有日常生活的规则、范畴、组织和秩序都会退场，由战争本身来充当至高无上的立法者。最惊人的勇气、最可贵的忠诚、最残忍的暴虐、最廉价的牺牲，都会在其中一一展现，并一次次地超越自身。当我们简单地把人视作理性的支配物、视作"文明"的代表者时，战争以最怪异的方式提醒道：还存在着差异如此之大的"另一种手段"，并且不受控制。也正是在这种不受控制的非常态中，我们重新获得对人之可能性的认识，并将其应用到作为

“常态”的和平状态中。无怪乎托尔斯泰要以这样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作为他最伟大作品的标题——《战争与和平》。

与这种“可能”相对，我们也从战争中看到了人之“不可能”。精明的战略算计往往为突发的偶然状况所破坏，未来失败的阴影时时隐匿于当下胜利的荣耀中。“祸患积于忽微，智勇困于所溺”；而人们依旧不肯放弃驾驭它的努力。战争如同最宏大的希腊悲剧，在最激烈的碰撞中展现命运之无常，人之伟大与渺小。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暴力—激情、不确定性—偶然性（“摩擦”）、政治目的—理性规划乃是三位一体的，它们共同构成战争之神的全貌。此时之人则有如亲见耶稣的罗马百夫长，于敬畏中油然叹出：“我亦是权下之人。”

战争是这样一种“可能”与“不可能”的混合体，以至于我们不可能脱离它来理解人类生活的整体。相反，只有对战争事务进行广泛的研读，才能获致关于人类生活的完整知识。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从第一期《战争史研究》面世到现在，已然七年矣。七年前，国内民间军事刊物的开创人陈朴先生为战研厘定了办刊主旨与题材特色，即以历史眼光与人文关怀为出发点，在关涉技术、战史、人物、战略等战争问题诸层次文章的撰述中，增进读者对军事和历史研究的兴趣，尤其要杜绝简单化、片面化的“唯军事论”、“唯武器论”思维。有赖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海量新资讯的流通，特别是海内外民间军事爱好者

依托电子社区展开的广泛交流讨论，《战争史研究》在赢得一批忠实读者的同时，自身的办刊质量也不断地再上台阶，跻身于国内有影响力的军事历史类书刊之列。

虑及战争研究在西方史学界尤其是欧洲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性，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战争史研究》也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放到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冲突历史上。针对中国读者兴趣浓厚的近代中日关系及日本海军发展史，战研推出了“明治以来的日本与日本海军”系列连载，详尽地叙述旧日本海军的装备、战略、其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及兴衰演化的全过程，反响热烈。而由战研首创的“近世的小国与战争”专题文章，围绕近两个世纪以来冲突多发的敏感国家与地区（如南斯拉夫、伊朗、以色列等），从军事视角检视这些地区的历史变迁，纵论与之相关的内政、外交、经济、民族、宗教等诸种要素，在增进读者阅读趣味、开阔历史眼界的同时，也使人推古及今，获致“穷存亡之际，通兴衰之变”的功效。

《战争史研究丛书》，精选《战争史研究》创刊七年来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及专题，依内容的不同编为七卷：三种小国战争专题及《塞尔维亚的轮回》是战研“近世的小国与战争”系列文章的精选，从巴尔干、波斯湾讲到东北亚、南美洲，其中“近世的泰国与战争”、“近世的海地与战争”等章节为国内首次刊载。《欧洲最危险的男人们》是近世欧洲几位传奇军人的传记，国内读者耳熟但未必能详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等均列入其中。《被遗忘的较量》属于“历史群像”系列，对纳粹黄金、原子弹发明、1944年华沙起义等军事史上极富传奇性但又疑窦重重的事件做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武神与将军》则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的“二战”时期德国内部抵抗运动史。阅读过这一百余万字的选文后，相信读者会对历史上的战争有一番全新的观感。

就我个人而言，《战争史研究》远不仅是一份刊物，更是一种感情。在它初生之时，我是它的读者，如同许多热心国防问题、贪婪地找寻一切相关书籍来阅读的年轻人一样，翘首期待着每一期杂志。也因为它在高三的艰难岁月中带来的慰藉，我报考大学时选择了国际政治系，以更多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对战争事务的关注。嗣后蒙前辈

章骞先生引荐，得以拜会阎京生兄，开始为战研撰文，最初为撰稿人之一，而后为主笔、副主编。四五年间，参与了全部三十余册刊物中超过半数的编撰工作，得偿夙心往志。放翁云，纸上得来终觉浅，年轻时经历过从爱者到任事者的渐变，体味过数年焚膏继晷撰稿的艰辛，感慨过历史缪斯克利俄（Clio）质朴而庄严的魅力，对世事与人生自会有不寻常的观感。

我们生活在广义的和平时代。上一次世界大战已是六十余年前的旧闻，发达的传媒则将伊拉克、巴勒斯坦、阿富汗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日常发生的一切包装为可资猎奇的肥皂剧。似乎和平本属天经地义，战争倒是不多见的病态。然而我们终究无法否认，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是经由流血的独立造就的，同样由战争塑造的还有现存的国界及版图。在人类标榜“科学”与“理性”的时代来临后，战争的残酷性反而显得愈加突出，造成的破坏也更为恐怖。而尽管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最近六年国际军火贸易总额却仍在直线上升。人类陆续征服过天花、结核病与脊髓灰质炎，但在可见的岁月里，我们仍必须适应在一个时时有战争的世界上生存——这便是阅读与思考战争的起因。

我不敢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小书足以使人“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Ⅰ.22）。它仅仅是一种助产术，旨在唤起关于正见的思索，以便让人更好地面对生活，面对作为持剑武士与和平召唤者双重角色的人类自身。在此，我愿以美国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在14卷《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战史》中的结语为本序作结：

“如果说对日战争的胜利除却变更了国际均势外还有些别的内涵的话，那便是始自希腊的永恒价值与恒常道德的复归。这些信条常遭折损，当人们为生存拼杀时，往往对其视而不见。但人类终将复归于斯，且诚然复归于斯，以期安享造物主之伟大馈赠——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之权。”

刘怡

2010年春　于西坝河

目录 CONTENTS

草原绞肉机
南美查科战争始末



南美洲的犀牛头

在20世纪初，南美大陆玻利维亚、巴拉圭、巴西和阿根廷之间还有一块土地的归属没有确定，这就是查科地区。

查科地区位于美洲大陆南部的中心地带，东起巴拉圭河和巴拉那河，向西一直延伸到玻利维亚塔里哈省和圣克鲁斯省境内的安第斯山麓，北部的边界在南纬18度左右的亚马逊盆地，南邻阿根廷的萨拉多河和潘帕斯，面积大约为26万平方公里，略小于美国的得克萨斯州。查科地区土地贫瘠，基本上是一块干旱未开垦的半沙漠地区。这个地区高温少雨，缺乏淡水，在可以查到的气候记录中，南美洲气温的最高纪录就多次出现在这个地区。

查科地区分为南查科和北查科，南查科位于阿根廷境内，而北查科——也称格兰查科，在20世纪初则是一块没有明确归属的土地。这是一块形状类似犀牛脑袋的土地，面积大约17万平方公里，位于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之间，犀牛的尖嘴伸到巴拉圭首都亚松森附近。在靠近查科地区西部的地方，是一块干旱缺水的半沙漠平原，往东去则景色大不一样，土地慢慢地肥沃起来。这里生长着许多富含鞣酸的白坚木（破斧木），是制革工业的重要原料，此外还有长满灌木丛的片片草原。

总的来说，北查科地区和安第斯山东麓的其他许多地区一样，干旱、高温，缺少淡水，不适宜人类居住与生活。然而就是这样一块贫瘠的土地，竟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引发了玻利维亚与巴拉圭之间一场颇为奇特的战争。

一个大的政治区域分裂为多个小区域时，很容易在领土划分上留下后遗症。查科问题就是庞大的西班牙殖民帝国轰然崩塌时留下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

为了证明本国政府对查科地区拥有主权，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两国的学者们分别拿出了一系列的证据。巴拉圭人拿出的证据是，1617年12月16日，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将巴拉圭划分为两个管辖区。之后，巴拉圭总督就不时组织讨伐队讨伐查科地区的印第安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662年的拉萨罗·奥尔特加·巴列霍斯远征。这次征讨历时6个月，在查科地区建立了5个要塞。1675年，时任巴拉圭总督的雷赫·科尔瓦兰组织部队，在亚松森对面的河西岸建立了一座要塞。

巴拉圭方面还提出了其他证据，比如传教士的传教记录。根据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保留的记录，在1787年，时任巴拉圭总督的佩德罗·梅洛在亚松森以北20英里的巴拉圭河西岸建立了梅洛蒂亚归化区，而这个归化区所处的位置正好是查科地区的边缘。它的作用也是安排从查科地区过来的皈依基督教的土著居民。此外，巴拉圭与巴西在历史上

查科地区的玻利维亚巡逻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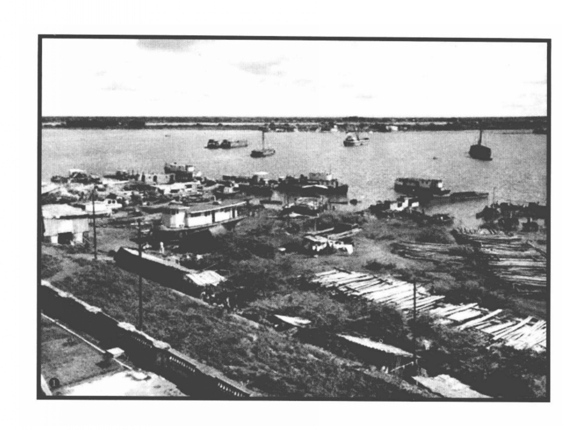


的冲突也表明，在1840年以后，巴拉圭与巴西的实际边界线就是巴拉圭河，巴拉圭河西部就是巴拉圭领土。

玻利维亚也拿出了证据，其年代显然要比巴拉圭早。玻利维亚的证据是早在1559年，该地区就已经是查尔卡斯王室法庭的管辖范围。对于这个证据，巴拉圭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西班牙王室的法庭制度是司法管辖制度，而不是行政管理制度，王室法庭的管辖范围不是依照行政区域划分的。以查尔卡斯王室法庭为例，该王室法庭位于拉巴斯，但其管辖范围曾包括巴拉圭。这只说明王室法庭有权处理该地区的案件，但是并不意味着坐镇拉巴斯的西班牙法官对巴拉圭有行政管理权。

双方还从其他方面寻找证据——巴拉圭人在西班牙人留下的档案中找到一张1620年的地图，上面标明查科是巴拉圭的领土。玻利维亚人不甘示弱，也在老档案中寻找地图，后来果然找到了西班牙殖民时期把查科地区划在玻利维亚范围内的地图。拿着西班牙总督留下来的两张自相矛盾的地图，两国谁也说服不了谁。

从历史角度看，拉美国家独立后领土划分的原则是“实际占有原则”，也就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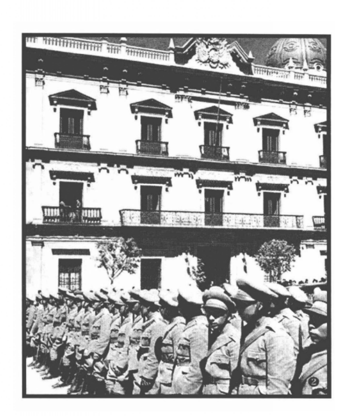
拉丁美洲各个新独立国家的版图，以西班牙殖民时代的总督辖区为准。这个政策出台于1810年，是西班牙各殖民地独立后划分领土的基本依据。问题是现在玻利维亚和巴拉圭都说不清，1810年时查科地区究竟被谁控制。

玻利维亚和巴拉圭都已经独立多年，两国相安无事也很多年了，为什么在20世纪初突然因为查科的归属吵了起来呢？这还要从1884年的太平洋战争说起。

1884年，玻利维亚、智利和秘鲁为争夺氮肥和硝酸盐的产地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玻利维亚战败。玻利维亚战败后，唯一的出海口被划归智利，玻利维亚成为完全的内陆国。

作为一个海洋国家，玻利维亚很难接受丧失出海口的事实，因此，玻利维亚曾试图收复失地。但是，1904年与智利签订的条约彻底断送了玻利维亚的梦想。在此之后，玻利维亚一直想办法取得一个出海口，以保证本国物资商品运输道路的畅通。通往大西洋的巴拉圭河又宽又深，1000多吨的轮船可以从海口一直溯流而上航行2000公里，直抵巴西境内。这么宽阔的河流自然成为玻利维亚理想的入海通道。

不过，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玻利维亚国力虚弱，要夺取巴拉圭河的话，需要看巴西和阿根廷的眼色。在巴西和阿根廷的反对下，玻利维亚也只能暂时搁置以巴拉圭河作为



1. 流经巴拉圭首都亚松森市区的巴拉圭河。

2. 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总统府外的阅兵行进队列。

出海口的计划。

与20世纪20年代的巴拉圭相比，1811年独立时的巴拉圭面积更大。巴拉圭的三个邻国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组成了三国同盟。在与三国同盟的战争中，巴拉圭被迫割地，领土面积一再缩小。这让巴拉圭对邻国的举动非常敏感，当玻利维亚希望得到查科的控制权时，就引起了巴拉圭的警觉。对于玻利维亚的行动，巴拉圭一直提防着。

为了形成事实上的控制，巴拉圭批准了许多外国公司在查科地区投资，尤其是阿根廷公司在这一地区拥有很大的利益。巴拉圭还大力欢迎从德国前来垦殖的门诺派基督教徒。大量外国公司的投资和门诺教徒的垦殖，使得巴拉圭名正言顺地在查科地区建立了许多要塞和据点。

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在查科地区建立的所谓“要塞”，其实不过是军垦地。为了获得对查科的实际控制权，两国在查科地区派出了大量的军人进行军垦。为了防范所谓的野蛮人和猛兽的袭击，拓荒的军人们在居住点外围构筑了工事，挖掘战壕，也就形成了所谓要塞。一个典型的要塞由军人居住的简易房屋、水井和牲畜栅栏组成，与其说是要塞，还不如说是军人农场。

争夺出海口

19世纪中后期，玻利维亚总统纳西索·坎佩罗与巴拉圭政府达成了边界协议，划定双方的边界。1879年，两国代表在协议上签了字。但是因为巴拉圭国内政治混乱，独裁者更迭，这个协议一直没有得到批准。

1887年，由于太平洋战争中的失利，玻利维亚急需重获出海口，为了后方的稳定，便与巴拉圭签订了一个有利于对方的条约。第二年，巴拉圭趁玻利维亚无暇顾及，派兵占领了新建的帕切科港。这个举动让两国的关系在此后的20年都处于紧张状态。

19世纪末，玻利维亚积极地活动，希望解决太平洋战争的遗留问题，取得太平洋出海口；另一方面它又与巴西进行着战争，争夺玻利维亚西北的阿克里地区，根本没有精力再去和巴拉圭解决边界问题。1903年，巴西和玻利维亚签订皮特罗普里斯协定，阿克里冲突得以解决，玻利维亚终于可以腾出手来研究查科地区的局势了。

20世纪初，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两国在查科地区呈现如下态势：巴拉圭沿着巴拉圭河以西，沿北线修筑了一系列碉堡，并沿着皮科马约河从东往西修筑了一系列的碉堡和要塞。巴拉圭为了运输制革业所需的白坚木，把铁路修到了北查科地区。得知巴拉圭在北查科地区的活动，玻利维亚方面也没有闲着，迅速沿着皮科马约河构筑碉堡与要塞，阻止巴拉圭继续挺进。

这种剑拔弩张的状态引起了双方领导人的担心，也引起了两国的邻国阿根廷的担心。1907年，阿根廷外长埃斯塔尼斯劳·塞瓦略斯在双方军队还没有正面接触的时候，邀请了玻利维亚总理克劳迪奥·皮尼利亚和巴拉圭外长阿道弗·索莱尔，进行调解。时任玻利维亚总统的自由党人蒙代斯认为，阿根廷会尊重玻利维亚的要求，因此同意了阿根廷提出的建议。但出乎意料的是阿根廷站到了巴拉圭的一边，否定了玻利维亚提出的“按殖民地时代的情况划分边界”的提案，反而劝说玻利维亚同意将巴拉圭已经占领的土地划给巴拉圭。在阿根廷的压力下，玻利维亚同意了阿根廷的提案，随即与巴拉圭签署了皮尼利亚——索莱尔议定书。议定书中第七条约定：“在此协定的有效期间，签约各方同意，从今以后对本签字日所确定的领土现状不得提出更改或有更多的要求。”

1907年议定书签订后，双方的扩张行动并没有停止，尤其是巴拉圭。1907年议定书鼓舞了巴拉圭，巴拉圭的碉堡群继续向西延伸，这个情况很快被玻利维亚获悉。1923年，玻利维亚总统萨维德拉废除了1907年协议，命令查科地区的玻利维亚军队也修建更多的堡垒，以加强对更多地区的控制，并阻止巴拉圭的西进。

在这一时期，由于军队规模、国家财力和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认识不足，玻利维

20世纪20年代的巴拉圭炮兵部队。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头上的普鲁士式钢盔。这是“一战”后从德国采购的剩余战争物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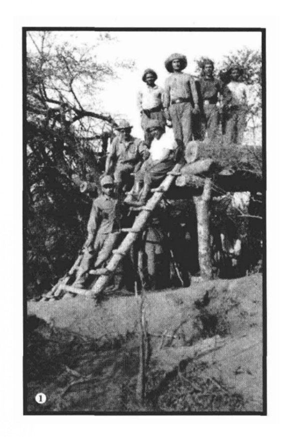
亚和巴拉圭双方在查科地区修筑的碉堡和要塞的规模都很小，相互之间距离很远，驻扎的部队也很少，而且这些碉堡缺少淡水供应，很难长时间独立作战。到了20年代初，两国分别控制了查科地区靠近自己一侧的边缘地带，中间则是一片宽广辽阔的无人平原，除了一些印第安人的营地外杳无人烟。

双方就这样默默地向查科的腹地扩张着。1927年2月，玻利维亚军队和巴拉圭军队在查科地区发生了小规模的武装冲突。玻利维亚总统埃尔南多·西莱斯发现，双方现在这种状态极有可能引发战争，因此决定请阿根廷调解。这次调解和以往的调解一样，双方在关键问题——玻利维亚获得巴拉圭河上一个港口——不可调和，最后不欢而散。谈判破裂后，西莱斯总统指示玻利维亚军队，继续在查科地区构筑9座碉堡。

1928年的武装冲突

查科局势突然发生变化，与石油有关。1922年，美孚石油公司在查科地区的西部边缘购买了大片土地，投资达5400万美元。1928年，该公司宣布，在查科地区西部发现了石

油。玻利维亚的目光一下被吸引到查科地区来。根据当时的勘测报告，查科地区极有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那么，查科地区的每一平方公里土地都增添了价值。而且，一旦玻利维亚在查科地区大规模开采石油，现有的输油管道将很难满足要求。解决的办法有两个：要么找到一个出海口，建一个港口；要么取道阿根廷。



玻利维亚出口石油要使用阿根廷的石油码头和油船装运设备，但此时阿根廷本国的石油工业被英国财团控制着，美孚石油公司是英国人的竞争对手，因此阿根廷人漫天要价，玻利维亚赚取的石油利润有很大一部分都被阿根廷的英国投资者拿走。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下，玻利维亚迫切需要寻找一个出海口，巴拉圭河的作用更加显著，而要想取得巴拉圭河的航运权，首先就要拿下查科地区的控制权。

出乎各方意料的是，首先采取行动打响第一枪的竟然是实力明显处于下风的巴拉圭。1928年12月4日，巴拉圭陆军少校拉菲尔·佛朗哥指挥驻扎在内格腊湾的部队400多人（一说350人），悄悄向玻利维亚控制区运动，目标是巴拉圭河北部玻利维亚人控制的班加迪亚要塞。

12月5日早晨，巴拉圭人突然出现在班加迪亚要塞下。巴拉圭军人向要塞内的玻利维亚军人喊话，要求他们投降。要塞内的玻利维亚守备队虽然只有28人（一说25人），但拒绝投降。巴军随即发起进攻，半小时后拿下了要塞。交战中，玻利维亚守备队有3人死亡，25人被俘。战斗结束后，巴拉圭军队焚烧了班加迪亚要塞，然后撤至出发地。在撤退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巴军一名下士和一名士兵开枪打死了2名走不动的玻利维亚俘虏。此消息一传出，玻利维亚全国哗然。

12月8日，巴拉圭与玻利维亚断绝外交关系，双方代办级外交关系就此中止。事情发生后，玻利维亚方面宣称，巴军参谋部早在11月就在班加迪亚要塞南边的康塞普西翁设



1. 查科地区的玻利维亚边境哨所。

2. 巴拉圭的博克龙要塞。

置了指挥部，这次袭击显然是巴拉圭方面预先策划好的大规模战役的前奏。在这种情况下，玻利维亚方面再也坐不住了。西莱斯总统明知玻利维亚没有条件进行这场战争，但还是命令驻守在罗博雷地区的军队夺回要塞。不过行动并不顺利，玻利维亚部队中途被洪水所阻，只好撤退。

得知部队撤退的消息后，西莱斯命令部队停止撤退，转而夺取巴拉圭的博克龙要塞。这个行动很快就演变成对该地区巴拉圭据点的全面攻击。12月14日黎明前，150余名玻利维亚军人对巴拉圭的洛佩斯要塞发动攻击，这个由35名巴拉圭军人驻守的要塞失守。同时，玻利维亚军队还俘获了乘车到赫内斯要塞去的一支巴军小分队。博克龙要塞自然躲不过这一劫，也被玻利维亚军队攻占。

短短几天，查科地区的形势就急转直下，巴拉圭与玻利维亚军方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与积极备战的军方不同，巴拉圭与玻利维亚政府此时都不愿意冲突升级。就在玻利维亚军队拿下博克龙要塞的同时，西莱斯总统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当前的局

玻利维亚空军的法制波特斯-XXV型战斗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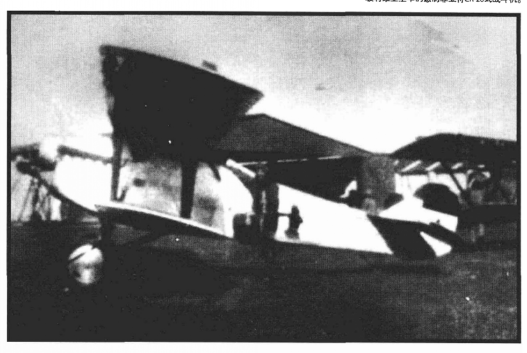


面。在会议上，玻利维亚外长托马斯·曼努埃尔·埃里奥忧心忡忡地提醒他的同僚，虽然玻利维亚的军事实力在巴拉圭之上，但是从伦敦订购的武器还没有运到，部队仓促应战风险太大，还是应该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次危机。而且从事态的发展看，国际舆论也对玻利维亚不利。玻利维亚的邻国智利已经公开谴责玻利维亚的进攻。一旦双方真打起来，智利很可能支持巴拉圭，这种局面对玻利维亚极为不利。埃里奥外长的看法得到了内阁成员的支持。同样在巴拉圭方面，巴拉圭政府也有类似的担心。但是此刻箭在弦上，如何才能找个台阶下呢?

就在此时，一封来自国际联盟行政院的警告电报被送到了两国首脑的办公桌上。正在华盛顿开会的美洲国家会议也讨论了两国之间的冲突。国联和美洲国家会议达成一致的看法，认为应由美洲国家会议牵头，组织一个中立国委员会来解决双方的冲突。中立国委员会很快就组织起来了，由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和乌拉圭驻华盛顿的代表组成，由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任主席。玻利维亚驻美国公使和巴拉圭代办接受了委员会的调停。

两国虽然在战场上暂时平静下来，但外交方面的冲突却还是火药味十足。1929年，两国代表在华盛顿展开了交锋。玻利维亚指责巴拉圭首先袭击班加迪亚要塞，是蓄意挑

玻利维亚空军的意制菲亚特CR-20式战斗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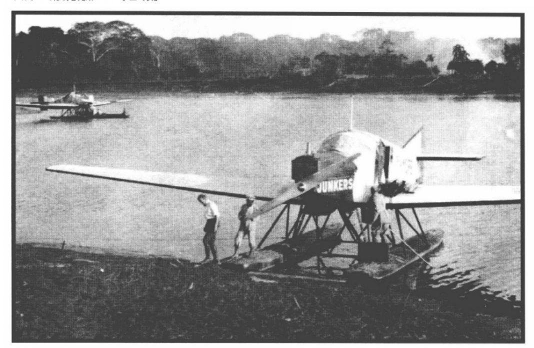


起事端，违背了双方在1928年7月12日达成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协定。巴拉圭自然否决了这一说法。玻利维亚提出，要在巴拉圭河上得到一个港口来解决争端，这个要求被巴拉圭拒绝。既然双方达不成一致，中立国委员会只得成立一个包括冲突双方以及美洲7国代表在内的9人委员会来解决这场争论。玻利维亚与巴拉圭双方承诺，在9人委员会提出报告前，双方之间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1929年3月13日，9人委员会在华盛顿开始工作。巴拉圭和玻利维亚抓住一切机会，向委员会提出自己的证据、理由与要求。正在此时，查科地区又出事了。巴拉圭方面派出一个小分队，希望搞清楚班加迪亚要塞的确切位置，没想到在班加迪亚要塞附近发现，玻利维亚人又新建了一个哨所。5月4日，巴拉圭小分队遭到玻利维亚哨所的射击，两匹马伤亡。虽然损失的只是两匹马，但是也一样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这种情况下，9人委员会发现，想靠调停解决两国的冲突基本是不可能的。玻利维亚想得到巴拉圭河港口的要求自然没有实现，而巴拉圭方面也很是恼火，因为他们想把班加迪亚要塞恢复到冲突发生前的状态，而玻利维亚却不把博克龙要塞恢复到战前状态，这让巴拉圭愤愤不平。

玻利维亚的德制容克斯Ju F13w水上飞机。



不管怎么说，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之间的冲突没有升级。这让国联和美国感到高兴，甚至有点沾沾自喜，至于以后的事情，就等发生了再说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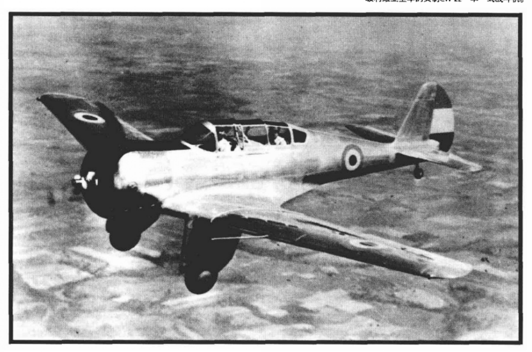
扩军备战

20世纪20年代，玻利维亚的人口在300万到400万之间，巴拉圭人口则少得多，只有不到100万。

由于国力较弱，以及地缘政治的原因，两国武装力量并不强。玻利维亚的常备军维持在10000人左右，而巴拉圭常备军则只有4000人。随着两国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两国对武装力量也越来越重视。“一战”结束后，国际市场上什么都缺，唯独不缺有经验的军事人员。大量失业的外国武装人员应邀来到两国：“一战”中曾在东线作战的德国将军汉斯·孔特受命担任玻利维亚军司令，一批来自智利和捷克的军事人员也受雇于玻利维亚军队，出任教官。巴拉圭则雇用了2名前白俄军队的将领——贝拉耶夫将军和埃尔恩将军，作为自己的军事顾问。

与玻利维亚相比，巴拉圭还有自己的优势：在“一战”期间，有一部分巴拉圭军人

玻利维亚空军的美制CW-22“隼”式战斗机。



作为志愿者参加了法军，并在前线服役。这些有作战经验的巴拉圭军人在战后回国，成为巴军的骨干军官。

20世纪2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也波及到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然而经济受到重创并没有减缓两国扩军的步伐。玻利维亚和巴拉圭都没有什么工业基础，至于军火工业更是一片空白，要想扩军就只有外购军火。对于这种状况，欧洲的外交家无不揶揄：“两国的经济状况惨淡。它们既不能偿付公债利息，也不能改善它们人民的可怜的生活水准，甚至缴纳不起国联预算中的几百英镑会费。但这些并不能阻止它们借贷几百万美元去购买战争物资。”为了筹措购买军火的资金，玻利维亚向在其国内有巨大利益的美国财团求援。在美国财团的担保下，玻利维亚获得了美国银行的巨额贷款，加上出售矿产以及从美孚石油公司取得的收入，玻利维亚向欧美国家订购了大量军火。

玻利维亚的订单大部分下给了英国的维克斯军火公司。1926年，玻利维亚向维克斯公司下了300万英镑的订单，不过此后由于经济危机，不得不减少一些军火的采购，合同缩水为125万英镑。1930年，玻利维亚向维克斯公司订购了许多55毫米山炮和机枪，同时还看中了这家公司生产的装甲车辆，购买了2辆维克斯6吨坦克，此外还购买了一批

20世纪20年代玻利维亚空军聘用的两名美国飞行教官：詹姆斯·安格尔（左）和普雷肖·史蒂文森（右）。



卡特·洛伊登VI型装甲车。

除了陆军装备，玻利维亚对飞机也产生了兴趣。1927年，玻利维亚向美国寇蒂斯公司购买了4架霍克I型战斗机，随后在1932到1933年间又购买了9架霍克II型战斗机。寇蒂斯公司的霍克系列战斗机其实就是当时美国海军装备的苍鹰型战斗机的陆基型。以鹰II型战斗机为例，该机装备一台600马力的R－1820发动机，强有力的发动机保证了鹰II型战斗机最大升限达到25000英尺，最高速度达到了202英里／小时。在购买鹰系列战斗机的同时，玻利维亚还看中了寇蒂斯公司的猎鹰型双座侦察轰炸机，即美国海军装备的O－1／A－3型飞机。

在组建空中力量的同时，玻利维亚也组建了自己的防空力量。玻利维亚购买了一批SEMAG－Becker 20毫米高射炮，组建了自己的防空部队。

1930年，玻利维亚向维克斯公司订购了若干架维克斯143型“玻利维亚侦察兵”战斗机。这是维克斯专门为出口设计的一种双翼战斗机，玻利维亚也是这种战斗机的唯一客户。维克斯公司对其进行了改装，以适应玻利维亚的高原环境。这种战斗机装备一台木

玻利维亚装备的最早一批美制霍克-2战斗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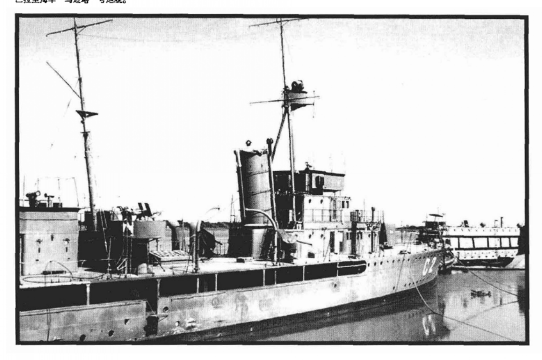


星VIA型星形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500马力，同时加大了飞机机翼面积。经过专门设计的143型战斗机很适合高原作战，最大升限达到了20000英尺，最高飞行速度150英里/小时。和玻利维亚采购的其他军用飞机一样，飞机上安装的是0.303英寸的维克斯机枪。

而此时，巴拉圭也针锋相对地组建了自己的航空力量。它把目光投向了法国，从那里购买了一批Potez 25A.2型双翼侦察轰炸机，以及7架Wibault 73C.1单翼战斗机。

对于扩充军备，巴拉圭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热情。长时间以来，巴拉圭国内的军事工业为它的4000名常备军提供的也仅仅是手榴弹。巴拉圭的财政状况比玻利维亚更差，但是，它从国外购买的武器数量远远超过了现役军队的规模。从1902年到1932年，执政的自由党政府向德国、英国、智利、西班牙、瑞士购买了46100支步枪和卡宾枪、268挺重机枪、572挺轻机枪、36门迫击炮，此外还有32架军用飞机和3000辆卡车。至于弹药、被服以及其他军需物资的数量就很难统计了。这些采购还只是冰山一角，一些很明显的采购并没有计入。比如1929年经济危机以后，玻利维亚政府削减了武器采购预算，但是巴拉圭方面却没有停手，反而还与意大利政府建立了联系，从意大利贷款采购了一大批武

巴拉圭海军"乌迈塔"号炮舰。



器，包括2艘现代化的炮舰。

总的来说，与玻利维亚相比，巴拉圭的武器来源更加复杂，部队装备五花八门，但是巴拉圭还留了一手：该国陆军装备的主要武器与阿根廷部队使用的相同，一旦战争爆发，巴拉圭军队可以从阿根廷那里轻易地获得急需的弹药和武器。

1931年3月，巴拉圭军事情报部门在亚松森市郊格兰德兵营的驻军里面发现了"革命分子"，国家有陷于混乱的危险。当时南美洲很多国家都发生了暴乱。武装部队代理指挥官埃斯蒂加里维亚把这支对政府不忠的部队调到了查科。此后不多久，一支玻利维亚巡逻队进犯查科地区，占据了该地区西南边缘、靠近巴拉圭的阿瓜—里卡要塞。这次侵占激怒了巴拉圭民众。它给总统的政敌以行动的机会。1931年10月23日，一群激昂的极端爱国分子在亚松森骚动起来，对古贾里总统的和平主义政策表示不满。得益于军队的忠诚，巴拉圭才避免了一场严重的暴乱。军队领导人相信，这场暴乱一旦爆发，必将意味着查科地区丧失给玻利维亚。

这个见解似乎很有道理。1932年4月，巴拉圭国内流传着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在查科地区的玻利维亚要塞附近，有7000名或更多的玻利维亚军队在作战争动员。玻利维亚

巴拉圭海军装备的意大利制马基M.18.A.R式水上飞机。照片拍摄于1934年。



的政治家自信能迅速获胜，因而对巴拉圭方面为避免战斗而提出的种种让步统统加以拒绝。萨拉曼卡总统及其军事顾问非常自信，相信以4000人的兵力（3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和1个炮兵中队）就能“扫平查科”。

战争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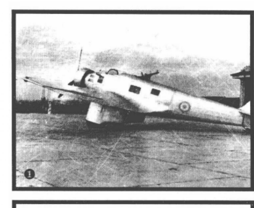
1932年5月，玻利维亚陆军少校奥斯卡·莫斯科索乘坐飞机视察查科地区。在飞行过程中，他发现沙漠中间有一个面积很大的湖泊。在很长的时间里，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为了获取水源，都把注意力放在皮科马约河两岸，沿着河岸建立了一连串的碉堡和要塞。谁都没有注意到沙漠中还有这么一大片湖水。莫斯科索少校意识到这个湖泊有可能影响日后的军事行动，于是赶紧向上级报告了这个发现。没过多久，他就得到了玻利维亚陆军总司令菲利维托·奥索里奥将军命令：立即带部队占领这个湖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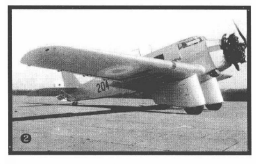
对于这次行动，玻利维亚新任总统萨拉曼卡却发出了两道互相矛盾的命令。一方面，萨拉曼卡总统告诫奥索里奥，“无论如何，千万不要惹起冲突”；但另一方面，萨拉曼卡却打电报给带队行动的莫斯科索少校：“最后协议正在华盛顿磋商。中立国迫使

1. 玻利维亚空军的德制容克斯K-43轻型轰炸机。

2. 玻利维亚空军的美制诺斯罗普8A轻型轰炸机。

3. 查科战争前巴拉圭从美国进口的福特卡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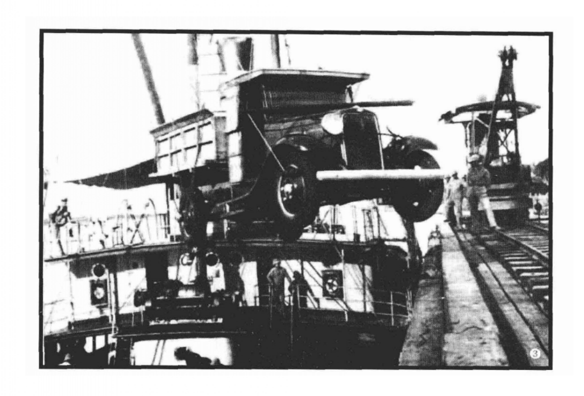
双方尽快签字。竭力扩展在查科的阵地。按所提方案，迅速占领大湖。”

接到总统命令的莫斯科索自然没有怠慢，带领3名中尉和25名士兵向沙漠中的大湖（后来该湖被命名为丘基萨卡咸水湖）前进。经过三个星期的艰难行军，6月15日，莫斯科索带着小分队终于抵达了大湖边。然而，兴奋马上变成了懊恼，玻利维亚军人发现，巴拉圭人不久前已经在湖边建立了一个小哨所。莫斯科索发现，这个巴拉圭哨所只有10个人，于是便拔出手枪，领着人向这个哨所冲了上去。在巴拉圭方面称为皮蒂安图塔要塞的这个哨所中，为数不多的巴拉圭军人看到情势不妙，便放弃哨所逃跑。

像以往一样，这次冲突之后，巴拉圭方面也以牙还牙，对玻利维亚控制的据点发起进攻。刚从意大利运来的2艘炮舰也开始在巴拉圭河上巡弋，玻利维亚为此同巴拉圭断绝外交关系。

面对这种局面，两国首脑都觉得骑虎难下。玻利维亚总统萨拉曼卡命令陆军总司令菲利维托·奥索里奥将军，立即攻下阵地。但是到了7月25日，奥索里奥将军向萨拉曼卡提出，首先还是采取外交措施来解决两国的冲突，实在不行再付诸武力。对于总司令的建议，萨拉曼卡总统的回答是：“我必须遵循玻利维亚荣誉的道路。”持续数年的查科战争就这么突然爆发了。

战争一旦爆发，双方军人的荣誉感和沙文主义情绪就很难停下来。在亚松森和拉各斯，民众都热情洋溢地上街游行。两国的总统站在各自总统府的阳台上，向他们发表煽动性的演说：“国家的荣誉……背信弃义的敌人……祖国在危险中……”8月1日，巴拉圭议会做出决议，要求立即进行动员。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第一军团就有1.5万人应征入伍。



在前线，实力略占上风的玻利维亚军队取得了一些进展。面对被动的局面，巴拉圭方面决定进行一场全面的防御战。7月30日，巴军参谋部一名军官乘坐飞机飞抵巴拉圭第一军团指挥部，当时该指挥部设在卡萨多港以西145公里的一个哨所。参谋部军官向当时的巴军最高指挥官埃斯蒂加里维亚中校传达了命令，要求第一军团沿河做好防御准备。

埃斯蒂加里维亚仔细地看了命令，对传达命令的军官说："这种防御计划根本不能考虑。"他认为，应该趁对面的玻利维亚第4师尚未充分动员的情况下，发动突然进攻，击溃玻利维亚人。而此时埃斯蒂加里维亚向参谋部要求，立刻给他派来2个步兵师和相应的炮兵部队。他还给总统写信，信中强硬地说，"如果要拯救这个国家，就在20天内派来一切可能的增援！"

埃斯蒂加里维亚中校虽有雄心壮志，但他手里也只有区区500人，想发动反击显然是不可能的。玻利维亚方面的进军更顺利些。7月末，玻利维亚陆军上尉维克托·阿尔塞带人拿下了中查科地区的科拉莱斯、托莱多和博克龙三座堡垒。拿下这三个堡垒后，萨拉曼卡总统下令部队暂停进攻。他的想法很简单，希望通过此举迫使国联和美洲国家会议介入这场冲突，承认玻利维亚取得的战果，以免局部的小冲突演变成全面的战争。

国际社会很快就介入了双方的冲突。7月29日和8月1日，国联理事会主席呼吁双方

1. 1934年9月视察前线的孔特将军。汉斯·孔特（1869~1939）在1911年被德皇指派为驻玻利维亚军事顾问团团长，“一战”期间回到德国参加东线战役，升至少将。1921年返回玻利维亚，曾任玻军总参谋长、国防部长。1930年前往智利任军事顾问，1932年再度被玻利维亚聘用，1934年辞职返回德国。

2. 巴拉圭陆军步兵部队。



接受调解，并要求双方对那些按照国联盟约的精神争取恢复和平的其他美洲国家提供合作。8月1日，美国副国务卿怀特邀请除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之外的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驻美使节开会，建议各国对玻利维亚和巴拉圭运用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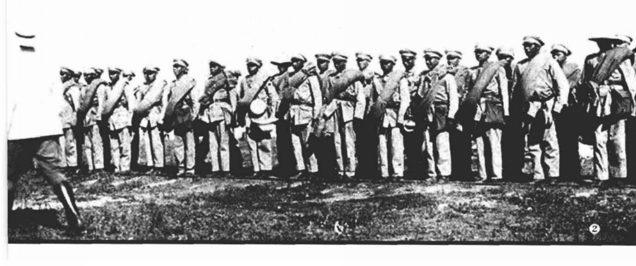
8月3日，美国和18个拉丁美洲国家共同发表宣言，呼吁玻利维亚和巴拉圭把争端提交仲裁，并声明，参加国对于用非和平方式就此次争端作出的领土安排，或用武力征服获得的土地，概不承认其有效性。

在国际社会的调停下，双方坐在了谈判桌前，同意8月11日和12日暂停交火两天。由于战事进展顺利，玻利维亚方面态度强硬，对国联和美洲19国建议的回答也很强硬。玻利维亚认为，他们的领土必须达到巴拉圭河，如果放弃这一“历史权利”，就意味着“经济自杀”。巴拉圭方面的态度同样强硬，不仅拒绝了玻利维亚方面的条件，同时要求收回失去的三个堡垒。玻利维亚自然不会同意。8月12日，战火重燃。

8月15日，欧塞维奥·阿亚拉当选巴拉圭总统。新总统的上台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希望。他们提出在查科建立一个中立地带，双方签订一个时间更长的停火协议，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双方的拒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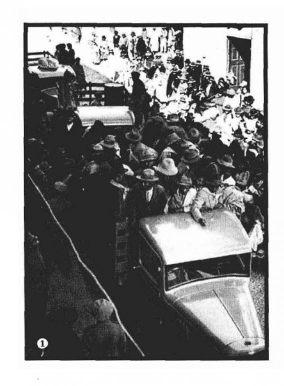
①史汀生不承认主义指各国对严重违背国际法的行为造成的情势，有权利也有义务不予承认，不承认因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和《巴黎非战公约》的行为而产生的任何情势、条约或协定。



对于巴拉圭来说，前线距离首都亚松森只有200公里，如果玻利维亚继续进军控制了巴拉圭河，那么，玻利维亚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袭击亚松森。面对这种危险，巴拉圭人自然不能接受，因此积极扩军，以便夺回失地。玻利维亚方面的顾虑就少得多，前线距离首都2000公里，根本不会发生敌人侵入心脏地带的危险。此外，玻利维亚人口众多、物资丰富，再加上有德国顾问训练的部队，玻利维亚人根本不认为这场战争会失败。因此，面对巴拉圭方面积极的扩军，玻利维亚并没有什么反应。萨拉曼卡总统也只是下了部分动员令，招募了5000名新兵。

玻利维亚人显然没有考虑到查科地区的地理因素。玻利维亚军人并不习惯在这里作战。当地密布矮橡树和灌木丛林，这对习惯于热带丛林气候的巴拉圭土著瓜拉尼族（巴军士兵大多招募自该族）很有利。而玻利维亚军队中，来自高原地区的印第安人占了多数。这些军人习惯在凉爽的地方作战，对查科地区的热带性气候很不适应。另外，玻利维亚军方还忽视了一个致命问题：玻军远离后方，查科地区既无铁路也没有公路，效率低下的玻军后勤部门如何保证前线的补给呢?

这些问题都被巴军第一军团的指挥官埃斯蒂加里维亚看在眼里。8月初，巴军总参谋长来到卡萨多港，其下属与埃斯蒂加里维亚通了电话。埃斯蒂加里维亚简略地听了汇报，告诉下属："告诉他回首都去，加紧动员，并给我一张查科的地图。我没有什么要和他说的，我非常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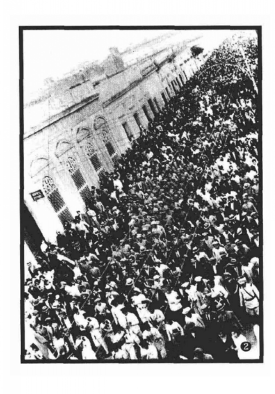

①

此时，埃斯蒂加里维亚正在计划反攻博克龙堡垒。战争初期的顺利进展让玻利维亚军队十分轻敌。玻利维亚军队决定，在9月11日向埃斯蒂加里维亚的指挥部伊斯拉·波伊发动进攻。玻利维亚军队认为，这将是一场轻松的战斗，就像7月31日拿下博克龙堡垒一样。这个计划被埃斯蒂加里维亚获悉。此时，巴拉圭军队已经由3000人急剧膨胀到60000人，而且巴拉圭比玻利维亚考虑得更加周详，他们修建了一条从巴拉圭河畔卡萨多港通往查科地区东部的铁路，直接支援前线。

面对玻军的进攻计划，埃斯蒂加里维亚决定率先发动反击。9月9日，埃斯蒂加里维亚指挥第一军团大约8000人从伊斯拉·波伊出发，包围了由600名玻军士兵驻守的博克龙堡垒。巴拉圭人的反击出乎玻利维亚方面的意料，前线的情报人员带来的消息让玻利维亚方面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次反击巴拉圭方面出动了11000到14000人！虽然敌军数字被严重夸大，玻军还是从附近的阿尔塞要塞派出了小分队，试图救援被围的守军。

双方在博克龙堡垒附近激烈交战20多天。由于缺少淡水和粮食，玻利维亚第4师最终战败，巴军拿下了博克龙堡垒。巴拉圭方面宣称，这次战斗俘虏了1000多人。紧接着，巴拉圭第一军团在埃斯蒂加里维亚的指挥下，继续对玻利维亚其他部队发起攻击。玻军不得不收缩兵力，将兵力集中在查科地区的集散中心阿尔塞要塞。巴拉圭第一军团随即包围并攻陷了这个要塞，要塞中1400多名玻利维亚军人非死即降。

1932年9月14日，5个美洲国家再次要求双方立刻停止军事行动，建立20公里非军事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玻利维亚在相继丢掉12座要塞后，不得不接受国际社会的提议，在10月25日回到谈判桌前，然而双方仍未能达成任何协议。紧接着，巴拉圭第一军团继续向阿尔塞西面和南面发起进攻。巴拉圭军向西方的进攻较为顺利，前进了80公里，但是在南方的行动却出现了差错。11月末，玻利维亚军队前进到萨维德拉，此后就再也不能前进一步。巴拉圭第一军团本可以用少量兵力围困博克龙堡垒，趁机横扫这一地区的全部玻利维亚据点，但是他们错过了这一机会。



1. 报名参军的玻利维亚平民。

2. 战争爆发后，巴拉圭首都亚松森走上街头支持政府的游行群众。

虽然反击计划受挫，但是，巴拉圭军队毕竟击败了强大的玻利维亚人。此举仍然极大地鼓舞了军队和国民的士气。阿亚拉总统飞抵前线，给埃斯蒂加里维亚授勋，晋升他为上校，并且鼓励他说："你指挥巴拉圭战士是胜任和愉快的。"

巴军围困博克龙后，玻利维亚国内群情激奋。各政党要求重新夺回博克龙的呼声非常强烈，以致总统府门前一片混乱。萨拉曼克总统把一连串的失败归咎于玻利维亚军总司令奥索里奥将军，将他撤职，换上了兰萨将军。此命令一出，议会和军方就有人向总统建议，起用另一个人来出任总司令一职。这个人就是曾负责玻利维亚军队训练的德国人汉斯·孔特将军。萨拉曼卡总统考虑了这个建议，不久后就以"军队决不可以搞奉承吹捧"为由将兰萨撤职，转而任命孔特指挥玻利维亚军队。此消息一出，玻利维亚国内立即兴奋起来。很多人认为，这位德国将军一定会带领玻利维亚军队走向胜利。萨拉曼卡总统的挚友、玻利维亚文坛红人弗兰斯·塔马约创造了一句气势豪壮的名言："我们将以萨拉曼卡的头脑和孔特的宝剑战胜一切敌人。"

接到任命的汉斯·孔特于1932年11月7日离开纽约，前往拉巴斯，12月6日抵达。他到任后迅速在穆尼奥斯设立指挥部，迎战气势汹汹的巴拉圭人。汉斯·孔特的到来极大地提升了玻利维亚军的士气。全军士气高昂，迅速拿下了北部地区的几个据点，威胁巴拉圭的纳纳瓦根据地。12月10日，巴拉圭军队继续向玻利维亚阵地发动进攻。双方在阿利瓦塔小道展开混战。这次战斗双方共投入2万余人。依靠战壕、重炮和空中力量，玻利维亚军队终于挡住了巴拉圭军队的进攻。

12月13日，孔特草率地下令部队转入反击。这个命令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导致两个师被消灭。由于缺少地图与准备，反击的玻利维亚部队陷入困境，很多小分队在丛林中

1. 玻利维亚大主教举行宗教仪式，祈祷战争胜利。

2. 应征入伍的巴拉圭新兵。



迷路，只能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

有一支100多人的玻利维亚分队的遭遇颇为典型：这个分队在进攻中迷路，连指南针都没有，转来转去始终找不到回去的道路。分队指挥官意识到，他们已经被巴拉圭军人四面包围，只好从丛林中砍出一条路来。在向导的带领下，玻利维亚军人挥舞着砍刀，试图在3米高的灌木丛中开出一条路。他们辛苦了两天，结果还是碰上了巴拉圭巡逻队。一番激战后，玻利维亚人只能在其他方向上另开道路，可是又碰上了巴拉圭人。在缺水少药的环境下，玻利维亚人渐渐消耗了体能和毅力，一个又一个倒下之后就再也站不起来。剩下的人抛弃了一切可以扔掉的东西——枪支、弹药、背包、炊具，咒骂着“鲁莽的德国佬”，在丛林里走来走去。几经反复，最后，100多人的队伍只有7人返回了萨维德拉。

到1932年年底，巴军在查科地区共拿下了30个据点。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半年的战斗中，双方伤亡加起来有3万人左右。

1933年的战斗

萨拉曼卡总统结束战争的计划很简单：收复博克龙。大人物们从不缺乏雄心壮志，可谁又能看到雄心壮志下的累累白骨？

为了完成总统的计划，玻利维亚军方调兵遣将，北部局势较为稳定，大批部队南下与其他部队会合。玻利维亚军方的计划很明确：首先拿下科拉莱斯和托莱多，威胁伊斯



拉·波伊，进而从侧面夺取博克龙。

可是，再完美的计划也要由人来完成。1932年12月31日，玻利维亚的进攻如期开始。南半球灼热的阳光炙烤着大地，茂密的灌木丛中空气如沸水一般。刚刚从北线急行军而来的玻利维亚军人还没有得到休息，就拖着疲惫的身体投入新一轮的进攻。高温缺水成为这些士兵最大的敌人，很多玻利维亚军人还没有看到敌人就已倒在阳光下，死在丛林中，“就像蝎子被炙热的炭火围住一样”。

面对波军的攻势，巴拉圭守军奋起抵抗。首当其冲的是科拉莱斯堡垒，驻守该堡垒的是卡夫雷拉上校率领的300名士兵。经过激烈的战斗，面对强劲的玻利维亚军队，卡夫雷拉决定率部突围，前往科拉莱斯以北25英里的托莱多，集中力量防御该要塞。1933年新年的第一天黄昏，巴拉圭部队撤出科拉莱斯，玻利维亚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新年礼物。

在玻利维亚人庆祝胜利的时候，对方正在抓紧时间构筑工事。在托莱多，防御工事基本完成，巴拉圭军人在短时间内挖掘了大量的战壕，构筑了众多的火力点，火炮也被拉入发射阵地。巴拉圭军人严阵以待，等待着玻军的进攻。

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巴拉圭人用机枪封锁了道路，进攻的玻军只能趴在地上慢慢地向前爬，想办法穿越茂密的灌木丛。然而灌木丛也被巴军火力控制了，进攻的玻军连队只好在高温且密不透风的灌木丛里匍匐前进。终于接近巴军防线了，玻军士兵刚刚爬起来，准备冲锋，就被巴军密集的火力打倒。侥幸活下来的士兵刚刚退下来，就被挥舞



着手枪的督战军官赶回去，迎接他们的还是巴军密集的子弹。弹药打光了，水也没有了，可是进攻不能停止。玻利维亚炮兵试图为步兵提供火力掩护，但是没什么效果，巴军致命的机枪仍在射击。

在这样的反复冲锋中，一个又一个玻军连队被打垮、消灭。1933年1月2日晚，玻军指挥官决定放弃攻打托莱多，撤回科拉莱斯。第二天，天空中出现了成群成群的秃鹫。那些无人掩埋的玻利维亚人尸体成了它们的美餐。

玻军在其他战线的进攻行动较为顺利。他们在北部的推进让巴拉圭国内出现了一些恐慌，巴方赶紧调集部队守卫通往康赛普西翁的铁路。北线胜利的消息传来，玻利维亚一片欢腾。很多人都觉得战争在年内就能结束，玻利维亚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北线的形势喜人，南线的巴军也被削弱，南线的玻利维亚军人也打算乘胜追击。汉斯·孔特下令玻军向战略要地纳纳瓦前进，攻占它！就在玻利维亚军人打算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场大雨不期而至，玻军只好暂停进攻。1月8日，玻军拿下了纳纳瓦外围的一个据点。不过，中部战线传来了坏消息，玻军攻打博克龙和阿尔塞的行动相继受挫。玻军希望尽快在纳纳瓦取得进展，不过天不遂人愿，在巴军顽强的阻击下，攻势停滞了。1月28日，又一场大雨来临，玻军不得不停下来休整疲惫的部队。

纳纳瓦要塞的主阵地建在一片丛林和灌木中，如同绿色海洋中的一片小岛，由数座



1. 查科战争爆发后，德国驻巴拉圭公使馆帮助撤退查科东部地区的德国垦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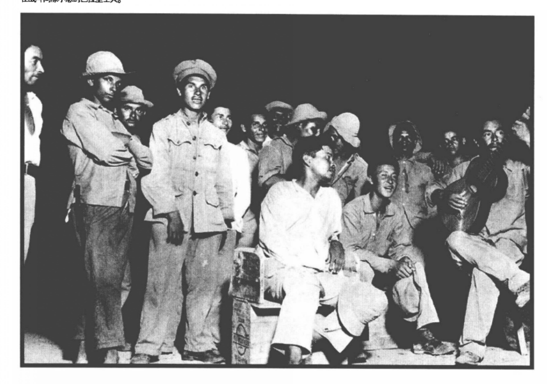
2. 德籍军事顾问汉斯·孔特将军（左）。

碉堡构成，中间由战壕连接。巴军在主阵地上部署了足够的自动武器与火炮。距离主阵地100米远的地方，巴军还修筑了一个坚固的机枪碉堡，称为“要塞岛”。在突袭纳纳瓦失败后，玻军决定围困整个要塞。他们在主阵地外挖掘了一条20公里长的半圆形战壕，同时在战壕的掩护下进行土工作业，其战壕距离巴军主阵地只有100米远。在要塞岛机枪碉堡外80米处，玻军在它的对面同样修筑了一个木结构的阵地。这两个阵地在几个月里相互射击，激烈交火。

在纳纳瓦要塞，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军人上演了一出堑壕战的好戏。由于巴军阵地处于丛林之中，加上巴军对阵地进行了加固，阵地上部署了大量自动火器，玻军的冲锋一次次被打退。两军只好打起了堑壕战，以至于纳纳瓦地区的战斗被记者称为“南美的凡尔登”。1933年3月，玻军夺取了阿利瓦塔、萨维德拉和血腥的“七千米”，但是纳纳瓦仍在巴拉圭人手中。这时，巴拉圭守军的士气已经降到了最低点。幸好大雨又一次帮了巴拉圭人，玻军只好中止了进攻。

1933年的前几个月，玻利维亚军的攻势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能鼓舞人心的胜利并不多，这种投入大于产出的战斗极大地消耗了玻利维亚的后备力量。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玻军还是取得了一些能拿得出手的胜利。在安赫尔·罗德里格斯和贝纳迪诺·里奥哈将军的指挥下，玻军在斯特伦赫斯特山谷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有78名巴拉圭军官

在战斗间隙小憩的巴拉圭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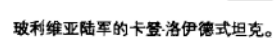


和1500名士兵向玻利维亚人投降。

战事愈发激烈，巴拉圭方面终于决定向玻利维亚宣战。1933年3月，巴拉圭议会授权阿亚拉总统向玻利维亚宣战。5月10日，阿亚拉总统正式向玻利维亚宣战，此时距离战争爆发时的第一枪（丘基萨卡咸水湖冲突）已经几乎过去了一年。

撇去感情因素来看，这两个国家选择宣战的时机是一个有趣的话题。1933年初，巴拉圭发现，查科前线的玻利维亚军队在急剧增加，这种增长让巴拉圭大为震惊。玻利维亚正通过中立国智利、秘鲁、阿根廷的港口输入大量的军火。巴拉圭政府认为，应该采取措施掐断玻利维亚的武器供应，因此决定向玻利维亚宣战，以阻断其军火进口通道。巴拉圭宣战后，各国马上做出反应，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相继发表声明，表示中立。不过，智利和秘鲁的态度比较暧昧：两国宣布中立，但是并不认为他们有义务制止军火过境。与巴拉圭关系密切的阿根廷倒是痛快，马上中止对外输出战争物资，同时停止了粮食的输出。阿根廷的这个决定对玻利维亚影响比较大，由于玻利维亚的南翼部队长时间依靠阿根廷的粮食来维持，因此，粮食的禁运将严重影响玻利维亚军队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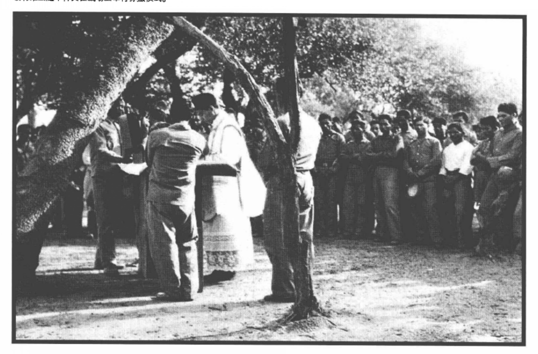


玻利维亚陆军的卡登-洛伊德式坦克。

玻利维亚也利用巴拉圭的宣战展开了外交攻势。玻利维亚代表在国联提出，巴拉圭的宣战意味着这场战争是巴拉圭挑起的，既然如此，国联就有义务依据盟约第十六条对其实施制裁。玻利维亚的想法不免有些天真，虽然是巴拉圭向玻利维亚宣战，可是人人都知道，这不过是对已经进行了一年的战争加以确认而已。对于双方来说，它们都是违背国联盟约在先，两国都没有履行义务，把争端提交给国联用和平方式解决。因此，两国对局势恶化导致战争爆发都有很大的责任。现在再想分清是谁引起了战争，谁应该受制裁，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对于国联行政院来说，即使分清两国之间的责任，继而进行制裁，也得等双方停战才行。要不怎么说得清到底是挑起战争的国家责任大、还是继续战争的国家责任大呢？

在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的战争进行了一年后，国联才第一次认真地处理两国之间日益严重的局势。1933年5月20日，国联召开会议，提出了解决查科战争的方法：首先必须让两国先停战。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通过提交仲裁的方法来解决，要想完成这个计划，必须派一个国联委员会前往出事地点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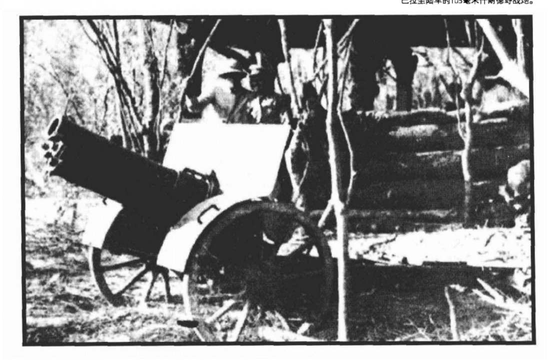
玻利维亚随军神父在战场上举行弥撒仪式。



对于国联的建议，巴拉圭很痛快地接受了。此时停战对巴拉圭是有利的，至少可给巴军以喘息的机会。巴拉圭方面提出了一个条件：首先必须停止战争，并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战争再起。玻利维亚下这种决心就比较困难了。此时，玻利维亚军的主力在距离本土几百英里的地方浴血奋战，而且供给前线的补给线又不稳定，玻军此时好不容易取得了优势，而且胜利在望，如果此时接受国联的建议，对玻利维亚来说变数太大。可是对玻利维亚来说，如果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其国力势必难以承受，如果能尽早结束战争也是好事。几经权衡，玻利维亚勉强同意了国联的建议，但是也提出了附加条件：仲裁的范围仅仅适用于目前没被玻军控制的查科地区，而且在仲裁开始前，玻方不会停止战斗。

国联对交战双方的态度进行了评估。两国态度看似坚决，但是双方的国力、前线的现实、战争的残酷以及后方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双方的军队和国民都愿意尽早结束战争。最终，国联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说服了两国接受委员会的建议。7月，由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和西班牙的外交和军事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前往南美。这个委员会由西班牙人阿尔瓦雷斯·德耳巴约任主席，国联秘书厅法律科科长布埃罗（前乌拉圭外长）任秘书。但是，就在委员会启程前，国联突然接到两国措辞相同的要求：委员会暂停启

巴拉圭陆军的105毫米什耐德野战炮。



程！两国决定继续打下去。

1933年6月，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战局依然呈胶着状态。而此时，玻利维亚的攻势已是强弩之末，但是，纳纳瓦要塞依然控制在巴拉圭人手里。一年的激烈战斗让玻利维亚方面出现了巨大伤亡，玻军数量已经降至大约3万人。为了补充前线的缺口，玻利维亚下令进行更大规模的动员，30岁以上的男子也奉命入伍，奔赴前线。

国联的武器禁运政策首先让玻利维亚尝到了苦头。由于阿根廷封锁了皮科马约河，大批军火被扣留，玻利维亚军队的日子开始不好过。而巴拉圭方面情况则要好一些。他们在战前就订购了大批军火，此时一批从阿根廷购买的军用飞机也加入了巴拉圭武装序列，不久，巴拉圭就用这批飞机轰炸了玻利维亚的战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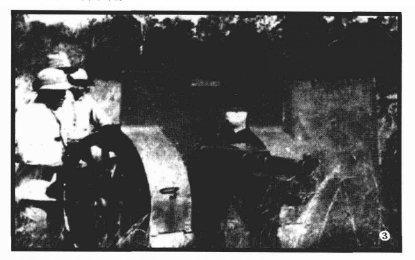
进入1933年夏天后，查科地区变得如同地狱一般。毒辣的阳光烤着大地，湖泊干涸，河流断流，要想解决饮用水，只能期待老天开眼来一场大雨，或者不惜代价去挖一口深井。然而挖井也是个技术活，要想挖出水来也要点运气，因此，围绕着水源的争夺战往往格外残酷。玻利维亚的一个小分队为了解决吃水的问题，决定挖一口深井。工程进行了7个月，井的深度由10米变成20米，最终达到了50米，却仍然没有出水。



1. 向前线运送物资的巴拉圭卡车队。

2. 巴拉圭工兵部队利用旱季在东查科地区的干涸河谷上架桥，以利雨季通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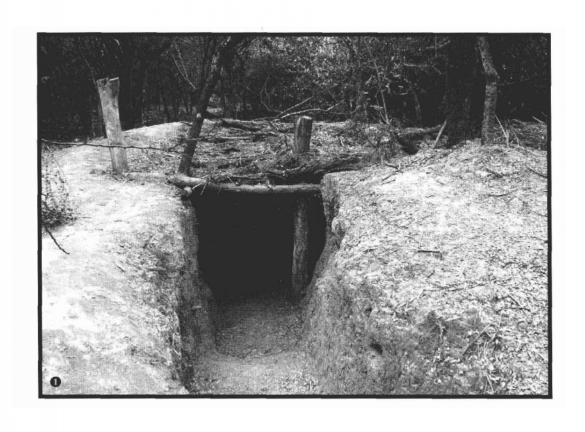
3. 巴拉圭陆军的75毫米野战炮。



玻利维亚人打井的消息传到了巴拉圭方面。巴拉圭人认为玻军一定打出了水，不然不会坚持这么久，于是组织了一个小分队偷袭这口井。挖井的玻军和抢井的巴军围绕这个没有一滴水的井眼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双方谁都不愿退让，直到这口干涸的井眼中填满了双方战死者的尸体。

查科战争中没有出现什么战争天才，受制于地形、装备和人员素质的因素，更像是一场小规模的堑壕战。不过，这种堑壕战也是打了折扣的。在双方的据点攻防战中，战斗形式和“一战”时欧洲战场的情形一样，防御方大挖堑壕，用自动武器作为支撑，用炮火为防御方提供支援。进攻方更多依靠的是士兵的英勇无畏，依靠炮兵、炸药、手榴弹突破敌方阵地。一旦防御方对工事进行认真加固，做好与炮兵的协同，进攻方的进攻往往成为噩梦。

从大范围来看，由于国力和军队规模的限制，查科战争并没有形成类似于欧洲那种绵延不断的堑壕来覆盖整个战区，总体上说都是点防御而不是线防御，这就给进攻方提供了新的战术。巴拉圭在战争后期采取的纵深攻击就是利用了玻利维亚据点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破绽，从据点背后发起攻击，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很大的战果。相比之下，玻利维亚方面的表现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作为一名德国将领，在巴军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参照1918年德军在欧洲战场的反击，对巴军发起强有力的反



击，但汉斯·孔特却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不能不让人对他的能力产生怀疑。很多历史学家认为，适合他的岗位是训练总监而不是全军的总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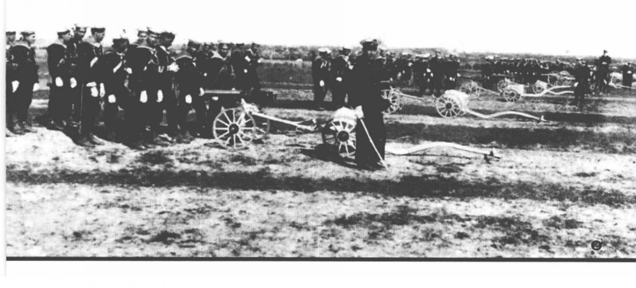
7月份，孔特将军孤注一掷，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拿下纳纳瓦。与“一战”时的欧洲一样，为了打破堑壕战的僵局，就得想一些非常规的办法。玻利维亚工兵们想出了一个主意：挖一条地道，直达“要塞岛”下方，在里面埋上足够多的炸药，从下面炸掉这个碉堡。在发起进攻前，玻利维亚工兵终于将地道挖好了，并埋入大量的地雷和炸药，就等战斗打响的信号了。

7月6日，玻军25000人发起了进攻。工兵接到命令后点燃了炸药，一声巨响，烟尘冲天，爆炸后的尘雨、碎石落在进攻的玻利维亚军人身上，长达10分钟。在这次进攻中，玻利维亚投入了大量重炮，还有2辆坦克为进攻的步兵部队提供掩护与支援，但是面对巴拉圭人几经加固的要塞，进攻仍然以失利收场。面对失败，汉斯·孔特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打破僵局。8月，他再次命令部队对距离纳纳瓦约10英里的曼努埃尔·冈德拉要塞发起进攻。

在一年的战斗里，巴拉圭军人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丛林中建设与加固据点。在埃斯蒂

1. 纳纳瓦要塞附近的巴军掩体遗迹。

2. 查科地区的巴拉圭炮兵部队。



加里维亚的指挥下，巴拉圭守军成功地将玻利维亚军人击退了。鉴于埃斯蒂加里维亚在战争中的表现，9月他被晋升为准将。此时，查科前线玻利维亚方面岌岌可危：在夏季攻势失败后，玻利维亚已经无力发动新一轮的攻势。同时，由于前线远离玻利维亚内地，补给线漫长，前线一直得不到足够的后勤物资，某些地区粮食弹药匮乏，部队战斗力堪忧。同时，在炎热缺水的查科地区，习惯生活在凉爽高原的玻利维亚士兵非战斗减员严重，一连串的失败也极大地打击了玻军的士气。如果这时候巴拉圭发起反攻，玻军前景难料。

就在玻军为一系列问题头疼、进退维谷之际，对面的巴拉圭军队正在秘密地组织反攻。反攻仍由在战争中表现出色的埃斯蒂加里维亚指挥。与被动的玻军相比，巴军的情况要好得多。由于前线距离内地很近，加上巴拉圭已经建立起一条依托铁路的补给线，巴军的物资供应情况非常好，加上在战斗中的缴获，巴拉圭方面已经为将要到来的反击储备了充足的物资。巴拉圭军人士气高涨，自信满满。

1933年10月23日，埃斯蒂加里维亚一声令下，25000名巴拉圭士兵跃出出发阵地，在70公里的战线上向玻利维亚军队展开进攻。巴拉圭方面的部署如下：右翼巴拉圭第一步

兵师负责消灭敌军的左翼，由拉菲尔·佛朗哥中校指挥，指挥部位于冈德拉要塞；左翼战斗由巴拉圭第三军团的其他部队负责，指挥官是路易斯·伊尔拉萨瓦尔上校，他们的正面是玻军的右翼；巴军剩余的一个师作为预备队，随时投入战斗。

巴拉圭军队在这次反攻中采取了迂回到敌方纵深，然后从敌人背后发起进攻的战术。巴拉圭的地理环境与查科地区很相近，巴拉圭士兵很适应这里的气候，这种考验体力与毅力的战术难不倒巴拉圭士兵。战斗打响后，一队队的巴拉圭士兵挥舞着砍刀在灌木丛中砍出道路，向玻利维亚战线的后方艰难地前进，然后突然出现在玻利维亚军队的背后。一个个玻利维亚哨所、据点、要塞被巴拉圭人拿下了。

12月12日，巴拉圭军队在阿利瓦塔、马萨马克莱与萨维德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玻利维亚军8000多人被俘，数目巨大的后勤储备也落入巴拉圭人之手。在这次战斗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巴拉圭军队在清点俘虏时发现，很多玻利维亚军人身上穿的是美国军服，这个消息很快被记者们报道出去，这个发现也成为美国插手战争、武装玻利维亚的最直接证据。后来美国政府站出来澄清，证实这批军服是美国“一战”时期的剩余物资，在查科战争爆发后由私人公司提供给玻利维亚，与美国政府无关。只要有国家愿意买，就可以得到，这批军装不能说明美国政府插手了这场战争。但是没有人相信，美国政府在查科战争中是清白的。

在一连串的失败下，玻利维亚终于不能再容忍那个“指挥战争之拙劣足以比得上威廉二世”的汉斯·孔特。萨拉曼卡总统对他越来越不满，不久后就下令让恩里克·佩尼亚兰达将军取代他的位置。在前线最紧要的关头，恩里克·佩尼亚兰达走马上任。他的前任给他留下的是一个彻底的烂摊子，2个玻利维亚师已经被歼灭，此时，穆尼奥斯要塞正被巴拉圭人围困，形势岌岌可危。就在此时，巴拉圭暂停了攻势，让佩尼亚兰达暂时舒了一口气。

巴拉圭为什么暂停了攻势呢？这就要说说国际联盟在1933年的表现了。

软弱的国联

1933年7月，就在国联组成的查科委员会启程前，国联接到了两国的要求，希望委员会暂缓启程。两国提出了另一个方案：他们将邀请四个邻国一起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两国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出如此要求，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但是面对两国的共同要求，国联也只有尊重他们的选择，同时也乐于将这个烫手的山芋丢出去。

由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的4个邻国（阿根廷、巴西、智利、秘

巴军的柯蒂斯Travel Air 6000型救护机。



鲁）对两国的建议都没什么热情。经过几个月的书信往来，到了9月30日，四国通知国际联盟，他们拒绝这个委托。

四国明确拒绝后，国联只好接手完成这个工作，耽误了几个月的委员会终于踏上了行程。与几个月前相比，此时，查科前线的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个月前，国联提出派遣委员会的时候，玻利维亚方面取得了节节胜利，然而此时，查科的局势已经逆转，进攻一方已经变成了巴拉圭。

11月初，就在查科委员会抵达南美洲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德国退出国联。此举极大地打击了国联的威望。对于国联究竟能做什么，各国都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也有同样的想法。虽然两国都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但是又都认为，国联委员会作用不大，因为毕竟连国联传统领域的欧洲问题都解决不了，更不要说南美的问题了。

此外，战争形势的变化也使得两国希望把和谈问题往后推一下。此时巴拉圭的反攻势如破竹，如果照这么发展下去，巴拉圭将取得更大的战果，在谈判的时候更有利。对玻利维亚而言，此时还有翻盘的希望，贸然要求国联介入要考虑巴拉圭的态度，形势对



巴方有利，巴方会不会接受调停呢？另一方面，此时让国联介入，玻方处于下风，谈判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底气。

恰在此时，美洲国家会议第七届拉丁美洲会议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召开。美国代表团团长科德尔·赫尔在会上发言，认为国联的查科委员会在这场冲突中是唯一有托管权的权威机构，国联盟约是唯一的和平公约，解决双方冲突应该在国联盟约的框架内解决，希望会议与查科委员会合作。美国的提议使得美洲国家会议能够合理合法地介入查科战争，因此12月15日，会议以一致同意的投票宣布，“准备和国际联盟在实施盟约方面进行合作”。当天，五个美洲中立国提出建议，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应尽快签订和平协议，双方都撤出有争议的北查科地区。同时，美国代表团强烈要求尽快结束战争。

对于这些条件，巴拉圭方面坚决反对。12月18日，巴拉圭总统阿亚拉给正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会谈的委员会打来电报，建议实行停火至年底，同时还提出了条件，希望委员会尽快邀请双方在蒙得维的亚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会议，尽快和谈。12月19日，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双方签订停火协议，停火期限至1934年1月8日。然而就在停战协议签订2小时后，巴拉圭军队就出兵占领了玻利维亚的一个据点，由此可见停火协议之脆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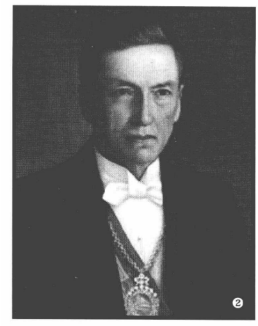
巴拉圭此时被辉煌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军事手段得到巴拉圭梦寐以求的领土。不过，对于国联的建议，还是要做做样子的。巴方代表提出，如果玻利维亚军队全部撤出查科地区，该地的秩序完全由巴拉圭负责的话，巴方可以接受国联的建议。对于这种条件，各方代表都明白巴拉圭想干什么。对于巴拉圭在战场上的表现，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国联查科委员会中的军事人员警告巴拉圭，他们现在的情况和反攻前的玻利维亚情况类似，现在巴军的补给线越拉越长，如果不谨慎处理而被玻军反戈一击，局势很难预料。即使玻军的反击不利，至少也会使双方陷入僵持，巴拉圭现在应该见好就收，趁着有利局势，赶紧达成对巴拉圭有利的协议。

1934年2月21日，查科委员会与两国代表团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但是两国态度都很

1. 巴拉圭总统阿亚拉。

2. 玻利维亚萨拉曼卡总统。

3. 玻利维亚索尔萨诺总统。





坚决，无法达成任何共识，委员会旋即返回日内瓦，向国联提交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委员会分析了查科战争的现状，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根据这些预测，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了一旦两国筋疲力尽被迫提出媾和时，国联可以采取的对策和计划。同时，在报告中，委员会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军火禁运。

对玻利维亚和巴拉圭这种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小国来说，国防所需的军火物资只能依靠外购。如果能切断其军火外购渠道，无疑是釜底抽薪的办法，至少能迫使头脑发热的政府和军队好好考虑，如何才能把战争进行下去。

通过对战场的实地考察，委员会中的职业军人也感到惊讶，与结束并不久的"一战"相比，巴拉圭和玻利维亚进行的是一场"异常残酷和可怕的战争"。得益于欧美国家制造的现代战争物资——飞机、装甲车、火焰喷射器、速射炮、机枪以及提供交通便利的邻国，在这一片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土地上，两个国家将战争的残酷性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其实早在1933年，国联就已经提出对两国实行武器禁运的计划。不久，胡佛和史汀生也说服美国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不过，美国参议院在同意胡佛的想法后不久又将此计划否决了。因为美国的反复，武器禁运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

由于历史原因，南美国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由于玻利维亚和阿根廷交恶，加之阿根廷在巴拉圭控制的查科地区有大量的投资与利益，因此在查科战争中，阿根廷坚定地站在巴拉圭一边，为其军火运输提供便利。所以要真正地做到武器禁运，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的4个邻国的态度非常重要。

当查科委员会的报告公布后，舆论给各国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不少国家决定响应国联的计划，对两国实施武器禁运。但更多的国家却没有那么痛快，很多国家认为，即使自己不向两国输出军火，也会有其他国家输出，单方面的武器禁运损害的只是本国的利益，因此对武器禁运持观望态度。国联统计了相关的材料，发现武器禁运竟然牵扯到35个国家，只有这35个国家的政府同时采取行动，武器禁运才可能真正实现。1934年5月19日，国联行政院向所有输出武器的国家发出呼吁，剩下的就是看美国的态度了。如果美国还是不支持禁运，那么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此时，玻利维亚国内的一份报纸刊发了5个美国公司的广告，这些广告都是军火广告，赤裸裸地宣传那些武器的性能。这一举动激怒了很多国家，美国政府遭到巨大的压力。在5月19日国联发出呼吁前，美国参众两院向总统授权，禁止向巴拉圭或者玻利维亚出售武器。这一次，罗斯福总统痛快地下了命令。

美国表态后，其他各国陆续采取类似的措施。德国和日本（按照盟约规定，两国退出国联的宣告需在2年后，即1935年才发生正式效力）也勉强同意。至于希望加入国联的苏联，态度更是爽快。1934年8月，武器禁运正式实行。武器禁运的效果究竟如何，让我们看看1934年的战局。

1934年的转折

1934年1月8日，巴拉圭方面恢复了攻势，目标是皮科马约河上游的巴利维安要塞。当时形势严峻，玻利维亚新上任的总司令佩尼亚兰达指挥部队边战边撤，迅速将部队后撤至巴利维安一线加强防御。3月，巴拉圭第三军团攻至巴利维安，但是面对已经构筑好防御工事的玻利维亚军，巴拉圭军也同样遇到了一年前玻利维亚军队在纳纳瓦碰到的问题。随后，双方围绕着巴利维安要塞展开了战争期间最激烈的战斗。巴拉圭军对玻军阵地发动了一波波的突击，几次攻破其防线。玻军也毫不示弱，组织部队发起反击，重新夺回阵地。双方这样的战斗一直持续到7月，巴利维安要塞依然在玻利维亚军手中。

军事形势的恶化让玻利维亚不得不考虑其他的解决途径。几经权衡，玻利维亚决定仿效中国，提出动用国联盟约第十五条（即有关调停解决国际争端的条款）。为了保证

向前线运送物资、撤回伤员的玻利维亚空军Ju-52运输机。查科战争后，纳粹德国组建了“玻利维亚劳埃德航空公司”，作为向南美进行政治和经济渗透的跳板。



形成的决议有足够的威信，玻利维亚同时提出，这次应该由国联大会出面，而不是由行政院主导。国联大会接受了玻利维亚的请求，但解决问题需要时间，因此决定，首先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完成这个任务。特别委员会由拉丁美洲国家组成，阿根廷表现得最积极，墨西哥、智利、秘鲁也派出代表参加了特别委员会。不过，美国和巴西拒绝了国联大会的请求。特别委员会的组成对巴拉圭来说应该是很大的压力，作为战场上占优势的一方，巴拉圭并不愿意此时接受国联的调停。

随着战线向玻利维亚方向推进，巴拉圭方面的后勤补给线越来越长，攻势渐渐弱了起来。1934年8月份，前线的态势对于巴拉圭十分不利：战线的南段，巴拉圭第三军团被阻于巴利维安；中段，第二军团前进至卡朗达特，但是在玻军的顽强反击下正在撤退；北段，巴拉圭第一军团，到达帕拉皮蒂河后就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不得不后撤以获得补给。这时，埃斯蒂加里维亚得到了更让他紧张的情报：巴拉圭军正面的玻军大概有50000人（估计过高了），而巴拉圭方面只有不过21000人。

巴拉圭的战场救护飞机。



在巴拉圭军队大踏步前进的时候，日内瓦的国联大会也没有闲着。经过多方面的磋商，大会着手起草一个条约，规定国联将组织一个中立国军事委员会组织和监督停战、撤兵和复员，同时也将负责撤兵地区的治安问题。在条约中还规定了，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和平会议。对于如何解决领土争端，以及如何保护两国在查科地区的交通和商业发展，条约中也作出了约定。1934年11月24日，国联大会通过了这个条约，然后将其送给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各方都对这个条约期望很高，认为它将有助于结束这场残酷的战争。甚至美国和巴西也都同意参加委员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会。

此时，巴拉圭的战线已经拉到了300公里长，战线绵长而又单薄，如果被玻利维亚军抓住机会拦腰截断，后果不堪设想。这时候，玻利维亚陆军上校戴维·托罗制定了一个计划，希望能引诱巴第二军团孤军深入，进入包围圈。不过，这个计划被巴方及时识破了，玻军计划落空。通过这次事件，埃斯蒂加里维亚意识到了前线局势的危险性，赶紧调整了巴拉圭方面的部署，将第一军团、第二军团集中布置在皮奎瓦地区，随即转入进攻。第一军团的任务是向北扩大战果。1934年11月9日，该军团发动埃尔卡尔门战役，

巴拉圭康塞普西翁港堆积如山的铁路器材。



经过一周战斗，取得辉煌战果，俘虏了7000名玻利维亚军人。11月17日，巴利维安要塞也被攻破。1934年底，玻军全线败退，只是在靠近玻利维亚本土的里哈省的比利亚蒙特斯，在比尔瓦奥·里奥哈将军的指挥下，才抵挡住了巴拉圭人的进攻。

玻军一连串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由于几年的战争，许多青壮年战死沙场，大量进口军火导致国内经济崩溃，物价飞涨，然而这一切换来的却是一个接一个失利的消息。玻利维亚国内尤其是军方，对萨拉曼卡总统极为不满。在比利亚蒙特斯被围困期间，玻军总司令佩尼亚兰达出于战略考虑，决定不去救援比利亚蒙特斯。萨拉曼卡总统得知此计划后暴跳如雷，决定撤换佩尼亚兰达。这一次，高级军官们对总统失去了耐心。几天后，在萨拉曼卡视察前线的时候，佩尼亚兰达和赫尔曼·布施少校（德国移民后代）将其扣留。1934年11月27日，玻利维亚副总统索尔萨诺接替萨拉曼卡出任总统。萨拉曼卡则被送回家乡恰班巴，一年后去世。

12月中旬，巴拉圭军队进入传统上的玻利维亚控制区，攻入了玻利维亚领土，直抵帕拉皮蒂河和玻利维亚油田地区。巴拉圭希望通过控制玻利维亚的产油区来获得战争赔

偿，以弥补战争中的巨大损失。为了挽救国家命运，索尔萨诺总统下达了总动员令，动员范围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六十多岁的老人。玻利维亚决心建立一支10万人的部队，与巴拉圭人侵者决一死战。

虽然玻利维亚进行了总动员，但是局势并不乐观。巴拉圭军队拿下巴利维安后，战线由以前的斜线变成了直线。战线的缩短意味着巴拉圭人可以在较短的战线上集中较多的部队，对玻利维亚的油田区和蒙特斯镇发动进攻。1935年1月16日，巴拉圭军队攻占帕拉皮蒂河，切断了蒙特斯镇与博维贝之间的道路。

国联大会向咄咄逼人的巴拉圭发出了警告。巴拉圭同以往一样，发表了一大通理由，坚持自己的要求，实际上拒绝了国联提出的和约。而此时，玻利维亚正式通知国联大会，接受这个和约。国联这时候再也坐不住了，形势非常清楚：国联的一个会员国准备对接受国联大会决定的另一个会员国进行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国联必须对巴拉圭采取制裁措施。

国联本打算断绝巴拉圭与其他国家的财政联系，但是与巴拉圭关系密切的邻国对此均无动于衷，这条路显然走不通。如果不对巴拉圭的行为作出制裁，将极大地影响国联的威望。特别委员会向国联大会提出，既然巴拉圭违背盟约，要继续对玻利维亚进行侵略，那么就解除对玻利维亚的武器禁运，而继续维持对巴拉圭的禁运。巴拉圭得到消息，向国联大会提出强烈的抗议，最终在1935年2月23日宣布退出国联。巴拉圭宣布退出国联后，阿根廷更是明目张胆地向巴拉圭提供支持。

在外交战线上，巴拉圭表现出极为强硬的态度，但是在战场上，巴拉圭却开始节节败退。由于战线远离后勤基地加上武器禁运，巴拉圭军队已无力维持大规模的进攻。此时，玻利维亚进行的战争已经演变成一场卫国战争，前线士气空前高涨，拼死抵抗，巴拉圭方面的进攻最终被遏制。玻军付出巨大伤亡后，终于守住了蒙特斯镇，并在局部发起了反攻，将巴军赶出了帕拉皮蒂河，优势转向玻利维亚方面。

战争的结束

查科战争进行到1935年上半年，玻利维亚和巴拉圭都开始认真地考虑当时的局势。

巴拉圭退出国联时态度强硬，前线军团士气高涨，但是巴拉圭高层领导人也不得不承认，胜利下掩藏着危机。以巴拉圭弱小的国力与储备，很难维持庞大的军团行动，漫长的补给线也非常脆弱，这点和一年前玻利维亚的情形非常相似。此外，巴拉圭高层对下一步的行动也存在不同意见，难道要进入玻利维亚境内，彻底将其击败？这显然不现

1938年7月，玻利维亚与巴拉圭签订《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约》。此为和约签字场景。



实，也不可能。玻军发起的反击已经证实了玻利维亚人在国家面临入侵时的不屈意志。如果能保住已经到手的战果，那么，现在退出战争应该是最有利的。

对玻利维亚来说，虽然反击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天平慢慢向玻利维亚一方倾斜，但是几年的战争已经耗尽了玻利维亚的财富，前线军人的不屈意志没有任何物质的支持，尽快体面地退出战争是玻利维亚唯一的希望。

对于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的情况，它们的邻国非常清楚。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巴西和美国组成调解委员会，向两国提出了停战的建议。这场停战调解也成了美洲几个国家角力的舞台。谁能在调解委员会中起主导作用，就势必能增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巴西首先提出由巴西人担任主席，并在里约热内卢召开调停会议。这个建议马上遭到阿根廷和智利的反对。阿根廷驻美公使私下里找到美国国务卿赫尔，要求美国抑制巴西人的野心。阿根廷的努力成功了，和会最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

在美洲国家的斡旋下，1935年6月12日，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代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了停战协定，规定两国军队撤退到中立国军事委员会指定的防线，随后召开和会，处

理遗留问题。6月14日双方停战，此时距离开战已经整整3年。

双方虽然停战，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如何最终划定双方在查科的控制范围，巴拉圭军队控制的蒙特斯镇到博维贝的公路何时交还给玻利维亚等问题，都考验着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阿根廷人罗多尔福·皮塔将军领导的中立国军事委员会负责监督两国军队撤到指定的防线，同时还要安排两国遣返俘虏和组织军队复员工作。由于两国还没有签署最后的和平协议，这些工作进展很缓慢，双方在前线依然剑拔弩张，战争仍是一触即发。

在美洲6个国家的主持下，7月15日，巴拉圭与玻利维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最终和会。这次和会上，国联已经被甩在一边。谈判的过程非常艰苦，两国政府态度强硬，时不时就以撤回谈判代表、重开战争为威胁。1936年8月25日，两国同意恢复外交关系，随后便进入了漫长的谈判过程。由于双方不肯让步，谈判进展缓慢，据统计，两国在会议上共提出了65个解决方案。又经过两年的马拉松谈判，1938年7月21日，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签署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平条约》，两国至此才结束战争状态。

两国在查科地区的领土划分由参加和会的美洲国家总统决定。1938年10月10日，六国总统决定：巴拉圭取得在战争中占领的所有土地的控制权，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占查科地区面积的2/3，巴拉圭边界向西移动440公里。玻利维亚取得了查科地区北部很小面积的一块土地，以及巴拉圭河的航行权。在和约签订仪式上，阿根廷总统罗伯特·奥尔蒂斯兴奋地说："美洲乃至世界都知道，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的战士带着史诗式的英雄主义而战，但不带着怨恨或复仇的欲望。"说这话的时候，有谁会想到那些仍然躺在荒野无人掩埋的尸体呢？是的，那些死去的人不会带着怨恨，但华丽的词藻最终也不会让那些死去的人复活。

在3年的战争里，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玻利维亚方面伤亡8万人，另有3万人被俘；巴拉圭方面死亡2万人，3000人沦为战俘。经济上，由于战争耗尽了财力与人力，导致两国物价飞涨，失业率急速上升，饿殍遍地，两国经济都处在崩溃的边缘。玻利维亚有价值1000万美元的武器被巴拉圭缴获，为了把仗打下去又借款达2.28亿美元。在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玻利维亚军队中的少壮派被欧洲出现的法西斯制度所吸引，最终走上了法西斯独裁道路。

巴拉圭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十几年间，总统频繁更换，最终由军人出身的政治家——那位被称为"巴拉圭战神"的埃斯蒂加里维亚控制了巴拉圭的政权。这些前军人选择了所谓"新巴拉圭"主义的模式，在"新民主"的幌子下推行独裁政治，直到"二

查科战争中阵亡的玻利维亚军人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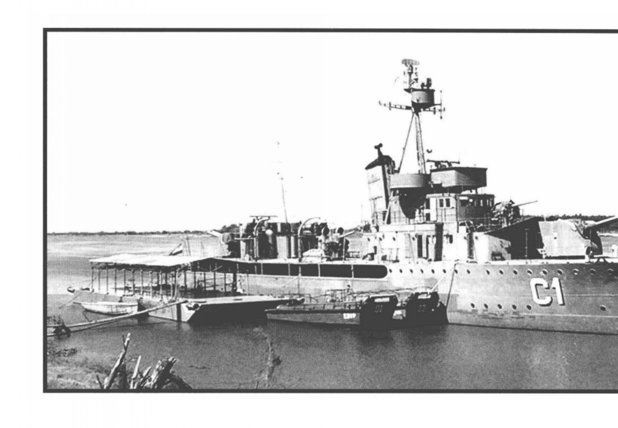


战”结束后。

查科战争的结果具有很大的讽刺性：交战双方都没达到各自的目的——玻利维亚没有重获巴拉圭河上的港口，巴拉圭也没能占据吸引它的那块战略宝地，即玻利维亚西南端的石油产区。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查科战争结束后直到今天，在查科地区也没有发现这场愚蠢战争的催化剂——“丰富的石油”。

附录：20世纪初的玻利维亚和巴拉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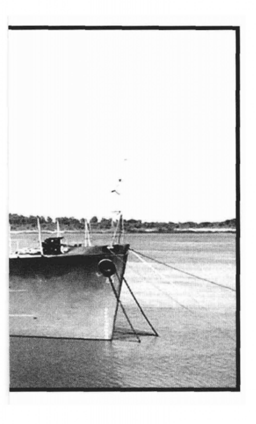
玻利维亚国名来自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1825年8月6日，玻利维亚经投票决定，不与阿根廷或者秘鲁合并，而是选择建立独立的共和国。共和国以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之名命名，同时授予玻利瓦尔“国父、护国者、第一总统”的头衔。玻利瓦尔出任总统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奠定了玻利维亚与它的邻国阿根廷之间的基调。阿根廷承认玻利维亚的独立，但是也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把毗邻阿根廷的塔里哈省划给阿根廷，二是请求玻利瓦尔派兵共同抵御巴西。考虑到塔里哈省地处偏僻，中央政府很难管理，玻利瓦尔同意了第一个要求，但是他拒绝出兵。而玻利维亚议会却认为，将塔里哈省划给阿



根廷损害了玻利维亚的主权，因此否决了这一个提议，导致日后在边界问题上与阿根廷摩擦不断，直到1889年才签订了相关条约。阿根廷人得知玻利瓦尔拒绝出兵非常愤怒，认为玻利瓦尔过河拆桥，对解放战争时的战友竟然不提供任何帮助。这两个问题导致阿根廷与玻利维亚之间的关系一直都紧张而微妙。

作为玻利维亚第一任总统，玻利瓦尔主持制定了玻利维亚第一部宪法。然而，这部宪法脱离了玻利维亚的实际，虽然出于对玻利瓦尔的尊重而得以通过，但是很多条文都成为一纸空文。宪法无人尊重，这也成为日后玻利维亚政治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到19世纪末，玻利维亚先后制定了12部宪法。每一部新宪法的出台无不伴随着政变与阴谋，因此，军人在玻利维亚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19世纪的玻利维亚总统们要么是军人出身，要么与军人关系密切。直到19世纪末，玻利维亚的政治局势才逐渐稳定下来，然而也只是相对稳定而已：从1825年独立到1945年，这120年间玻利维亚竟然发生过179次政变！

由于国内政治动荡以及大地产制盛行，玻利维亚除了采矿业外就没有其他工业部门了。在太平洋战争之后，玻利维亚国民经济主要依靠银矿和锡矿。由于白银的贬值，锡



巴拉圭海军“巴拉圭”号炮舰，永久舷号C-1。1929年1月1日在意大利的船厂开工，1930年下水，1931年5月服役。标准排水量745吨，长70.6米，宽10.7米，吃水2.3米。主机为2台蒸汽轮机，2座锅炉，出力6000马力，航速17节。武备为1座双联意制120毫米炮，3门英制76毫米（12磅）炮，2门英制40毫米炮。船员86人。姐妹舰为“乌迈塔”号。两舰在1990年之后均已退出现役。

矿的收入在玻利维亚越来越重要，但锡矿都属于私人，这更加剧了玻利维亚国内的寡头经济。1922年，美孚石油公司进入玻利维亚，玻利维亚政府从石油开采中获得不小的好处。不过，由于政治的动荡和经济基础薄弱，长期以来玻利维亚公共事业投入不足，底层民众生活困苦，尤其是印第安人，这种状况更加剧了玻利维亚国内政治动荡的危险性。

巴拉圭独立后长期实施独裁统治，直到19世纪中期。三国同盟战争后，巴西和阿根廷的军队占领了巴拉圭。巴西和阿根廷都不希望对方独吞巴拉圭，经过漫长的谈判，1876年外国军队撤出巴拉圭。结束独裁统治的巴拉圭，民主之路走得很缓慢。由于缺乏基础和经验，巴拉圭的政党在19世纪70年代只是一个雏形，几任总统都带有浓厚的军人色彩。1874年，巴拉圭共和党成立，这个带有极强军人色彩的政党统治巴拉圭30多年，引起了巴拉圭国内的巨大不满。在1887年，自由党成立。1904年8月，自由党联合军队发动政变，将保守党赶下台，开始了自由党近30年的统治。然而，不论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都没有实现国家政治的正常化。从1870年到1932年，巴拉圭先后出现了29个总统（根据巴拉圭宪法，总统任期4年），平均2年多更换一个。

19世纪后期，巴拉圭经济开始复苏，来自欧洲、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资金使巴拉圭的经济迅速恢复。然而，经济的复苏并没有带来政治的稳定。在巴拉圭，军人们发动叛乱和革命是常事，和邻国玻利维亚一样，军人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巴拉圭军队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它的社会地位很低，人数也不多。很长时间内，所谓的巴拉圭军队不过是由一个步兵营、两个骑兵营，两到四个炮兵中队和一个机枪连组成。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04年。自由党上台后，解散了这支军队，重新建军。新的巴拉圭军队成立了总参谋部和军事学校，并将军队扩大。然而，这些措施没

有使军队脱离政治，反而与政治联系得更加紧密了。在20世纪初巴拉圭动荡的政治局势中，基本都能看到军队的影子。1911年，巴拉圭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动乱，政府被推翻，军队分成几派，陷人无政府状态。1912年的改革使得局面出现了变化，大批军官被送出国深造，军队正规化步人正轨，战斗力提升，为后来的查科战争打下了基础。

与玻利维亚不同，巴拉圭的采矿业并不发达。在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进人巴拉圭之前，巴拉圭经济主要依靠肥沃的土地，通过垦殖和开发原始森林、每年出口大量的农产品来保证国家收入。由于地处内陆，国家弱小，巴拉圭与邻国以及来投资的欧美国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附录：巴拉圭的海军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内陆国，巴拉圭却拥有一支正规的海军舰队。巴拉圭海军创建于19世纪“三国同盟战争”之前，最初拥有11艘军舰，主要是内河炮舰和炮艇。到独裁者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总统当政时期，巴拉圭又组建了一个海军陆战队营和一个海军炮兵连。

1864年11月，巴拉圭炮舰“塔库阿里”号在巴拉圭河上俘获了巴西轮船“奥林达侯爵”号，没收了船上的2000支毛瑟枪，并将这艘船带回亚松森，改装为炮舰。巴西遂对巴拉圭宣战，不久阿根廷和乌拉圭也卷人其中，“三国同盟战争”爆发。1865年，巴拉圭海军一度攻克阿根廷的科连特斯城。当年6月，9艘巴拉圭炮舰顺流南下，准备袭击巴西舰队。那些用蒸汽明轮商船改装的炮舰对巴西的铁甲舰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袭击，一些巴拉圭水兵甚至跳上敌舰，试图用抓钩将其俘获。1866年4月，同盟军队试图进攻巴拉圭的乌迈塔要塞。巴拉圭海军的4艘炮舰在要塞周围水域对65艘轮船、48艘帆船和无数小船组成的敌人运兵船队发动了袭击。

“三国同盟战争”结束时，巴拉圭海军已全部覆没，此后50年一直微不足道。但是从1929年起，巴拉圭再度重建海军，从意大利购买了2艘现代化的炮舰，“巴拉圭”号和“乌迈塔”号。

在查科战争期间，巴拉圭海军的主要任务是为巴拉圭河岸诸要塞提供防空火力支援，一些海军军官也登陆指挥陆军部队作战。巴拉圭海军也参加了战斗，在1934年对玻军发动了西半球历史上的第一次夜间空袭。

查科战争结束后，巴拉圭海军再度陷人停滞状态。1944年，美国向其赠送了一批小型巡逻艇和飞机。1970年，巴拉圭从阿根廷采购了3艘美制扫雷艇，1985年，从巴西采购

"巴拉圭"号炮舰向巴拉圭河北部流域运送兵力。



了1艘炮舰。到1988年，巴拉圭海军人数为3150人，占全国兵力的1/3，分为舰队、海军航空兵（56人）、岸炮部队（250人）和海军陆战队（500人）四部分，拥有6艘作战舰艇（其中5艘建造于30年代）、7艘巡逻艇（其中1艘建造于1908年）、2艘登陆艇和若干辅助舰船。

巴拉圭海军基地主要设在亚松森，那里有一座船坞和一座海军弹药库。海军的士官和军官都是送到阿根廷的海军学校去接受培训。

附录：查科战争中的坦克

玻利维亚购买的维克斯坦克分为两个型号：MK.A和 MK.B。两个型号之间的差别是：MK.A装备的是两座机枪塔，MK.B则是一座装备47毫米炮的炮塔。玻利维亚一共购买了2辆MK.A和1辆MK.B，此外还购买了2辆卡登·洛伊德MK. IV型（也有说是MK.VI型）超轻型坦克（与其说是坦克还不如说是轻型装甲车），车上装备一挺机枪。据说这2辆车原本是卖给加拿大军队训练用的。有传言称，玻利维亚还考察过法国的FT-17坦克，但是最终没有购买。

维克斯轻型坦克是"二战"前很成功的坦克，曾大量装备苏联、保加利亚、土耳其、波兰和芬兰的军队，还有一些国家少量采购过。维克斯MK.A坦克也算是多炮塔坦

克家族的一员，坦克上装备的是两座并列的机枪塔，每个机枪塔可以向一侧旋转120度，机枪选用的是维克斯公司的水冷重机枪。MK.B则换装了一门47毫米短管炮的炮塔，此外还在坦克炮一侧装备了同轴机枪作为辅助武器，同轴机枪选择的维克斯轻机枪。炮塔为双人炮塔，车长和炮手分别坐在坦克炮的一侧，炮手还兼任装填手。维克斯轻型坦克是个成功的设计，尤其是它的底盘，但是，它的武器系统的设计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不论是MK.A还是MK.B，丑陋、笨重、不实用的机枪塔和炮塔都被用户所诟病。一些国家在修改设计后推出了自己的型号，比如，苏联的T-26系列和波兰的7TP型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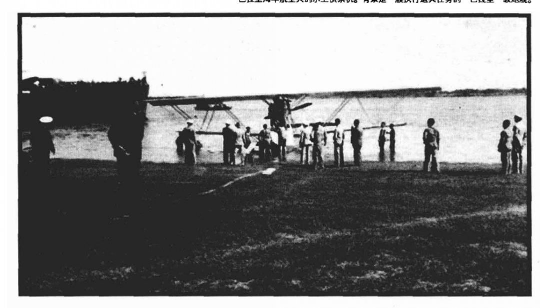
卡登·洛伊德系列超轻型坦克由英国工程师卡登设计，型号很多，其中生产数量最大、最受欢迎的是MK.IV型。除了玻利维亚外，苏联、波兰、加拿大、捷克、法国、意大利和日本都有此装备。MK.IV是一种两座的超轻型坦克，乘员有两人，一人负责驾驶，一人负责操作车上的机枪，大部分型号装备的是一挺维克斯MK.I型水冷重机枪。玻利维亚采购的型号在水箱部位加装了一块装甲板，在机枪上有一块方形护盾保护射手。由于装甲太薄，卡登·洛伊德一般只能用来执行诸如殖民地治安和侦察等低战斗强度任务，不过使用者往往忘记这一点。

巴拉圭也购买了坦克，不过时间偏晚。战争爆发后，巴拉圭从意大利人那里得到了一批安萨尔多公司生产的CV-33超轻型坦克。CV-33是意大利在卡登·洛伊德超轻型坦克基础上开发的，加强了装甲防护，射手可以在封闭的战斗室中工作。意大利对CV-33寄予厚望，希望能在新成立的机械化师中大量装备。

但两国装备的这三种欧洲制造的轻型坦克和超轻型坦克，在查科地区明显地水土不服。玻利维亚军队很快就发现，由于查科地区密布丛林和灌木丛，又缺乏道路，玻利维亚军队装备的这5辆坦克很难发挥什么作用。据玻军的一些档案记载，很多时候需要大量的步兵拿着砍刀为几辆坦克开辟道路，否则坦克就寸步难行。查科地区的高温使问题雪上加霜，车辆经常莫名其妙地罢工，以至于只能在上午天不大热的时候出动，而且还不能闭窗驾驶。此外，由于补给线不畅，坦克所需的燃料和淡水很难运到前线，导致大部分时间坦克只能趴窝。

虽然有种种困难，玻利维亚军队还是想方设法把坦克投入了战场。在玻军的记录里，玻军的维克斯轻型坦克参加了“七千米”之战和1933年7月4日的第二次纳纳瓦攻击战。在第二次纳纳瓦攻击战中，巴守军埋伏在坦克进攻线路的侧面，使用火焰喷射器伏击玻军坦克，同时也出动飞机对玻军坦克实施轰炸。在巴拉圭陆空两方面的打击下，玻军坦克被打退。

巴拉圭海军航空兵的水上侦察机。背景是一艘执行运兵任务的"巴拉圭"级炮舰。



巴军很快就发现了对付玻军这些薄皮坦克的办法——手榴弹。玻军档案记载，玻军的MK.B轻型坦克上的47毫米炮被证实是一件有效的武器，因此玻军的这几辆MK.B得到了巴军的重点照顾。它经常遭到不同方向巴军机枪的射击，子弹打在装甲板上发出"当当当"的声音，让人心悸，这似乎说明巴军正在想方设法消灭这几辆坦克。

为了对付玻军坦克，巴军组织了一些专门的反坦克分队，准备一劳永逸地解决玻军坦克的威胁。在1933年12月的萨维德拉战斗中，玻军的这3辆轻型坦克有1辆被击毁，2辆被俘。

从模糊的战场照片判断，被击毁的那辆MK.A坦克应该是在被击伤后为了防止落入敌人手中而被玻军自己炸毁的。被俘的2辆轻型坦克的下落则成了谜团。其中一辆MK.A（昵称"Ina"号）在战后被陈列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在20世纪70年代被交还给玻利维亚，随后下落不明。那辆MK.B在1937年被卖给了西班牙共和国的一个军火采购人，至于其最终下落则无人知晓。

玻军的两辆卡登·洛伊德超轻型坦克也在查科的战斗中损失，但是在玻利维亚的档案中找不到详细的记录。

巴军坦克部队的情况不比玻军同行强多少。巴军的CV-33也遇到了燃料不足、坦克在丛林灌木地区通行能力弱等问题。而且由于CV-33的封闭设计，内部空间不足导

致乘员活动空间小，车内温度高，严重影响了乘员的战斗力。由于这一堆问题，巴军的CV-33很少出动，在双方的档案中也没有它参加大规模战斗的记载。

附录：查科战争若隐若现的幕后黑手

查科战争并不是一场很引人注目的战争，在战争形式上也没有新的突破，甚至有些倒退。但是，这场战争却留下一个难解之谜，那就是这场战争爆发的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什么？

长久以来，对于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一般认为有两点：1、玻利维亚为了寻找一个出海口；2、英国和美国的两大石油公司认为，查科地区可能蕴藏有丰富的石油，为了赢得先机而鼓动了战争。

这两个理由看似合理，然而，一条又一条的线索似乎又暗示着事情绝非这么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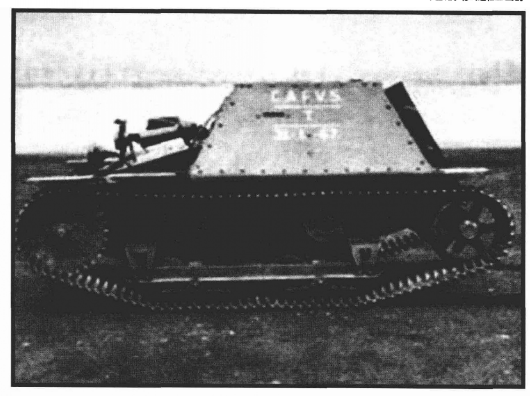
先说第一个问题。一般认为，作为一个传统的海权国，玻利维亚在太平洋战争后丧失了出海口，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这点已经无法改变，玻利维亚沦为彻底的内陆国。对于内陆国来说，必须找一条安全的贸易通道来维持国家贸易的需要，尤其是对玻利维亚这种小国来说，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一个视海权为国之命脉的时代，即使不能获得一个传统的出海口，通过巴拉圭河出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当时的玻利维亚对贸易通道真的有如此迫切的需求吗？

当时玻利维亚与外界联系的通道有以下几条：拉巴斯到阿里卡的铁路，阿里卡和安托法加斯塔自由港，通过马莫雷河的货物联运，以及穿越阿根廷的铁路。1904年，经过多年的争吵后，智利与玻利维亚达成协议，从拉巴斯到阿里卡修建一条铁路。智利基本履行了承诺，1912年铁路建成。1929年，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签署条约，在阿里卡和安托法加斯塔建立自由港，玻利维亚通过该港获得了进入太平洋的通道。

马莫雷河的货物联运是1903年玻利维亚与巴西签订的皮特罗普利斯条约的产物。玻利维亚通过割让领土获得了在巴西马代腊河激流区修建铁路的权利。通过这条铁路建立起马莫雷河的货物联运，玻利维亚通过联运就可以连通亚马孙河，并由此进入大西洋。玻利维亚和阿根廷关系正常化后，通过协商，1925年，阿根廷同意玻利维亚修建一条穿越阿根廷的铁路。这样看来，虽然有不稳定的因素，但是对于玻利维亚来说，贸易通道是有保障的，巴拉圭河上的港口对玻利维亚来说顶多是锦上添花。

有人认为，当时玻利维亚石油输出使用的是通过阿根廷的管道，为了摆脱阿根廷的盘剥，玻利维亚急需通过巴拉圭河将石油运出去。这个说法也颇令人起疑。玻利维亚完

卡登·洛伊德式超轻型坦克。



全可以选择其他方式将石油运输出去。事实上玻利维亚最终选择了巴西，通过穿越巴西的石油管道，玻利维亚将石油源源不断地运输出去。

再说第二个问题。有人认为，战争的原因在于美英争夺石油。1922年，美孚石油公司在玻利维亚南部获得了石油租让地，1928年又向北查科地区发展，它想独占查科的石油，不让英国资本染指。英国则支持巴拉圭，对通过巴拉圭河外运的美孚石油征收高额过境关税，导致矛盾激化。实际上，查科战争乃是英美分别支持巴拉圭和玻利维亚进行的"英镑和美元武装斗争的一种形式"。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美孚石油公司在北查科地区只获得了3万多公顷的租让地，钻了几口油井，建了两个小炼油厂。查科战争开始时，日产石油不过300桶，因此很难据此得出结论说，美国为了这点利益而支持玻利维亚进行一场战争。况且，当时正值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时期，油价暴跌，石油资本家曾削减石油生产量。显然，英美争夺石油不是查科战争的主要原因。此外还必须指出，玻利维亚的主要武器来源并不是美国，

纳纳瓦要塞附近被击毁的玻军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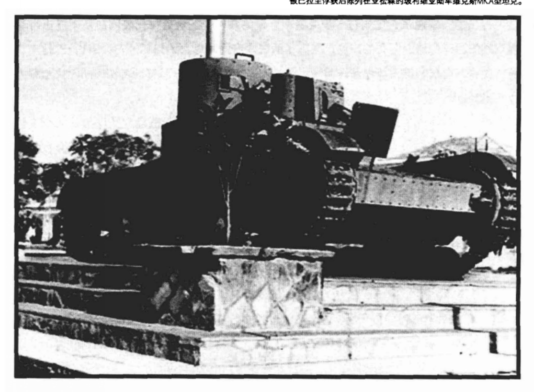


而是英国的维克斯公司。

现在看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了欧洲的一家军火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当时欧洲各大军火商的支持，这两个没有工业基础的国家如何进行这么一场残酷的战争。在欧洲军火商中，被认为最应该对查科战争负责的，就是维克斯军火公司的代理商巴西尔·扎哈罗夫。比利时漫画家埃尔热在其作品《丁丁历险记》里的《破耳朵的故事》中，以查科战争为原型，虚构了两个南美洲共和国为了争夺“格兰·查博地区”的“石油”而引发的战争。在这部漫画里，穿梭于两国首都之间出售军火、挑唆战争的军火商“巴西尔·巴扎罗夫”就是影射扎哈罗夫，甚至连两人的容貌都一样。

那么，扎哈罗夫为什么热衷于煽动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之间的战争呢？希望出售军火固然是一个方面，另外，在1920年，扎哈罗夫大量买进了英国壳牌—麦克斯石油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后来同英国波斯石油公司合并，组成了著名的“英国石油公司”。因此，在传出美孚石油公司于查科地区发现储油构造的消息后，扎哈罗夫会对巴拉圭政府做出什么样的鼓动，也就不成悬念了。

被巴拉圭俘获后陈列在亚松森的玻利维亚陆军维克斯MKA型坦克。



附录：查科战争中的战俘

查科战争爆发后，国际红十字会对战争的进程相当关注。1933年3月，国际红十字会决定组织一个代表团，前往冲突的两国考察双方的战俘情况。这个代表团由基督教青年联合会同盟秘书长、瑞士人加兰和乌拉圭医学博士塔利切组成。

虽然玻利维亚和巴拉圭都不是1929年有关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签字国，但是代表团还是得到了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两国政府的许可，前往探视两国俘获的战俘。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首先去了巴拉圭，代表团在那里得到了巴拉圭总统阿亚拉的接见。阿亚拉总统同意了他们去探望战俘的请求。1933年5月20日到31日，代表团前往巴拉圭的军队医院和24个战俘拘留所，看望了被俘的1200名玻利维亚战俘。

7月1日，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抵达了玻利维亚，在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方和玻利维亚红十字会三方代表会谈后，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开始了6000多公里的旅途，去探望被俘的巴拉圭士兵。代表团共用了22天来走访玻利维亚的战俘营，在那里他们共见到了137名巴拉圭士兵。完成了探访任务后，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对两国政府的措施表示满意，不

过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进一步改善战俘营的条件等。最后，代表团向两国提出将老弱病残的战俘先遣返回去的建议，得到了两国政府的同意。1933年的7月23日，巴拉圭政府首先将26名玻利维亚战俘遣送回国。8月22日，玻利维亚方面将14名伤病的巴拉圭军人送回巴拉圭。

除了探访战俘外，代表团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调两国建立战俘信件的交换机构，不过在考察结束后代表团认为，这个事情要比想象的好得多。国际红十字会在乌拉圭建立的中介和两国的“扶轮国际”（由商人组成的国际联谊和慈善组织）分社建立了合作关系，很容易就促成了这个问题的解决。

1934年，双方战争升级，战俘数量激增。国际红十字会决定再派代表团去这两个国家，察看双方的战俘状况有没有恶化。这次代表团除了上次的成员外，还派出了两名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的成员。1934年10月27日，代表团又一次抵达巴拉圭。巴政府向代表团介绍了在巴境内的玻利维亚战俘的情况。这次探访战俘的任务比上次要困难得多，当时18000名玻利维亚战俘分布在巴境内，被强迫参加巴国内的公共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

11月底，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抵达玻利维亚。玻利维亚的情况也类似，大约2500名巴拉圭战俘被当作工人用于玻利维亚公共设施的建设。由于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战俘的待遇下降不少，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们对很多事情也是一筹莫展，不过代表团还是想办法协调两国，加强对伤病的战俘进行照顾，维护战俘的权利。在委员会的努力下，一些战俘通过巴拉圭河被运到城市医院接受治疗。在委员会的协调下，两国同意将一部分老弱病残战俘遣返。1935年5月，135名玻利维亚战俘和24名巴拉圭战俘被送回各自的国家。

随着1935年停战，双方开始了大规模的交换战俘行动。由于两国国内经济状况和历史因素，战俘交换进行得比较顺利，国际红十字会也没有参与。总的来说，查科战争中的战俘情况比当时世界上其他地区好得多，虽然两国没有加入相关的条约，但是基本上都能按照国际公认的原则办事。

牛肉·硝石·咖啡之战

南美ABC三国海军竞赛



“如果我们把话题从陆地转到海上，那么仅仅在最近20年中，就发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彻底的变革。”

1878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这样写道。这个时候，他看到的还仅仅是“10、12、14和24英寸厚的装甲”，“25、35、80甚至100吨重的线膛炮，能把300、400、1700直到2000磅的炮弹发射到前所未闻的距离之外”。

到19和20世纪之交，装甲防护能力和火炮威力之间的竞赛达到最高潮，军舰的数量和质量已经成为了国家尊严的象征。谢菲尔德的钢厂，乌里治和克虏伯的炮厂，如同生产罐头一样制造出大杀器的大小部件，再由巴罗、基尔和费城的船坞组装，成为皇帝、总统和女王们梦寐以求的宝贝。在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耸立着阿姆斯特朗公司巨大的火炮制造厂和船台，如死尸一般整齐排列着的舰艇就从这里出发，去左右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帝国主义的兴衰。一艘现代化战列舰意味着超过200万英镑的大买卖，数千人两三年间的就业机会，甚至世界的和平与战争。这一切都雄辩地证明：现代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浪费大量金钱的工厂。

19世纪末，世界正处在剧变前夜的动荡中，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理论正无孔不入地彰显着它野蛮的威力。日不落帝国惊讶地发现，北海之滨出现了冷酷的挑战者；在遥远的东方，熊与鹤的角逐正进入剑拔弩张的阶段。欧洲列强的政治与经济倾轧已经波及到了荒芜的非洲。塞西尔·罗得斯甚至感慨道：“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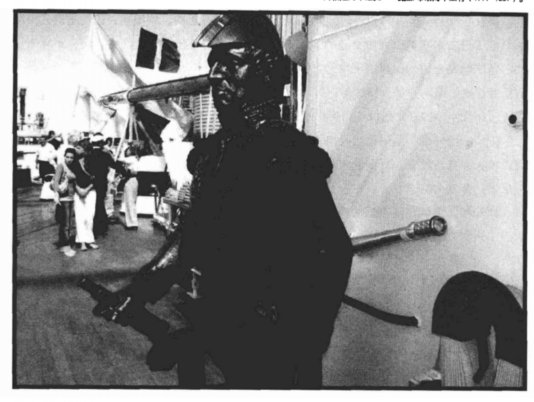
以彪悍好战著称的南美各国自然也不例外。随着欧洲海军竞赛的狂热传染到南美，世界各大造船公司也开始注意到这块原本贫穷的大陆。衣冠楚楚的银行家、技术专家、财政顾问和外交使节开始频频出入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乌拉圭的政府大楼，启动了一场持续大半个世纪的海军竞赛。

“南美的意大利人”

南就民族性而言，如果说智利人是“南美的英国人”，那么，阿根廷人就可以被称为“南美的意大利人”。

与大多数南美国家不同，阿根廷的白人比例相当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意大利的移民。从殖民时代起，阿根廷人身上散发出的就不是土著印第安人的勤勉与木讷，而是更多地具备了欧洲移民敢于冒险的闯荡精神。辽阔的潘帕斯草原孕育出高乔人不羁的性格和热爱自由的传统，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显得高傲、文明却又保守、冷

阿根廷海军之父——威廉·布朗海军上将（1777~1857）。



漠。数量庞大、个性高傲的中产阶级不愿屈从于"一个核心"，国内频频出现政治对立与内讧。在国际上，阿根廷的实力使它在南美的重大问题上拥有一言九鼎的权威，但高乔人的傲慢与任性却又是其他国家所不能容忍的。或许阿根廷人天生就具有他们在足球上体现出的那种悲剧气质：艺术，却又脆弱。

阿根廷虽然拥有长达4989公里的海岸线，但向往海洋并不是这个国家根深蒂固的传统。真正意义上的阿根廷海军草创于独立战争时期。爱尔兰冒险家威廉·布朗为阿根廷的前身拉普拉塔联合省建立了一支私掠船队，因此成为第一任海军总司令。

阿根廷独立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其他省份形成尖锐对立，外省的名字常常与叛乱、政变以及公开的战端联系在一起。1854年，乌尔基萨当选阿根廷邦联总统，宣布迁都巴拉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央党人拒不承认巴拉那政权，于是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1861年，中央党领袖米特雷率军打败乌尔基萨，并在次年宣布布宜诺斯艾利斯为首都，阿根廷正式统一。

仅仅4年后，“南美的土耳其”乌拉圭的内乱再度把巴西、阿根廷、巴拉圭这几个国家牵扯了进去。在英国大使桑顿的策划下，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红党政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缔结秘密盟约，组成了反对巴拉圭的三国联盟。尽管阿根廷是联军的实际领袖，但巴西提供了海军力量。1869年1月，巴拉圭首都亚松森被攻陷，总统小洛佩斯被俘后遭处决。1872年1月9日，巴拉圭向阿根廷和巴西割地赔款，巴拉圭战争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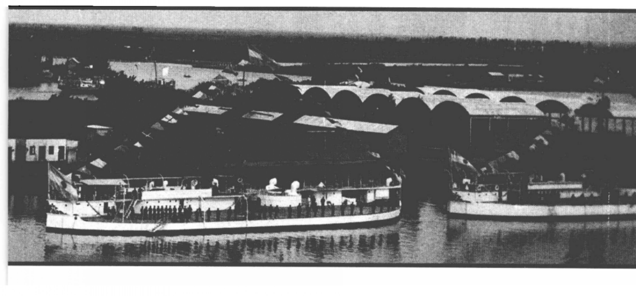
持续的内外战争给阿根廷经济发展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这个国家没有工业，全部财政收入来自畜牧业；肥沃的土地原本适合种植谷物，但壮龄的男人都参加了战争，缺乏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这一切一直持续到英国与阿根廷签署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才结束。1880年，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达到2034万英镑。时人称，“阿根廷从西班牙统治下取得了独立，随后又落入了英国资本的控制下”。先进农业技术的应用，与世界市场的接轨、推动阿根廷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央党政府与大地主、金融寡头们联手。1868年，萨米恩托上台。在他的鼓励下，大批欧洲和美国移民抵阿，带动了阿根廷的经济革命，铁路与港口得到兴建，自然资源也得到开发。1884年颁布的《普遍教育法》规定，对全国儿童实行普遍、免费、不分种族的教育，促进了国民素质的提高。

受益于出口贸易的可观收入，阿根廷在1880～1914年达到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国民收入增加了15倍。到1900年，阿根廷人均GDP是美国和英国的一半，是日本的两倍，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高出其他拉美国家。布宜诺斯艾利斯被视为“南美洲的巴黎”。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当人们形容某人腰缠万贯时，常说“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

与陆军相比，阿根廷海军的发展始终处于低人一等的位置。1860年，当阿根廷彻底稳定下来时，整支海军没有一艘可供出海使用的作战舰艇。萨米恩托政府时期（1868～1872），阿根廷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巴拉圭河和巴拉那河权益上，为此购置了一批内河防卫舰艇。

1872年，阿根廷国会通过了一项增强海军实力的法案，决定从英国莱尔德船厂订购2艘小型铁甲舰“拉普拉塔”号和“洛斯安第斯”号。这2艘军舰单价8.5万英镑，满载排水量只有1500吨，属于低舷岸防铁甲舰，装备一座双联7.8英寸阿姆斯特朗炮，最高航速仅9.5节，虽不足以与其主要对手智利舰队正面交战，但在海岸炮台的配合下尚能自保。这2艘军舰也开启了阿根廷海军在莱尔德厂近20年购舰史的先河。同年，阿根廷还花20万比索购买了一艘620吨的杆式鱼雷艇。1873年，它又在莱尔德厂订造2艘515吨的木制机帆炮舰“巴拉那”号和“乌拉圭”号，每艘造价3.2万英镑，装备2门6英寸和2门4英寸炮，航速11节。1874年，它又在格林尼治的雷尼船厂及莱尔德厂各订造了2艘伦道尔型炮艇，

阿根廷小型铁甲舰“拉普拉塔”号和“洛斯安第斯”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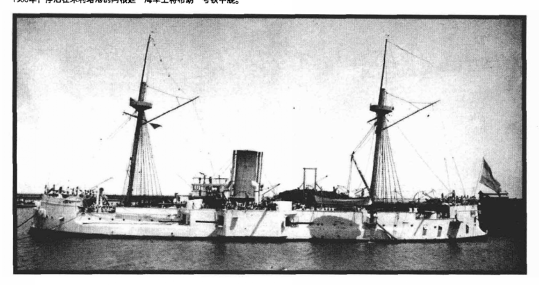


每艘造价13678英镑。阿根廷的伦道尔炮艇满载排水量420吨，尺寸上较大清帝国的六“镇”为小，装备1门26.5吨的11英寸阿姆斯特朗炮，最大航速均不到10节。

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南美洲最优秀的海洋国家——智利，已经从开国后几次重大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这个狭长而富有活力的国度正在紧张地四处开拓殖民地，其海军探险队和测绘队已经深入到了麦哲伦海峡、火地岛和巴塔戈尼亚地区的无主印第安人居住地——比格尔海峡。比格尔海峡是南美洲南端邻近合恩角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自然水道，全长约120公里。阿根廷和智利长期以来争议的焦点是该海峡东南部的皮克顿、努埃瓦、伦诺克斯三岛的归属。这三个小岛的总面积只有345平方公里，但由于位于水道进入大西洋的出海口，隔德雷克海峡与南极相望，向来被阿根廷视为保障国土安全的重要外围地（当然，它们在军事上的实际价值尚值得怀疑），并且被认为“具有丰富的海底资源”。因此，虽然这些无主地和岛屿的经济价值近乎为零，但南美南端的两大国却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来进行争夺。

1872年，智利海军根据钦查群岛战争的经验，在英国订购了2艘“海军上将科克伦”级铁甲舰（同样由乔治·伦道尔设计）。作为海军主力，它们的满载排水量3560吨，装备6门9英寸主炮，航速12.75节。相比之下，萨米恩托政府的短视这时也暴露出了恶劣的后果：阿根廷海军没有足够的远洋舰艇对付来自南方的威胁。智利舰艇出现在巴塔戈尼亚高原附近的海岸，严重威胁了阿根廷自由获取这一地区的重要资源——鸟粪。不得

1900年，停泊在米利塔港的阿根廷“海军上将布朗”号铁甲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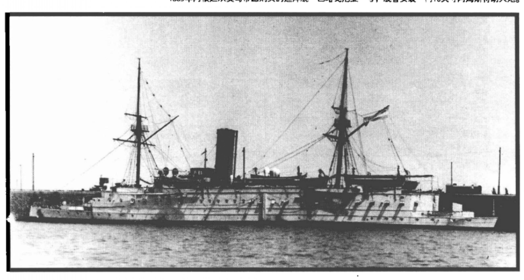
已，阿根廷海军派出“洛斯安第斯”号和1艘炮舰、1艘帆船前往该地区。尽管这3艘小军舰并不适合在大洋中航行，但它还是在1878年12月2日到达了圣克鲁斯，此时智利人已经撤退。之后，双方在1879年签署了海上边界协议，智利控制比格尔海峡，但不得继续在巴塔戈尼亚进行扩张。虽然阿根廷在这一事件中表现活跃，但更多的是依靠陆军以及广袤的领土作为后盾，在此事上并没有得到过多的利益。

从1879年起，智利与秘鲁、玻利维亚之间爆发了第二次太平洋战争。阿根廷趁智利忙于进行战争、无暇扩充军备之机，购置了新式大型战舰。与此同时，担任总统的中央党人罗加将军也热衷于巩固首都的优势地位及扩充军备。1880年，阿根廷以23万英镑的价格，从英国萨慕达船厂购买了4200吨的中央炮廓铁甲舰“海军上将布朗”号。该舰装备8门8英寸阿姆斯特朗主炮和6门4.7英寸炮，主装甲带厚度6～9英寸，最大航速14节。舰首还有一个巨大的撞角，火力足以对抗智利“科克伦”级的12吨阿姆斯特朗主炮。

智利海军在1879～1884年战争中的出色表现给了阿根廷极大的压力。秘鲁被征服后，围绕着安第斯山边界的划分，智利与阿根廷双方再度剑拔弩张。虽然两国早在1881年就签订了陆上边界协议，规定以安第斯山脉作为国界，但双方对此的理解却不尽相同：阿根廷认为，应以安第斯山脉的最高峰作为中线划分边界，而智利却认为，应当以山脉自然的分水岭作为界线。

随着矛盾的激化，两国开始展开更趋白热化的军备竞赛。此时的智利拥有一支强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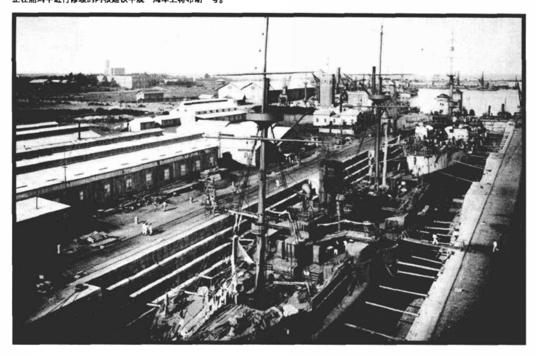
1885年阿根廷从奥匈帝国购买的巡洋舰“巴塔戈尼亚”号，舰首安装一门10英寸阿姆斯特朗大炮。



海军，包括3艘铁甲舰以及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埃斯美拉达”号。“埃斯美拉达”号也是传奇的阿姆斯特朗型巡洋舰的第一艘实用舰，特征为高航速、水平装甲和众多船舷耳台速射炮。此外，智利还有南美最好的水手和海军军官队伍。面对强大的对手，阿根廷海军被迫实施庞大的现代化计划。为了在火力上彻底压倒智利铁甲舰，1885年，阿根廷从奥匈帝国的里雅斯特船厂购买了一艘奇特的防护巡洋舰“巴塔戈尼亚”号。这艘排水量仅1450吨的小军舰在舰首安装了一门27.5吨重的10英寸阿姆斯特朗大炮，指望以“四两拨千斤”的奇兵战术击穿主力舰的铁甲，该舰的造价也高达10万英镑。

1886年6月，阿姆斯特朗船厂开始动工兴建一艘新型防护巡洋舰，设计者是大名鼎鼎的瓦茨爵士。该舰在为意大利建造的“皮埃蒙特”级巡洋舰基础上设计而成，排水量达3180吨，主炮仍然是前后各1门8.2英寸/40倍径克虏伯架退炮，只是将“皮埃蒙特”级上的4门6英寸副炮换为8门4.7英寸/40倍径速射炮，舰长增加到330英尺，动力也更强劲。试航中，正常状态下指示功率14050马力，最大航速21.237节，强压通风下可达22.43节，水平防护甲板厚度3.5～4.5英寸。1889年7月，这艘新舰首先卖给阿根廷人的老对手智利，但由于智利国内爆发总统与国会的矛盾，交易取消，阿根廷遂于同年12月以26万英镑购得此舰。不过在军舰还没有下水的时候，船厂方面将皇家海军关于新型4.7英寸速射炮对船体的伤害报告提交给了阿根廷海军部，建议安装部分船舷装甲带（7英寸）以抵御高射速火炮的打击。但是阿根廷海军考虑到，加装装甲后锅炉舱及机舱空间减小，

正在船坞中进行修理的阿根廷铁甲舰“海军上将布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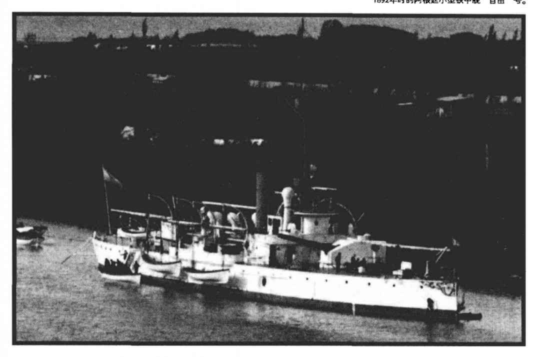


势必影响航速，所以仍然保持原有设计没有改变。这艘新巡洋舰被命名为“五月二十五日”号。

1889年，智利海军在法国定造的“普拉特舰长”号铁甲舰（6901吨）开工建造。作为对策，阿根廷于次年从莱尔德船厂购买了岸防铁甲舰“自由”号（原名“七月九日”，1892年将此名留给新开工的快速防护巡洋舰）和“独立”号。这种2330吨的小型铁甲舰在前后各装备1门9.4英寸克虏伯主炮，主炮口径同“普拉特”号一样，只是2艘加起来才抵得上“普拉特”号一舰装备的数量，但德造火炮的威力稍强于法制火炮。另外，在船舷两侧耳台上各装备了2门4.7英寸速射炮。主装甲带厚9英寸，以牺牲适航性（吃水仅3.96米，最大航速仅有14.2节）为代价，实现了在火力上与对手相抗衡。由于阿根廷财政吃紧，这2舰造价一共花费35.2万英镑。

1891年1月，瓦茨完成了一型新的防护巡洋舰的设计。2月，为了保持船厂的持续工作，这艘新舰在阿姆斯特朗的埃尔斯威克船厂开始建造。新巡洋舰为“五月二十五日”号的改进型，增加了长度，以安装更强劲的动力装置，使用4门最新型的6英寸阿姆斯特朗速射炮取代2门旧式8.2英寸架退炮，两舷仍然装备8门4.7英寸速射炮。另外还有12门

1892年时的阿根廷小型铁甲舰“自由”号。



3磅炮及5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排水量增加到3600吨。试航时正常状态下指示功率14500马力，最大航速21.98节，强压通风下22.74节，造价高达29.3万英镑。

嗅觉灵敏的阿根廷人立即与阿姆斯特朗公司展开谈判，在军舰下水后的第一时间（1892年7月26日）将其购入，命名为“七月九日”号。根据阿根廷海军的要求，新舰在舾装中进行了部分改造，主要是将舰首的固定式鱼雷发射管由14英寸改为最新的18英寸。1893年1月27日，“七月九日”号完工。从这艘舰开始，阿姆斯特朗型巡洋舰便走向了一个加长舰体、增加吨位的阶段，但实际上火力增强并不多，修长的舰体也变得更脆弱。因此，后来日本的改进型阿姆斯特朗型巡洋舰“吉野”号与他舰相撞后立刻沉没，清政府的“海天”号和日本的“高砂”号也在触礁后相继损失。

这一年，阿根廷海军也跟随国际大潮订造了2艘“埃思波拉”级鱼雷炮舰，每艘排水量520吨，装备2门3英寸炮和5具18英寸鱼雷发射管，最大航速19.4节，单艘造价4.5万英镑。第二年春天，阿根廷海军就见到了老对手阵中这种新型军舰的威力：在智利内战中，总统军“林奇”号鱼雷炮舰发射的一枚白头鱼雷击沉了国会军3560吨的铁甲舰“布兰科·恩卡拉达”号！阿根廷海军随后在1893年再度订购了一艘更大的鱼雷炮舰“帕提

亚”号，排水量1029吨，装备2门4.7英寸阿姆斯特朗速射炮和5具18英寸鱼雷发射管，航速达20.5节，造价8.7万英镑。不过，阿根廷主要将“帕提亚”号与防护巡洋舰编成一队，作为大型舰艇不足的临时替代。

1893年2月，阿姆斯特朗船厂开工了一艘新的防护巡洋舰。这艘舰在智利海军订造的“布兰科·恩卡拉达”号下水后占用同一船坞建造，排水量高达4788吨，强压通风状态下最大航速可达23.1节，装备2门8英寸主炮、4门6英寸炮、6门4.7英寸速射炮及5具18英寸鱼雷发射管。这艘舰本来也是智利海军订购的，但智利刚把最老的防护巡洋舰“埃斯美拉达”号卖给了日本，所以有更多资金来购买更大型的军舰，遂取消了这笔交易。阿根廷海军随后在11月购买了这艘建造中的军舰。

这艘巡洋舰是“布兰科”号的改进型，火力有所增强：“布兰科”号装备的是2门8英寸主炮和10门6英寸40倍径速射炮，而新舰上装备的都是45倍径火炮。新型8英寸主炮借助更加完善的电力操作，每分钟可以发射4发炮弹（2门），而“布兰科”号的2门8英寸主炮只能发射3发，而且新主炮炮弹初速更快，打击力更强（发射210磅穿甲弹时，新主炮的炮口最大初速可达2830英尺/秒，而“布兰科”号的40倍径主炮只有2700英尺/秒）。副炮也能够每分钟发射24发6英寸炮弹和50～60发4.7英寸炮弹！阿根廷海军终于获得了一艘南美洲最强大的巡洋舰。不久，这艘防护巡洋舰被命名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号，造价达到了惊人的38.7万英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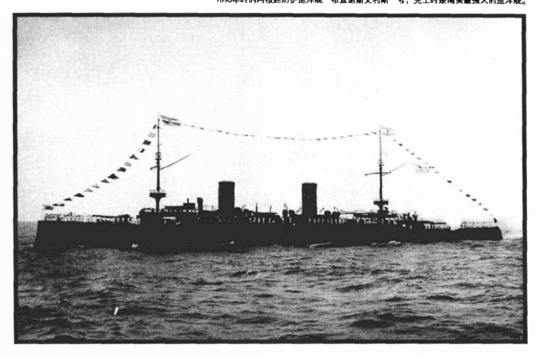
“南美英国人”的反击

1895年，阿根廷与智利的边界纠纷再次加剧，两国的强硬分子都开始要求增强各自的军力，尤其是海军。

作为南美最优秀的海洋国家，智利在海军技术方面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锐感。世界上第一艘现代防护巡洋舰和第一艘装甲巡洋舰均是由智利采购的，由此可见一斑。

太平洋战争后，智利夺取了重要的硝酸盐产地阿塔卡马沙漠以及玻利维亚所有的海岸线，打破了南美的战略平衡。为了保住这些战果，加强海军自然成了智利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19世纪末的智利海军拥有南半球第一支全巡洋舰编队——“进取舰队”。这支舰队由6艘威力强大的巡洋舰组成：装甲巡洋舰“埃斯美拉达”号、“奥伊金斯”号、防护巡洋舰“平托”号、“埃拉苏利兹”号、“布兰科·恩卡拉达”号和“曾特诺”号。海岸防御舰队拥有旧铁甲舰“胡阿斯卡”号、“科克伦”号和法国建造的新型铁甲舰“普拉特”号，此外，还装备了一支由鱼雷猎舰和雷击舰组成的小型岸防舰队。依靠

1896年时的阿根廷防护巡洋舰"布宜诺斯艾利斯"号，完工时是南美最强大的巡洋舰。



每年1.4亿比索的对外矿产出口，它可以继续购置先进的海上武器。

在这些年里，迅速向西扩张的阿根廷也关注着从玻利维亚到麦哲伦海峡的广大西部领土。不仅如此，智利在阿塔卡马地区割取的玻利维亚领土是与阿根廷毗邻的。阿根廷人的担忧在加深。不过，此时的阿根廷海军在吨位、数量、质量上都逊于对手。为了彻底改变这一状态，阿根廷国会再度批准拨款在欧洲购买新型军舰。

1895年，阿根廷海军派出考察团前往欧洲，首个目标就是阿姆斯特朗船厂。但是，该厂此时还没有准备建造任何装备船舷装甲带、能防御速射炮打击的巡洋舰。考察团的目光很快就集中到了意大利热那亚的安萨尔多船厂，关注它建造的一系列高航速且具有强力炮火的装甲巡洋舰。最初的会谈以失败告终，但不久后，罗加总统收到来自安萨尔多船厂方面的电报，称该厂正在为意大利海军建造的最新级别装甲巡洋舰"朱塞佩·加里波第"号可以出售给阿根廷，并且是以最优惠的价格和分期付款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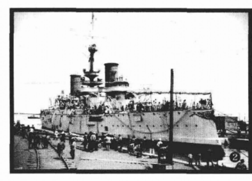
听到智利在阿姆斯特朗船厂订购的装甲巡洋舰"埃斯美拉达"号已经开始建造的消息后，阿根廷海军很快就和安萨尔多船厂的代表在伦敦签署了购买合同（"埃斯美拉达"号7月4日开工，"加里波第"号的购买合同在7月14日签署）。合同总价值75万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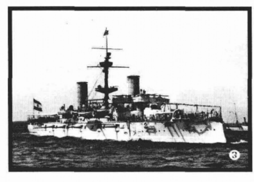


镑，分四期付款，其中当天支付首期，最后一笔则在军舰交货前支付。新舰仍然保留了那位参加过南美解放战争的意大利英雄的名字，只是稍加改动，变为“加里波第将军”号（有意思的是，加里波第在1842年乌拉圭内战中参加过红党武装，并在巴拉那河上被布朗率领的阿根廷舰队打得落荒而逃。不过据说布朗是有意放走对手的，还对手下说，“让他跑吧，这洋鬼子还算勇敢”）。

“加里波第将军”号标准排水量6773吨，拥有2门10英寸阿姆斯特朗主炮，10门6英寸和6门4.7英寸阿姆斯特朗速射炮，左右舷各装备2具18英寸鱼雷发射管。令人称奇的是，为满足应对可能发生的登陆作战需要，舰上还储备了大量枪械，包括200支毛瑟步枪、57支左轮手枪和140把马刀！新舰建造进度非常快，当年10月就安装好了主机和锅炉进行海试，1896年10月12日加入阿根廷海军，12月10日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久就作为第二分舰队旗舰参加了海上演习。

在建的第二艘“加里波第”级装甲巡洋舰已经出售给了西班牙这个急需加强海军实力的国家。但利沃诺的奥兰多船厂向阿根廷推荐了另一艘为意大利海军建造的“加里波第”级“瓦雷泽”号，因为这艘舰被1896年上台的新政府取消了建造合同。由于担心来自阿姆斯特朗船厂的竞争，经过意大利海军部长的私人干涉，在建的“瓦雷泽”号最终





1. 阿根廷装甲巡洋舰“普伦埃多”号。

2. 阿根廷装甲巡洋舰“圣马丁”号。

3. 阿根廷装甲巡洋舰“加里波第将军”号。

也被阿根廷购买。正式合同于10月26日签署，新舰以解放阿根廷、智利和秘鲁的英雄命名为“圣马丁”号。

“圣马丁”号较“加里波第将军”号有不少改动，主炮换装为2座双联8英寸/45倍径阿姆斯特朗炮，重新安排主炮塔位置以获得良好的射界，最后竟达274度之多。另外，在船体中部装备有10门6英寸速射炮，射界110度；上甲板则有6门4.7英寸速射炮，射界130～155度。舰上仍装备4具18英寸鱼雷发射管，为陆战准备的兵器却明显减少，只有2门76毫米舢板炮和2挺8毫米马克沁机枪。当然，军舰在尺寸上也有不少变化：舰长增加到106.7米（“加里波第将军”号只有100米），满载排水量增加到8100吨，不过仍保持了20节的设计航速。1898年7月，“圣马丁”号到达阿根廷，与“加里波第将军”号一起组成了大洋分队。

由此，这两个对立国家的海上实力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当阿根廷海军2艘“加里波第”级装甲巡洋舰已经完工、并将再次增订2艘的消息传到瓦尔帕莱索时，引发了一连串震动。此时，智利海军仅有一艘8250吨的“奥伊金斯”号装甲巡洋舰正在建造中，实力明显不敌。不久，阿根廷与德国克虏伯工厂的大型合作计划又被披露出来，智利政府真的开始担忧起来。惊慌的智利人试图将东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出售给日本或英国来获取资金，无奈两国都没有什么兴趣。随后，智利政府又派出驻欧洲各国的外交官四处活动，以期延迟意大利船厂的交货，甚至找到了一名从前做过智利商品代理商的奥兰多船厂股东，但一切都是徒劳。阿根廷的2艘新舰顺利完工，被命名为“普埃伦多将军”号和“贝尔格拉诺将军”号。

“普埃伦多”号与“加里波第”号大致相同，只是多安装了4门6英寸速射炮和10门6

磅哈乞开斯炮，另一个重大变化是换装了16座当时流行的贝尔维尔水管锅炉，这种锅炉可以将军舰升火出发的时间减少到45分钟，而“加里波第”号则需要8个小时升火才能出航。如此这般，第三艘装甲巡洋舰的造价高达78.2万英镑。

此时的智利政府仍然不放弃外交努力，小动作不断：在英国活动的智利海军人员企图利用在英国的人脉，在报纸以及各种军事刊物上打击意大利，称该国建造的军舰性能不好，又企图迫使阿姆斯特朗船厂停止对阿根廷海军几艘防护巡洋舰的技术支持，但这些要挟的结果仍然不成功。最后，连老牌的《简氏舰船年鉴》在其1897年年鉴上也称赞，“加里波第”级是一型相当成功的小型装甲巡洋舰。而最后一艘“贝尔格拉诺”号为了节约成本，少装了2门6英寸速射炮，造价只有68.7万英镑。

智利的“科克伦”号和“胡阿斯卡”号建造时间较早，航速较慢，不能编队作战；而阿根廷的“巴塔戈尼亚”号已经划归海军学校使用。2艘早期建造的炮舰没有经过改装，作战能力有限，因此不予计入。世纪之交的阿根廷海军主要编制如下：

1、装甲巡洋舰分队：“加里波第将军”、“圣马丁”、“普埃伦多”、“贝尔格拉诺”；

2、岸防铁甲舰分队：“布朗”、“自由”、“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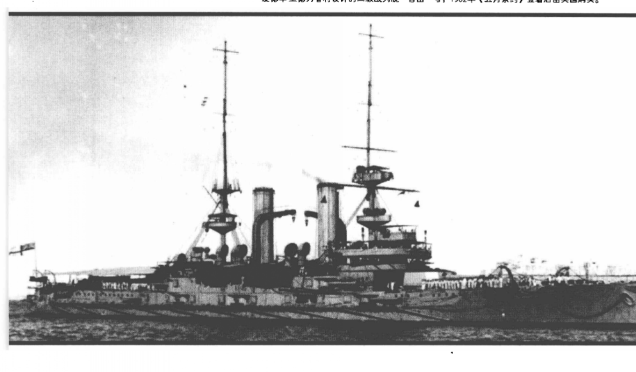
3、防护巡洋舰分队：“巴塔戈尼亚”、“五月二十五日”、“七月九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帕提亚”；

4、鱼雷艇和小型驱逐舰分队。

随着阿根廷4艘新型装甲巡洋舰的到来，智利海军无论是在主力舰的质量还是舰龄上都全面落后。由于财政上的限制，智利不能和阿根廷在装甲巡洋舰上竞争，只能另辟蹊径。正因为如此，经过几年的资金积累，智利于1901年初向英国订购了2艘战列舰“自由”号和“宪法”号。这两艘军舰由大名鼎鼎的爱德华·里德爵士设计。这年11月，里德访问智利，在其日记上写道：“访问智利令我获益良多。”1902年1月他返回伦敦后不久，就提交了新舰的设计方案：装备足够抵御众多装甲巡洋舰炮火打击的7英寸主装甲带，而每艘舰上的4门10英寸主炮和14门7.5英寸副炮，火力又足够同时压制2艘阿根廷的装甲巡洋舰，航速也足够追上“加里波第”级的20节。二舰同时在阿姆斯特朗船厂和维克斯船厂开工建造，单价高达110万英镑！

“自由”级标准排水量11800吨，装备二级战列舰的标准火力——4门10英寸Mk.VI型主炮，14门7.5英寸副炮中的10门安装在主甲板上方拥有良好防护的炮廓内，此外还有14门14磅、2门12磅和4门6磅速射炮，2具18英寸鱼雷发射管。7英寸厚的主装甲带深入水线下8英尺，向前后延伸的部分削弱为3英寸，主炮塔7英寸，指挥塔11英寸，甲板1～3英

爱德华·里德为智利设计的二级战列舰“自由”号，1902年《五月条约》签署后由英国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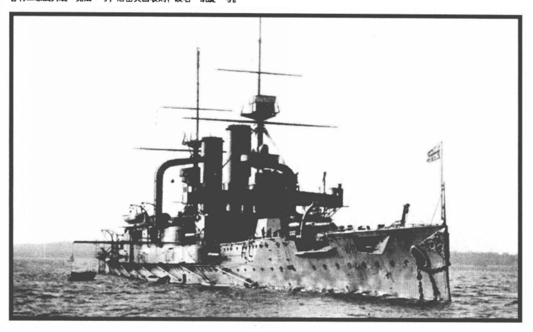


寸。与同期的英国二级战列舰相比，它们的武装和防护较轻，长宽比也显得瘦小，但同样具有强有力的二级主炮，3台往复式蒸汽机产生的12500轴马力使航速高达19节，在6小时的试航中达到了14000马力、20节的极高速。从这个意义上讲，该舰也可看作一种“超级装甲巡洋舰”。

鉴于智利的回应，阿根廷也向安萨尔多船厂续订了2艘“加里波第”级的改进型装甲巡洋舰，分别命名为“里瓦达维亚”号和“莫雷诺”号。

“里瓦达维亚”级是“加里波第”级的终极发展型，设计师是天才的维托里奥·库尼伯蒂。标准排水量7628吨，主要在防御上进行了改进，重新布置主装甲带的长度和厚度，6英寸的均匀装甲带从水线一直延伸到上甲板，保护了中部炮廓内安装的10门6英寸副炮，主炮塔和指挥塔都具有6英寸装甲防护，副炮4～6英寸，甲板1～1.5英寸。动力采用2台三段膨胀往复式蒸汽机，总功率13500马力，最大航速仍然为20节。前者在舰首装备1门10英寸单装阿姆斯特朗主炮。仰角达到惊人的35度，舰艉装备1座双联装8英寸主炮塔；后者首艉各装备1座双联8英寸主炮塔，两舰都装备14门6英寸速射炮、10门3英寸速射炮、6门3磅炮、2挺马克沁机枪和4具18英寸鱼雷发射管，编制600人。

智利二级战列舰“宪法”号，后由英国收购，改名“凯旋”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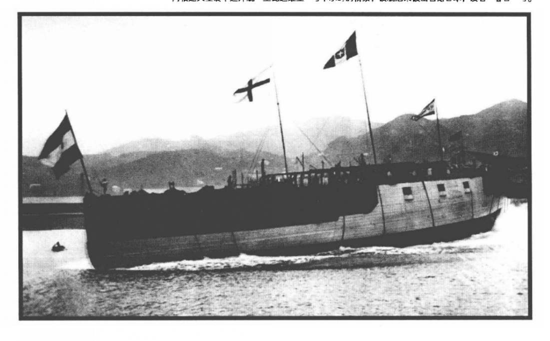


1902年3月10日，“里瓦达维亚”号动工，同年10月22日即告下水。不过阿根廷海军仍然觉得，2舰不足以对抗智利的2艘战列舰。随后又同安萨尔多船厂签订合同，要求在14个月内完成2艘15000吨级战列舰的建造，装备4门12英寸主炮，航速要求是惊人的22节，能够追上所有的智利军舰！这一时间差不多就是智利海军2艘二等战列舰完工的时间。阿根廷还要求购买意大利海军正在建造的6艘325吨“雨云”级驱逐舰。

阿根廷的财政支柱是农林产品和牧业出口，智利则主要依靠铜矿和硝石出口。两国经济都不发达，海军竞赛与其说是理性选择，还不如说是政府受争霸心态、国内民众压力以及英国财团左右的后果。1902年，受财政压力影响，智利与阿根廷都无意继续昂贵的安全赌博了。智利政府请求英国政府出面调解。

经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几轮协商，英国代表建议：阿根廷取消15000吨新战列舰的建造，出售2艘建造中的加大型装甲巡洋舰，而智利方面可以接收已经完工的防护巡洋舰“查卡布科”号和3艘雷击舰，但也需要将2艘正在建造的前无畏舰出售。至于两国的领土争端则交给以美国驻玻利维亚公使布坎南为主席的一个仲裁委员会解决。委员会确定了双方的最终边界，承认了智利对海峡的要求，并把火地岛分给了两个国家。智利和阿根廷最终在5月28日签订了一系列实现和平友好的《五月条约》，规定以谈判方式解决边

阿根廷大型装甲巡洋舰"里瓦达维亚"号下水时的情景，该舰后来被出售给日本，改名"春日"号。



界争端，同时互相裁军，消除敌意。7月30日，阿根廷国会批准该条约，智利国会也在8月11日加以批准。两国裁军条约则在1903年1月9日正式签署。

为了纪念这伟大的和平，两个国家把它们为战争而集中起来的大炮熔毁，在安第斯山最高处竖立了一尊基督铸像——这是拉丁美洲为世界树立的榜样之一。不过，在发现铸像面向阿根廷而背朝智利时，两国之间重新开始了互相攻击——智利海军将领们满意地说，"没错，阿根廷人确实需要时刻置于耶稣的眼睛监督之下。"

紧张得到缓解后，阿姆斯特朗船厂准备抛售2艘已经完工的智利战列舰。此时，远东的硝烟已经日益浓烈。1903年12月，英国政府要求阻止将2舰出售给任何欧洲国家，以防意大利或德国充当中介将军舰提供给俄国海军。其实早在当年8月，日本就已经允诺付给智利160万英镑，用以购买2舰，只等议会批准购舰预算；而当年11月，俄国也提出以187万英镑购买两舰。为了避免2舰被智利转售给俄国，英国政府出资187万英镑将2舰购买下来，改名为"凯旋"号和"敏捷"号。同时，为了避免进一步恶化与俄国的关系，英国回绝了日本求购2舰的企图。

此时，阿根廷也将已经下水舾装的2艘新型装甲巡洋舰卖给了意大利海军。意大利在同年12月29日将两舰出售给四处求购战舰的日本海军。日本欲射白鹿，却得野兔之尸：

拿着议会批准下来的购买两艘战列舰的拨款，却只买来了两艘装甲巡洋舰。

由于“里瓦达维亚”级中央一根主桅、前后对称设置烟囱的造型十分罕见，酷似中文“山”字，因此这两艘装甲巡洋舰在日本海军中被称为“山形舰”。两舰改名为“春日”号和“日进”号，都参与了对马海战。“春日”号的10英寸前主炮在旅顺口之战中，还利用其大仰角使弹道越过黄金山顶炮击港内俄舰，并一直使用到“二战”结束。

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智利海军还从希腊和清政府那里得到了求购2艘装甲巡洋舰以及小型岸防舰“普拉特舰长”号的报价。很显然，希腊是在为俄国代购军舰，清政府海军也显然不是在为自己或日本购买这些军舰，因此这笔交易遭到了英国的干涉。智利和阿根廷后续的一揽子造舰和购买计划此后被全部取消。

不过，在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财政紧缺问题只能暂时延缓军备竞赛的速度，却不会降低竞争的力度，更无从消弭产生冲突的深层因素。欧洲大国的怂恿、军人在政治中的关键地位、不切实际却又影响深刻的“国家尊严”与“安全保障”，都驱使着经济并不宽裕的南美国家继续投入海军军备竞赛，而且竞赛的规模与档次都在不断提升。

西面的威胁刚刚消除，北方又出现了严重的安全危机：阿根廷和巴西围绕着南纬30度海岸地带的领土发生了激烈的对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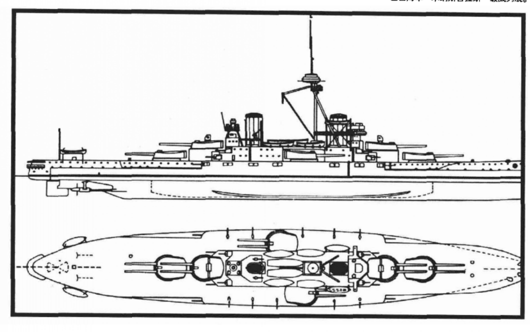
巴西人登场

巴西帝国灭亡后20年，这个南美最大的国家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杰出的政治家鲁伊·巴尔博扎为新生的共和国制定了一部宪法和现代银行制度。巴西银行为金融、农业、铁路和其他风险提供资金，生机勃勃的工业和咖啡集团得到了直接援助。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法》授权各州可以征收出口税，这一条文使最重要的商品输出州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得以在经济和政治上控制巴西的发展。

尽管巴西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也经历了军人干政和独裁统治，但是在来自圣保罗州的前后三任总统巴罗斯、萨莱斯和阿尔维斯的领导下，巴西完全控制了世界咖啡和橡胶市场。到1901年，凭借提高进口税、征收日用品印花税和削减支出，巴西经济已经趋于稳定，逐步开始大规模城市化。新发现的金矿又为这一繁荣提供了新的助推剂。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执政期间（1902～1906），英国垄断资本成为巴西经济的主要支配者。黄热病被消灭，首都里约热内卢成为南美最美丽、最卫生的现代都市。虽然问题依旧存在，但希望和憧憬显然远多过忧虑。

与庞大的国土面积和人口不相称的是，20世纪初的巴西只有一支极小的近岸海军。

巴西海军“米纳斯吉拉斯”级战列舰。



曾经为南美最强大的铁甲舰队在1893年反对独裁政府的起义中几乎全部覆没，此后的历届文官政府出于忌惮，再未尝试重建它们，倒是先后倒卖过自己订造的4艘防护巡洋舰。到阿尔维斯上台时，巴西海军仅拥有4艘岸防铁甲舰、2艘防护巡洋舰和大批老旧的木制舰艇。其中，最大的“里亚舒耶罗”号由英国萨慕达船厂在1883年建造，排水量仅5610吨，装备2座双联9.2英寸阿姆斯特朗主炮，航速16.7节，仍配备风帆索具，技术上已经落后。

与弱不禁风的海军相比，巴西面临的周边形势可谓险象环生。在北方，英国和法国竭力把它们的圭亚那领土延伸到亚马逊河地区的橡胶产地。巴西在意大利国王仲裁下，1904年以割让给英国7.3万平方英里争议领土为代价，保住了5400平方英里的盆地地区。之前一年，巴西曾付出1000万美元现款，从玻利维亚购买了阿克里地区，挽回了一些国际声望。如今，阿根廷再度对南方的全部“传教区地带”（南纬30度海岸地带）提出了权利要求。这片领土是巴拉圭战争的不良遗产之一，1895年在巴罗斯政府（1894～1898）期间，曾由美国克利夫兰总统指定的仲裁委员会判决划归巴西。该地人口中几乎没有阿根廷人，而巴西人却有5800人以上，但阿根廷以南美洲“老大”自居，咄咄逼人地提出了占有全部争议地区的要求，大大伤害了一向自视甚高的巴西人的神经。仅仅出于自

尊，巴西人也要赢回“面子”，更何况里约热内卢的各大报纸都在传说，阿根廷人正准备制造新的“西姆斯电文”，寻找战争借口。

阿根廷此时拥有南美最强大的海军，如何改变不利的现状？1904年12月14日，巴西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个庞大的海军建设法案，准备在短期内购买包括3艘12000～15000吨战列舰、2艘9200～9700吨侦察巡洋舰、10艘驱逐舰、3艘潜艇和1艘潜艇母舰在内的29艘大中型军舰，并在里约附近修筑一座海军兵工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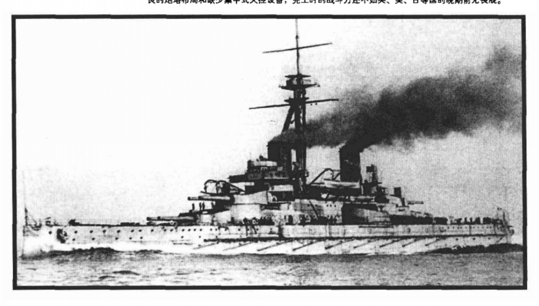
当巴西政府开始与包括阿姆斯特朗公司在内的多个制造商谈判时，此时也传来了英国正在建造一种超级战舰的消息。丁尼森－戴因科特（阿姆斯特朗公司负责外贸舰艇的设计、建造与销售的官员）建议巴西政府暂时不要匆忙下订单，而是等待来自英国的情报。一年多后，“无畏”舰的面纱终于被揭开。阿姆斯特朗公司立即向巴西推荐了一种在“无畏”号基础上改进的战列舰。

巴西认为，“无畏”舰可以在短时间内使其海军的实力获得极大提高，因此准备倾全国之力订购；英国当时正逢财政紧张，面对上门的生意自然是乐不可支，双方一拍即合。1906年，来自米纳斯吉拉斯州的新任总统莫雷拉·彭纳向阿姆斯特朗和维克斯船厂订购了南美洲最早的3艘无畏舰，其中2艘在阿姆斯特朗的埃尔斯威克船厂建造，另一艘在维克斯厂建造。3艘军舰以巴西最重要的两个州——米纳斯吉拉斯和圣保罗以及里约热内卢命名。

“米纳斯吉拉斯”号以英国1906年开工的“柏勒洛丰”级无畏舰为蓝本，根据巴西海军的要求进行了修改，采用美国人发明的炮塔背负式设计，这样在预算限制内可以多塞进一座双联主炮塔。为改善射界，舷侧的两座炮塔采用前后错开式布置。但由于增加了额外的炮塔重量，装甲防护水平比原型略有下降。标准排水量19281吨，满载21200吨，长152.4米，宽25.3米，吃水8.5米，编制900人。装备12门12英寸/45倍径阿姆斯特朗主炮，6座双联主炮塔分布为：前后各2，中部两舷各1，使该级舰成为世界上第一种每侧船舷可以齐射10门主炮的战列舰（“无畏”号每舷仅8门主炮同时射击），此外还有22门4.7英寸/50倍径副炮和8门3磅炮。

“米纳斯吉拉斯”号的舷侧主装甲带为厚度9英寸的克虏伯装甲（当时英国装甲巡洋舰的234毫米主炮刚好可以在正常交战距离上穿透这一厚度的装甲），前后缩减为4～6英寸，主炮塔正面12英寸，副炮炮廓9英寸，指挥塔12英寸，两舰使用的装甲板均由阿姆斯特朗公司生产。该级舰最令人诟病的是其动力系统，采用2台维克斯三段膨胀往复式蒸汽机，而不是当时主力舰上常见的汽轮机，18座巴布科克煤油混烧锅炉，总功率23500轴马

正式竣工前数日，正在巴罗-因弗内斯海面进行最后一次公试时的“米纳斯吉拉斯”号，1910年1月。该舰的吨位、火力与防护仅仅强于西班牙海军的“西班牙”级，是世界第二小的无畏舰，主要部位的防护还不如日本的萨摩级准无畏舰，实际上是强行在前无畏舰的船体上塞入重型炮塔的结果。由于不良的炮塔布局和缺少集中式火控设备，完工时的战斗力还不如英、美、日等国的晚期前无畏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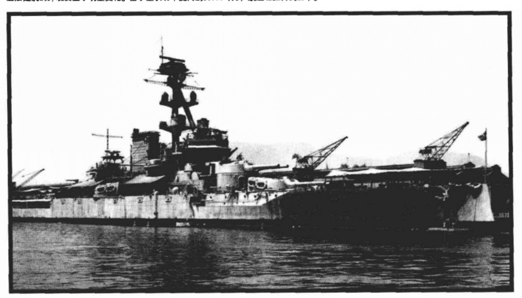


力，航速21节，续航力10000海里/10节。在前2艘军舰开工后，巴西发现皇家海军已经开始在主力舰上采用13.5英寸主炮，于是停止了计划在阿姆斯特朗船厂的第三艘无畏舰的建造，转而要求提供新的设计。

尽管由于设计改动，巴西的第一艘“无畏”舰直到1907年4月才开始动工，但这毕竟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昔日默默无闻的巴西在法国和俄国之前就拥有了无畏舰，一跃成为南美洲的海洋强国。新任海军部长德·阿伦卡尔上将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向海洋进军！”不仅如此，1906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三届泛美会议上，有了2艘新军舰撑腰的巴西外交部长布兰科男爵率先提出，门罗主义应该得到美洲所有国家的集体支持，并宣称巴西自愿与乌拉圭分享对亚瓜龙河和米临湖的共同管理，借以在实际行动上表达泛美精神。无畏舰降临美洲，也开创了泛美主义兴起、南美国家登上国际舞台的先河。

巴西的“新海军”还包括2艘阿姆斯特朗厂制造的轻巡洋舰“巴伊亚”号和“南里约格朗德”号。它们以英国“冒险”级侦察巡洋舰为蓝本，标准排水量3100吨，装备10门4.7英寸炮和2具18英寸鱼雷发射管，航速26.5节，完工时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小型巡洋舰。另外，巴西还在亚罗船厂订购了10艘560吨级驱逐舰，在意大利菲亚特——圣乔治奥船厂订购了3艘250吨洛伦蒂——菲亚特型潜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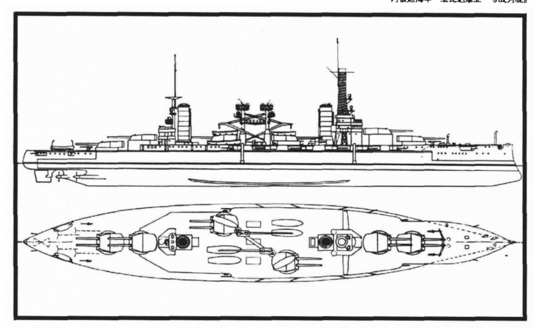
1942年春，停泊在萨尔瓦多港作为固定炮台使用的“米纳斯吉拉斯”号。该舰在1931~1938年进行了第二次现代化改装，换装燃油锅炉、新型测距仪和高炮，烟囱数量减少为一个，舰桥、主桅和中部上层建筑的外观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主机功率提高到30000马力，航速也上升到23节。



2艘巴西新战舰的出现令阿根廷的整个快速舰队立即显得无用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围绕着是否要继续增加海军经费，阿根廷国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派主张立即购买两艘同一级别的战列舰；另一派则认为，阿根廷的财力只够承担一支“小”海军，海军军费应该控制在巴西的1/3之内。但随着与巴西、智利和乌拉圭之间边界争端的持续升温，天平最后还是倒向了增加投资的一方。1907年，阿根廷政府也通过了海军扩充法案，决定拨款1450万法郎，在最短的时间内建造或采购3艘无畏舰、9艘驱逐舰和21艘鱼雷艇。随后它又追加了450万法郎的预算，用于购买炮舰和运输船。

巴西的无畏舰预计3年后便可投入使用（第一艘“米纳斯吉拉斯”号已经于1907年4月17日在阿姆斯特朗的埃尔斯威克船厂开工，次年9月10日下水，1910年1月6日竣工；在维克斯厂建造的第二艘“圣保罗”号于1907年4月30日开工，1909年4月19日下水，1910年7月竣工），与它们对抗是阿根廷扩军计划的当务之急。

1908年12月，阿根廷首先派出在英国和美国的外交人员联络各大船厂，征集战列舰设计方案，要求与巴西无畏舰装备相同数目的主炮，航速21节。第一批订购2艘，同时保留购买第3艘的意向。为方便联络，海军少将贝特贝德尔在伦敦设立了办事处。1909年，设计方案陆续提交到阿海军部：来自英国的设计包括4个船厂的15种方案，其中包括阿姆


阿根廷海军“里瓦达维亚”号战列舰。

斯特朗船厂和维克斯船厂；美国方面也有3个船厂提出了5种方案。阿根廷海军比较欣赏阿姆斯特朗厂的两款设计，排水量只有24500～25500吨，舰体中轴线上布置5座双联12英寸主炮塔，这样可以每侧船舷10门主炮同时射击，防护也相当不错。不过，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家私营船厂——福尔河造船公司也提出了颇具诱惑力的方案：他们对1911年参加“内华达”级竞标的设计方案进行了修改，每艘军舰的报价比英国同行便宜22万4千英镑（220万英镑）。欧洲厂商在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面前纷纷败下阵来。阿根廷海军最终决定，向美国订购2艘新无畏舰“里瓦达维亚”号和“莫雷诺”号。

“里瓦达维亚”级标准排水量达27940吨，满载30600吨，长178.3米，宽30米，吃水8.5米，编制1130人。它们和巴西对手同样装备12门12英寸主炮，但身管更长（50倍径）、设计更合理了（主炮塔全部布置在中轴线上），舷侧火力强于巴西无畏舰，而且在完工时就安装了15英尺巴尔–斯特劳德测距仪。12门6英寸/50倍径副炮安装在上甲板由6英寸装甲保护的炮廓内，此外还有16门无防护的4英寸/50倍径速射炮。鉴于鱼雷的实战作用已经凸现，该级舰还在舷侧安装了2具21英寸水下鱼雷发射管。动力系统安装于舰体中部，锅炉布置在机舱前后分散的舱室内以提高生存力。

与巴西无畏舰相比，“里瓦达维亚”级的装甲更厚，舷侧主装甲带10～12英寸，主

1. 1912年12月2日，正在福尔河船厂全面施工的“里瓦达维亚”号。照片从军舰尾部拍摄，可见前方的笼式桅和5号炮塔身后的后部司令塔，单柱式后桅的安装位置紧随2号烟囱。

2. 1914年初，正在福尔河船厂干坞中艏装的“里瓦达维亚”号，其后为施工中的同型舰“莫雷诺”号。该舰的2号、5号炮塔在完工时就安装了4.57米巴尔-斯特劳德式测距仪，副炮则是比美国“标准战列舰”的副炮口径更大的6英寸炮廓炮。不过“里瓦达维亚”级的炮弹携带量不大，每门主炮备弹约120发，副炮300发，速射炮350发，另外还携带16枚“白头”鱼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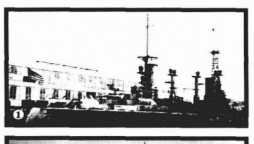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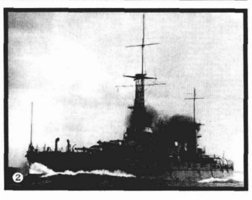
炮塔正面12英寸，副炮炮廓6.6～9.3英寸，指挥塔12英寸，但采用的是性能稍差的哈维镍钢装甲板。动力采用3台柯蒂斯蒸汽轮机，18座巴布科克–威尔考克斯锅炉，总功率40000轴马力，航速22.5节，续航力11000海里/11节。

“里瓦达维亚”级浑身上下充满美国风情：高大的笼式桅，全部副炮位于水平防护甲板之上，以及巨大的燃料搭载量（惊人的4000吨煤加600吨燃油，相比之下巴西无畏舰只有2350吨煤加400吨燃油）。不过与美国自己的无畏舰相比，它们也有不少不同之处：美国海军所有无畏舰的主炮都配置在首艉，而阿根廷战舰在舰体中部还布置了两座主炮塔，其射界受到限制；阿根廷战舰炮弹携带量也偏少，每门主炮备弹120发，每门副炮300发，速射炮350发，此外还有16枚白头鱼雷。

按照美国海军舰艇调查委员会的观点，该级舰的性能远优于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级。当然，采购美国战列舰还有其他考虑：由于英德正处于无畏舰竞争中，英国船厂用于外贸舰的劳动力很容易被分散，而遥远的美国却不存在同欧洲诸强发生战争的可能，建造进展相当迅速。福尔河船厂承建的“里瓦达维亚”号1910年5月25日开工，次

年11月8日下水，1914年12月竣工；纽约船厂承建的“莫雷诺”号1910年7月9日开工，1911年9月23日下水，1915年3月竣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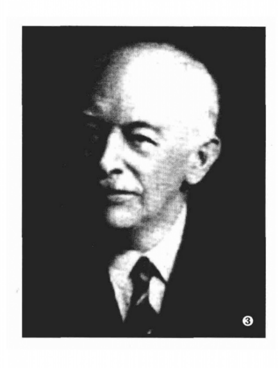


1910年，阿根廷还开始了购买12艘鱼雷驱逐舰的计划。其中4艘980吨的“圣路易斯”级在英国莱尔德船厂订造，4艘940吨的“门多萨”级由法国南特的布列塔尼船厂承建，德国的2家船厂克虏伯和硕效也各自收到了两艘的订单。在英国建造的军舰于1912年10月转卖给了希腊，在法国建造的4艘则在1914年8月被编入了法国自己的海军。只有德国建造的2艘875吨“拉普拉塔”级和2艘995吨“卡塔马卡”级在1912年相继交付。为替代被英国出售给希腊的4艘驱逐舰，阿根廷1912年又在德国增购了4艘舰，但因为“一战”爆发，它们始终未能交付。

超无畏的幻灭

阿根廷人的冒险把巴西人逼到了两难境地。1906年，世界咖啡市场出现了严重过剩，以咖啡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巴西被迫低价抛售其当年2000万袋产量中的55%，损失极为惨重。政府已经被迫通过借债来维持金融稳定。无法想象是恐惧或别的什么遮蔽了人们正确认识自己的眼界，但事实是：此时的巴西人依然看重“面子问题”和近乎子虚乌有的战争威胁，仍斥重金大力购买新的舰艇。而以阿姆斯特朗公司为代表的英美军火商则扮演了至关重要的煽动角色——当巴西海军高级军官、英美造船技术专家以及欧洲政客们的欲望与目标结合起来时，还有什么能降低继续扩充军备的热情？

1910年8月6日，巴西海军部长德·阿伦卡尔上将宣布，将继续建造第三艘无畏舰“里约热内卢”号。内阁和议会都希望这艘战舰能拥有更大的排水量和更强大的火力，不仅要超过阿根廷的无畏舰，也要超过欧洲列强的最新战舰。德·阿伦卡尔个人要求排水量31600吨，装备12门14英寸主炮，14门6英寸和14门4英寸副炮。海军上将格迪斯甚至要求装备12门16英寸巨炮——甚至连最强大的英国海军也只是在好几年后才开始研发这



1. 1914年，刚刚结束试航的“里瓦达维亚”号停泊在福尔河船厂内，当时仍然悬挂着美国国旗。舰体中部以错开方式设置的两座单柱式探照灯塔是“里瓦达维亚”级最重要的外观特征，每座灯塔可为中部的一座炮塔提供射击照射，但没有实战中的使用记录。笼式的前主桅后方追加了一段单柱式桅杆，兼当无线电通讯天线。

2. 舾装工程完成大部后、正在进行全力公试的“里瓦达维亚”号，摄于1913年。图中可见该舰典型的美式战列舰外观：前后主炮塔采用背负式布局，舷侧的两座炮塔射界也优于巴西战列舰，前主桅系坚固轻巧的笼式桅。前后烟囱之间的柱状物是两座探照灯台架，但探照灯尚未安装。

3. “里约热内卢”号的设计者尤斯塔斯·丁尼森-戴因科特爵士（1868~1951）。

种主炮，而侧舷火炮齐射的总弹丸量达4万磅（当时美国最新战列舰的指标仅为9千磅）！为了新战舰的设计方案顺利选定，1910年4月，巴西海军上将德巴塞拉抵达伦敦，设立了一个常驻代表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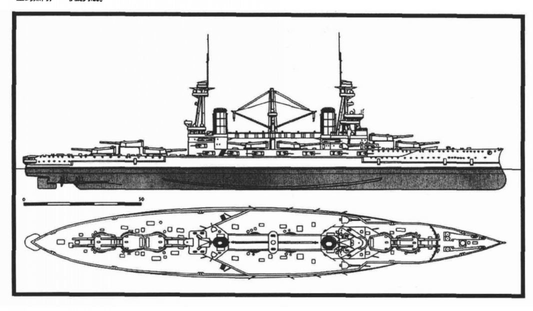
阿姆斯特朗公司是新战舰计划的最热烈响应者。1910年秋，丁尼森–戴因科特和总设计师佩雷特向巴西人展示了一个排水量31000吨、装备12门14英寸主炮的“690号设计”，排水量比“米纳斯吉拉斯”号大将近50%，侧舷火力提高一倍。但巴西人这次却提出了异议——不是因为火炮口径太小，而是因为它们“太大了”。

原来，1910年11月15日巴西政局发生了变动。自1894年来牢固控制总统席位的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同盟倒台，新任总统是前陆军部长、来自南里约格朗德州的埃尔梅斯·达·丰塞卡元帅。一星期后，新总统在就职典礼上公开表示：巴西海军目前需要的是彻底整顿以及更健全的海岸防御设施，而不是建造大型战舰，因此将削减第三艘无畏舰的建造经费。

与此同时，刚刚回国的“米纳斯吉拉斯”号和“圣保罗”号在同一天发动了兵变，前者的舰长被杀。水兵们公开表示支持圣保罗州候选人鲁伊·巴尔博扎，提出了改善伙食和居住条件、取消体罚、赦免哗变人员等要求。在政府尚未回应之前，二舰炮轰了里约热内卢的政府机构和兵营，炸死了许多平民。对峙两天后，政府接受了水兵的条件，事件才得以平息。这个事件反映了当时巴西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状况：短命的繁荣已经结束，经济和政治稳定都陷入危机。要继续昂贵的军备竞赛，就得继续承受来自经济和社会的压力。

另一方面，继德·阿伦卡尔之后担任海军部长的马奎斯·莱昂上将在正式上任前曾

"里约热内卢"号战列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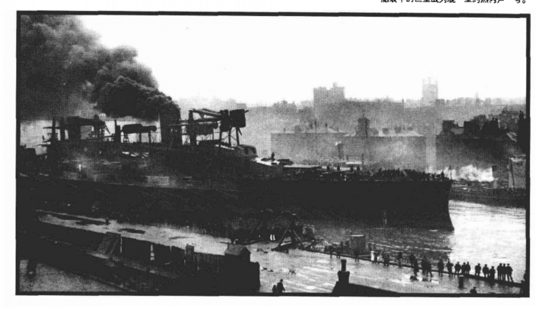


游历整个欧洲，征询各大造船厂家的设计人员对新战舰的看法。阿姆斯特朗的竞争对手克虏伯公司趁机对他大吹耳旁风。德国人没有14英寸火炮的设计经验，但他们搬出威廉二世作为说客，竭力宣扬，既然阿根廷的美国新造战舰只有12英寸火炮，那么，仅用12英寸火炮也足以击穿它们的装甲；况且一艘装备12英寸主炮的新战舰更方便与巴西原有的2艘战舰进行协同射击，炮弹供应也更便利。由于财政拮据，莱昂的第一反应是：装备12英寸主炮的新战舰比14英寸炮更为经济。于是他宣称，英国方面的设计在技术上"风险太大"，开始组织人员审查德国提供的新战列舰方案和预算。

消息传到伦敦，阿姆斯特朗公司上下一片焦急。1911年初，丁尼森－戴因科特亲自前往里约热内卢进行游说。莱昂明确地告诉他，巴西只需要12英寸舰炮，而且德国方面的报价比英国便宜整整50万英镑。当天晚上，困坐旅馆的丁尼森－戴因科特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绘出了一幅空前绝后的战列舰蓝图：巴西人想要12英寸主炮，那就给他们12英寸，而且数量增加到14门！巴西人想要世界上最大的战舰，那就给他们最大的！巴西人想要更经济的报价，那就给他们便宜几十万英镑！

次日上午，巴西人被这个横空出世的"690A方案"惊呆了：7座主炮塔，20门6英寸副炮和大量3英寸速射炮，这是世界上排水量最大、舰体最长、主炮和主炮塔数量最多、齐射火力最强的军舰！至此，巴西人再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了。当天晚上，丁尼森－戴因科

舾装中的巨型战列舰“里约热内卢”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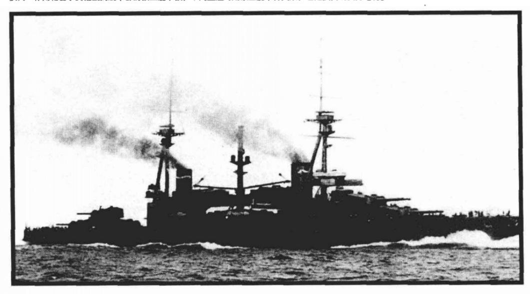
特向纽卡斯尔发出一封电报：“这船是我们的了。”

“里约热内卢”号实在是一艘史无前例的超级战舰。它的标准排水量27500吨，满载30250吨，长204.7米，宽27.1米，吃水8.2米，编制1115人。装备7座双联12英寸/45倍径阿姆斯特朗Mk.XⅢ型主炮，由于数量太多，无法以字母命名，这7个炮塔分别被编号为“星期一”到“星期日”。主炮塔增多后舰体相应拉长，这样副炮（6英寸/50倍径Mk.XI型炮）也有20门之多，此外还有10门3英寸/45倍径速射炮。为对抗新出现的空中威胁，还加装了2门3英寸高射炮，以及3具21英寸鱼雷发射管。侧舷主装甲带最大厚度9英寸，向首艉延伸的部分削弱为4英寸，主炮塔正面12英寸，副炮炮廓3～9英寸，甲板1～2.5英寸，司令塔12英寸。动力系统采用4台帕森斯蒸汽轮机，22座巴布科克-威尔考克斯锅炉，总功率34000轴马力，航速22节，续航力4500海里/10节。

1913年1月21日下午，这艘“一星期炮塔”舰盛大的下水仪式在泰恩河畔进行。这个时候，巴西的海军经费居然已经占据了年度财政预算的1/5。

1902年和平条约签订后，智利享受了长达5年的宝贵和平。但当全世界都红着眼睛、急不可待地奔向大战时，智利当然也不会存在一劳永逸的和平。巴西与阿根廷的无畏舰竞赛已经打破了1902年和平赖以存在的均势，那么，智利就需要以实际行动重新修复这种脆弱的平衡。1910年，为纪念独立一百周年，智利国会通过了一项海军扩充法案，决

海试中开往达文波特的“里约热内卢”号，注意它的“星期四”炮塔还没有安装炮管。舰身中部的“大理石拱门”作用相当于其他战列舰中部的救生艇甲板，中间竖起的是救生艇吊臂支架，也是拱门的受力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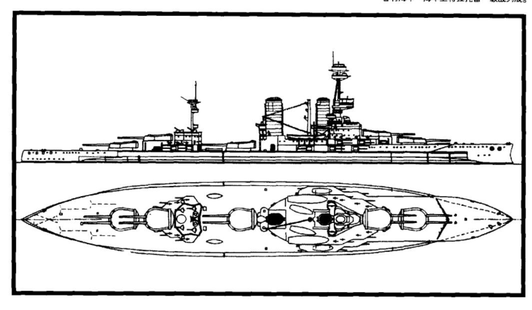


定向国外订购2艘超无畏舰、6艘驱逐舰和2艘潜艇。为博采众家之长，智利海军广泛参考英国和美国各大船厂的方案。美国海军急于帮助美国船厂得到这笔订单，他们向智利人展示了刚刚审批通过的“纽约”级战列舰的设计图纸，并提出以“纽约”级的放大型作为智利无畏舰的设计方案：排水量28000吨，装备10门14英寸主炮，威力凌驾于为阿根廷建造的“里瓦达维亚”级之上。

阿姆斯特朗船厂则又一次派出丁尼森·戴因科特爵士前往智利游说。由于人工低廉，美国船厂提出的报价远远低于阿姆斯特朗厂，但是戴因科特的出色设计（他后来为皇家海军设计了R级战列舰和“海军上将”级战列巡洋舰）使智利人做出了选择，阿姆斯特朗最终接到了这笔订单。2舰的临时舰名被定为“瓦尔帕莱索”号（初名“自由”号）和“圣地亚哥”号，后来分别改名为“海军上将拉托雷”号和“海军上将科克伦”号。而“科克伦”号就是在“里约热内卢”号下水后空出的船台上开工的。

“海军上将拉托雷”级是“铁公爵”级的加长版本，造价达到250万英镑。标准排水量28000吨，满载32300吨，长190.5米，宽31.4米，吃水8.7米，编制1176人。装备10门14英寸（356毫米）/45倍径阿姆斯特朗Mk. I 型主炮，16门6英寸/50倍径Mk. XI型副炮，4门3磅炮，2门3英寸高射炮和4具21英寸鱼雷发射管。

为取得高航速和安装大口径主炮，“海军上将拉托雷”级的防护被削弱，舷侧主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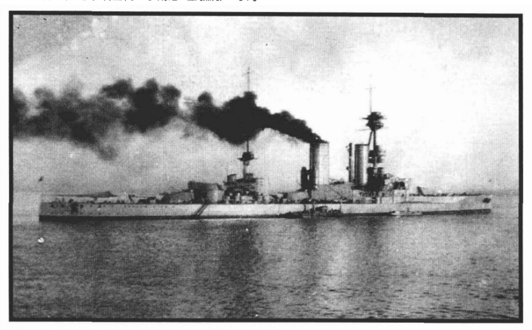


甲带的厚度只有9英寸，向首艉延伸的部分缩减为3～4.5英寸，舰首和舰艉有50英尺长的无防护区域，主炮塔正面10英寸，副炮炮廓4～10英寸，指挥塔11英寸，甲板1～4英寸。动力系统采用2台布朗-柯蒂斯（高压）和2台帕森斯（低压）蒸汽轮机，21座亚罗锅炉，总功率37000轴马力，航速22.75节，续航力4400海里/10节。由于该舰是皇家海军新型战列舰中第一艘装备了14英寸主炮，因此超过了阿根廷的无畏舰以及巴西那艘名不副实的巨兽“里约热内卢”号。智利人又一次走在了世界前列，率先跨入超无畏舰时代！

困境带来的连锁效应真是惊人，南美国家的海军竞赛在各国经济每况愈下的情况下却愈演愈烈。迫在眉睫的压力迫使阿根廷人立即做出反应。1912年，阿根廷决定再向美国订购一艘加大型无畏舰“至圣三位一体”号。几乎在同一时间，巴西海军也向阿姆斯特朗公司提出了超无畏舰“里亚舒耶罗”号的建造意向。阿姆斯特朗拿出了四套方案：标准排水量31500吨，12门14英寸/45倍径主炮，航速23节；32500吨，10门15英寸/45倍径主炮，24节；标准排水量36000吨，10门16英寸/45倍径主炮；标准排水量36000吨，12门15英寸/45倍径主炮。无论最终选择哪个方案，“里亚舒耶罗”号建成后都将成为南美洲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战列舰！

然而，“主的审判迅速降临”。1913年，正当巨舰“里约热内卢”号下水之际，国际橡胶市场的价格发生了剧烈变动。1910年，为谋求更大的利润，经营橡胶种植园的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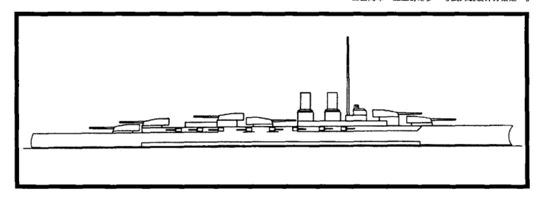
1916年前后，服役于皇家海军大舰队第4战列舰分舰队时的“加拿大”号（原“海军上将拉托雷”号）。该舰是参加日德兰海战的英国战列舰中唯一一艘安装14英寸主炮的（其余都安装13.5英寸或15英寸主炮），另外还有一艘安装的是口径最小的12英寸主炮——就是那艘原来由巴西订购、安装了7个炮塔的“阿金库尔”号（原名“里约热内卢”号）。



国商人将本来是巴西独有的橡胶树种偷运到马来亚进行种植。1913年，马来亚的橡胶种植业步入正轨，世界橡胶市场价格下跌，亚马逊河的橡胶业崩溃了。巴西经济在7年之后再度遭遇毁灭性打击，失业增长，商人破产，政府收入下降，外汇储备缩水到只剩原有价值的1/4。从这年7月起，巴西政府已经无力承担“里约热内卢”号的分期付款额度。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政府只能拿军费开刀。再次担任海军部长的德·阿伦卡尔宣布：出售正在舾装中的“里约热内卢”号!

皇家海军显然无意购买这座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海上圣城”：虽然它的主炮最多，但装甲带最薄、水密隔舱最少、储备浮力最小，在实战中更像一个大靶子。真正感兴趣的则是日本、俄罗斯、土耳其、希腊这些急于扩充海军实力的国家。巴尔干战争后，势同水火的希腊和土耳其率先盯上了这座“圣城”。不过，这两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并不比急欲出售军舰的巴西乐观，海军大臣、政府要员和外交使节们被迫向英、法、德、意各国银行轮流“乞讨”，以求获得贷款。最后，还是土耳其人拿出退位苏丹的皇冠作为抵押，才从巴黎国家银行获得了400万英镑。1913年12月28日，土耳其驻伦敦大使与英国政府和阿姆斯特朗公司就购买“里约热内卢”号达成一致，总价为272.5万英镑，同时将

巴西海军“里亚舒耶罗”号战列舰设计方案之一。



该舰改名为“苏丹奥斯曼一世”号。不过在“一战”爆发后，该舰又被英国没收，改名“阿金库尔”号加入了“大舰队”。

ABC国家①无畏舰竞赛仿佛一场“击鼓传花”的表演：阿根廷的“里瓦达维亚”级是针对巴西“米纳斯吉拉斯”级建造的，略强于对手；“里约热内卢”号是为了压制“里瓦达维亚”级而订购的，但又逊色于智利的“海军上将拉托雷”级；而装备15英寸主炮的巴西“里亚舒耶罗”号和阿根廷“至圣三位一体”号一旦完工，所有现存的战列舰都将被它们超过。

如今巴西第一个退出游戏，军备竞赛的传递环节中断了。同时，军备竞赛虽然发生于南美国家之间，但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也会影响英美在南美的经济利益，大国是不愿意看到自身利益被损害的。ABC三国都没有独立建造大型舰艇的能力，这注定了竞赛必然受国际大环境左右。“里约热内卢”号售出后不久，同样处于财政压力下的阿根廷海军宣布取消采购“至圣三位一体”号，智利也表示将减缓海军发展的速度。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局灿烂的ABC主力舰竞赛在尚未充分展开时就草草画上了休止符。

带剑的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创了ABC国家某些重要的现代运动：工业发展、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有生机但并非侵略性的民族主义。1916年，阿根廷激进党人伊里戈延博士赢得政府选举，阿根廷开始了民主化进程。不过，战争的直接影响仍然是破坏。1917年4月，一

①南美洲三个大国——阿根廷、巴西、智利组成的非正式组织，1905年成立，但三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从未付诸实施。

1. 完工后加入英国皇家海军的“里约热内卢”号巨型战列舰，改名为“阿金库尔”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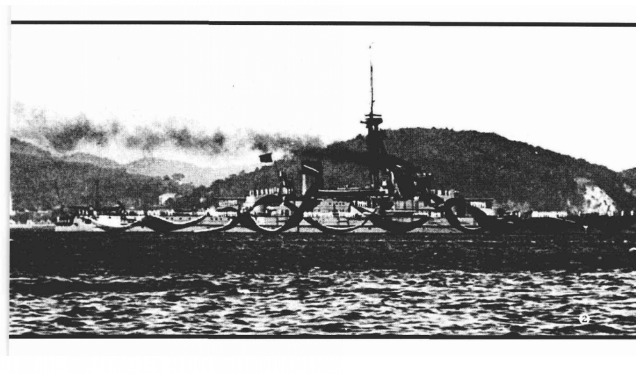
2. 前往美国进行现代化改装前的“圣保罗”号，1918年6月。巴西对中欧强国宣战后，该舰计划和“米纳斯吉拉斯”号一起前往欧洲，与皇家海军大舰队和美国舰队一起执行巡逻任务。图中可见该舰独特的迷彩伪装，这是巴西海军为大西洋作战专门设计的。不过随着战争在同年11月结束，巴西舰队欧洲之行的任务取消。“圣保罗”号的改装随后缓慢地进行，至1920年方告结束。“米纳斯吉拉斯”号的第一次改装则拖延到1920年后才正式进行。



艘阿根廷商船被一艘德国潜艇击沉，尽管柏林为这一意外支付了赔偿金，但随后又有3艘阿根廷船遭遇了相同命运。1917年7月，英国皇家海军情报机关“40号房间”破译了时任德国驻阿大使卢森博格伯爵发回柏林的电报：“对于最近发现的2艘阿根廷运输船，我建议强迫它们折返，不留痕迹地予以击沉。”电文经外事部门爆料给美国媒体后，阿根廷与中欧强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阿根廷出产的绵羊、牛肉和骡子（后者经英国本土运送到美索布达米亚前线的英印军手中）每周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装船运往欧洲。1916年，德国在拉美的著名间谍阿诺德成功地利用隐藏在糖块中的炭疽菌，使200头预定被装上商船“菲迪亚斯”号的骡子感染了致命病毒，并且还传染给了另一船的骡子。这种毁灭性细菌是由一名德国外交官的法国情妇经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班船带去的。“40号房间”破译了有关这批致命货物的情报，但派去拦截的“纽卡斯尔”号因大雾错失了目标。不过从那以后，英国和拉美间谍开始联合对付阿诺德，挫败了后者的进一步计划——包括以细菌污染谷物及提高破坏活动的等级。

由于拉美绝大多数国家的舰队燃料依赖来自威尔士的硬煤，战争的爆发中断了燃煤来源，因此舰队的活动大大减少。1919年，阿根廷在贝尔格拉诺港建成了2座船坞，里奥圣地亚哥则建成了新的海军基地，拥有3座船坞（其中2座为浮船坞）。战争期间，阿根



廷还派出部分海军军官，前往美国学习新技术，一批派到战列舰队学习无畏舰使用，一批学习新兴的海军航空，剩下的则前往美国的新伦敦去学习潜艇技术。

这一时期，关于海权论的各种著作在南美也得到了极大推广。阿根廷海军军官斯托尼在1916年出版了一本《阿根廷海权》，强调阿根廷必须有一支南美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这本书成为了阿根廷海军之后90年发展的理论基础。

巴西的经济本来就因定价收购措施、橡胶工业的崩溃和大量不可兑换纸币的重负而被削弱，“一战”爆发后，又因英国封锁而丧失了中欧的咖啡市场。通货膨胀，大城市的失业增加，大量咖啡和其他物资在田野里堆积如山。从1914年10月起，政府被迫依靠借债维持财政收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7年。美国参战后，从巴西购买了大量咖啡、橡胶和其他贵重原料，同时，英国在巴西的投资也增加到了11.6亿美元，经济立即开始复苏。在协约国的经济支持下，4月11日，巴西以反对无限制潜艇战为由断绝了对德外交关系。10月26日，巴西正式对中欧强国宣战。

作为协约国支援行动的一部分，巴西轻巡洋舰“巴伊亚”号和“南里约格朗德”号率领4艘驱逐舰，前往西北非洲海岸巡航，行动持续了3个月之久，直至战争结束。2艘巴西无畏舰原来预定加入皇家海军“大舰队”，用于大西洋方面的作战，但工程还未结束，德国即已战败。凡尔赛和约签署后，巴西作为战胜国获得了2艘德国驱逐舰和46艘在

战争期间扣留的商船，不过那2艘驱逐舰很快就被抛售了。

世界大战同样推迟了智利在英国订购的军舰的交付。1914年9月9日，经过友好协商，2艘在建的智利战列舰被英国皇家海军征购。超无畏舰“拉托雷海军上将”号1911年11月27日才在阿姆斯特朗厂开工，1913年11月27日已经下水，此时正处于舾装中。它被改名为“加拿大”号，1915年9月完工。另一艘“海军上将科克伦”号改名“印度”号，1914年8月后即停工，因其完工程度较低，战争期间一直被搁置，后来改造成航空母舰“鹰”号，舰上的9英寸装甲板拆下来安装到战列巡洋舰“反击”号上。智利在怀特厂订购的6艘1430吨驱逐舰中也只有2艘得以交付。作为对征用智利新造舰艇的部分补偿，1917～1918年，英国向智利移交了6艘H型小潜艇和50架海军航空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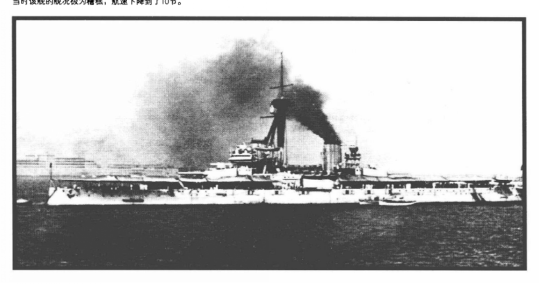
1914年11月1日，冯·斯佩伯爵率领的德国太平洋分舰队在距离智利海岸仅50海里的科罗内尔角，击沉了英国前无畏舰“好望角”号和装甲巡洋舰“蒙默斯”号。为表示抗议，智利扣留了停泊在该国港口的32艘德国运输船和57艘机帆船，但其中7艘的水手自行凿沉了船只。

被大战爆发打断的ABC海军竞赛注定还需要一个明确的结果。“一战”刚结束，就有传闻说，英国要把那艘造型怪异而又缺乏安全感的“阿金库尔”号回售给巴西海军。它此前曾一度计划，拆除该舰除两座前主炮塔以外的所有主炮，空出来的空间改为燃油舱和弹药仓库，使其成为一个水上活动基地。尽管巴西在1919年的贸易顺差达到5200万英镑，足够购买一支全新的舰队，但政府明智地对这笔并不上算的买卖表示了拒绝。1922年12月，这个多炮塔“神教的圣徒”正式退役解体。

智利一直想要回被英国征用的无畏舰。1920年8月，“加拿大”号以100万英镑的价格回售给智利海军，这个价钱还不到其当初造价的一半。当年11月，恢复旧名的“海军上将拉托雷”号返回智利，随即成为智利海军的旗舰。智利还想将“鹰”号航母也一并买回，这样它就将成为唯一装备了这种最先进军舰的南美国家。但是，在智利海军中产生了“战舰派”与“航空派”之间的争吵。“战舰派”认为航母不合智利海军的需要，这一派最后在论战中获胜：智利将购回“鹰”号，不过需先将其改装回战列舰。

这时英国提出了新建议：与其花费力气将“鹰”号改回战列舰，倒不如将仅存的2艘“无敌”级战列巡洋舰“不屈”号和“不挠”号卖给智利。不过，这是当时南美国际形势所不允许的：如果智利购买这2艘战列巡洋舰，那么它将拥有3艘主力舰，超过阿根廷和巴西，势必引发新一轮海军竞赛；此外，“一战”结束后铜价和硝石价格下跌，智利外汇收入骤减，从财政上说也负担不起3艘主力舰的花费。另外，将“鹰”号改回战列舰

1927年初的“圣保罗”号，前桅的结构比完工时复杂了许多。1922年6月5日的第一次“海军中尉哗变”中，“圣保罗”号站在政府军一边，炮击了叛军占据的科帕卡巴纳要塞。该舰一共打出5次齐射，至少有2发12英寸炮弹命中目标，叛军在一个小时内投降。不过两年之后，1924年11月4日，该舰上的另一班青年军官发动了第二次哗变，控制了军舰，要求政府释放两年前被捕的哗变主谋，还召唤“米纳斯吉拉斯”号一同加入，遭到政府和海军其他舰艇的拒绝后，“圣保罗”号的一门6磅炮向“米纳斯吉拉斯”号开了一炮，打中舰上的厨房，打伤一名厨师。“圣保罗”号随后就带着一条响应的鱼雷艇逃到了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港，哗变的主谋全部在乌拉圭申请政治避难，军舰则在年底才返回巴西。当时该舰的舰况极为糟糕，航速下降到了10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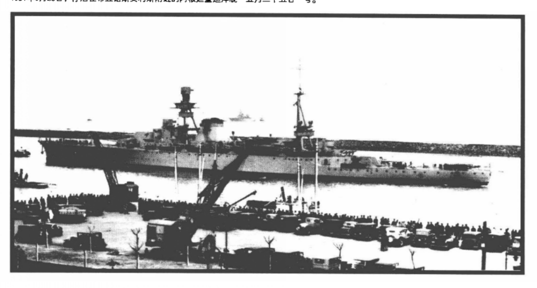


的合同至少需要100万英镑，差不多等于购回“拉托雷”的价格。考虑再三，智利海军连“鹰”号也不要了，“拉托雷”号成为智利唯一的一艘大型主力舰。1929～1931年，该舰在达文波特船厂进行了现代化改装，安装了新型阿姆斯特朗-维克斯蒸汽轮机、防雷隔舱和射击指挥仪，主桅增加到60英尺高。全部锅炉更换为燃油式，改造完成后载油4300吨，续航力增加到4400海里/10节。作为智利海军现代化计划中的辅助部分，该国还购买了3艘O级潜艇和6艘“塞拉诺”级驱逐舰。

1921年底，华盛顿条约签署。这一条约对南美各国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过，和平看起来只是美好的幻想，ABC三国都担忧再次爆发无休止的海军竞赛。因此在美国调解下，经过几轮讨论，三国在1923年也签署了被称为“小华盛顿条约”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战列舰的限制。智利的方案是：各国战列舰总吨位均为55000吨，不得超过这一吨位。巴西和阿根廷同意总吨位限制，但是，不同意对今后建造的无畏舰设置单舰吨位限制。最终ABC三国的主力舰态势为：智利拥有一艘最强大的“拉托雷海军上将”号，阿根廷拥有2艘略逊色的“里瓦达维亚”级，巴西拥有最低的2艘“米纳斯吉拉斯”级。

在1930年代波及全球的大萧条中，智利海军不得不继续使用老旧的军舰，而不是将

1931年9月26日，停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的阿根廷重巡洋舰“五月二十五日”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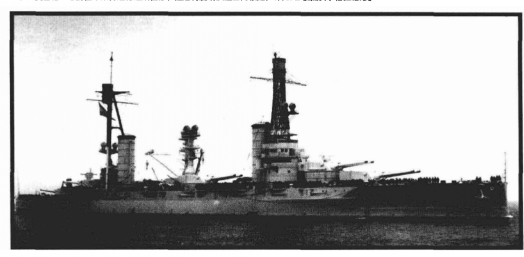


它们淘汰更新（因为报废旧舰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在使用了60年后，古老的智利铁甲舰“海军上将科克伦”号终于在1935年退出了现役，另一艘古老的铁甲舰“胡阿斯卡”号改成了纪念馆。同一时期被智利海军淘汰的大型旧式军舰，还有铁甲舰“普拉特”号、装甲巡洋舰“埃斯美拉达”号和防护巡洋舰“曾特诺”号。在巴西海军的主力舰中，“米纳斯吉拉斯”号在1934～1937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现代化改装，重建了上层建筑，增加了防空高炮。而“圣保罗”号则因舰况不佳未进行任何改装，1930年代被改为固定警卫船。

阿根廷海军的地位与其在大陆所受的政治影响截然相反，在“二战”前取得了持续发展。1923年“小华盛顿条约”后，阿根廷任命了一位新海军部长加西亚。此公在日俄战争中曾作为日本舰队观察员亲临对马海战。上任伊始，他首先购买了部分德国旧舰，包括4艘M1915和6艘M1916型扫雷舰，这些小舰作为近海巡逻船相当有用。虽然由于经济原因未能更新已经陈旧的主力舰，但在1924～1926年，2艘无畏舰都在美国进行了改装，主要项目包括更换燃油锅炉，将煤舱改装为油舱或贮水舱；更换主机，最大输出功率从39500马力增加到45000马力；安装新型火控系统；以三脚架支撑式主桅杆替换笼式桅，排水量增加了1016吨。在4艘装甲巡洋舰中，“加里波第”号被改为训练舰，其余3艘全部换装了燃油锅炉。

加西亚此后又致信总统，说明阿根廷自1908年海军计划后仅有2艘无畏舰、4艘驱逐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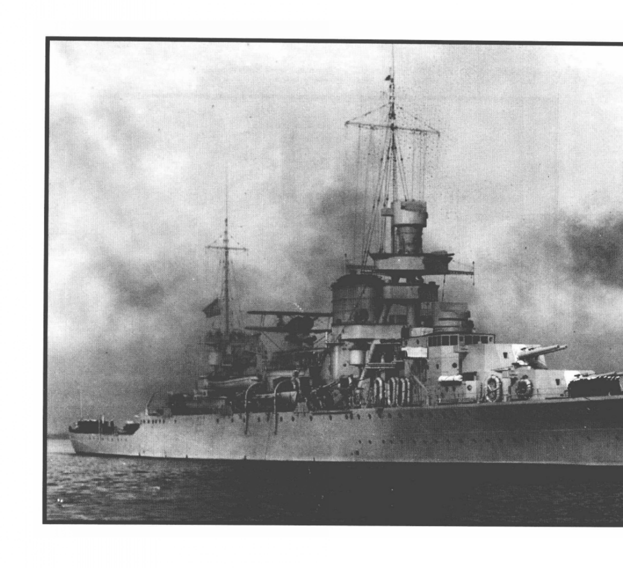
1937年5月，前往欧洲进行远航训练时的“莫雷诺”号。该舰与“里瓦达维亚”号在4月6日驶离贝尔格拉诺港，首先访问了法国的布雷斯特军港，随后“莫雷诺”号独自前往英国参加5月20日的阅舰式。两舰随后自法国驶往德国威廉港访问，之后再度分离。“里瓦达维亚”号前往汉堡、“莫雷诺”号前往不莱梅进行短期检修，随后再度编队返回阿根廷，6月29日驶抵贝尔格拉诺港。



及2艘1000吨级内河炮舰入役，近10年都没有舰艇更新，要求增加预算添购舰艇。海军部随后出台了两个建造方案，方案中提到鉴于南美糟糕的天气，轻巡洋舰、驱逐舰的巡逻任务很难得到很好的执行，建议建造2艘排水量20000吨的战列巡洋舰。从1924年起，阿根廷海军便开始要求国外船厂设计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虽然政府在1925年中只批准了一个较小的十年舰艇扩建计划，但总金额也达到7500万金比索（1500万美元）。

新型重巡洋舰是阿根廷海军十年计划中最重要的部分，经过反复筛选，最终选中意大利奥兰多船厂作为合同主承包商，一举订购了3艘，每舰价值123万英镑。新舰在意大利海军最新建造的条约型重巡“特伦托”号基础上设计，具有意大利巡洋舰的典型特征：高速、轻结构、轻防护。军舰标准排水量6800吨，由于华盛顿条约对重巡洋舰主炮的限制，而且阿根廷也不想过分刺激巴西和智利，所以只装备3座双联装7.5英寸主炮。这一口径的火炮威力不如8英寸炮，所以“一战”后只有英国建造的“霍金斯”级重巡洋舰采用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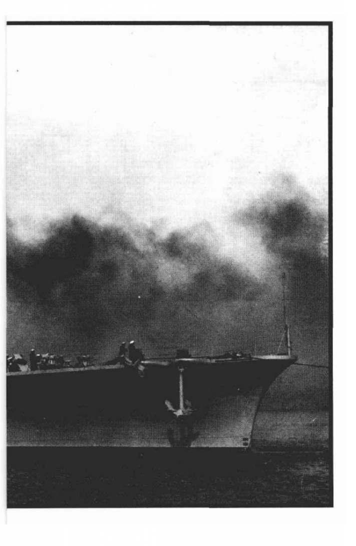
阿根廷重巡洋舰的7.5英寸主炮为52倍径，舰首两座炮塔最大仰角46度，舰艉那座则只有45度，最大射程27300米，每门火炮备弹150发。舰上还装备了6座双联4英寸高射炮，不过这一时期的高炮仰角均不足，阿根廷的也不例外，最大仰角只有80度，另外还有2具三联21英寸鱼雷发射管。防护方面，船舷装甲带最厚处只有70毫米，水平防护也只有65毫米。舰上搭载的水上飞机非常有趣，最初是美国海军的沃特OS2U“翠鸟”，之后



改为格鲁曼G5E，最后又被格鲁曼J2F“鸭子”取代。

前2艘重巡洋舰延续了阿根廷海军曾经采用的传统舰名——“海军上将布朗”号和“五月二十五日”号，第3艘的购买计划则因为财政原因最终取消。“布朗”号1927年10月12日开工，1929年9月28日下水；“五月二十五日”号1927年11月29日开工，1929年8月11日下水。2艘新舰取代了陈旧的防护巡洋舰“七月九日”号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号。

进入20世纪30年代，阿根廷海军的训练舰“萨米恩托总统”号服役已有30多年，不堪使用，海军方面决定再购买一艘新的训练巡洋舰。1934年9月29日，预算获得国会批准。这一次，英国维克斯船厂获得了建造合同。不过，这艘军舰并不同于当时皇家海军在建的“林仙”级轻巡洋舰，舰上装备了3座三联装维克斯MK.W型6英寸主炮，更像是



由意大利建造的阿根廷重巡洋舰“海军上将布朗”号，1931年。该舰是“特伦托”级的出口型号，换装口径较小的7.5英寸主炮，尺寸和吨位也有缩水。

之后建造的“南安普敦”级减少了一座主炮塔的方案。防空火力则更加适应高速飞机，包括4座单管维克斯MK.P型4英寸高炮，轻型防空火力则是6座双联维克斯水冷高射机枪。此外还有2具三联21英寸鱼雷发射管，搭载1架超马林“海象”式水上飞机。新训练巡洋舰被命名为“阿根廷”号，排水量6500吨，1936年1月11日开工，赶在“二战”爆发前的1939年1月31日匆匆服役，耗资1174630英镑。另外，阿根廷还从英国购买了10艘1000余吨的驱逐舰，从意大利购买了3艘775吨的中型潜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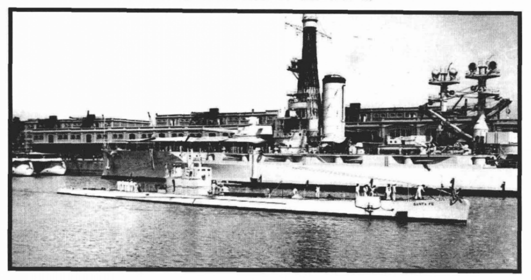
剑拔弩张的“二战”岁月

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过去若干年里发生过的那些事现在又再度重演了。经济凋敝引发了政治动荡，配合整个世界的紧张气氛，对ABC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0年，阿根廷陆海军发动政变推翻了伊里戈延政府，保守党寡头集团重掌政权。整个20世纪30年代，阿根廷政权一直在军人独裁者和舞弊选出的总统之间交替，时人称之为“声名狼藉的十年”。

在种族（人口93%以上是白人）、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阿根廷是和欧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希特勒也注意到了阿根廷丰富的战略原料和粮食。从1936年起，德国在阿根廷进口贸易中仅次于美国而居第二位，在金属与金属制品方面已经与美国齐头并进。阿

1937年4月，检修一新的“莫雷诺”号停泊于贝尔格拉诺港，准备前往欧洲进行远航训练。近处是1933年意大利为阿根廷海军建造的775吨潜艇“圣菲”号。20世纪30年代，阿根廷与意大利的军事交流十分频繁，意大利为阿根廷建造了3艘“圣菲”级潜艇。阿根廷海军还从奥兰多船厂购买了6800吨级、装备6门190mm主炮的条约型重巡洋舰“海军上将布朗”号和“五月二十五日”号。



根廷有25万德裔移民，仅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有400多个纳粹党支部在活动。在梵蒂冈的怂恿下，军政府代理人、保守联盟党代总统拉蒙·卡斯蒂略博士以恢复旧日“西班牙的十字和剑的联盟”的名义，与佛朗哥加强了联系，梦想在南美建立一个西班牙化的天主教国家，与美国分庭抗礼。

与此同时，智利陷入了频繁的内部斗争。1931年海军起义被镇压后，自由联盟候选人亚历山德里再度当选总统，但正常的国家政治生活却被左、右翼斗争严重破坏了。得到莫斯科支持的智利共产党与法西斯的国家社会党在城市展开了夺权斗争，双方各自拥有“工人纠察队”等准武装组织，流血事件屡见不鲜。

1936年，在共产国际授意下，智利共产党、激进党、社会党、民主党和劳工联盟组成了“人民阵线”，并在1938年10月赢得大选。激进党人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担任总统后，大力兴办学校，成立“生产开发公司”发展民族工业，向农民贷款，发展对外贸易。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掌握了政治话语权，反对与德国断交。1940年初回国的前总统亚历山德里曾提出拉美国家联合反对法西斯的主张，但遭到了批评他“妄图把智利拖入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指责——当然，这些鹦鹉学舌的言论绝不是什么原创。

巴西的状况也不妙。大萧条摧毁了这个单一农业经济国家的支柱产业——咖啡。1930年，破产和失业将强有力的政治领袖热图里奥·瓦尔加斯推上了总统宝座。新政府

1939年时的训练巡洋舰“阿根廷”号，相当于“城镇”级减少一座主炮塔的缩水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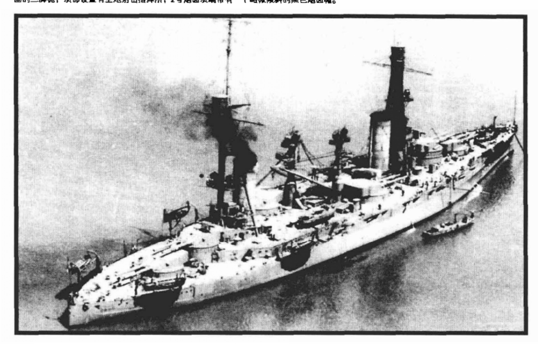


致力于建设“新国家”，打破咖啡寡头势力对政治和经济的支配，为此冻结了部分外债的偿还，加快了工业化和国内交通网建设以扩大内需。在军事方面，瓦尔加斯政府对军备现代化也投入了极大的努力。因此，虽然希特勒轻蔑地称巴西人为“堕落的混血种”，纳粹还是在1934年与巴西签订了商业协定，以清算协定形式向巴西提供铁路设备和化学工业器材，用来换取巴西的可可、咖啡、糖、橡胶和木材。不过，当巴西的法西斯组织——整体党对政权表示出觊觎之心后，瓦尔加斯毫不留情地对其进行了镇压。1937年11月10日，瓦尔加斯宣布实行党禁，建立起了个人独裁统治。

美国和德国都在争取巴西的独裁者。巴西陆军部长杜特拉将军对希特勒将称霸欧洲深信不疑。他明目张胆地对德国表示出了一边倒式的友好。德国人的回报是廉价且交易方便的军火：1938年3月，巴西从克虏伯公司购入了总额达5500万美元的步兵武器、火炮及舰艇，大大巩固了在南美的地位。

与此同时，罗斯福提出对拉美各国加强军事训练和更为直接的援助，却遭到了巴西政府的拒绝，出售给巴西的3艘老式驱逐舰交易也半途而废。不过，美国对巴西的战略地位还是十分看重的——巴西东北的纳塔尔距离非洲只有2200公里，对大西洋航线的安危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从这里起飞的美国陆航远程运输机可以把军用物资、人员甚至飞机送到北非、中东、印度、缅甸、中国甚至菲律宾。

1942年时的阿根廷海军“莫雷诺”号战列舰。后桅由较短的单柱桅变更成了体积较大、结构坚固的三脚桅，顶部设置有主炮射击指挥所，2号烟囱顶端带有一个略微倾斜的黑色烟囱帽。



为了确保这个战略要冲掌握在自己手里，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亲自乘“纳什维尔”号巡洋舰访问了里约热内卢。在与杜特拉的会谈中，马歇尔许诺将对巴西进行更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即使是无限制支援也在所不惜。美国人的实质性表态无疑对巴西领导人的判断产生了明显影响，加上美国在巴西对外贸易中的关键作用（1938年贸易总额达8000万美元），巴西政府的态度发生了重要转变。

1939年9月1日，“二战”爆发，德国与巴西的贸易完全中断。美国却在这时为瓦尔加斯政府提供了1900万美元贷款以稳定经济，这无疑增进了双方的友好关系。从1940年7月到1941年12月，美国向巴西提供了为数不少的军事、技术和财政援助。1941年2月，瓦尔加斯向美国保证，如果美国受到别国攻击，巴西将全力支持美国。同年9月26日，美国为巴西政府提供1000万美元贷款，在伏尔塔牧场兴建巴西第一座大型现代化钢厂。年底，美国陆军也让泛美航空公司出面，在巴西实行机场开发计划。同时，美国还利用巴西希望在拉美安全问题上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心理，鼓励它在西半球防御方面发挥作用。珍珠港事件后的1942年1月，亲美的巴西外长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邀请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到里约热内卢开会，商讨西半球国家战时政策。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协

开战前巴西政坛亲德和亲美两派的代表人物：陆军部长杜特拉（左）和外长阿拉尼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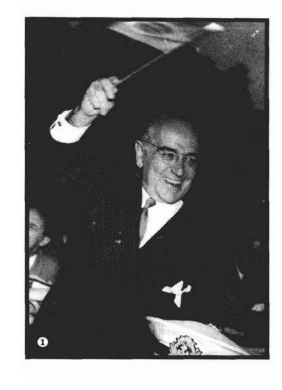
定》，签字国保证与轴心国断交、宣战，并冻结和没收轴心国在这些国家的资产；作为回报，美国将按租借法案向这些国家提供武器，以及军事和经济援助。怒不可遏的希特勒下令对巴西船只进行报复性攻击，巴西便于1942年11月对德意宣战。

1942年5月，在里约热内卢签署了巴西与美国的防务协定，美军装备开始源源不断向巴西运输：火炮、迫击炮、穿甲弹、高爆弹、12.7毫米机枪、40毫米高炮、轻型和中型坦克、B-17轰炸机、P-36战斗机、各种训练机……作为回报，巴西允许美军自由使用纳塔尔、福塔莱萨、累西腓、培兰和巴伊亚等地的机场。仅仅在1944年的最后6个月，经纳塔尔和累西腓转运的重要作战物资达2200万磅，对在北非击败德意军和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巴西陆军在1943年拥有10万人左右的现役部队和30万预备队，海军有2艘老式战列舰、2艘老式轻型巡洋舰、9艘驱逐舰、6艘鱼雷艇和4艘潜艇。巴西用这些兵力执行了有意义的军事行动，它的海军巡逻于南大西洋的航线并护送商船。1944年10月，巴西舰队和空军接管了南大西洋的全部巡逻任务，使美国的作战单位腾出手来在太平洋对付日本。巴西海岸巡逻队救出了遭到鱼雷袭击的船只的遇难者，同时空军击沉和击伤了数

1. 1945年，瓦尔加斯总统主持巴西远征军凯旋的欢迎式。他历任三届总统，建立过个人独裁，在巴西历史上评价十分复杂。

2. 停泊在贝尔格拉诺港的“里瓦达维亚”号和“莫雷诺”号战列舰，前景是“五月二十五日”号重巡洋舰的舰尾主炮塔和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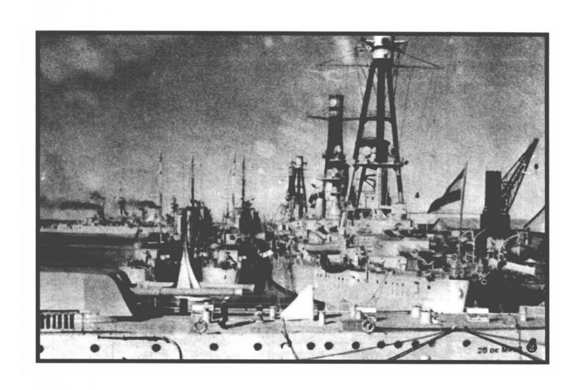
量可观的德国潜艇。1945年，轻巡洋舰“巴伊亚”号在南大西洋因为弹药库起火沉没。

“二战”中的巴西海军赢得了民众的高度称赞，以至于人们在巴西流行的谚语“上帝是个巴西人”之后又加上了一句：“他的儿子则是个海军军官。”

在阿根廷，局势则是另一番情形。由于高傲的民族性，“反美”思想在阿根廷甚为流行，并被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利用，成了打着“反美”旗帜作恶之徒互相勾搭的幌子。在阿根廷军队中，有许多轴心国同情者。陆军部长拉米雷斯将军深信德国将会控制欧洲，为阿根廷提供广大的市场；而外交部长吉尼亚苏博士则认为：“对阿根廷来说，美国是比德国更大、更近的威胁。”

1942年里约热内卢会议上，吉尼亚苏试图劝说玻利维亚、巴拉圭、乌拉圭和智利共同组成一个南方集团，反对美国的政策，但未获成功。9月29日，在激进党的努力下，众议院以微弱多数通过了主张同轴心国断绝关系的决议，但遭到代总统卡斯蒂略的拒绝，于是众议院宣布休会，任凭卡斯蒂略以法令自由行事。

里约热内卢会议后，由于巴西开始接受美国军援物资，使得原本军力居于南美洲首位的阿根廷感受到了威胁，军方担心，军事力量的变化不利于它同巴西争夺南美洲领导权的斗争。因此，阿根廷虽然拒绝与轴心国决裂，但继续积极要求美国为它提供军事物资。1942年2月7日，阿根廷外交部电令驻美大使埃斯皮尔，要求美国向阿根廷陆海军分别提供价值2亿美元和2.5亿美元的军事物资。美国军方出于争取阿根廷的考虑，曾打算在6年内向阿根廷提供66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但遭到美国国务院的反对。国务卿赫尔在回信中指出，既然阿根廷在西半球的防务方面拒绝和其他美洲国家合作，甚至还没有同轴心国断绝外交关系，所以,它不能指望从为数有限的军事物资中分享一杯羹，“这些物资是将分派给那些帮助抵抗轴心国侵略的国家的”。不甘心的阿根廷遂通过德国驻阿根



廷武官正式要求德国提供潜艇、飞机和防空设备，但德国自己军事物资短缺，加上运输困难，没有满足阿根廷的要求。

1942年2月25日，美国宣布停止向阿根廷购买皮革、羊毛和亚麻籽，并限制向它出口工业品，停止提供石油工业设备，10月，又对美国境内150家阿根廷公司和个人的账户进行冻结。面对经济制裁的压力，民众强烈要求卡斯蒂略，就是否参加西半球防御体系和对轴心国宣战举行全民公决。面对信任危机，1943年6月4日，集结在亲法西斯的“联合军官团”周围的纳粹分子、长枪党、军官集团和大地主发动了反全民公决的“上校政变”。坦克开上了玫瑰宫前的广场，卡斯蒂略政府被推翻，陆军部长拉米雷斯出任临时总统。

8月4日，新政府外交部长斯托尼向美国大使递交了一封经拉米雷斯审阅修改过的长信，露骨地宣示其政治立场：1、目前轴心国正遭受军事失败，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与之断交是“不符合骑士精神”的；2、阿根廷的出口物资仅仅输往盟国，它的中立是对盟国有利的；3、要阿根廷改变政策是困难的，因为它喜欢和平和相对富裕，如果它参加制裁轴心国，就是“屈服于外来的压力”；4、在发展阿根廷的反轴心舆论进而促使它履行保卫西半球的义务方面，美国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办法就是对阿根廷采取友好的姿态，对它

1. 1949年，正在纽约海军船厂进行检修的阿根廷海军重巡洋舰"海军上将布朗"号，背景中可以看到曼哈顿的摩天大楼。

2. 1946年的阿根廷军港，最右侧为重巡洋舰"海军上将布朗"号和"五月二十五日"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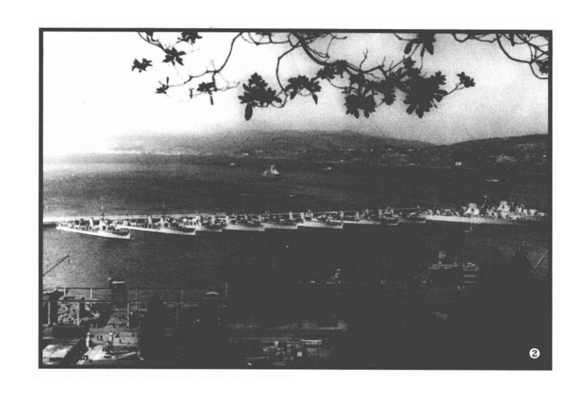


提供飞机、军火和机器，以恢复阿根廷同其他南美国家的均势。

1943年12月20日，玻利维亚发生了未遂的军事政变。通过拦截、破译德国特工发回德国的情报，美国从中揪出了阿根廷的黑手。证据表明，不仅这次政变是在德国资助之下参与策划的，阿根廷打算进一步在巴拉圭、智利和乌拉圭建立和阿根廷相似的亲纳粹政权，最后对巴西开战，"统一"南美大陆！

此时，阿根廷的海军拥有2艘无畏舰，3艘现代化重巡洋舰和2艘装甲巡洋舰（"普埃伦多"号和"贝尔格拉诺"号），15艘以上的驱逐舰，而其主要对手巴西海军仅有2艘较弱的无畏舰，2艘陈旧的轻巡洋舰，9艘驱逐舰和4艘潜艇，并且主要力量集中在南大西洋的护航活动中。为此，美国第4舰队访问了乌拉圭，向阿根廷示威。罗斯福还要求巴西在巴阿两国边境驻扎2～3个摩托化师，对阿根廷施加压力。美国威胁要公布玻利维亚政变的调查材料，将阿根廷开除出美洲国家组织，并对其实施制裁。

与此同时，智利的态度也对阿根廷产生了影响。德国对苏联开战后，人民阵线内的共产党人再也找不到隔岸观火的借口了。1943年1月，里奥斯政府宣布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断交，并根据租借法案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如果友好的智利海军加入到巴西一方，那么智利的1艘超无畏舰（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一度还想购买"拉托雷"号）、1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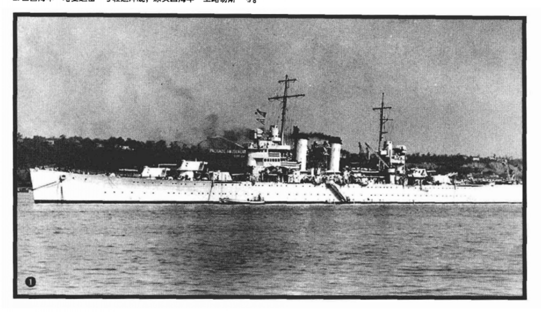
装甲巡洋舰（“奥伊金斯”号）和1艘进行过现代化改造的防护巡洋舰（“查卡布科”号）、6艘驱逐舰和6艘潜艇将令阿根廷海军的胜算变得不那么大。最要命的是，智利水兵战斗经验丰富，而且拥有一支海军航空部队，而这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从未经历过实战的阿根廷海军先天缺乏的。

面对来自邻国和美国的压力，阿根廷被迫作出让步。1944年1月26日，拉米雷斯发表广播演说，称阿根廷警察破获了轴心国在阿根廷的间谍网，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宣布同德国和日本断绝外交关系。但掌握兵权的“联合军官团”强烈反对与轴心国断交。2月24日晚，上校们在陆军部开会，攻击拉米雷斯与轴心国断交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是对阿根廷尊严的侮辱，拉米雷斯被迫辞职。3月10日，最高权力转交给了副总统法雷尔将军。上校集团的头面人物、陆军部副部长庇隆上校出任陆军部长兼劳工部长，7月起任副总统。新政府下令禁止合众社在阿根廷的活动，任命亲纳粹分子控制政府的出版和情报部门。

美国对阿根廷政变做出了激烈反应，于6月22日召回了驻阿根廷大使。8月16日，阿根廷存放在美国的4亿黄金储备被全部冻结。9月，美国商船被禁止驶往阿根廷港口。作为回应，阿根廷退出了西半球防御体系。但美国的强硬政策未能得到包括英国在内的盟

1. 智利海军"奥伊金斯"号轻巡洋舰，原美国海军"布鲁克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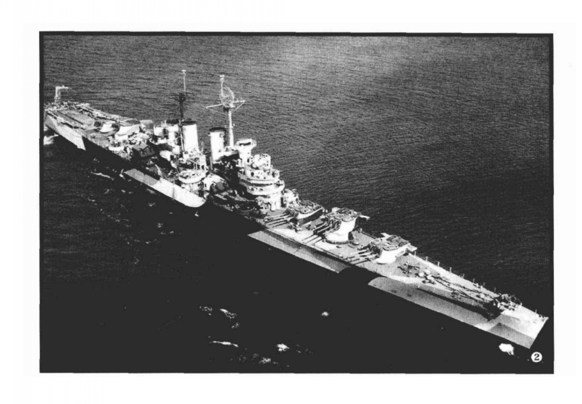
2. 巴西海军"塔曼达雷"号轻巡洋舰，原美国海军"圣路易斯"号。



国的广泛支持（阿根廷是英国的主要肉类进口国）。强硬派赫尔因病辞去国务卿之职后，继任者斯退丁纽斯和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纳尔逊·洛克菲勒决定，对阿根廷采取更为温和的政策。

1945年初，在墨西哥查普尔特佩克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巴西、智利位列其中，而阿根廷被排除在外）上，美洲国家都希望在未来的联合国组织中保持团结一致。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阿根廷同其他美洲共和国协调对外政策，向轴心国宣战，并在查普尔特佩克会议的文件上签字。在希特勒自杀前一个月，大战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由于意识到被西半球其他国家孤立，特别是美国准备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阿根廷才做出抉择。1945年3月27日，它不情愿地对德日宣战，4月4日又签署了查普尔特佩克会议的各项文件。接着，美国与阿根廷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ABC战争最终在爆发前熄灭了，避免了南美洲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苏联在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上反对邀请阿根廷参加，试图把阿根廷问题同波兰问题挂钩，美国与19个拉美国家一起争取到了西欧和亚洲国家的支持，使会议以31票对4票通过了对阿根廷的邀请信。于是，这样一个仅仅在一个月前还是"西半球法西斯运动的总部"和"对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施加恶劣影响的潜在源泉"的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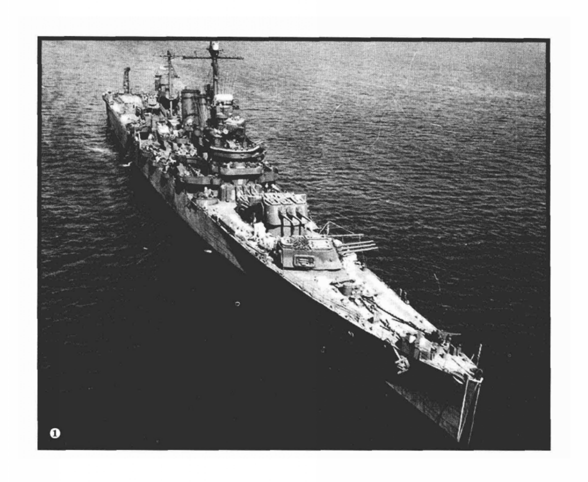


家，现在得以同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流血牺牲的国家并列，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了。

未结束的尾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ABC三国的政治与社会带来了革命性变化。战争结束后不久，巴西发生了驱逐瓦尔加斯的政治变革，独裁者被推翻，议会制和民主选举得到恢复。依靠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巴西走向了经济高速发展的稳定期。在智利，激进党总统魏地拉解除了与共产党的政治联盟，断绝了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以威权手段重建政治秩序。而在1946年2月24日的阿根廷大选中，庇隆以56%的得票当选总统。从1947年起，阿根廷开始实行一套基于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的“庇隆主义”。庇隆执政的10年（1946～1955）对阿根廷民族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的调整起到了推动作用，并深刻影响了此后半个世纪阿根廷的政治风向。

“二战”结束后，美国力促将1945年查普尔特佩克议定书改为永久性条约。1947年9月2日，美洲国家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维持大陆和平与安全会议，美国将其提出的《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又称《西半球联防公约》）草案提交大会，经过讨论通过。条约规定，自翌年12月3日起，美洲国家组织的19个成员国谴责战争，保证在国际关系中不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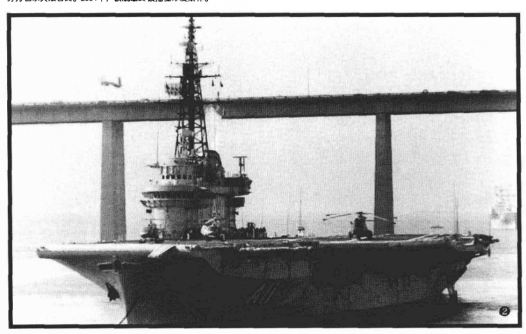


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或武力威胁的手段，和平解决争端。《西半球联防公约》通过后，ABC三国都开始了武器装备的美式化，昔日的对抗与冲突状态彻底终结，但隐性的海军军备扩充竞赛依旧存在。

巴西在这波建设海军的浪潮中再度成为了弄潮儿。如同过去率先购买潜艇和无畏舰一样，这次他们的目标盯上了“二战”中崛起的海军新锐——航空母舰。1951年，旧战列舰“圣保罗”号退役解体；2年后，“米纳斯吉拉斯”号也作为废钢铁出售。1956年，巴西以900万美元的价格在英国购买了一艘“巨人”级航母，并命名为“米纳斯吉拉斯”号。不过，围绕着航母舰载机的控制权，巴西海、空军展开了激烈论战，以至于在1963年改装完成前该航母处于无飞机可用的状况。前后三任总统都没有解决这个难题。1963年，巴西海军购买了6架T－28教练机和4架直升机，但空军拒绝让它们上舰。最终的结果是各退一步：舰上的固定翼载机归空军指挥，海军则拥有直升机部队。

1. 阿根廷海军“七月九日”号轻巡洋舰，原美国海军“博伊西”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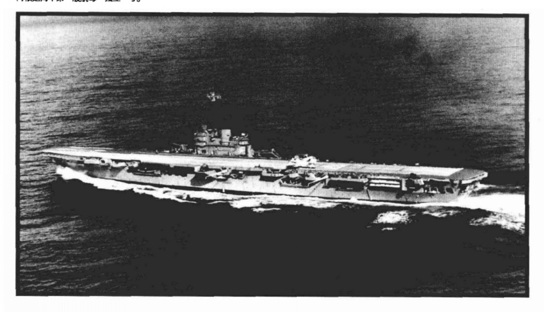
2. 巴西海军航母“米纳斯吉拉斯”号，原英国海军“复仇”号，1956年以900万美元购买，并以库比契克总统的家乡州命名。购买航母被认为是总统绥靖军人的举措之一。该舰在巴西海军中服役了42年，2000年被“圣保罗”号取代。巴西本想将其出售给阿根廷，但舰况太差，遭到拒绝。2002年，“米纳斯吉拉斯”号以200万美元价格被一家香港公司购得，该公司计划将其改装为海上游乐园，停泊在舟山，但该计划后来破产。2003年，“米纳斯吉拉斯”号被放在eBay网站上拍卖，后来因违反eBay的政策而被撤拍，巴西本国将“米纳斯吉拉斯”号改为博物馆舰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2004年，该舰最终被拖往印度解体。



“二战”后，美国向巴西提供了1艘“布鲁克林”级轻巡洋舰“巴罗索”号和1艘“圣路易斯”级轻巡洋舰“塔门迭”号。20世纪60年代，美国再度向盟国移交大批经过FRAM改进计划的“二战”驱逐舰，巴西接收了7艘“弗莱彻”级、5艘“萨姆纳”级和2艘“基林”级。

阿根廷海军的2艘意大利造重巡洋舰在1940年末试装了雷达，“阿根廷”号加装了40毫米高炮，“布朗海军上将”号在1950年4月20日成为第一艘成功降落直升机的阿根廷舰艇。战后阿根廷最新的水面舰队主力是2艘美制“布鲁克林”级轻巡洋舰“七月九日”号和“十月十七日”号（后再度更名为“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它们是1951年1月自美国购买的“二战”旧舰。1957年，陈旧的战列舰“莫雷诺”号作为废铁卖给了日本；两年后，另一艘“里瓦达维亚”号也在意大利拆毁。依靠出售2艘旧战列舰和旧装甲巡洋舰“普埃伦多”号的收入，阿根廷在1958年8月从英国购入了“巨人”级航空母舰“独立”号，在数量上与巴西海军实现了平衡，同时对智利具有优势。10年后，阿根廷从荷兰购

阿根廷海军第一艘航母"独立"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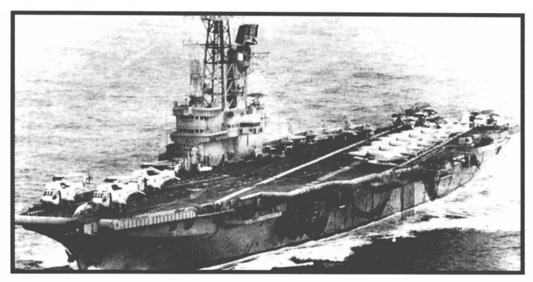
入另一艘"巨人"级航母，命名为"五月二十五日"号，由此具备了远胜于其邻国的远洋攻击能力。阿根廷海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再度成为了南美霸主。

在20世纪60年代美制驱逐舰的转让潮中，阿根廷还接收了5艘"弗莱彻"级、4艘"萨姆纳"级和1艘"基林"级，其中"萨姆纳"级和"基林"级各加装了4枚MM38"飞鱼"舰舰导弹。

"二战"结束后，智利海军也借助美国处理战争剩余物资的时机获得了大批舰艇：2艘"布鲁克林"级轻巡洋舰"普拉特"号和"奥伊金斯"号，替代了陈旧的装甲巡洋舰"奥伊金斯"号和防护巡洋舰"布兰科·恩卡拉达"号，同时购买了6艘反潜护卫舰和3艘运输舰。战列舰"拉托雷"号在1950年进行现代化改造，加装雷达，更换了主机和全部锅炉，但新锅炉次年就发生了爆炸，该舰只得在1959年退役，并作为废铁出售给日本拆解。一年后，智利迎来了30年来第一批专为该国建造的新舰：2艘英制驱逐舰"威廉姆斯"号和"里韦罗斯"号，陈旧的"塞拉诺"级驱逐舰则被2艘"弗莱彻"级取代。不久，智利又从美国购买了2艘"萨姆纳"级驱逐舰"曾特诺"号和"波特尔斯"号。1972年，一艘新的"拉托雷"号编入了智利海军，它便是7400吨的原瑞典海军巡洋舰"戈塔·勒容"号。

经历了左右翼数十年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美、苏势力的先后介入，ABC三国在六七十

1982年，福克兰战争时期的阿根廷航母“五月二十五日”号。舰桥和飞行甲板外形比完工时已有很大变化，飞行甲板前端可见3架“海王”直升机，后部两侧分别停放着法制“超级军旗”和美制A-4“天鹰”攻击机。战争期间，自该舰起飞的“超级军旗”攻击机用“飞鱼”空舰导弹击沉了英军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



年代最终都走上了严酷的威权道路——军政府或有军人背景的文官政府。这些政府在政治上采用高压措施来保障社会和谐，经济上则推行工业化措施。20世纪70年代，ABC三国先后与欧洲发达国家造船厂商签订了一系列双边合作造舰协议。协议规定，武器系统的部分零件或总装必须在ABC国家境内完成，欧洲厂商被指定提供零部件、技术和训练支持、协作和建议。一系列双边协定的签署标志着ABC海军重新开始采取“一战”前用过的政策——“获得钱可以买到的最好战舰”。

1968年，阿根廷与西德的霍瓦兹-德意志船厂签约购买两艘209/1200型柴电潜艇（阿称“萨尔塔”级），潜艇由西德的基尔船厂建造，在里奥圣地亚哥进行舾装。1970年5月，它又与维克斯船厂签署了建造两艘42型驱逐舰的合同：“大力士”号在维克斯的巴罗船厂建造，1976年5月完工；“至圣三位一体”号在阿国内建造，1971年开工，1974年11月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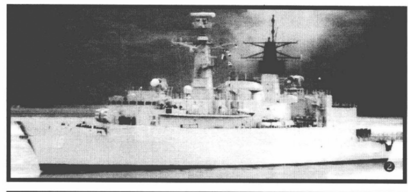
1977年11月，阿根廷海军又与西德的蒂森—北海造船厂签约购买6艘209/TR−1700型柴电潜艇（阿方称“圣克鲁斯”级），前2艘在德国建造，1984～1985年完工；后4艘原定在国内建造，但由于经济陷入困难被迫搁置。1978年，阿根廷与蒂森莱茵−布隆姆·福斯造船集团签约建造4艘MEKO−360型驱逐舰（阿方称“布朗海军上将”级），1983～1984年相继完工。1979年1月，阿根廷再度与其签约，由德国技术支持在国内建造6艘MEKO−



140型护卫舰（阿称“埃思波拉”级）。此外，阿根廷海军经过多方奔走，还获得了3艘法制A-69型导弹护卫舰。

巴西海军在过去的建设历程中一直受美国影响，对美国技术依赖严重。20世纪70年代以来，巴西也注重从欧洲引进技术，同时开始自主发展海军技术，进步明显。英国和巴西本国的技术取代了美国技术，一些陈旧的大舰被先进的小型护卫舰取代。1970年，巴西与英国的沃斯帕—桑尼克罗夫特公司合作建造6艘Mk-10型导弹护卫舰（巴称“尼泰罗伊”级），前4艘在英国建造，后两艘在巴西国内建造。1981年，巴西又在国内增建1艘改进型Mk-10护卫舰作为训练舰。这些装备英制“山猫”直升机的导弹护卫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构成了巴西海军的中坚力量。1984年，巴西海军又与西德签约购买4艘209/1400型柴电潜艇（巴方称“图皮”级），2艘在基尔船厂建造，2艘在巴西国内建造，后来又增购了1艘加大的“乌迈塔”号。

福克兰群岛战争是ABC国家最近的一次实战。仓促出兵的阿根廷损失惨重，海军共损失包括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号、潜艇“圣菲”号在内的舰船11艘，损失飞机105





1. 福克兰战争后智利自英国引进的"郡"级巡洋舰"普拉特舰长"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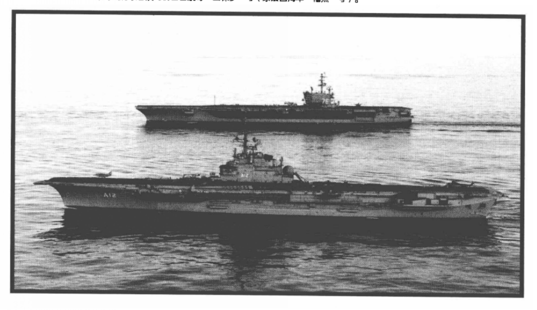
2. 智利海军的英制22型导弹护卫舰"威廉姆斯"号（原英国海军"谢菲尔德"号）。

3. 阿根廷引进的德国MEKO-360型驱逐舰"布朗海军上将"号。

架。这次战争还引发了阿根廷与智利关系的再度紧张——1978年，智利与阿根廷曾在邻近边境的智利南部海港城市蓬市附近剑拔弩张，几乎爆发冲突。福克兰之战中，智利允许英军通过蓬市向马尔维纳斯群岛提供补给，引起阿根廷的极大愤怒。为防止阿根廷伺机报复，战争结束后的1982～1986年，智利陆续从英国得到了4艘"郡"级导弹巡洋舰和4艘"利安德"级导弹护卫舰，还从以色列购买了2艘"雷谢夫"级导弹艇、若干登陆舰艇和30艘辅助舰船。而阿根廷由于财政濒临崩溃，未能对邻国的海军扩充做出任何回应。

进入21世纪，南美洲各国在开发海洋资源和海洋通道、保卫国家海上安全、维护本国海洋权益，进而保障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等方面争夺日趋激烈。为保持、提高海上威慑力量，ABC国家继续加快建设海军的步伐，以在海洋权益争斗中占据有利态势。巴西已经从英国购买了4艘22型"大刀"级导弹护卫舰，并继续更新其主力航母。2000年11月，巴西购买了法国刚刚退役的中型航母"福煦"号，改名"圣保罗"号，取代已经服役了54年的"米纳斯吉拉斯"号航母。智利在法国订购的2艘"天蝎座"级潜艇已经完工

与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进行联合演习的巴西航母"圣保罗"号（原法国海军"福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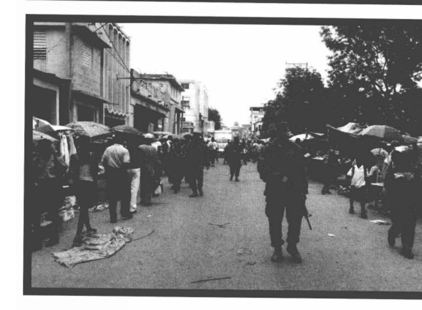


交付，同时还从荷兰购买了2艘"雅各布·范·赫姆斯科克"级防空护卫舰和2艘"卡雷尔·多尔曼"级多功能护卫舰。就连财力最窘迫的阿根廷，也计划在2010年前重新改装"圣克鲁斯"级潜艇、MEKO−360、MK−140与A−69级护卫舰。在可预见的将来，ABC海军之间的竞赛还将继续下去。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的结尾中写道，"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但愿经历了百年的孤独与痛苦的探索后，ABC国家也终能摆脱内耗与战争的缠缚，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国家道路。

昂贵的自由

近世的海地与战争



“西班牙的岛”

当来自热那亚的冒险家和黄金探求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西班牙人叫他克里斯托瓦尔·科隆）在1492年率领他那可怜巴巴的舰队和水手抵达西印度群岛时，这条从古巴岛一直延伸到阿鲁巴岛的长弧形岛链上居住着大约20万印第安人。他们可以分成三大部族：最多的是来自南美大陆的泰诺人（阿拉瓦克人），他们居住在大安的列斯群岛（古巴、牙买加、伊斯帕尼奥拉和波多黎各四岛及其附属岛屿）、巴哈马群岛和背风群岛上；同样来自南美的加勒比人居住在向风群岛上；而在古巴岛的最西部和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西南半岛上居住着西沃比人。

泰诺人是从事农耕业的，种植木薯、甘薯和芋头，会制造精美的陶器。他们的经济比较优裕，所以把从事原始的狩猎业和采集业的西沃比人逼到了条件较差的山地和海滨地区。来自委内瑞拉的加勒比人也从事农业，但他们和泰诺人不同，是一个好斗的部族。这些加勒比人经常划着可以乘坐七八十人的大木筏，从海上侵入大安的列斯群岛上阿拉瓦克人的村庄，杀死俘虏，并且吃他们的肉——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里对这种事有着细致的描写。英语中“食人肉者”这个词（Cannibal）就是从西班牙语的“Cariibalis”（加勒比人）衍生出来的。这些加勒比人吃光了向风群岛上的泰诺男人，夺占他们的女人，两者结合的后代都讲泰诺语。所以当哥伦布到达时，在大安的列斯群岛上没有人讲加勒比语，讲这种语言的人只是局限在美洲大陆上的委内瑞拉一带。

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横渡大西洋时，在离开西属加那利群岛后，东北信风花了37天就把他送到了巴哈马群岛。10月12日，哥伦布踏上了巴哈马群岛中的圣萨尔瓦多岛（今天叫华特林岛），接着又沿着拉姆岛和长岛抵达古巴岛的北海岸。从这儿他继续东行，沿着下一个大岛的北岸前进。在写给其雇主——西班牙天主教双王的信中，哥伦布这样介绍古巴东边的这个大岛：“这里沿河两岸点缀着高大的棕榈树，浓荫覆盖，空气清新怡人；奇花异草，珍禽翠鸟，美丽动人。此地景色深为我喜爱，我几乎要决定久留此地，度过余年。陛下，请相信我，此地景色之秀丽，生活之便利，远较世界其他各处为优。”

尽管在该岛北岸损失了旗舰“圣玛丽亚”号，但是哥伦布对这个青翠葱郁的大岛十分欣赏，于是干脆将其命名为伊斯帕尼奥拉岛，意为“西班牙的岛”。在岸上，他的水手用以物换物的方式从泰诺人手中换来了一些金鼻饰、金手镯和其他黄金饰品。这些黄金数量虽少，但足以吸引哥伦布再次远征，并且也带来了这些饰物的主人们注定遭劫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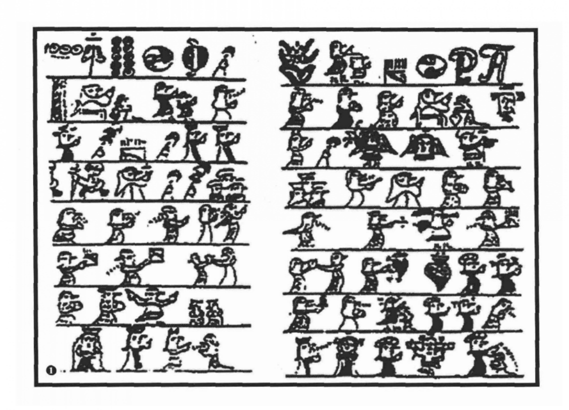
1493年哥伦布登上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情景。



由于损失了旗舰，哥伦布把一半的部下留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北岸，在今天的海地角附近帮他们建立了一个叫纳维达德堡的定居点，随后启程返回西班牙。1493年，他率领由17艘船只组成的大舰队，带着植物种子、农具、牛、马、驴、神父、医生、士兵、农夫和铁匠返回西印度群岛，结果却失望地发现纳维达德堡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哥伦布第二次选择的定居点是一处不便防卫且气候不益于健康的海岸，以当时西班牙“天主教双王”之一伊莎贝拉女王的名字而命名。

由于种种不便，伊莎贝拉这个定居点从未繁荣起来。由于那些上岸的西班牙水手是一些无法无天的、冒险成性和贪得无厌的亡命之徒，需要有一个具有冷酷无情性格的铁腕军事将领，才能强迫他们乖乖地砍伐森林、种植庄稼和修建房屋，而不让他们在岛上四处游逛，寻找黄金和奴隶。

哥伦布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探险家，而且被授予“海军大将”的军衔，但是作为一个



殖民地的总督却既无经验又无气魄。在派遣一些惹是生非的人前往内地探险以后，哥伦布又带领三艘轻快的帆船去古巴南岸探查，并发现了牙买加岛。当他回到伊莎贝拉时，发现留下来的人由于罹患热带疾病而身体虚弱，并且与当地土著处于敌对状态。爱好和平的泰诺人被西班牙人对食物和女人的无休止的要求所激怒，已经紧张到要打仗的地步。哥伦布带领持枪的士兵和凶猛的猎犬突然袭击了泰诺人的村庄，并强迫其缴纳金沙充当“人头税”。这次战争中的泰诺人俘虏都被当作奴隶运往西班牙，大部分在那儿死去。根据伊莎贝拉一世女王的命令，幸免于难的泰诺人奴隶都被释放，并送回到伊斯帕尼奥拉岛。

1496年，哥伦布离开伊斯帕尼奥拉，返回西班牙去应对不满分子的指控。在此期间，他的兄弟巴塞罗缪代理总督职位。巴塞罗缪·哥伦布把伊莎贝拉定居点从原先的位置迁到了南海岸一个比较好的地址，它位于奥札马河河口的圣克里斯托瓦尔金矿附近，不久后，被命名为圣多明各·德·古兹曼，以纪念多明我修会的创建人——圣徒多米尼克·德·古兹曼。

圣多明各是美洲最早的一座白人城市，很快成为“西班牙印度”的行政中心和最大

1. 这幅由已被灭绝的泰诺人绘制的图画描述了1510年西班牙传教团来到圣多明各的场景。

2. 巴塞罗缪·哥伦布（1461~1515），他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弟弟。当乃兄扬帆越过大西洋的时候，他正在里斯本的宫廷中当一名画家，得到“成功航行到印度”的消息后来到西班牙寻找机会。1494年他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建立了圣多明各城。



的城市。它的统治范围不仅包括伊斯帕尼奥拉岛，而且包括古巴和大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其他岛屿，以及大陆沿岸。此后它不仅是西班牙海外帝国的行政中心，而且是征服古巴和美洲大陆的前进基地。直到1535年建立了新西班牙总督区（首府墨西哥城）和1542年建立了秘鲁总督区（首府利马），圣多明各作为西属美洲行政中心的地位才发生改变。

16世纪中叶，西班牙殖民帝国行政管理上的改变清楚地表明它的统治重心已经从安的列斯群岛转移到了大陆上，目光逐渐移向贵金属蕴藏十分丰富的旧阿兹特克帝国（墨西哥）和旧印加帝国（秘鲁）。到这时为止，西班牙人名义上已经统治了整个中美洲和大半个南美洲，但实际上它在加勒比海的统治仅仅局限在大安的列斯群岛的几个大岛上，背风群岛（就当时而言）没有经济价值，而向风群岛上居住着好战的加勒比人，导致西班牙人无法在这两组群岛上立足。

西班牙人把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土地也分配给了士兵，而且把土地上的印第安人也分配给了西班牙殖民者，作为奴隶和仆人。一部分泰诺人在枪口下被迫改信基督教，随后被勒索贡品、被迫参加强制劳动，以作为西班牙人使他们改变信仰的“报酬”。这种强制劳动使许多泰诺人感到绝望，纷纷自杀。至于那些未改变信仰的泰诺人，殖民者对他们发动了残酷的战争，此外还用一些其他的办法来消灭他们。欧洲的疾病，特别是天花，使许多泰诺人死亡；西班牙人还故意驱赶牛群和猪群去摧毁泰诺人的农田，让牲畜连根吃掉泰诺人赖以生存的玉米和木薯。

西班牙对美洲大陆的征服严重依靠伊斯帕尼奥拉岛和古巴岛上的资源，既包括人力，也包括木薯淀粉面包和牛肉这样的食物。由于掠夺、冒险和财富的故事不断吸引着

大量殖民者流向墨西哥和秘鲁，因此，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西班牙殖民者人数不断减少。而且随着出产少量金沙的矿床被开采殆尽，这个岛在财富方面的重要性也很快让位于美洲大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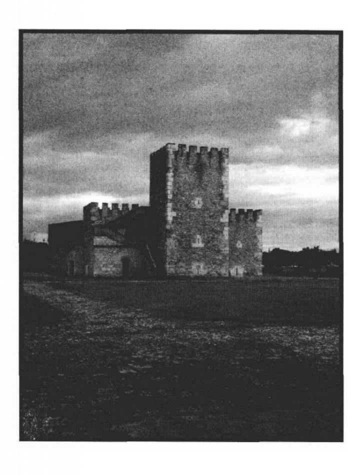
然而由于殖民者扎根很深，伊斯帕尼奥拉岛并没有被抛弃，圣多明各依然是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沿岸的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岛上的其他一些沿海城镇依然是供西班牙舰队停泊和补充给养的重要港口。虽然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大片的牧场和土地由于它们的主人争先恐后地去墨西哥而被抛荒，但是，一些较少冒险而更为实干的新移民则以相当低廉的价格将其购买下来，在这些土地上从事生产，从而可以向过往船只出售粮食和咸肉，对西班牙出口牛皮、牛油、糖和烟草。

按照西班牙贫瘠的卡斯蒂里亚高原的传统风俗，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畜牧业和牧场主的地位要高于农耕业和农场主。这是卡斯蒂里亚王国很多世纪以来断断续续同阿拉伯人的战争而遗留下来的传统：骑在马背上的人和他们的牛羊是适于这类环境的，而农民在这种战争环境下却是易受损失的，在社会上也是被轻视的。在西班牙，耕种土地的劳动，只要有可能，都是让那些被迫改信基督教的摩尔人去做的；而在美洲，只要有印第安人，这类活儿都是让他们去干的。

来自西班牙的牧场主骑着马，把牛群赶到从来没有放牧过的草原上，它们就自行繁殖。牛群被定期聚集起来，宰掉其中一部分。这些牛的主要价值在于牛皮。皮革在欧洲是一宗很重要的商品，一方面可以用来制作马具，另一方面是为了制作甲胄，一件牛皮制作的短上衣就可以抵住刀砍。牛油也是一种销路很好的货物，用来制作蜡烛，也可以涂抹在船身上，防止海虫蛀蚀。剥去牛皮、取走牛油的尸体通常就丢弃在草原上任其腐烂，西班牙人只有在缺乏肉食的时候才取走牛肉。在这种聚集屠宰的场合，通常还要给新生的小牛犊打上火印。一些牛为了逃避打火印或被屠宰的命运而躲入森林，开始过起野生的生活，变成野牛。这一类野牛的数量非常多，猎取它们成了伊斯帕尼奥拉岛上所有人的公共权利。

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早期历史上，单靠出口牛皮和牛油的收入，简直穷得不能从欧洲进口一袋面粉。烟草是当地的另外一种主要作物。西班牙人还尝试从欧洲引进各种新作物。葡萄、橄榄和非洲谷物都失败了，但是，稻子在岛上潮湿的地区却生长得非常好。西班牙人喜爱果园，并善于管理——这也许是从摩尔人那里继承来的优雅品质。从伊比利亚半岛引进的无花果、柑橘和柠檬，以及从加那利群岛引进的香蕉，都长得非常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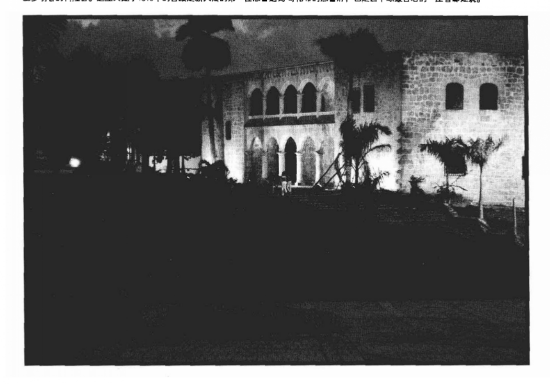
圣多明各老城的“精忠报王塔”。它位于奥札马要塞之内，历任总督都在此向西班牙王朝宣誓效忠。哥伦布也曾经在这里被监禁过。



但是，西班牙人引进的最重要的作物却是来自加那利群岛的甘蔗。这种多糖的作物在收割后48小时内必须碾磨，否则就会变质。碾磨后的甘蔗汁用铜盆和炉子煮成结晶，然后提炼出粗糖和糖蜜。1515年，第一批西印度粗糖运抵西班牙。这种商品出售到欧洲之后获利极丰，因此，投资甘蔗种植园成了一项一本万利的活动。制约甘蔗种植园发展的最大原因是劳动力不足。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泰诺人已经几乎全部灭绝，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不愿从事砍甘蔗和碾磨甘蔗的苦力劳动，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从葡萄牙人把持的西非沿海奴隶市场进口黑人奴隶。从1518年起，西班牙王室开始给本国的商人颁发执照，允许他们向西印度殖民地运入奴隶。

西班牙同美洲的一切贸易和货物运输都是由设于塞维利亚的王家贸易专署垄断的。在西班牙人统治伊斯帕尼奥拉岛和美洲大陆的最初40年里，由于路途遥远、地方贫穷，因此往来西印度群岛的航路是太平的，毕竟牛皮与粗糖的价值还不足以引起其他国家的垂涎，诱使其横渡大西洋去拦截西班牙商船。不过，随着墨西哥被征服，以及随后秘鲁

圣多明各的科隆宫。这座兴建于1510年的宫殿是新大陆的第一任总督迭戈·哥伦布的总督府，也是西半球最古老的一座宫邸建筑。



被征服，形势就大不相同了。在墨西哥的孔波斯特拉、萨卡斯卡特、瓜那华托、雷亚尔-德尔蒙特、索诺拉等地，都有储量极其丰富的银矿，金矿和铜矿也很多。当地的银匠把一部分白银铸成长长的银条，像柴捆一样堆满了维拉克鲁斯港的皇家银库，准备运往西班牙——按照“五一税”的规定，这些财富有1/5属于西班牙王室。在南美洲，秘鲁波托西的巨大白银矿藏在1545年到1800年之间竟然为西班牙帝国提供了价值8亿比索的白银。而在新格拉纳达（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除了丰富的黄金之外，还有储量巨大的宝石和半宝石储藏，包括红宝石、蓝宝石、钻石、祖母绿和翠玉。委内瑞拉沿海还出产大量的珍珠和黑珍珠。西属美洲的金银匠铸造了大量的金锭、银锭、银币（用来在菲律宾群岛和远东购买中国奢侈品），制造了装潢漂亮的金银餐盘、金箔、金质圣像和嵌宝石的金银十字架，华丽的祭坛装饰品和金银祭器，神职礼服所用的金银线，以及戒指、胸针、项链、银马镫、银马刺等各种饰物。这些巨额财富有大约3/4是运回西班牙的。

当时虽然在加勒比海尚没有多少海盗的踪影，但是在亚速尔群岛以东到地中海的这一片海域上，却活跃着法国海盗和北非的柏柏尔海盗。因此，为了保护从秘鲁和墨西哥

17世纪葡萄牙奴隶贩子向非洲酋长收购奴隶的场面。



运出的价值连城的货物，西班牙采取了护航船队制度。每支护航队由70到100艘帆船组成，舰队司令率领的前卫军舰打头，商船随后，同时后卫舰队注意着海盗从侧翼发动的进攻。这种船队在每年春天从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港出发，装载着运给殖民地的小麦、橄榄油、酒、蜡、布匹、衣物、书籍、香料、砖瓦、钢铁、水银（采矿用）等货物，以及军官和传教士等旅客，取道加那利群岛，经过60天到80天的航程，抵达圣多明各。在这里卸下一部分货物后，船队解散，一部分货船继续前往维拉克鲁斯港，中途派遣船只开往哈瓦那和坎佩切港，另一部分商船南下，前往卡塔赫纳港装运秘鲁的金银。

在卡塔赫纳港，西班牙船队到达的消息被通知给利马的秘鲁总督。船队通常要停泊一个月左右。在这期间，这些船就近从南美洲北岸各港口接受各种值钱的货物——新格拉纳达的黄金，委内瑞拉的棉花、烟叶、可可、咖啡、糖、皮革和靛青。秘鲁总督接到船队从西班牙抵达卡塔赫纳港的消息后，立即命令秘鲁财宝船在军舰的护航下从利马的外港卡亚俄出发，驶往巴拿马城，这支船队被称为“太平洋舰队”或“秘鲁舰队”。在巴拿马城，从秘鲁运来的货物转运到陆上，用骡队驮载着穿过巴拿马地峡，运到努布



拉迪奥斯港或贝略港；与此同时，西班牙舰队也从卡塔赫纳启程驶往贝略港，并在这里装船。从秘鲁运来的货物包括成箱的金银、可可、酒、用来制造奎宁的金鸡纳树皮、骆马毛绒和各种宝石。装货完毕后，这支船队启程北上，沿着中美洲海岸继续航行，最后抵达哈瓦那港。

位于墨西哥东海岸的维拉克鲁斯（意为“真正的十字架”），是另一座集中了惊人财富的港口。来自西班牙的船队在这里装上“新西班牙”（墨西哥）出产的金银货币、胭脂虫、腌肉、皮革、香兰果、塔巴斯科辣椒、胡椒和糖，以及由“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运来的中国丝绸、瓷器、印度细棉布、香料、蜜蜡和各种宝石。在哈瓦那港，从维拉克鲁斯出发的财宝船队与从卡塔赫纳和巴拿马地峡来的运宝船会合，进行修理之后在军舰的护航下编队返回塞维利亚港。

1523年，墨西哥征服者科尔特斯送给西班牙国王兼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一部分战利品，但是在亚速尔群岛附近被法国海盗让·弗勒里劫走了。这次掳掠的价值惊动了欧洲。它包括两个如车轮般大小的圆盘，一金一银，上面雕刻着日月众神，还有二十只金鸭子、一箱金粒、大量珍珠和其他宝石、大捆的精制衣料和羽毛制品。各个国家开始心怀嫉妒地注意到西属美洲大陆的惊人财富，法国、英国和葡萄牙的海盗开始关注“美洲地中海”（即加勒比海）。

除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海盗之外，走私者也开始在西印度群岛出没。他们用黑奴和欧洲货物向当地的西班牙殖民者换取牛皮、糖、烟草与银子。直到1580年为止，西印度群岛最主要的走私商人是葡萄牙人，而最重要的走私商品是非洲奴隶。对于西班牙政府来说，所有的外国船只，不管是海盗船、走私船、商船还是军舰，也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在西印度群岛一律不受欢迎，一律当作敌人看待，只要有可能就加以抓获。但是对当地的定居者来说，他们欢迎走私商人带来的便宜货，对塞维利亚的垄断者索取高价忿恨不满。他们对西班牙的海上政策大加抨击，因为这种政策对于应对海盗和袭击者来说

1. 16世纪的西班牙财宝大帆船。

2. 约翰·霍金斯爵士（1532~1595），英格兰海洋扩张的先驱。

3. 英国三个世纪海上霸业的开创者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1540~15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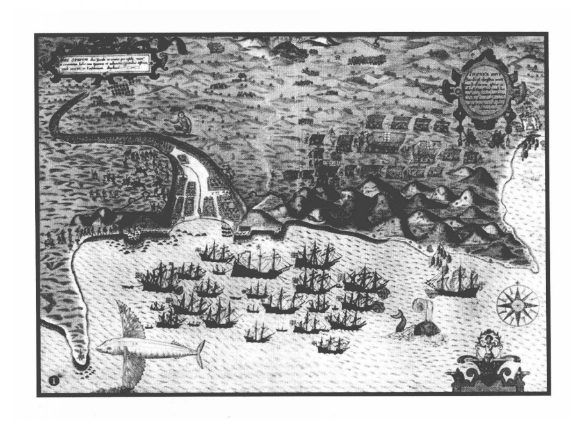




全然无效，反而把和平的走私商人当作袭击者对待，因而也激起这些走私商人武装起来，采取袭击的方式。于是，在西印度群岛出现了当地殖民者与母国政府之间最初的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不久之后就贯穿了整个西属美洲的历史。

1536年，法国与西班牙爆发战争。同时，法国和葡萄牙签订了缔结同盟的《里昂条约》。此后，法国政府禁止其臣民破坏葡萄牙的海上贸易。于是，原来活动在亚速尔群岛一带的法国海盗船和私掠船开始在加勒比海大规模出没，以岩礁星罗棋布的巴哈马群岛为基地，抢劫西班牙商船。1538年的《尼斯条约》暂时中止了法西之间的战争状态，而到1542年战端又起。在1544年的《克莱比条约》中，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承认了西班牙对西印度群岛的殖民与贸易垄断权。但是到1552年，两国再度陷入战争状态。

1562年，一群新的闯入者来到西印度群岛，这就是以约翰·霍金斯船长为代表的英国走私者。他们用产自英国的货物直接从西非沿海的黑人酋长那里买来黑奴，出售给圣多明各（这里指的是以其首府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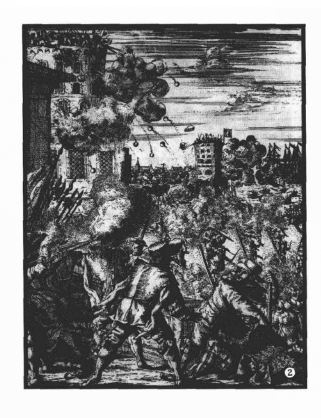


名的整个岛屿）和古巴的西班牙殖民者，并换取成船的糖、烟草、牛皮和银子，然后返回英国。这就是后来几个世纪中臭名昭著的“大三角贸易”的最早雏形。

霍金斯正确地估计到了西班牙种植园主和低级官员是愿意和他做生意的。在其第一次的航行中，他小心翼翼地避开圣多明各，沿着伊斯帕尼奥拉岛北岸航行，在一些小港口出售了奴隶，向当地西班牙官员缴纳了税款，并且从岸上官员那里获得了品行良好的证明书。但是在他的最后一次航行中，霍金斯在墨西哥附近与西班牙来的大舰队遭遇了，他的船队在随后的战斗中大部分被摧毁，霍金斯本人带着十五名幸存者返回英国。

这件事再度说明，西班牙政府不能容忍任何类型的外国人闯入美洲海域，无论是走私商人还是海盗。霍金斯之后的英国船长要么秘密地去西印度群岛，要么全副武装地攻入。他们有时候对落单的西班牙商船和防守薄弱的沿海城镇进行小规模袭击，有时候也与偏远岛屿的西班牙种植园主或锡马伦人做生意。“锡马伦人”的意思是“栗色的人”，他们是从种植园中逃跑的非洲黑人奴隶的后代，定居在深山老林中，不时对西班牙人的甘蔗种植园发动袭击。

随着英王亨利八世休掉不能生出儿子的原配王后——西班牙的凯瑟琳，英格兰与西



1.2. 反映1585年德雷克舰队袭击圣多明各港的绘画。

班牙的关系开始极度恶化。在亨利八世踢开天主教会自创英国圣公会后，宗教仇恨更成为英国对西属美洲进行海盗式掠夺的主要因素。继霍金斯之后，另一位伟大的英格兰航海天才——新教徒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放纵地往来于加勒比海各岛群之间，成为英国对西印度群岛报复性袭击活动的中心人物。他最初与霍金斯一道从事西印度走私业务，用奴隶交换兽皮和银子。1572年，即英国驱逐西班牙大使的那一年，德雷克开始第一次海盗式的私掠航行。他带领2艘小船和70多人袭击了努布拉迪奥斯港，俘获了满载来自秘鲁的金银财宝、正在穿越巴拿马地峡的3队骡子，从而发了大财。

在这之后，德雷克驾驶着“金鹿”号帆船，自1577年到1580年进行了著名的环球航行，并且截获了许多艘西班牙财宝船。他成为欧洲的传奇人物。在西班牙，人们则用“德雷克”的名字来吓唬小孩。1585年，即英西战争的最后一年，他的船队重新出现在加勒比海上，准备对西班牙人发动毁灭性的打击。

德雷克的计划与20多年前法国试图洗劫西班牙帝国的计划如出一辙：首先进攻西印度群岛的中枢——圣多明各港，以及位于今日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城（这里是装载西班牙货物与金银的主要港口之一），接着袭击努布拉迪奥斯和巴拿马地峡，以便控制穿越

中美洲的陆地交通线；最后，攻占扼守佛罗里达海峡（西班牙财宝船归国必经航线）的哈瓦那港。德雷克希望，利用英国士兵扼守哈瓦那与卡塔赫纳港。如果这个计划成功，那就能破坏西属美洲帝国的全部交通与供应系统，让西班牙在许多年内无力再在欧洲发动战争，同时也会敞开美洲的门户供英格兰开发。

在此前后的这些年里，法国的科利尼海军大将、荷兰的皮特·海恩以及其他国家的海军将领及政治家，无不盘算着与此相似的计划。但是加勒比海太大了，西属美洲也太大且过于分散，根本不可能单凭一次战役就征服它。此外，指挥这种大规模战争的司令官比那些突然袭击一下便走的私掠船船长们面临着更加严重的难题，因为他们的士兵必须登陆住下来，用大批人马坚守相当长的时间。从欧洲来的陆军和海军在这种可怕的、要命的热带战斗中很快消瘦下去，西班牙人、蚊子和气候共同击败了每一次的长期占领企图。

圣多明各港，西属西印度群岛与大陆的行政首府，在1585年以其3.5万人口雄居西班牙帝国的最大城市之一。西班牙人按照典型的殖民地城市规划方式，在这里建造了棋盘状的网格街道，修建了高大的石头楼房，宽敞的广场和大街，石砌的“精忠报王塔”（历代总督在这里对西班牙国王宣誓效忠），以及防御要塞和兵营。但是德雷克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在1586年新年那一天，向岸上派遣了不到1000人的登陆部队。他们在港口南边上岸，同时舰队主力从正面进攻港口，突然袭击，一举成功。德雷克的人马随即在城中的主要广场上筑壕固守，同时就城市的赎金开始谈判。双方的讨价还价持续了一个月之久，在此期间，英国入侵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掠夺与破坏，以催逼西班牙总督尽快做出决定。圣多明各最后交出了25000金杜卡特（威尼斯金币）的赎金，掳掠的收获也不算丰富，但是，英国人对这座城市的破坏却是非常彻底的。所有的主要建筑连内部都被破坏无遗，碉堡内的大炮和物资都被搬运一空，而且伊斯帕尼奥拉岛防卫舰队的船只也在港口中被点火焚毁了。德雷克对卡塔赫纳港的袭击也不是很令人满意，他只弄到了11000杜卡特的赎金，堆积在这座港口的巨大财富都被及时转运到内地去了。

1595年，在德雷克与霍金斯的共同指挥下，另一支英国大舰队前往加勒比海。这一次西班牙人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和贝拉港打败了英国舰队，德雷克本人也因为痢疾而死在贝拉港。他的舰队在佛罗里达海峡遭到西属佛罗里达总督佩德罗·梅嫩德斯·德·马贵斯指挥的一支强有力的西班牙舰队的袭击，不得不在一场海上追击战中突围而出。大体来说，法国和英国在16世纪试图打破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垄断权的尝试就这样失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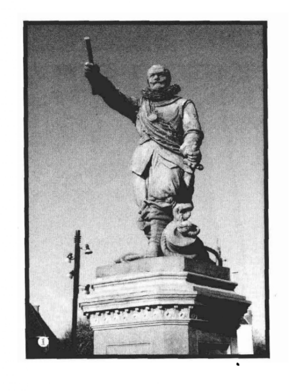
德雷克的“金鹿”号帆船。1577~1580年期间，他曾乘该船进行了环球航行。其船名来自这次航行的赞助人克里斯托弗·哈顿爵士的家徽。图中是这艘船的复制品，建造于1977年，如今停泊在伦敦的圣玛丽奥弗里码头。



从1536年到1609年，可以视为法国和英国入侵西班牙美洲帝国的第一个时期，其绝大部分活动是用海盗船、私掠船来对付西班牙船只及其据点。1596年，波旁王朝的法国、英格兰以及正在争取独立的尼德兰联合省（荷兰）结成了反西班牙的同盟。这个同盟的强大海军在两年的时间里，一度断绝了西班牙与西印度群岛的联系。德雷克指挥的舰队甚至大胆突入西班牙领水，袭击、掠夺并焚烧了囤积着大量美洲财富的加的斯港。不过，1598年法国退出同盟，单独与西班牙签订了《维尔芬和约》而媾和。1604年，詹姆斯一世接替伊丽莎白女王继承英格兰王位后，也与西班牙签署了《伦敦和约》，退出了反西同盟。

到1609年与尼德兰签订《安特卫普和约》为止，西班牙对其实际占领的美洲领土的垄断权得到了法国、英国和荷兰的承认。但是，对于“名义上”属于西班牙而实际上却未占领的那些地区——主要是向风群岛和背风群岛的岛屿——法、英、荷三国都不承认西班牙在这些地区的权利。这一点，现代国际法的鼻祖——荷兰人格劳秀斯做出了明确

的总结："一切领土归属之法令，若无占有之实，一概无效。"



这样，西欧国家侵入西属加勒比海地区的第二个时期（1609~1697年）开始了。其特征是在西班牙没有殖民的小安的列斯群岛上建立殖民地，同时通过海盗来与西班牙人抗衡。这时荷兰人已经拥有欧洲最强的海上力量和商业力量，尽管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东印度，但是对"西印度"也兴趣浓厚。成立于1621年的荷兰西印度公司的强大舰队，是英国和法国敢于在西印度群岛建立殖民地的武力保障。1628年，这支舰队就在号称"荷兰的德雷克"的海军大将皮特·海因指挥下，在古巴马坦萨斯港外拦截了足有31艘帆船的西班牙白银船队，俘获了全部船只，证明了荷兰海军力量的强大，并且为西印度公司股东带去了价值1500万盾的战利品。这件事使西班牙在欧洲的商业信用和政治威信均告破产。到1630年，除了少数幸运逃出荷兰舰队魔爪的西班牙重装商船队外，加勒比海的西班牙海运已经萎缩到不值一提的状态。

在西班牙人无力而且虚弱的这段时期里，法国、荷兰和英国纷纷在西印度群岛攫取殖民地。荷兰人夺取了南美沿岸的库拉索岛和阿鲁巴岛，以及向风群岛中的圣马丁岛、圣尤斯特歇斯岛和萨巴岛，这些岛屿的主要用途是为荷兰人提供贸易与走私活动的基地。英国人在1624年占据了圣克里斯多夫岛（圣基茨岛）和土地肥美的巴巴多斯岛，1628年占领蒙特塞拉特岛，1632年夺取了安提瓜岛和尼维斯岛。英国人在南边较大岛屿（圣卢西亚岛、多巴哥岛）上的殖民尝试则由于加勒比人的抵抗而告失败。

法国人在殖民活动上远远落后于英国人。他们在1624年也占据了圣基茨岛的一部分，但是直到1653年黎赛留主教设立美洲群岛公司后，在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上才有了法国的居民点。其他欧洲国家也相继在西印度群岛出现，丹麦在1671年得到了维尔京群岛，瑞典在一个短时期内控制了圣巴塞罗缪岛，勃兰登堡公国建立了短命的勃兰登堡美洲公司。但只有英国与法国在很多岛屿上长期保留了殖民地。

与荷兰的商业据点型殖民地不同，英法从一开始就往这些岛屿上安置移民，从事生



1. 荷兰代尔夫特港的皮特·海因（1577~1629）雕像。

2. "猎牛人"袭击圣多明各北部城市的场景。

产。这些岛屿起初主要由荷兰商人提供商品，但是，英国在1651年颁布的重商主义的《航海条例》和法国人在1664年建立的西印度公司，给荷兰人的贸易垄断地位以沉重的打击。自1652年开始，荷兰、法国、英国之间在西印度群岛进行了几次战争（每次战争的交战双方各不相同）。其结果是荷兰的地位被大大削弱，以致荷兰西印度公司在第三次荷兰战争（1672～1678年）期间宣告破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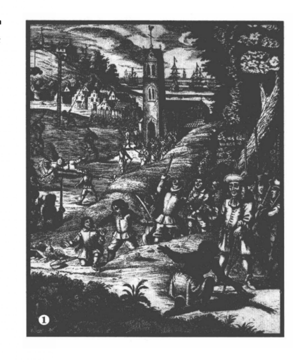
在西属圣多明各，自从岛上的黄金开采殆尽后，西班牙人的兴趣就转向美洲大陆，许多早期西班牙移民离开了该岛。从16世纪中叶起，由于帆船技术发展和军事上的原因，安的列斯群岛上最重要的港口不再是圣多明各，而变为哈瓦那。在这以前，每年大约有25艘船驶入圣多明各；在这之后，每两三年才有一艘船停泊在那里。外国海盗骚扰的规模越来越大，自从德雷克爵士的大肆掠夺后，圣多明各港再也没能恢复元气。与其同名的整个殖民地也像其首府一样逐渐衰落，甘蔗种植园让位于养牛业。从1520年起，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西部已经成为无人区，已开垦的土地逐渐荒废，居民点也被废弃。这些地区尤其是西北岸的托尔图加岛，慢慢变成了海盗的聚集点。

到16世纪末，圣多明各殖民地的西部开始出现了新的居民区，最初只包括北部海岸，后来扩展到西班牙人离开的全部区域。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处于西班牙管辖之外，其成员包括被放逐的海盗，失事船只上的水手，逃跑的重罪犯，逃跑的白人契约奴隶，以及来自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勃兰登堡等国的冒险家。西班牙人把他们统称作"猎牛者"，这个词来自"在微火上熏烤的肉条"。除了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外，在牙买加和伊斯帕尼奥拉岛北岸的托尔图加岛上，也有这一类人。在这些岛上生活着成群的野猪——西班牙殖民者搬往大陆之后被丢弃野化的家猪，以及长角的牛群。这些畜

1. 17世纪最臭名昭著的海盗巢穴——托尔图加岛。在无法无天的名声方面，当时只有牙买加的皇家港能与其齐名。

2. 17世纪最著名的加勒比海盗之一，“葡萄牙人巴塞罗缪”。

3. 另一位著名的加勒比海盗，法国人弗朗索瓦·洛洛诺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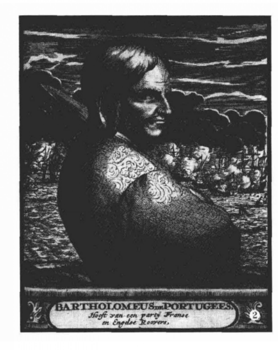
生都是从西班牙农场和牧场跑出来的家畜后代，在未开垦的热带干草原上繁殖。那些被称为“海盗”的亡命之徒则在岛上漫游，随意猎取野牛和野猪，剥去兽皮，用印第安人的方法把肉切成长条，用微火熏烤，然后卖给过往船只。

除了猎牛者外，还有一些白人居住在闭塞的村子里，种植烟草和基本的粮食。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人构成了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的全部社会阶层：猎人提供兽皮和肉类，农民提供粮食和烟草，海盗则提供他们掠夺来的各种物件。在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人当中，法国人的数量占优势。

1631年，一家英国公司试图在托尔图加岛上殖民。但是殖民者们很快就发现，用从西班牙人那里掠夺来的战利品来向荷兰商船购买货物，要比辛辛苦苦地猎牛、熏牛肉省事得多。坦白地说，托尔图加岛就是一个商业袭击的基地。许多人除了打猎外，还在陆上和海上从事抢劫活动。1635年，托尔图加岛上的英国移民就被西班牙人屠杀殆尽了，这个岛又像以前那样成为海盗的乐园。漂泊不定的加勒比海盗在这里可以获得咸牛肉、烟草、甜酒、妓女和各种纵情的欢乐。这批海盗中有来自许多国家及没有国籍的亡命之徒，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不是英国人就是法国人。

西班牙人对猎牛者的兜捕迫使他们进一步从事海盗行为，“猎牛者”这个词不久后就变成了和“海盗”完全相同的意思。到17世纪中叶，这些海盗已经成为武装优良、领导得力、习惯于艰苦生活的危险的不法之徒。巴巴多斯的英国总督和圣基茨的法国总督总是诱劝他们，在和平时期对加勒比海的西班牙心脏地区发动一波又一波的袭击，并且在与西班牙交战时雇佣他们来袭击西班牙的商船队。

在托尔图加岛上，英国海盗和法国海盗总是争吵不已。1640年，定居岛上的法国冒险家勒瓦瑟尔设法使自己被海盗中的法国人承认为总督，并且不久就把英国人挤走了。





勒瓦瑟尔是胡格诺派新教徒，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军事工程师，在1627到1628年黎赛留主教指挥军队围攻拉罗舍尔城期间，曾经在这座胡格诺派的要塞里磨练了14个月之久。他系统地布置了托尔图加岛的防务，并且使自己成为该岛的半官方总督和海盗首领。法国海盗从托尔图加出发，发动对西班牙人的进攻，而他们的战利品也运到那儿分赃。

1653年，勒瓦瑟尔遇刺身亡。圣多明各的西班牙总督不久就打败了他的继承人，并且占领了托尔图加岛。岛上的海盗纷纷逃亡到伊斯帕尼奥拉岛北岸的森林之中。但是1655年，岛上的西班牙守备队撤回圣多明各，于是海盗又漂流回来了。牙买加的英国总督一度尝试把该岛变为英国王室直辖的殖民地，但是岛上的法国成分太多，只好放弃了这项企图。加勒比海上的英国海盗开始转而以牙买加的皇家港作为其总部和活动基地。

托尔图加岛的防御工事使得它成为法国在加勒比海的一个牢固立足点，以及定居在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的法国“猎牛者”的后方基地。当西班牙当局企图把他们从圣多明各殖民地的西部赶出去时，他们就从海上逃往托尔图加岛避难；当托尔图加岛上的法国法律使人腻烦的时候，他们可以消失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丛林深处，重操屠夫和强盗旧业。就这样反反复复，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西半部出现了珀蒂果阿夫、勒奥冈、和平港等一系列法国海盗港口。

1665年，被法国西印度公司任命为托尔图加岛总督的伯特兰·多盖龙，开始有意识

地把这一串海盗巢穴组织成一个殖民地。这位总督曾经在马提尼克和牙买加当过种植园主，在巴哈马群岛南部当过盐商，也曾当过海盗，因此对加勒比海的社会结构十分了解。他以巨大的热情和出色的才能来安排这项计划，常常自己出钱，把一些法国家庭安置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鼓励他们种植烟草、玉米、可可，并且安排他们向海盗出售这些作物。多盖龙甚至从法国招来1600多名妓女，安置在此地，以鼓励海盗们生活在家庭式的环境里。这块半官方的法国殖民地被称为圣多明克，其意思与邻近的西班牙殖民地一样，是为了纪念那位创建多明我会的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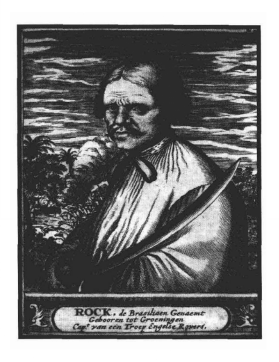
路易十四曾经多次表示，在欧洲的战争胜利基础上让西班牙承认法国对圣多明克的占领，但是西班牙政府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妥协。于是，路易十四采纳他的将领德斯特雷元帅的建议，继续利用加勒比海盗对西班牙"施加一点压力"，以迫使其最终同意将西印度群岛的财富分一份给法国。1697年，随着《里斯维克条约》的签订，西班牙承认了英国和法国在加勒比海获得的新殖民地。这标志着西欧国家侵入加勒比海地区第二个时期的终结。

随之而来的第三个时期（1697～1814年）的突出特征是英法之间在安的列斯群岛上的尖锐矛盾，西班牙反而退居其次。这是因为英法两国的殖民地岛屿的经济在这期间大大地繁荣起来，依靠辛勤的劳动建立起了甘蔗种植园经济。在社会结构完全改变的基础上，这些西印度岛屿变成了"糖岛"。18世纪欧洲殖民者之间的战争经常是由于这些岛屿的归属而引起的，因为这些"糖岛"是其宗主国非常有价值的财富，而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就是法属圣多明克殖民地。

"甜岛"

1697年《里斯维克条约》签订之后，法国开始大力发展圣多明克殖民地。多盖龙总督已经开始将这片海盗巢穴发展为相当体面的殖民地。在他之后的几位法国总督继承了多盖龙的政策，一方面大力镇压托尔图加岛的海盗，迫使他们迁往圣多明克定居；另一方面则用甘蔗种植业代替捕猎野牛，用和平贸易代替海盗行为。圣多明克很快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甘蔗种植地和蔗糖产地，在整个18世纪，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一块热带领地，也是新大陆最富庶的一块殖民地。

这种种植园经济是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之上的。由于甘蔗含有很高的糖分，极易腐烂发酵，因此收割之后就要立即榨糖、煮糖、结晶装桶，种植园必须有稳定的、数量庞大的劳动力。当时的圣多明克和其他西印度岛屿一样，黑奴的死亡率很高，除了虐待之



17世纪中晚期横行于加勒比海的海盗洛克，他是个英格兰人。

外，许多黑人死于欧洲人习以为常的流行性疾病，或者由于过量偷喝生酒而丧命。从种植园主人的观点来说，引进成年黑人奴隶比蓄养儿童奴隶更为经济，因此，黑奴的供应成为最主要的急务。一旦供应停止，那么不需一两年的工夫，糖业生产也会遭到巨大的损失。

随着糖业生产的发展，西印度群岛对黑奴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在1687年，法属圣多明克有4411名白人和3582名黑奴，到1789年时，白人为30826人，而黑奴的数量增长到了465429人（另有27548名自由的黑人）。除了甘蔗外，圣多明克还出产烟草、靛蓝、咖啡和棉花。所有能利用的土地都被用来种植作物，甘蔗这种最主要的经济作物种植在湿润的平原上，山地则大面积种植咖啡。不适宜种甘蔗的丘陵地带，以及种咖啡嫌太低太干燥的地方，则用来种植靛蓝。棉花田主要分布在干燥的平原地区，那里有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只有在最偏僻、最不适宜种植的地方，才有养牛业和养猪业。

法属圣多明克的大种植园构成一个个独立的经济实体。种植园主的住宅位于地产的中心，周围是奴隶住房、粮仓、畜圈、碾磨房、煮糖场、酿酒场、锻铁炉和修理工场；再外围是用来给种植园主提供水果（菠萝、香蕉、西瓜、香瓜、橘子和柠檬）的果园，给奴隶提供粮食（玉米、土豆、芭蕉、红薯、木薯）的小块耕地；再外围也许有（不总是有）用来生产少量消费性作物如烟草和生姜的农田，以及放牧奶牛的牧场；在这圈土地之外是用来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甘蔗或咖啡）的农地，以及用来提供木材、放养猪群的森林。

在圣多明克北方平原地区和阿尔蒂波尼特河流域，精致的高架水渠和水力磨坊随处可见，种植园与沿海城镇之间往往有很好的道路，河上架着石桥，路面上也铺着石块。如今海地共和国的道路网几乎全是几个世纪前法国人铺设的，只是部分路段延长了而

已。一部分古老的法国灌溉系统也沿用至今，而海地的全部城市几乎都是在法国人统治时期建设的。

法属圣多明克的城镇大多位于沿海，而且都起着港口和贸易中心的作用。殖民地最大的城市是位于北海岸的法兰西角（今天的海地角）。像其他殖民地城市一样，它的平面图也是棋盘方格形状的。这座拥有18500人的城市是圣多明克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中心，以豪华的公共建筑物和宽阔的街道著称。其他的大城市包括南方的太子港（1790年时人口6000人）和累凯（5000人）。

经过一系列的乱伦婚姻——堂兄妹婚姻、表兄妹婚姻、叔叔与侄女的婚姻、舅舅与外甥女的婚姻——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在病弱痴呆的卡洛斯二世身上走到了尽头。这个无嗣的年轻人的姐姐嫁给了法王路易十四——后者为自己的孙子安茹公爵菲利普提出了对西班牙王位的要求；卡洛斯的妹妹嫁给了神圣罗马皇帝、奥地利大公利奥波德，此人也为自己的次子卡尔提出了王位要求。1701年，卡洛斯指定菲利普为自己的继承人，法国和奥地利之间随即爆发了战争。路易十四从可怜的卡洛斯二世那里获得了西属美洲和西印度群岛（及其商业垄断权），而英国与荷兰选择同奥地利结盟，同法国和西班牙作战。

这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主要是在欧洲进行的，在加勒比海的战斗主要是防御性的。在战争开始之前，夏托勒诺尔海军大将就率领一支法国舰队抵达了马提尼克岛。1702年，英国人派来了本鲍海军上将的舰队，坚拒法国人于牙买加岛之外。同一年，英国人占领了圣基茨岛的法属部分。1703年，巴哈马殖民地被法国和西班牙的私掠船洗劫一空。1706年的蒙特塞拉特岛和1712年的圣基茨与尼维斯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但是，英国在欧洲战场取得了胜利。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确保了法国和西班牙的王位被彼此分开并永久脱离，因此，西属美洲和尼德兰（今天的比利时地区）将不会归于法国波旁王室的统治之下。英国还从法国人手里得到了半个圣基茨岛、新斯科舍、纽芬兰岛的普拉森夏殖民地，从西班牙那儿获得了直布罗陀要塞、米诺卡岛，以及英国南海公司在30年里向西属美洲输入黑奴的专卖垄断权。

在整个18世纪，英国同法国和西班牙在加勒比海打了许多场战争，许多岛屿在战争期间几易其主。1739年，英国首度因为西印度群岛的贸易问题同西班牙开战，这就是著名的“詹金斯耳朵战争”。原来，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维护贸易垄断的任务是交给私人巡逻船进行的，其船员全是一些久经与海盗作战锻炼的流氓。他们在殖民地贸易的正规航线上巡逻，碰到英国商船就勒令其停航，搜查“走私货”。凡是在船上发现任何西班牙

海地角的圣母大教堂。这座城市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是法属圣多明克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海地大革命后，许多住在当地的白人石匠和建筑工人逃亡到新奥尔良。如今，这两座城市的老城区有许多相像的建筑。



殖民地的产品，比如靛蓝、可可、苏木或西班牙钱币，就以从事“走私贸易”的名义加以定罪。不过这种证据实在不足一驳，英属牙买加领地也出产少量的靛蓝与苏木，同时也生产可可，而且，西班牙钱币是那时整个西印度群岛的通用货币。因此，许多英国商人遭到了不公正的逮捕与判罪。

1738年，罗伯特·詹金斯船长带着他那著名的耳朵出现在英国下议院。他说，这是1731年从牙买加返回英国时，被西班牙缉私人员割去的。下议院立即决定，“英国臣民无疑有权在美洲海上任何地方航行”，同时派遣阿道克海军上将去西班牙海岸做威胁性的巡航。西班牙则报复性地取消了英国的奴隶贸易特许证。翌年10月，英国和西班牙就宣战了。到1744年，法国也在加勒比海同英国处于交战状态。不过，英法双方的种植园主都不希望本国海军去占领和开发敌人的“糖岛”，而是要摧毁它，烧掉甘蔗田，摧毁制糖场，使其人口减少，最重要的是带走奴隶，这才是甘蔗种植园最好的、最有价值的

流动资本。如果海军舰队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就应当封锁对方的岛屿，切断贸易，使得粮食和奴隶运不进来，食糖、糖浆和罗姆酒运不出去。在这场战争中，英法海军的军舰差不多都在从事这后一种形式的战斗。双方的主要战斗力量都消耗在别的地方，比如欧洲与美洲大陆。

作为十几年后更重要的另一场战争的预演，这次西印度战争为法国海军提供了很重要的教训：由于在西印度群岛没有海军基地，法国舰队遭受了很严重的损失。参加历次战斗的舰队都是从法国直接派出的，是刚出厂的完整无损的船只；而抵达西印度群岛、并在那里执行了一段时间的封锁任务后，这些军舰的木头都会被海水中的蛀木虫侵蚀，亟需修理。所以法国舰队必须安排好时间，以便在飓风季节过去之后抵达西印度群岛，并在下一次飓风季节来临之前返回法国。此外，法国军舰还要拆去最下面一层甲板的火炮，用来装运粮食，因为西印度群岛的各岛屿在当时都不能生产大量的剩余粮食。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在英国舰队的威胁下，法国舰队到达圣多明克或者马提尼克后，必须立即把口粮卸到岸上去，并且重新架上大炮。这是一种耗时费力的重活儿，必须向不乐意的种植园主征用奴隶来干完。

除了这种问题外，刚刚抵达西印度群岛的法国舰队司令必须同当地的总督取得联系，以获得最新的情报。而一个刚从法国来的人只要在西印度的港口待上几天，就会染上黄热病或疟疾，有时患病的水手多到使舰队不能出航的地步。因此，法国海军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派到西印度去的舰队要么立刻同敌人战斗，要么就完全不要从事战斗。"而英国海军的优势就要大得多：他们的舰队是永久驻防在西印度群岛的，在牙买加的皇家港和安提瓜的英吉利港有两座海军造船厂，船只可以入坞修理，食物与其他物资成堆地存放在船厂仓库中。船员在这些基地一待就是两三年，即使生病也有时间痊愈。法国人最后终于承认英国人的办法高明，1784年也开始在马提尼克岛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可是这时已经为时太晚了。

1756年，以英国、葡萄牙、普鲁士和汉诺威为一方，法国、西班牙、俄国、瑞典、奥地利和萨克森为另一方的七年战争打响。战争爆发的最主要原因是法、奥、俄、瑞、萨等国对于普鲁士日益增长的实力和领土感到震惊，因此缔结同盟，试图摧毁普鲁士，而英国由于已经在北美洲和印度卷入同法国的殖民战争，因此支持普鲁士以牵制法国。

战争一开始，法国就夺取了地中海上的米诺卡岛，英国则占领了加拿大新斯科舍最东端的布雷顿角岛及其要塞路易斯堡。英法双方都认为这两个地方十分重要，每一方都希望夺回失去的地方，而不交出已得到的地方。于是双方都着手征服其他地区，以作为

格林纳达岛被罗德尼海军上将指挥的英国舰队占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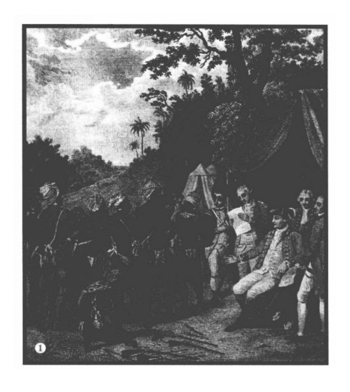
和谈时的资本。它们为此选定了西印度群岛那些有价值又非常容易攻击的岛屿。英国舰队在罗德尼海军上将的指挥下占领了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多米尼加、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并且将从法国赶来的增援舰队成功地封锁在法兰西角港内。倘若不是目光短浅的牙买加总督要求大部分英国军舰留在金斯顿港保护他的殖民地，这支法国舰队在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之前就可能在海上被摧毁了。

格林纳达岛投降后，圣多明克成为法国在西印度群岛剩下的唯一一块领地。法国舰队由于缺乏给养和船员生病，被英国人封锁在法兰西角港内。与此同时，西班牙不仅没能帮助法国去拯救那些岛屿，反而开始丢失自己的殖民地了。1762年8月10日，在波科克海军中将为时40天的围攻之后，阿尔倍马尔伯爵乔治·凯佩尔指挥的登陆部队攻陷了被认为“不可征服”的哈瓦那港和莫罗要塞。西班牙总督被迫投降，交出了10艘战列舰（相当于其海军战列舰总数的1/5）、3艘巡航舰、9艘其他军舰、若干艘商船和哈瓦那海军船厂内2艘即将竣工的新造战列舰。英国人还得到了183万金比索和价值100万金比索的货物（总值相当于今天的1.8亿美元）。

当年10月，由柯尼施海军上将和德雷珀陆军中将指挥的另一支英国远征军从印度出发，攻陷马尼拉港，索取了一笔价值400万西班牙银元的赎金，“阿卡普尔拉”号大帆船

1. 1760年前后法属圣多明克的一座种植园，其主人正在审问一名被马龙人抓回的逃亡奴隶。

2. 1780年的一座圣多明克甘蔗种植园（图中为主人住宅）。



及船上的300万银元亦落入远征军手中。此外，一支英国分舰队在大西洋截获了一艘从利马向西班牙运输价值400万元白银的帆船。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被迫同英国人商谈投降事宜，他短暂的参战为西班牙带来了重大的损失。1763年的《巴黎和约》将全部法属加拿大、全部俄亥俄河流域、除新奥尔良城之外的全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法国领土，除圣多明克、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之外的全部法属西印度岛屿，以及除了几个沿海据点之外的全部法属西印度领土统统割让给英国。英国把古巴归还给西班牙，以换取佛罗里达。

在同一条约中，西班牙由于追随法国参战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从法国那里得到了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河西岸的全部路易斯安那。但是，尽管西班牙获得了这么大一片土地，它却没有做什么开发。因此，罗德尼尖刻地评论说："西班牙帝国又增加了一片沙漠。"

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让法国丢失了美洲大陆上的全部领土，又割让了几个未开发的西印度岛屿，此后，它在西半球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对圣多明克、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这三处殖民地的开发上来。马提尼克由于有良好的港口、肥沃的土地和有利的位置而成为法属向风群岛的首府；瓜德罗普虽然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较差，但是在蔗糖生产上却超过了马提尼克；圣多明克这块法国殖民王冠上的宝石在七年战争中未受战争骚扰，在



经济上比前两岛屿都更加重要，而且在糖的产量上也遥遥领先。七年战争结束后，法属西印度群岛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其糖产量超过了英属西印度群岛。在1767年，法属圣多明克输出的蔗糖是77000吨，而且其中将近30000吨是用粘土过滤过、售价较高的半精制黄糖；而英属岛屿输出了72000吨，大多数是最普通、最便宜的粗制黑糖。

在法属圣多明克，许多种植园的主人并不总是居住在当地。一座甘蔗种植园就像一家公司那样被分成若干股份，然后在巴黎的证券交易沙龙上出售给不同的股东。生活在法国的业主有时候会认为，有必要去圣多明克或者瓜德罗普看一看自己的产业，便带着全家人在西印度的种植园里住上一段时间。由于他们对虐待黑人的现象比常年住在当地的种植园主更加敏感，他们的访问经常成为奴隶改善自己地位和待遇的机会，成为种植园的节日。不过，这种访问通常是短期的，把种植园事务处理妥当之后，主人回到欧洲，种植园就又恢复到过去那种松散的常态中去了。在凉爽的圣多明克北部地区，许多优雅的种植园大宅经常空着，或者被监工占据，与他们的奴隶小老婆和一堆黑白混血孩子同住。当地甚至出现了专门替住在法国的种植园主照看产业的种植园代理人，有的一个人负责十几座庄园。

在圣多明克的甘蔗种植园里，每年最重要的就是收获甘蔗、榨糖、熬糖的那几个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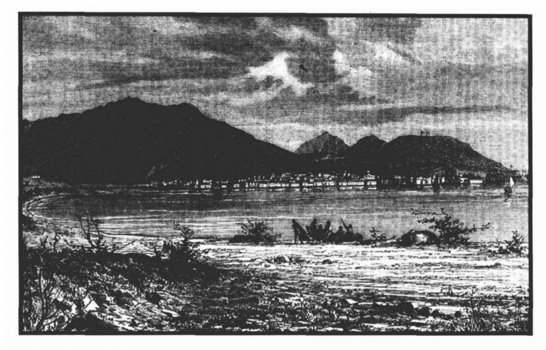
期，此时其他活儿都停止了，人和牲畜很少有休息的时候。另一方面，由于有甘蔗可嚼，有甜酒分配或者可以偷喝，因此种植园里充满了兴奋而活跃的气氛。在每年其余的时间，奴隶们耙地、摘叶、锄草、砍柴、修浚排水沟、铺筑道路、修补房屋。除此之外，每三四年还要移种一次甘蔗，因为这种作物的根在收割之后留在地里，虽然可以重新发芽生长，但糖产量逐年降低。因此每年必须把1/3到1/4的甘蔗田重新刨开，挖去老根，铺上肥料，接着插入新的甘蔗枝。如果使用耕犁和耕牛的话，这将是一项很快的工作。但是种植园主既然养活着那么多奴隶，每年最忙的时间也只有几个月，因此自然要尽可能地充分利用他们，而不是花钱去购买耕犁。

除了种植甘蔗的大田奴隶外，种植园里还有一些地位较高的工匠奴隶，包括木匠、箍桶匠和泥水匠。地位更高的是在主人或白人监工住宅里干家务活儿的奴隶。奴隶们住的房屋是用自家种植园出产的木料、泥巴墙和茅草修建的，穿的衣服由主人提供，英属和法属岛屿通常规定，主人每年要为奴隶提供两套衣服。英国和法国生产的粗亚麻布、荷兰条纹粗布和几内亚蓝布大量出口到西印度群岛，就是做这种用途的。奴隶偶尔改善伙食吃的咸鱼和咸牛肉需要进口，但最主要的口粮——玉米和芭蕉，以及芒果和面包果——可以在种植园主自己的土地上种植。奴隶在星期天可以把多余的农产品拿到集市上出售，这是黑奴们最重要的社交集会。

在19世纪废奴运动时期，批判奴隶制度的人往往把奴隶主描写成野蛮的虐待狂。但是比起早期西班牙人对泰诺人和其他印第安人的兽性奴役来，18世纪的黑奴在圣多明克和其他美洲种植园（包括美国南方）受到的待遇总体上说温和多了。虽然像骡子或牛一样，但黑奴们确实在吃、穿、住等方面得到保障。奴隶由于触怒主人而受到鞭打是常见的现象。不过在那个时代，白人也是生活在严苛的纪律之下的。从西班牙的士兵、英国军舰上的水手到法国学校里的小学生，只要他们行为不轨，都要受到鞭打。而且在种植园大量使用黑人奴隶的那个时代，西欧国家的法庭也曾绞死过偷走几个铜子儿的白人儿童；而一个清洗烟囱的伦敦小孩，或者一个贫儿习艺所的巴黎孤儿，他们穿的衣服、吃的饭食也许甚至还不如牙买加甘蔗种植园里的同龄黑人奴隶小孩。

总的来说，几个世纪来管理奴隶所积累的经验足以使圣多明克和其他西印度岛屿的奴隶主认识到，用不那么凶狠的办法可以使奴隶们更为有效地劳动。此外，法国的京城和英国殖民地的立法会议也制定了各种法律，来确保奴隶不受残忍主人的虐待。在圣多明克和其他法属西印度岛屿通行的是《黑人法令》，它是1685年由法王路易十四颁布的。这部详尽的法典的每一项条款都反映出法国人对奴隶叛乱的恐惧。

1780年时的太子港，当时是法属圣多明克的第二大城市。这里最初是法国海盗的一个岸上定居点，由于有一座马耳他骑士团修建的医院而被称作奥必塔。1706年，一名法国海盗船长为了保卫这个定居点不被英国人进攻，指挥他的座船"太子"号驶入港湾，并将其命名为太子港。1770年，由于遭受飓风袭击，法属圣多明克的首府从法兰西角迁到这里，太子港从此取代前者成为法属圣多明克和后来独立的海地国的政治中心。



法国政府决心避免由于主人的残暴而激起的奴隶叛乱。它限制种植园的刑罚，并且禁止“主人对其奴隶的野蛮待遇”，还规定了奴隶在食物和住所方面的最低条件，以确保其能够在疲乏时得到休息。虽然这部法典对奴隶的刑事犯罪行为规定了严厉的惩罚，但也规定奴隶有权要求得到正式审判，并给予他们一些重要的民事权利，比如禁止主人强行将奴隶的家庭拆散分离，此外对奴隶获得自由的规定也相当宽松。事实上，一些种植园主经常释放年老体弱的奴隶，并按照《黑人法令》的规定继续供给他们衣食住所。这些被释放的黑奴通常在种植园附近获得一小块地，在自己的奴隶子女帮助下用废木头和茅草搭建一间小棚屋，养几只鸡，种一些玉米、蚕豆、甘薯和芭蕉，借以糊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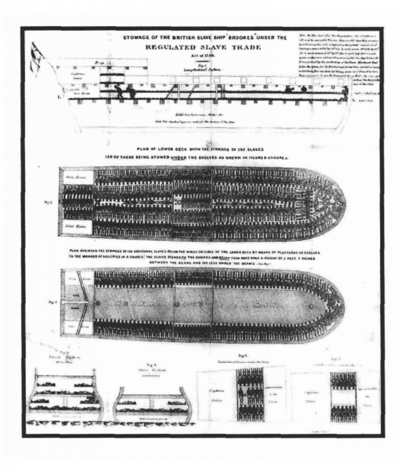
事实上，在圣多明克和其他西印度岛屿，虐待奴隶最严重的往往不是种植园主，而是他们手底下的白人监工，甚或账房工头和黑人车把式。而后者往往由于自己也不过是被提拔的奴隶，具有被提拔奴隶的一切渴望：行使一下小暴君的权力，向自己的同胞发号施令，挥舞起牛皮鞭子。在西印度岛屿上，立法机关在奴隶当中维持着严峻的纪律：威胁白人者用鞭打，殴打白人者砍掉一只手，偷窃者割掉一只耳朵，屡次偷盗者处以绞

刑。此外在种植园内部还有各式各样的土法律，虽然因为主人和监工的脾气好坏而各不相同，但对违反规定的奴隶的处罚也是非常严厉的，常常可以在田野里看到，享有特权的"住宅奴隶"与车把式奴隶挥舞鞭子抽打普通的黑奴。

黑人奴隶的反抗也有许多方式，比如故意怠工、以不必要的残酷方式虐待牲口、故意毁坏工具、溺婴、自杀、逃跑——尤其是在圣多明克或牙买加这种有高山和密林可以提供掩护的地方——甚至杀死主人、发动叛乱。白人对于叛乱黑奴的惩罚也是极端野蛮的，包括砍头、活埋、四马分尸或者活活烧死。由于英法殖民地的法律通常规定，白人种植园必须雇佣一些穷苦白人，配给他们火器充当小守备队，因此大部分叛乱会在一两个种植园的范围内被镇压下去。但是，也有少数成功的大叛乱。比如1733年，在丹麦人的圣约翰岛就发生了这样的叛乱。岛上所有的白人居民，除了极少数逃到圣托马斯岛之外，都被揭竿而起的黑人奴隶杀掉了。法国殖民当局从马提尼克岛，英国当局从安提瓜岛，都派来了军队，有条不紊地搜捕、射杀叛乱者。到最后，除了少数没有参加暴乱的黑人渔民外，圣约翰岛已空无一人，直到20世纪中叶，才成为专供北美阔人消遣的旅游胜地。

英属牙买加和法属圣多明克也由于经常发生黑奴叛乱而臭名远扬。在这两个地区，逃跑的奴隶在山区密林中按照非洲故乡的样子建立村落。他们被称为"马龙人"。这些人自由自在的生活引起种植园黑奴的羡慕。而马龙人有时候也会窝藏逃跑的奴隶。但是，他们有时也会和白人种植园主签订条约，成为追捕逃跑黑奴的雇佣兵，单就这种用途来说，他们是一支非常野蛮、非常有效的辅助部队。

圣多明克的黑奴大多来自西非。就臭名昭著的奴隶贩卖活动而言，在西印度群岛活跃着五股势力，其中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在西非都有自己的奴隶收购站，而西班牙人是单纯的奴隶买家。前四个国家的政策都是确立对自己的殖民地供应奴隶的垄断权，并在可能时把剩余奴隶出售给外国殖民地，尤其重要的是在西班牙奴隶市场上分得一杯羹。被出售的黑人奴隶来自今日的塞内加尔、几内亚、象牙海岸、加纳、贝宁、尼日利亚等国家的内陆地区，向南一直延伸到刚果。有些奴隶是部落之间战争的俘虏，被战胜的酋长出售给深入内地的奴隶贩子；有些黑奴是直接被深入内地的猎奴队抓走的。在盛行以活人祭神的达荷美王国（今贝宁共和国），每天都要用砍头、阉割、肢解等方法杀死许多黑人，用于献祭。扛着火枪的奴隶贩子们穿过满是血污泥泞的王国都城阿波美大街（街上到处是碎人肉、人皮和肢体碎块），直接从达荷美国王关押祭品的木栅围栏里购买黑奴，然后把这些祭品运往奴隶收购站。



18世纪早期的一艘贩奴船内部详图。

18世纪圣多明克殖民地一次典型的贩奴航行是这样的：一艘法国贩奴船从南特出发，带着一船贸易用的货物——色彩鲜艳的布匹、火器、工具、盆、锅和小饰品，经过两三个月的航程，抵达塞内加尔、黄金海岸（加纳）或奴隶海岸（贝宁）的沿海贩奴点。在这里，船东通过中间人来购买奴隶。这些奴隶都是沿海的黑人酋长和混血奴隶贩子从内地抓来的，囚禁在岸上的奴隶出售所里。这种挑选和购买通常需要好多个星期。在这期间，来自欧洲的"贸易货物"已经上岸付款，淡水桶也在岸上装满了，贩奴船上的木匠在货舱内做好临时板舱，奴隶就在这种板舱里开始横渡大西洋的航行。由于没有直立的余地，奴隶们在黑夜和大部分的白天时间都是俯卧着，只有上甲板活动的时间才能直起身子。

一旦奴隶数目凑齐，就被匆忙赶上船去，船只马上扬帆启航，毫不拖延。大炮对准舱内，炮手们点好导火索站在旁边，直到看不见海岸线的时候为止。

一到海上，奴隶叛乱的危险就会少一些。许多贩奴公司的规章制度都禁止船员随意

打骂与虐待奴隶。不过另一方面，对于贩奴船的船员来说，这些奴隶和牛马无甚区别。由于船只经常好几个星期停泊在酷热而不卫生的河湾，因此传染病也是一大威胁。在船上拥挤不堪的情况下，一场传染病就会使大部分船员和奴隶死去。因此，贩奴船上坚持按规定擦洗甲板，泼洒食醋。快速是防止奴隶大批死亡的最好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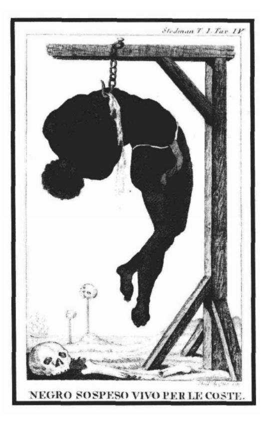
抵达圣多明克后，奴隶们被送上岸，用新鲜食物使他们在短时间内恢复健康，然后公开拍卖。通常是由奴隶商店的代理商一小批一小批地卖给种植园主和当地商人。买主在这种交易中总是占便宜的，因为奴隶贩子总是要急忙处理掉这种容易损失的货物，以便重新登上航程。他们接受的“货款”包括当地的钱币，以及货物——主要是精糖和粗红糖。由于法国对白兰地酒实行保护政策，法属圣多明克出产的糖蜜和甜酒在本国并没有销路。这种交易也要持续几个星期，对于一路上时刻提防黑奴叛乱、精神高度紧张的水手来说，这是纵情欢乐的好时光。接着就是返回南特或波尔多的轻松愉快的归途。这就是著名的“大三角贸易”。对于英国船来说也没什么不同，只是把圣多明克换成牙买加和巴巴多斯，把南特港换成利物浦港而已。

尽管白人传教士不断把基督的福音传播给这些“黑色生灵”，但是，那些来自西非的黑奴当中有许多人是过去的头领和巫师，他们秘密保留了原始的宗教信仰，即伏都教。这是一种崇拜精灵的宗教，以血腥的祭祀仪式、神秘的音乐、通灵术和黑魔法咒术而著称。在圣多明克的甘蔗收获季节快结束时，黑人经常举行粗俗而多少有些危险的伏都教庆祝活动。

像大革命前夕的法国一样，圣多明克也有细致入微的各个社会等级。一条极端明确的界线把白种大人物——通常是出身于贵族、姓氏中带有“德”字的大地主和大种植园主——同白种小人物（小种植园主、店主、商人、种植园代理人和监工）区分开来；接下来是身为佣工、码头工人或种植园警卫的下层白人，以及自由的黑白混血人种。后者当中颇有一些通过商业活动获得大量财富、从而兴旺发达起来的家伙，其财产与白人大种植园主相差无几，不仅受到社会地位不如他们的穷苦白人的羡慕与憎恨，也遭到白人上层社会的偏见与妒忌。在这些白人的强烈反对下，有色人种被禁止进入圣多明克的法院和地方部队，禁止担任某些有利的职业，没有特殊执照的话禁止使用火枪，也完全不能携带佩剑——这是上流社会的标记。他们衣服的式样和质料也有规定，以示与白人有所区别。在圣多明克的奴隶当中也有许多不同的等级：棕色的与黑色的，本地出生的与非洲出生的，熟练的与不熟练的，家务劳动的与田间劳动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繁缛的地位划分并不能明确地反映出各个阶层的政治立场。

1792年被处死的一名叛乱奴隶，处决方法是用钩子吊入肋骨，直至断气。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鼓吹“自由、平等”最积极的是圣多明克的贵族大种植园主；而发动叛乱的却是地位比非洲奴隶高的当地土生黑奴，由受到过一点教育、被委托以家务的奴隶组织和领导，下面将要提到的杜桑·卢维杜尔就是一位典型。在奴隶制体系中享有特权的优厚地位并不能使一个人对奴隶制度感到心满意足，以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圣多明克的情况来说，这一点在黑人奴隶和白人奴隶主当中同样适用。

黑人的岛

据说在同法国人的某次战争期间，英王乔治三世有一次问罗德尼将军，法属圣多明克的地貌如何。这位海军上将把一张纸揉成一团后丢在桌子上，说：“陛下，圣多明克的地形就是这样的。”的确，源自北美洲的科迪勒拉山脉从中美洲大陆开始，分为两支向伊斯帕尼奥拉岛延伸：北面的支脉从危地马拉延向伯利兹，然后经过开曼海岭和古巴的马埃斯特腊山脉，伸展到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西北半岛，并延伸为该岛的主脉，南边的支脉从洪都拉斯北部出发，经过尼加拉瓜海岭和牙买加的蓝山山脉（这里因出产高品质的蓝山咖啡而闻名世界），伸入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西南半岛。

由于两大山脉在此汇合，因此这个岛具有非常明显的山地特征。从西到东，岛上有四条彼此平行的山脉，它们被狭长的陷落低地彼此隔开，所以这座岛是西印度群岛中唯一具有各种气候类型的岛屿，从热带到寒带，交替排列在陷落低谷和山脊上。早已被西班牙人灭绝的泰诺族印第安人曾经管这座岛屿叫“海地”，意思是“多山的地方”。这种复杂崎岖的地形不是阿尔卑斯褶皱运动的结果，而是晚第三纪断层构造的产物：它不

仅使伊斯帕尼奥拉岛的陆地崎岖不平，而且在其南边形成了深达3000多米的哥伦比亚海盆，而岛北边的波多黎各海沟最深处竟达9000多米。这一地区的地壳断层上下错落，直至更新世还在继续，并且持续到今天。这座岛屿经常发生不时摧毁太子港、海地角和圣多明各等城市的地震和海震（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10年），就是这种地壳活跃运动很好的证明。

虽然地形崎岖多山，因为出口蔗糖而富足，但在法国人统治下的圣多明克却是一处易受攻击的殖民地。它的自由人口太少，不能维持一支人数可观的地方常备军，只好靠种植园主组建的民团来维持秩序。这样一支部队无法抵御外国的攻击，也防御不了可能的奴隶叛乱，因此非常需要本国的职业军队来为他们承担防御任务。

大革命前夕，圣多明克民团的司令德鲁弗雷是一个大种植园主。他在1783年写信给朋友说："一个有（大量）奴隶的殖民地是一个易遭受攻击的地方，人们在那儿如同走在火药桶上面。"正是这些种植园主坚持要派代表去法国参加1789年的三级会议，也正是这些人在1791年公然抗拒法国政府，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安全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这个政府来支持的。

当1789年8月法国国民议会发布《人权宣言》时，圣多明克种植园主便要求获得参加岛上政府的权利。一伙占有大量土地、拥有大量奴隶的贵族高声叫嚷"自由、平等、人权"，这种情况本身并不奇怪，1776年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就出现过，不久后也会在西属美洲出现。圣多明克的贵族要求的"自由"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经营殖民地的自由，比以前更加变本加厉地对待黑奴、自由黑人和黑白混血人的自由。在圣多明克，种植园主肆无忌惮地谈论着有关独立的事情，甚至在周围尽是黑人奴隶和黑白混血种人的场合，也醉心于"自由、人权"的讨论之中。

当时在法国，奴隶制度正受到"黑人之友"的谴责。在凡尔赛宫举行的三级会议上，第三等级代表们也要求给有色人种以平等的政治权利。圣多明克的大种植园主采取了第一个革命步骤。他们召集了议会——一处在北方，一处在南方，另一处在西方——坚持要求获得参加法国政府的权利。这些议会都拒绝了黑白混血种人参加的要求，并定于1790年4月在圣马克召开全会。在深思熟虑之后，他们颁布了事实上是独立宣言的宪法。可是，担心种植园主势力过大的下层白人支持法国的殖民地官吏来反对议会。法军的马杜伊特上校向圣马克进军，攻占了议会厅，把代表们掷出窗外之后解散了议会。残存的议会代表乘船到了法国，又被囚禁起来，许多人上了雅各宾党的断头台。

与此同时，由于其请求遭到拒绝而被激怒的黑白混血种人在奥盖的领导下，于1790



樊尚·奥盖（1755~1791），圣多明克的混血人富翁，其家族经营咖啡种植业，1790年10月领导有色人发动起义，11月退往西属圣多明各，被西班牙当局逮捕，引渡给圣多明克。1791年2月6日在法兰西角以车裂刑处死。

年10月在北部的法兰西角发动起义。奥盖激励他的追随者们为了获得权利而战。为了镇压起义，圣多明克的上层白人和下层白人立即捐弃前嫌，共同镇压起义。身在法国的著名作家米拉波伯爵说，圣多明克的白人是“沉睡在维苏威火山的脚下”。而代表马提尼克岛出席三级会议的大种植园主德·圣梅里则担心地写道：“如果国民议会不幸制定关于黑白混血种人地位（与白人平等）的立法，那一切就全完了。殖民者将认为自己被出卖；而混血人种，受到他们在法国的雅各宾派朋友的怂恿，将会采取最极端的手段（来争取自己的权利与地位）。然后是奴隶，他们也有同样的朋友和同样的行动手段，将会力图达到同样的目的。殖民地不久就会成为一片广漠的屠场……黑白混血种人只不过是一场较大的棋局中的小卒而已，因为如果我们的奴隶注意到除了他们的主人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决定他们命运的力量，他们一旦发现黑白混血人已经成功地调动了这种力量、并凭借这种力量与我们平起平坐——那么，法国便必须放弃维持其西印度殖民地的一切希望。”

德·圣梅里的预言以冷酷的、无法逃脱的必然性，在圣多明克成为现实。法国国民

议会起初答应，除非应殖民地的请求，否则不制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法律。但是，当奥盖起义失败、奥盖本人被处以车裂刑的消息报知巴黎的国民议会后，在废奴主义者和雅各宾党的强烈鼓动下，这个原则立即发生了动摇。1791年5月15日，国民议会宣布，自由的有色人种有权投票选举并当选省议会和殖民地议会的职务。圣多明克的总督和大种植园主都拒不服从这项法令，一些种植园主甚至开始猖狂地鼓吹脱离法国。而许多教区的混血种人已经拿起武器，要求得到他们应有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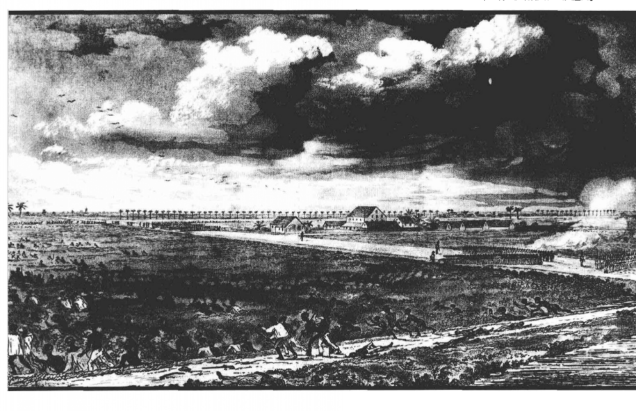
就在白人与黑白混血人吵得不可开交，把整个圣多明克殖民地的注意力完全吸引过去的时候，一股更强大、更可怕的势力秘密地爆发了。当年8月14日晚上，伏都教大巫师杜蒂·布克曼在法兰西角附近的鳄鱼林主持了一次伏都教祭祀仪式，然后指定三个奴隶——让·弗朗索瓦、比亚苏和让诺为他的代理人，领导即将爆发的黑人奴隶大起义。这三个人到圣多明克北方的各个种植园秘密串联，在夜间举行伏都教的宗教集会，要求奴隶们准备好发动叛乱。

布克曼本人也是一名奴隶。他在牙买加的旧主人那里偷偷学会了阅读。由于发现他私自教其他奴隶识字，其英国主人把他出售给了圣多明克的一个种植园主。“布克曼”这个名字其实是牙买加的洋泾浜英语“读书人”（book man）的拼写，而其名字杜蒂则来自英文dirty（肮脏）。这位“肮脏的读书人”并不是第一个在圣多明克发动奴隶起义的首领。在他之前，有1676年的帕德雷让和1757年的弗朗索瓦·麦坎达尔。不过，这两位先行者既没有布克曼的宣传鼓动能力，也没有赶上法国大革命的好时机。事实上，起义之后3个月，布克曼就被法国殖民者杀死了，他的脑袋被公开展示，以粉碎其“永生不死”的神话。

这里说一句题外话。2010年1月，海地发生了大地震。美国著名的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帕特·罗伯逊在其“基督教广播网”的节目中说，海地大地震的真正原因是1791年8月14日那天晚上，布克曼“与魔鬼签订了契约”，借助撒旦的力量赶走了法国统治者“拿破仑三世”，结果海地遭到上帝的诅咒，注定遭受“永世的贫穷”和大地震的“惩罚”。从19世纪起，出于对黑人起义的恐惧和对伏都教的惧怕，“海地把灵魂出售给撒旦”这个说法在美国基督教保守势力中流传已久。白宫新闻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对罗伯逊的讲话讥讽地评论道：“在人类遭受各种灾难时，永远都会有某些不堪救药的蠢才跳出来，散布一些绝顶万分的蠢话。”

无论与布克曼达成交易的是撒旦还是别的什么，总之，席卷整个圣多明克北部的黑人奴隶起义在8月22日那天爆发了。在阿库尔、林贝、弗拉维尔、勒诺曼等大种植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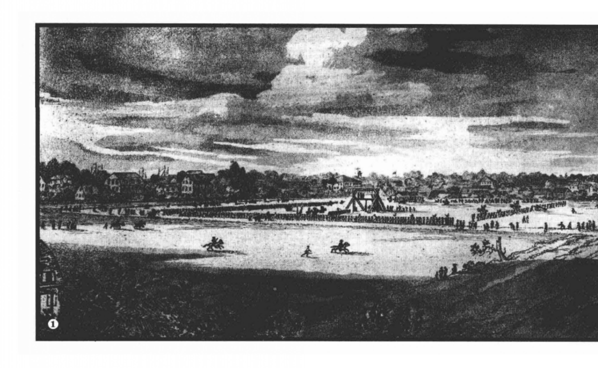
1791年法属圣多明克的黑人大起义。



黑奴们击鼓为号，用长矛杀死主人全家，杀死监工、账房先生、守备队士兵、商人、铁匠……总之杀死他们见到的一切白人，不分青红皂白，不分男女老幼，然后放火烧掉甘蔗田、榨糖厂、大车、粮仓、房屋，毁掉一切能够让他们联想起种植园主人和奴隶制度的物品和财富。在一些种植园，起义的奴隶举着一支长矛，上面戳着一个白人婴儿的尸体。他们用这件可怕的东西作为自己叛乱的标志。几个星期之内，圣多明克整个北方平原已经成为烟雾弥漫的废墟，到处都是趁火打劫的黑人，到处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行为。

这次叛乱是西印度群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一致行动的奴隶起义，它以令人毛骨悚然的规模和场面展示了被压抑的黑人仇恨的爆炸威力。叛乱一经开始，几千个白种居民和一小撮可用的正规军是无法将其镇压下去的。黑白混血人和白人一样害怕奴隶，但是两者之间的疑心和偏见已经接近仇恨，使得双方无法结成有效的同盟。

当时正在法兰西角的英国人布莱恩·爱德华兹，描述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情



况。根据爱德华兹的估计，在起义的头两个月里，圣多明克北方大约有2000名白人被杀，180个甘蔗种植园和900个咖啡与靛青种植园被彻底毁灭，同时有大约10000名黑人奴隶死亡，一部分死于战斗，或是死于白人刽子手的手下；还有许多黑奴是在烧光吃光种植园主人的存粮、喝光甜酒之后，因为在一片废墟的北方平原找不到食物而被活活饿死的。

在起义之前，圣多明克北方地区白人的总数不超过10000人，而奴隶的数量是其20倍。黑人起义的消息传到法兰西角后，当地的白人居民立即用军营里的武器武装起来，首先用和黑奴同样残暴的手段杀死了城内的所有黑人，接着利用要塞城墙作为防御阵地，居高临下地向冲向城市的黑人开火射击。这些黑人尽管喝得醉醺醺的，并且被伏都教巫师用精神控制法进行了催眠，确信自己“刀枪不入”，但还是像收割季节的甘蔗一样成批倒在法兰西角的城墙下，最后不得不退却。在黑人发动起义那天，有些种植园主比较警醒。他们召集了白人守备队，带着家人和一部分粮食，用火枪杀出一条生路，逃进法兰西角避难，或者逃向西北部山区一带有防御工事的法国驻军营地。这些地方不久之后就成为圣多明克北部地区唯一受白色人种控制的地方了。当地的黑白混血人希望增强他们的地位，于是同白人一起来镇压奴隶。

当时，在圣多明克的西部地区暂时还没有发生奴隶叛乱，混血人的队伍在太子港附近留驻下来，希望和白人分掌政权。但是，种植园主在巴黎已经劝服政府废除了五月法

1. 圣多明克殖民地爆发黑人起义后，控制着北方法兰西角港的白人在广场上对反抗主人命令的黑奴进行“预防性处决”的情景，可见到广场中央已经竖起了一座巨大的绞刑台。

2. 莱热-菲利西蒂-桑托那（1763~1813），法国雅各宾派废奴主义者，“黑人之友”社成员，1792年出任革命政府驻圣多明克代表，1797年被杜桑·卢维杜尔押解出境，16年后死于家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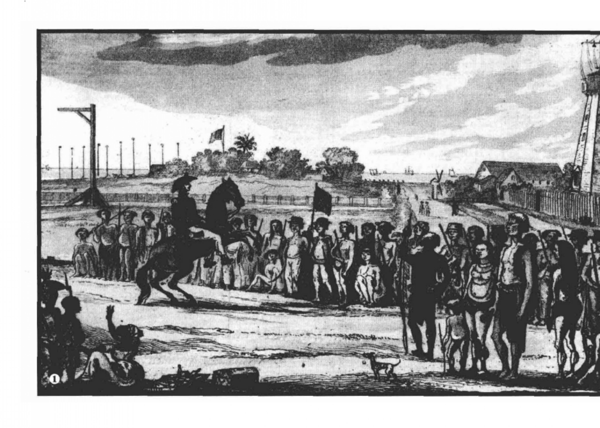


令，白人以为现在已经有了排他性的权力，于是开始杀戮太子港附近的混血人。恐怖之中的混血人在他们的领袖佩蒂翁率领下逃走，并号召西部的奴隶起义。白人与混血人在太子港周围彼此交战，而且混血人逐渐占了上风。只有太子港这个地方除外，一伙由罪犯头儿领导的贫穷白人暴徒正在那里施行恐怖统治。

在南方地区，白人种植园主把他们的奴隶武装起来——这些奴隶暂时还是顺从的——反对混血人种。在圣多明克，到处都是白人与黑人、白人与混血人、混血人与黑人、保王党与革命派、获得自由的奴隶与奴隶之间的相互厮杀。恢复秩序的唯一希望在于从法国派遣军队来。然而，国民议会中的雅各宾党坚决反对任何支持奴隶主殖民者与王家总督的动议。他们认为圣多明克的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糖和咖啡产量锐减）是击败君主制政府的有力棍棒。只是在1792年9月雅各宾派控制议会后，才有一支军队开往圣多明克。

当然，这是一支革命的军队，奉雅各宾“委员”们的命令来实施“自由、平等、博爱”。他们狂热且真诚地信奉这些原则，但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却是无尽的流血和彻底的混乱。这支军队的首领桑托那被种植园主视为乱党，遭到后者的抵制。于是他招募了叛乱的奴隶，与后者联合起来，摧毁了太子港和法兰西角。

法属圣多明克的北半部现在已经完全沦为屠场。在幸存的北部白人中，能够脱身逃命的人全都逃到了美国、牙买加、古巴或波多黎各——在波多黎各西方的海岸城市马亚



主斯，至今还保留着浓郁的法国特色。那些没能逃走或没想到逃走的白人，则在几年后统统死于海地黑人统治者德萨林对白种人的种族大屠杀。

1793年8月29日，桑托那颁布了一个解放奴隶的法令。它激怒了圣多明克南方和西方的种植园主。他们派遣使节到牙买加和圣多明各，请求英国与西班牙殖民当局派军队干涉。就在这一年，英西两国都卷入了对法国的战争，因此，两国都派遣远征军进入圣多明克。这些入侵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援救法国的白种殖民者，帮助他们镇压奴隶叛乱，而远景——至少英国是这样——是兼并这个殖民地的全部或一部分。

英国人从牙买加派来一支海陆分遣部队，由怀特洛克上校率领在南方的热雷米港登陆，另一支英国分舰队没有遭到多少抵抗就占领了北方的莫勒-圣尼古拉。英国军队所到之处都被法国殖民者当作救星予以欢迎。1794年3月，他们攻占了太子港。但是，1795年牙买加岛上的马龙人发动了起义。这次战争既受了圣多明克黑人起义的鼓舞，又受到法国革命政府派来的特务的鼓动，使牙买加当局十分惊慌。英军都是没有热带作战经验的军队。在4年旷日持久的战争之后，英国侵略军消失了。他们被黄热病击败，被人数众多的黑人击败，被杜桑·卢维杜尔的军事才干击败了。



1. 1793年英国军队在热雷米港登陆的情景。当时这里是一座人口主要为混血人的城市，以生产上等的甘蔗甜酒闻名于加勒比海。

2. 杜桑·卢维杜尔。

1743年，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卢维杜尔出生在法兰西角附近的一座种植园里。在一个和善的主人巴尤·德利贝塔教导之下，他学会了阅读和写作，学会了数学和草本药用植物知识。33岁那年（1776年），其主人给了他自由。杜桑结了婚，并且成为共济会圣多明克分部的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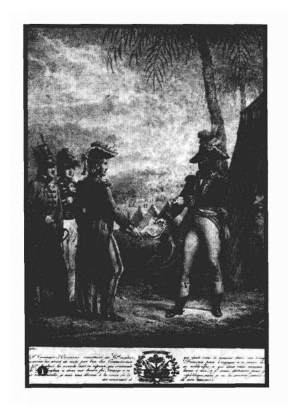
杜桑没有参加1791年的叛乱，但是在随后的混乱中，他却成了北部平原地区一伙儿流民的头儿。在革命的法国与波旁王朝的西班牙进行战争时，他参加了圣多明各的西班牙军队，成为保王党的雇佣兵，被册封为骑士，晋升为将军，并且建立了一支大约4000人的虽不正规却颇有战斗力的黑人军队。然而在1794年5月，由于英军在圣多明克的胜利进军，这个殖民地有恢复奴隶制的危险，杜桑便带领他的部下从西班牙军队中哗变，并且参加了那支已被打垮而且名声扫地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这件事足以令西班牙在圣多明克的军队宣告瓦解。1795年，西班牙与法国在巴塞尔签订和约，把西属圣多明各割让给法国，从而摆脱了自己对法国波旁王室应负的责任。

1796年，法属圣多明克总督勒沃离职，桑托那成为新的总督。他授予杜桑少将军衔，让其掌握军权，并煽动杜桑灭绝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全部白人（这位革命的先行者自己也是个白人）。杜桑对这个提议感到憎恶，对粗鄙好斗的无神论者桑托那本人也感到厌恶（杜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1797年，他任命桑托那为圣多明克在法兰西共和国国民会议的代表。当后者对这个任命感到迟疑时，杜桑派遣武装部队将其“护送”到一艘启程返回法国的商船上，把这个革命贩子赶出了圣多明克。

在1798年的战争中，杜桑的部队把圣多明克的英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因此英军

1. 杜桑·卢维杜尔与英军将领进行停战谈判。

2. 杜桑·卢维杜尔与麾下将领召开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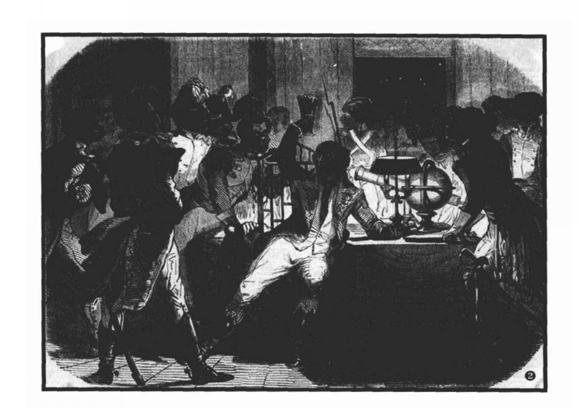
指挥官梅特兰少将非常乐于撤出已消耗殆尽的剩余部队，来换取对英军战俘的特赦和一项商业条约：杜桑向英国出售糖来换取食物和其他物资，杜桑保证不侵略牙买加。翌年，他与美国也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保证不煽动美国南方的黑人发动叛乱。

在这种外交场合，杜桑的举动活像一个独立的统治者，事实上他也正是这样的统治者。黑种人在圣多明克的优势地位是无与伦比的，而杜桑在黑种人中的地位也是无与伦比的。他指挥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并且得到国外有势力的人物的尊敬和同情。正是他与约翰·亚当斯的友谊，使得圣多明克的黑人当局能够在1795年到1799年期间从美国人那里获得与英国作战用的船只、军火和其他物资。

英国人被赶走之后，杜桑转而攻打圣多明克西部与南部的混血人集团，在1799年10月打败了他们的首领——相当有军事才干的安德列·里戈将军，迫使其逃亡法国。接下来，杜桑的军队在其指挥官让—雅克·德萨林的指挥下，洗劫了曾是混血人武装总部所在地的累凯，对城中的黑白混血种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进行围剿、肢解和杀害。在这座城市的2万多名混血人平民中，只有几千人趁乱挤上离港的美国商船，前往新奥尔良避难，剩下的全都被黑人军队杀死。

雪上加霜的是，圣多明克在整个1800年秋季大雨滂沱，其中部地区阿尔蒂波尼特河的灌溉堤坝由于10年间无人照顾而溃堤了。整个圣多明克西部和南部的繁荣都有赖于法国人修建的灌溉系统，但是这些工程从未加以修复。昔日得石砌水渠灌溉而富庶繁荣的地区，如今已成为被严重侵蚀的无树荒原。

到1800年，杜桑已经成为圣多明克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从法国派来的所有官员，他要么使其顺从，要么就予以免职。早在1799年，他就被法国督政府任命为总督。这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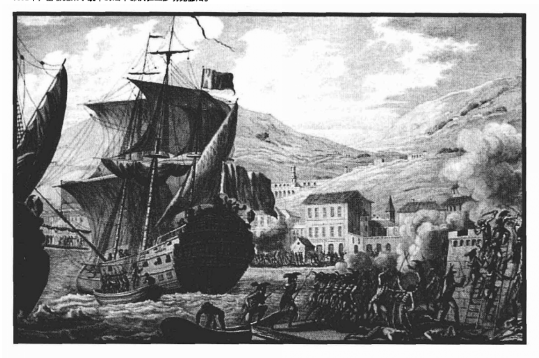


种挽回面子的姿态。杜桑给自己取了个新姓，叫“卢维杜尔”，意味着他的使命是为黑人的圣多明克“开辟”道路。1800年，杜桑·卢维杜尔下令停止不分青红皂白的种族大屠杀，尊重与美国人和英国人签订的条约，并命令以前曾经是奴隶的黑人群众恢复劳动。圣多明克的黑人由于厌倦了战争、饥馑、屠杀和暴行，变得驯良一些了，服从了杜桑的命令。杜桑甚至能劝诱一些逃到美国和牙买加的白人回到他们的种植园去。这个殖民地被破坏的经济开始慢慢恢复起来。

到1801年，杜桑·卢维杜尔认为，他的人民若要保持自由，则必须争取独立。他在那年公布了一部宪法，宣布圣多明克为“一个唯一的成为法兰西国家一部分的殖民地，这个殖民地只服从它自己的特有的法律”。在这部宪法草案中，杜桑还宣布自己的任职期限是终身的。这是拿破仑当时都还不敢采取的措施，也令后世的贪恋权力的总统们垂涎欲滴、跃跃欲试。

西属圣多明各从来没有过法属圣多明克那种规模的种植园经济，因此白人在人口比例上占多数，大多数从事传统的畜牧业。杜桑在1801年派军队对西属圣多明各发动迅速而成功的入侵时所宣传的“解放黑奴”的口号，只是遮掩其个人野心的一种遁词而已。

1802年，由勒克莱尔统率的法军部队在圣多明克登陆。



当时法国统治者拿破仑的政策要求法国同西班牙结盟，但是杜桑公然违抗拿破仑的命令，并表示无意放弃战果。

在法兰西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统治的这个国家内，没有两个独裁者同时并存的余地。同时，拿破仑对这个"镀金的非洲人"的威望与自负感到恼怒。此外，拿破仑全然不顾圣多明各黑人争取自由的斗争，竟然筹划在新世界重建一个全新的法兰西帝国，并以圣多明克作为其落脚点和基石，以1800年从西班牙手中强索回的路易斯安那作为其大陆屏障。很显然，拿破仑准备在圣多明克恢复旧制度——奴隶制或其他制度。当杜桑·卢维杜尔还在统治圣多明克的时候，这些计划没有一项能够执行。而要使杜桑免职，就只有对该岛进行军事上的重新征服，才能达到目的。

1802年，法国与反法同盟签订《亚眠和约》。拿破仑随后就派他的妹夫勒克莱尔将军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以及为数4万多人的陆军，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东部登陆。这支大军包括12个步兵团、4个轻装步兵团、6个炮兵团、19个骑兵队、1个轻骑兵团、2个龙骑兵团、1个工兵团，以及庞大的后勤补给部队和海上支援力量。这比7年前英国人所动用的军队规模大多了，而且法军还得到白人和黑白混血人（比如佩蒂翁及其部队）的支

1802年的拉文-库勒留战役，法军在丛林战中被海地黑人军队击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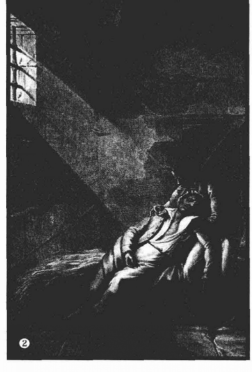
援。法军先征服了原西属圣多明各地区，接着向圣多明克发起进攻。

杜桑准备保卫他宝贵的海岛，他手下有20500人，分为3个师：其中北方师包括4个步兵团（4800人）、300名骑兵和900名炮兵，由亨利·克里斯多夫指挥；杜桑亲自指挥的南方和西方师包括6个步兵团（7200人）、200名骑兵、900名炮兵、1800名挑夫；最后是东方师，包括3个步兵团、200名步兵和400名炮兵，由让—雅克·德萨林指挥。

在法军的职业化进攻面前，圣多明克的黑人军队节节失利，亨利·克里斯多夫烧毁了法兰西角城，德萨林则把圣马克化为灰烬，然后退入山中。但是，勒克莱尔用法军的高级职位收买了这两位将军，使其转而投奔法国人麾下。

这场战争十分残酷，双方的暴行都令人发指。一名法国将军曾下令把抓到的三名黑人士兵活活烧死。其中一人在火舌烧到其腿部时惨叫不已，另一名黑人说："看着我！我来教你怎么死！"他转过去面向柱子坐下来，直到被烧成焦炭也没有呻吟一声。目睹行刑的法国将军不寒而栗地写信给勒克莱尔，描述了对手的可怕。在另一个场合，一个黑人母亲安慰和她一道走向刑场的女儿："我很高兴，你的子宫里不再会孕育身为奴隶的子女。"





1. 夏尔·维克多·艾曼纽尔·勒克莱尔将军（1772~1802）。他娶了拿破仑的妹妹波琳娜，后者在他死后改嫁给罗马贵族博尔盖塞亲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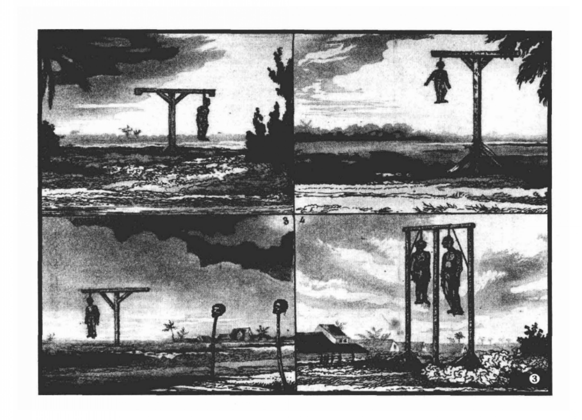
2. 杜桑·卢维杜尔之死，1803年。

3. 海地独立战争期间，在南方地区被混血人武装民团处决的黑人。

经过一系列耗费巨大的丛林战役，勒克莱尔迫使杜桑在1802年7月签署了一项保证顺从的条约，并接管了他的总督职务。这项条约规定，保证全体黑人和杜桑自己的自由，确保杜桑的支持者在圣多明克政府和军队中继续供职，在这些前提下杜桑同意停止敌对活动。勒克莱尔接受了这些条件。杜桑随后隐居到西部的一块地产上，然而几个星期后就被法军逮捕，带到法国接受审判，囚禁在汝拉山脉的茹堡要塞中，1803年4月因为肺炎而死在那里。在巴黎的先贤祠，人们如今可以见到一块纪念这位伟大的黑人的铭牌。

杜桑·卢维杜尔死后不久，勒克莱尔好不容易才赢得的威信由于外岛传来的消息而被摧毁了：在重新占领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圣卢西亚和多巴哥等岛屿后，这些岛上都恢复了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这个消息，再加上法国人对杜桑·卢维杜尔的背信弃义，使得成千上万激愤的圣多明克黑人在德萨林和亨利·克里斯多夫的带领下再度揭竿而起。这个殖民地再度陷人无法无天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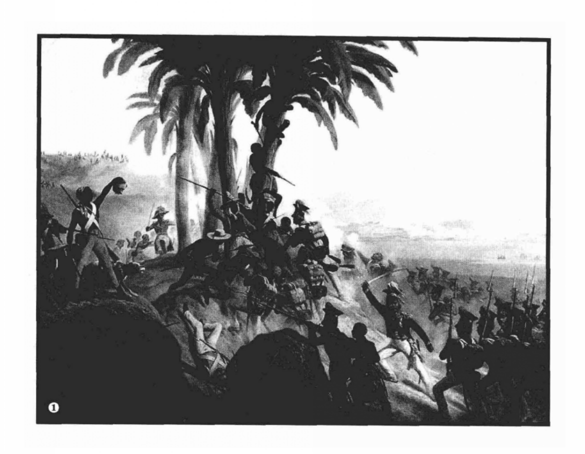
勒克莱尔对正规战很在行，但是，法军在圣多明克的山区和森林里与黑人部队打的是游击战，这与在欧洲作战完全不



同。由于乡村里根本没有食物，法军必须依赖城市提供补给。美国商人运来一些食物，用饥荒年代的价格出售给法军，即使这样数量也很有限。此外，黄热病每天都要夺去许多法军士兵的生命，最后连勒克莱尔本人都在1803年由于这种病而死去了，临死前还念念不忘地嘱咐说："我们必须杀掉所有的山地黑人，不分男女……12岁以下的儿童可以活命……我们必须杀掉一半的平原黑人……"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拿破仑撕毁《亚眠和约》，在欧洲重开战争，把路易斯安那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美国，并且不再过问圣多明克的事务——事实上也就是放弃了法国在美洲重建殖民帝国的一切企图。1803年11月，英国海军封锁了伊斯帕尼奥拉岛，勒克莱尔的继任者罗尚博伯爵终于降服了。当年年底，罗尚博带着8000名衣衫褴褛、饥饿病弱的残兵败将，向牙买加英军投降——勒克莱尔的40000人大军只剩下了这么一点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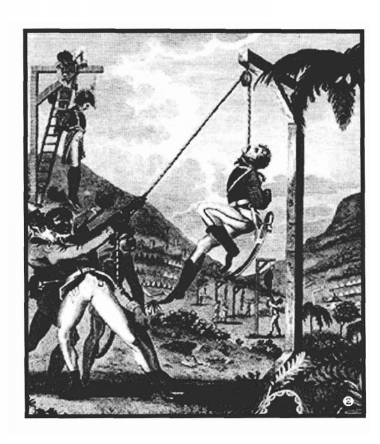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德萨林开始在圣多明克着手进行一次旨在灭绝全部残存白人的战役。他宣称："为了我们所宣告的独立，我们应当把白种人的皮当作羊皮纸，把他们的头骨当成墨水瓶，把他们的血当作墨水……"所有落入德萨林军队手中的白人，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尤其是那些响应杜桑号召回到这里的种植园主，都被用尽各种方法残酷地处



死。只有拿破仑“大军”中的一些波兰人，由于对黑人抱有同情心而参加了德萨林的队伍，因而得到后者的许可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定居。由于和当地人通婚，其后裔如今在相貌上已经与黑人无异，只是蓝色的眼珠和一口中古波兰话才使得他们不同于其他的海地人。

让—雅克·德萨林是在非洲出生的，在1791年暴乱爆发之时正在一个自由黑人拥有的种植园中当奴隶。他杀死了主人，僭取了主人的名字，夺取了主人的财产，并在跟随杜桑作战的日子里成为其最能干、最野蛮、最残酷的部下。1804年1月1日，德萨林在太子港北边的戈纳伊夫城宣布独立。他用泰诺语中“多山的”这个词来代替圣多明克的旧称，将新国家定名为海地。他本人担任终身总督，并在这一年的9月加冕成为“海地皇帝”雅克一世。

德萨林的加冕典礼虽然在昔日圣多明克的行政中心法兰西角——如今已改名为海地角——举行，但这座城市已经在1802年被黑人的军队放火焚毁，因此德萨林把首都定在了破坏不那么严重的太子港。在一次会议上，他把一面法国三色旗撕碎，扔掉其中白色



1. 正在与海地黑人军队交战的波兰军团士兵。勒克莱尔远征军中共有5200名波兰人，4000人战死或死于黄热病，约800人返回法国，400人留在当地。后来又有160人得到德萨林允许后返回法国，最终留下的只有240人。

2. 德萨林的军队处决法军战俘的场景。

的部分，然后让一名女孩把蓝色和红色的部分横着缝在一起，宣布这就是海地的国旗。但是不久之后，他又下令把国旗改成了红黑双色，象征着“不自由（红色）毋宁死（黑色）”。德萨林重组了杜桑的军队，将其改组为“土著军”，编成4个师，下辖29个团，每个团有1550人，一共有43500名步兵；此外还有3个骑兵大队和3个炮兵大队，共计6000人；最后是以近海小帆船和内河驳船充作“军舰”的海地海军，编为3个师，各有1000人。

独立后的海地由军人集团按照军法实行统治，军政和民政不分。昔日在杜桑·卢维杜尔麾下四处扫荡的黑人将军和混血人将军，纷纷成为拥有实力的地方统治者。在海地北方，为了顺利恢复甘蔗种植业，德萨林把被驱逐和被杀死的法国人的大种植园产业分配给追随他的黑人贵族，并依靠军事管制来管理这些大地产上的黑人劳工。当这套做法在北方发生功效之后，德萨林又开始在南方推行类似的方案。但是，这里存在着激烈的反对活动，当地的黑白混血种人激烈反对法国式的大地产制，而要求实行把土地均分给国民的小地产制度。此外，德萨林政府中广泛的腐败现象也激起了南方人的反对，具有

2004年海地为纪念独立两百周年而发行的新版纸币中的250古德钞票，正面为德萨林的头像。



野心的南方混血人领袖佩蒂翁图谋发动政变。

1806年10月，海地的第一位——但绝不是最后一位——黑人皇帝在太子港郊区突然暴毙，结束了其短暂的皇帝生涯。他是在前往佩蒂翁将军的府邸举行会谈时，在后者的房子外面被亨利·克里斯多夫将军、热欣将军、亚尤将军指挥其手下部队联手暗杀的。在黄昏中，佩蒂翁指挥着一群士兵赶往暗杀现场，驱散了正在疯狂撕扯德萨林尸体、试图吞下其肉体（借以获得“皇帝”的力量和权力）的散兵游勇，收殓了皇帝的尸体，然后将其体面地下葬。

德萨林死后，海地的制宪代表们在太子港草拟了一部新宪法，宣布海地成为共和国，限制了总统的权力，并使参议院成为最高的权力机关。当上总统的亨利·克里斯多夫对降低他职权的做法感到愤恨，试图搞一次“枪杆子里出政权”，率军队打进太子港，但是败给了佩蒂翁的军队。于是他带着部队向北撤退，渡过阿尔蒂波尼特河，在海地北方成立了自己的政府。亚历山大·佩蒂翁在太子港成立了新政府，海地从此分裂为两个国家。此外在西南角的蒂波龙半岛上，卷土重来的里戈将军依靠忠于自己的混血人军队实施统治，直到他于1812年病死之后，这一地区才被佩蒂翁统一。

在北部，亨利·克里斯多夫在1811年自立为“海地国王”亨利一世，其头衔全称为“亨利，奉天承运，国家宪法法定的海地国王，托尔图加、戈纳伊夫和其他附属岛屿的君主，暴政的摧毁者，海地国家的再生恩人，道德的建设者，政治和军事的缔造者，新世界的第一位加冕君主，信仰的保卫者，皇家圣亨利骑士团的创建人”。他以法兰西角为首都，并将其改名为亨利角。

海地2004年发行的100古德纸币，正面是亨利·克里斯多夫，背面为亨利堡（富丽爱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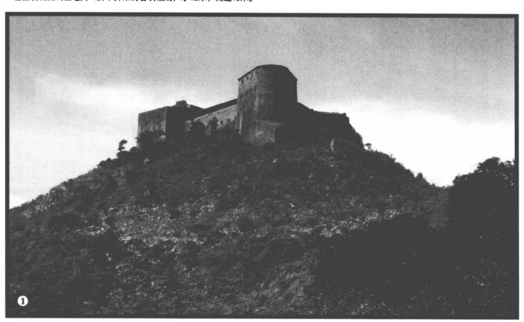


亨利手下的军队一共有15个团，其中国王团、王后团和太子团是王室御林军，其余的团以海地北方的城市命名，广泛散布在各个战略要地。除了步兵外，海地王国的军队还包括4个炮兵营、1支骑兵队（编为“国王”、“王后”和“太子”三个中队），以及1支“皇家海军”。除了正规军之外，亨利还有一支由2000名年轻非洲人组成的贴身亲卫队，以及一支由身高6英尺以上的黑人组成的警察部队，后者负责在广大的北方农村征发民工服徭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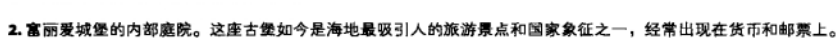
在其统治的地区里，亨利建立了黑人的贵族等级制度。他册封了4个黑人亲王、8个黑人公爵、22个黑人伯爵（包括已故的“雅克皇帝”的儿子）、37个黑人男爵和14个黑人骑士。为了供养这批黑色贵族，亨利保留了大地产制度，并驱使黑人为他建筑大量的宫殿和城堡。在海地的北方平原上，亨利一世一共建造了8座宫殿和6座城堡，包括普莱桑斯宫、圣马克宫、蒙比茹宫（珍宝宫）等等。他仿照“太阳王”路易十四把宫廷设在首都之外的传统，在法兰西角以南16公里的米约镇修建了富丽堂皇的逍遥宫，作为正式宫廷。这座宫殿从名字到外观都是模仿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在波茨坦修建的同名行宫，室内陈设和园林则竭力模仿已经被法国大革命摧毁的凡尔赛宫——甚至连花园中的爱神雕塑都是白人的面孔，而非非洲人相貌。当然了，就饱经战争摧残的海地（何况还是半个）的小小国力而言，这座宫殿无法建设得如凡尔赛宫那样豪华，但是从当时一些人的回忆来看，亨利的确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委托美国商人从法国和英国进口了大量家具，金丝绒的沙发，镀金的椅子和大床，以及窗帘、帷幔、挂毯、烛台、吊灯和瓷器。他还委托白人画家为他本人、他的王后和“大公主”绘制了身穿宫廷制服、神气十足的

1. 雄伟的富丽爱城堡。它屹立于无忧宫南边8公里，坐落在910米高的博奈·阿·莱维克山顶，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入口，易守难攻。

2. 富丽爱城堡的围墙用山脚下开采的石块砌成，厚1.8米，高达40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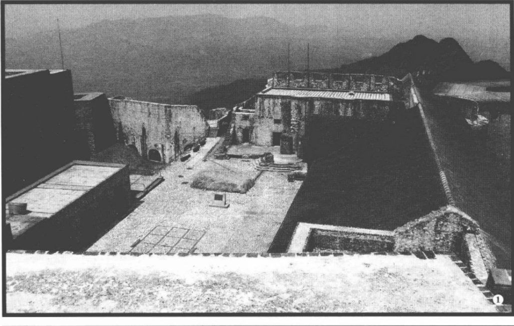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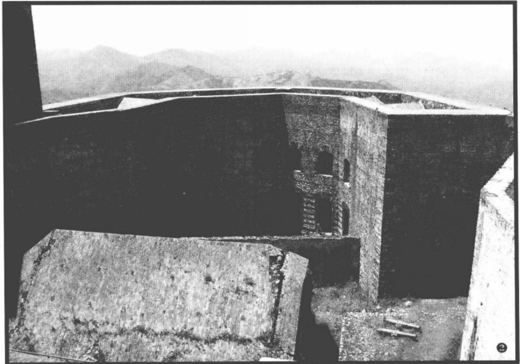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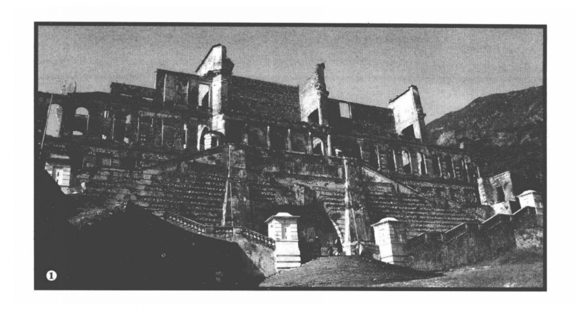


1. 从富丽爱城堡的塔楼北望海地北部山地。在天气好的时候，从这里可以看到140公里外的古巴海岸。

2. 富丽爱城堡的内部庭院。这座古堡如今是海地最吸引人的旅游景点和国家象征之一，经常出现在货币和邮票上。






①

巨幅肖像，悬挂在宫中。

在1805年到1814年期间，在逍遥宫南边的崇山峻岭中，亨利一世驱使20万黑人奴工为他修建了宏大的富丽爱城堡。它原本和太子港附近山上的雅克堡和亚历山大堡一样，是德萨林皇帝在1805年下令修建的全国防御系统的一部分。亨利在北方称王后对其进行扩建，因其巨大结构和坚固程度而成为西半球最大的城堡建筑和奇观之一，并在1982年和逍遥宫的遗址一道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世纪80年代，中国驻外记者曾这样描写这座城堡："富丽爱城堡是由海地伟大的民族英雄亨利·克里斯多夫领导创建的，所以又叫亨利城堡……从1805年起，20万海地黑人劳工在一位海地建筑师的领导下，蹒跚奔波于乱石嶙峋的山上，含辛茹苦地从事异常艰辛的城堡建筑工作。不幸的是，其中3万黑人没能看到这一伟大工程的竣工，便献出了生命。1811年，在城堡的大厅里，亨利举行了隆重的加冕典礼……如今，富丽爱城堡已经成为海地人民争取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象征……"

亨利一世总疑心他是佩蒂翁的暗杀目标，因此对自己的安全格外注意，把富丽爱城堡修筑得异常坚固。它是一座不等边的四边形建筑物，面积约1公顷，东南和东北角有两座楞堡，城堡的墙壁厚达1.8米，高达40米。城墙用采自山脚下的石块砌成，石块之间用生石灰、糖浆和牛羊血做粘合剂，坚固无比。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城堡入口，里面设有国王寝室、典礼大厅、无数的房间和地道，可以驻扎5千人的军队。城堡的最底层有金库、土牢、医院和储藏室，里面存满了粮食，可以供5千人食用数月。

1. 亨利·克里斯多夫称王后修建的无忧宫（遗址），图为其北面的正门入口。

2. 500古德纸币上的佩蒂翁头像。



亨利一世在海地北方冷酷的统治持续了10多年的时间。他随心所欲地统治着他的王国，手边没有行政管理的机构，而是用贵族头衔和大种植园来驾驭军队将领，用强有力的军队来贯彻执行严苛的《亨利法典》。这部法令用一种无奴隶制之名而有奴隶制之实的强迫劳动来统治人民，规定海地王国的所有农民都有服徭役的义务，对百姓实行一种军事封建主义的残暴统治。1820年10月8日，宫廷兵变爆发。“暴政的摧毁者”亨利躲在用大炮守卫的无忧宫里，不愿正视被推翻的命运。他最后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尸体被追随者们搬运到富丽爱城堡，草草埋葬在一块石板底下。亨利的侄子和继承人、16岁的“海地王储”雅克-维克多被乱兵们匆匆地立为“亨利二世”，10天后革命者们改变了主意，又用刺刀把这个年轻人活活挑死了。

在海地的南方，混血人佩蒂翁实行的是一种较为随便马虎的统治。虽然他把一部分被德萨林没收的大庄园还给了他的黑白混血种朋友，但却没有忘记小百姓。他把更多的大地产分为小块，发放给共和国的几乎每个公民。对于过于贫困且无力购买土地的人，法律规定赠予其小块国有土地。这种政策虽然深得人心，但在经济上却是灾难性的，因为农民得到自己的土地后更愿意种粮食，而不是甘蔗。甘蔗种植园的地主们无法获得劳动力，于是雇佣农民来蔗田劳动，对收获采取承包分成制度。但是这种做法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因为农民更满足于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玉米、水稻和红薯，而不愿意去甘蔗田里打工。其结果是海地的糖业生产减到几乎没有，咖啡的产量也减少了。在1791年，即黑人发动起义的那一年，海地的糖产量是1.63亿磅，咖啡产量为6815万磅；

在海地宣布独立的1804年，糖产量为4760万磅，咖啡为3100万磅。到1825年，海地的糖产量缩减到2020万磅，咖啡产量有所回升，达3603万磅，成为海地主要的出口产品了。

自从佩蒂翁在1818年去世以来，他一直被看作海地最好的总统之一，太子港郊区的一处富人住宅区以其名字命名为佩蒂翁维尔。他的继任者是黑白混血人让·皮埃尔·布瓦耶。他统治海地直至1843年，其第一项政绩是在亨利·克里斯多夫自杀后把海地北方和南方重新统一起来。

在独立的海地陷入内战和动乱、黑人皇帝和黑人国王纷纷加冕的时候，其东邻的西属圣多明各却仍然是一潭死水。它的山区无人居住，肥沃的热带草原被大庄园分割成一片一片，数量极少的奴隶帮助放牧着牛群，生产少量甘蔗。它的面积是海地的两倍，人口却不到其一半，因此在1801年，当一群半军事化的暴徒从边境那边蜂拥而来时，西属圣多明各轻而易举地成了黑人军队的战利品。

从1801年到1805年，杜桑和德萨林的部下对圣多明各肆意掠夺，断断续续地对当地的西班牙人和混血人进行大屠杀。1805年，法国军队在马提尼克的法国舰队协助下占领了圣多明各，赶走了海地人。1808年，当地西班牙波旁王朝的支持者在英国舰队的帮助下发动起义，从法军手里重新夺回了圣多明各。

1821年，受美洲大陆原西属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影响，圣多明各的土生白人也发动了独立战争。由于西班牙国内面临着斐迪南七世退位的王政危机，无暇他顾，起义者轻易地取得了胜利。他们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把全国分为五个省，由一位执政官和一位将军共同治理。可是，这个国家的独立是非常短暂的，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在试图并入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包括今天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的谈判未果之后，布瓦耶的军队在1822年征服了这个新国家。

圣多明各的土生白人担心被西班牙再度征服，因此对海地人没有进行多少抵抗。在随后的22年里，由于布瓦耶对这个岛东半部的白人采取不干涉政策，因此圣多明各人心甘情愿地处于海地黑人的管辖之下。但是，当无所顾忌的黑人省长们以各种借口来剥夺土生白人的土地，不识字的黑人官兵对白人进行敲诈勒索，而圣多明各人开始为海地的债务问题而承担重荷时，他们的愤恨心情便滋长起来了。

布瓦耶政府设法使海地的独立获得了英国的承认，但是，由复辟的波旁王朝统治的法国却因为在独立战争期间被没收的种植园和被杀害的白人要向海地勒索赔款。在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后，法国派遣了一支舰队封锁了这个海岛，勒索1.5亿金法郎的赔款。布瓦耶除了同意之外别无他法，但后来设法将赔款数额减少到了9000万金法郎。但即使是这

"福斯坦一世陛下"像。


FAUSTIN, EMPEROR OF HAYTI, IN HIS CORONATION ROBES.

样的退让，也在海地国内激起了种种反对他的政变策划。到后来，海地无力支付赔款，因此法国在1838年同意把赔款再度削减为6000万金法郎，分30年支付，每年赔偿200万法郎。这笔国债直到1879年才全部还清。

1843年的一次毁灭性地震摧毁了海地角和整个北方平原地区，与此同时太子港发生了大火，助长了民众对布瓦耶政府的怨恨。一个金发碧眼的黑白混血人将军夏尔·埃拉尔在累凯城领导了一次政变，迫使布瓦耶逃亡到牙买加。他后来死在巴黎，也被认为是海地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在布瓦耶下台后的4年里，一个混血人和三个黑人像走马灯似的轮流上台，逐一用武力接管政府。在这场混乱中，多米尼加白人在1844年发动起义，赶走了海地的军队和省长，再度赢得了独立。四个海地统治者中的最末一个——让·巴蒂斯特·里歇在1847年死于年老体衰。为了防止再度出现另一个布瓦耶式的人物，海地参议院把血统纯粹的黑人福斯坦·苏路克推举为总统，认为这个不识字的卫队长将是一个愚钝的、可操纵的傀儡。不过，大出这些人所料，福斯坦上台后不久就利用其私人雇佣兵卫队排挤掉了那些拥护他上台的人，并开始毫无怜惜地攻击黑白混血种人，攻击共和制度。1849年8月26日，福斯坦解散参议院，废除了共和国，重建了君主制度，自称为海地皇帝"福斯坦一世"。

福斯坦出生于1782年，曾经是一个奴隶，早年追随德萨林参加过海地独立战争。他用德萨林的传统的残暴手段统治国家，把反对君主制的人全都投入监狱，并且吃掉了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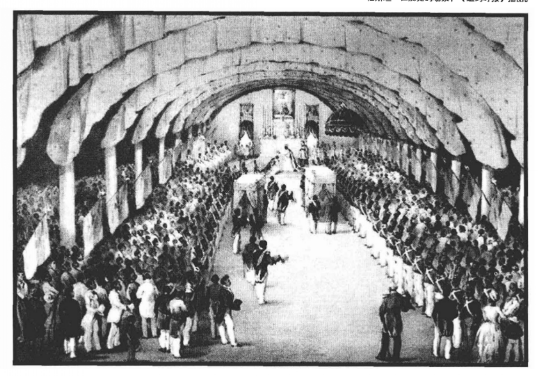
中一些人的肉，并佐以人血。

福斯坦一世把德萨林和亨利·克里斯多夫创立的海地种姓制度发扬光大，将其变得壁垒森严。在这个种姓制度的顶端是占人口3%的“高贵人”，包括纯血统的黑人贵族和一部分富裕的黑白混血人。他们居住在城市里，在乡间拥有大地产和大种植园。“高贵人”盘踞官场，充当议员、部长、将军和文武官吏，拥有大工厂和大商行，或者从事医生、律师等高贵职业。跟“高贵人”种姓对立的是占全国人口97%的人民大众，主要是贫苦的农民。“高贵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从农民中征丁入伍，或者成立以农民为兵源的雇佣军。这类出身农民的职业军人，来自海地北方的称为“卡科人”，来自南方的称为“皮凯人”。

福斯坦醉心于欧洲的贵族制度和欧洲的贵族排场，尤其崇拜拿破仑的第一帝国。他登基后立即册封了4名亲王、59名公爵、2名侯爵、99名伯爵、215名男爵，以及无数的骑士和小贵族。他还仿效亨利建立了自己的贵族骑士团——圣福斯坦军事骑士团，以及海地荣誉军团骑士团。1852年4月18日，福斯坦和他的“皇后”在太子港举行了盛大的加冕典礼，其豪华与隆重是欧洲的同类典礼难以匹敌的。当时的《纽约时报》对这场典礼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报道。福斯坦花费巨款向欧洲的珠宝商订制了皇帝和皇后的皇冠，以及整套的皇室珠宝，包括纯金的宝球（象征地球）、镶满宝石的权杖和金宝剑，以及象征皇帝迎娶海地的金戒指。为了让更多的人观看到加冕典礼，在皇宫即国家宫东面的战神校场里，用木料和帆布搭建了一座巨大的帐篷，有350英尺宽，150英尺深，足够容纳10000人。帐篷门前画着海地帝国的新国徽，中央是一只拿破仑式的老鹰，两边是狮子，还有皇冠、斗篷一类的东西。帐篷里挂满了海地国旗和金色的旗帜，帐篷的支柱上画着商业神墨丘利和谷神塞莱丝。帐篷的中央是一个祭坛，坛下放着皇帝和皇后的宝座。

4月18日早上8点钟，太子港全城礼炮和钟声大作，福斯坦和皇后走出皇宫，身后跟着大公主和宫廷侍女，以及托着皇后长裙裙裾的黑人侍童。他们在皇宫花园的凉廊里休憩了片刻。9点钟，皇家卫队士兵走进加冕帐篷，排成两列，留出通往宝座的通道。9点半，全城再度礼炮大作，祭师走下祭坛，迎接走入加冕帐篷的皇帝和皇后，4名侍童高举着天篷，罩在帝后的头上。10点钟，海地的天主教教区大牧师把皇冠放在祭坛上，然后主持弥撒仪式，为皇冠祝圣。福斯坦身穿白色的貂皮加冕礼服，力图模仿拿破仑的气派，却给人沐猴而冠的感觉。那些新的黑人贵族们则身穿圣福斯坦骑士团那色彩鲜艳的制服，胸前佩戴一大片花花绿绿的勋章。他们的黑色贵夫人则身穿欧洲最新款式的礼服，手里摇着白色的精致小折扇。

福斯坦一世加冕的场景，《纽约时报》插图。



10点半，福斯坦拿起皇冠，戴到自己头上，接着为皇后戴上了冠冕。太子港全城再度钟声大作，战神校场上礼炮齐鸣101响，众人山呼“皇帝万岁”。福斯坦和皇后坐到宝座上，接受宫廷官员和新贵族的朝贺。12点钟，众人簇拥着皇帝走出加冕帐篷，福斯坦登上镀金的皇家马车，从战神校场返回皇宫，同车的阿黛琳皇后从车窗向路旁的穷人抛撒钱币。在当天其余的时间里，若干辆宫廷马车在太子港的大街小巷中穿行，车上的宫廷官员向更多的城中贫民撒钱。当天晚上，太子港全城灯火通明，大放烟花，国家宫和各个贵族的府邸里都举办盛大的宴会和庆祝舞会。这种耗资巨大的活动一直持续了8天。

福斯坦皇帝很早就试图重新征服圣多明各。他于1849年派出了一支远征军，结果吃了败仗，翌年又被打败一次。美国、英国和法国为结束这场战争进行了调停，但福斯坦认为：如果承认圣多明各的独立，就意味着把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东部开放给外国人；而外国人开发了岛屿的东部，最后势将破坏海地本身的独立。谈判于1855年破裂之后，福斯坦第三次出兵，由于多米尼加人用劣势兵力果断地阻止了侵略，这次尝试和翌年的第四次入侵企图也都失败了。这四次入侵，再加上此前杜桑和布瓦耶对圣多明各的两次侵

略，在多米尼加人与海地人之间制造了持久的相互仇恨，一直延续到20世纪。

由于军事行动带来的过度开支，以及维持皇室排场和贵族阶层的费用，海地的国库一空如洗。与此同时，对生活必需品的政府垄断专卖引起了民众的广泛不满。1858年底，混血人热夫拉尔将军利用这种情绪发动了一次政变，击败了皇室军队，迫使福斯坦一世退位，登上一艘英国军舰逃到牙买加去了。

热夫拉尔是一个能干的统治者。他在任内大力支持教育，建立了航海、医学、艺术诸学院，扶植农业和小型工业的发展，派遣留学生到欧洲去留学，还在主要城市建设蓄水系统来促进民生。他懂得外国人对于开发落后国家的重要作用，试图修改宪法，允许外国人在海地拥有土地，但没能成功。在对外关系方面，圣多明各仍然是热夫拉尔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当地人因为海地的威胁而深感不安，分裂为两个党派——亲西班牙党和亲海地党，前者的领袖桑塔纳将军说服了西班牙在1861年3月重新并吞圣多明各，以保护它免受海地的重新征服（桑塔纳本人担任总督）。亲海地派则撤退到海地，在那里同要求独立的古巴人一道从事反对西班牙的斗争。为了报复这些人越境发动的游击战，西班牙海军上将鲁巴尔卡率领舰队来到太子港，要求赔偿20万英镑的损失，并鸣礼炮二十一响向西班牙致敬。在英国总领事的调停下，热夫拉尔以赔款2万英镑和鸣礼炮了结了这次争端。

这件事降低了热夫拉尔的威望，于是，驻扎在北方的萨尔纳夫将军趁机在海地角试图发动政变。但是，由于参加政变的暴民围攻了那里的英国领事馆，导致英国军舰“猛犬”号炮轰这座城市，驱散了暴民，才最终平息了政变。不过，许多海地老百姓相信，是热夫拉尔总统招来的英国援助，从而产生了不满。热夫拉尔为了普及教育、筹措开支，在许多政府部门厉行节约，导致许多官员和将军也对其不满。这些不满情绪，再加上1867年太子港的又一场大火，导致热夫拉尔在1867年辞职，逃亡牙买加。

热夫拉尔后来也被承认是和佩蒂翁与布瓦耶并列、致力于国家幸福的海地最佳总统之一。可惜的是，他在海地普及教育的尝试，除了在城市里设立了若干学校之外，在农村区域根本没有什么成效可言。因为这些学校刚有点效果，一再发生的内战就立刻把学校给毁灭了。因此，在差不多两百万海地的农村人中，文盲数量高达99%以上。

热夫拉尔垮台后，海地再度陷入激烈的内战。来自北方的混血人萨尔纳夫将军如愿以偿成为了总统，太子港的黑色“高贵人”集团招募“卡科人”起兵反对。为了酬谢他们，这些“高贵人”竟允许雇佣兵放手洗劫各座城镇。萨尔纳夫招募“皮凯人”与之对抗，但两年后最终失败。在此后的30年里，海地更换了12位总统，发生了9次政变、7次

太子港的国家宫。1770年圣多明克首府从法兰西角搬到太子港后，这里成为总督府所在地，海地独立后成为佩蒂翁的总统府。1850年福斯坦以其为皇宫，1869年在一次兵变中被叛乱军舰击毁，1881年重建，1912年又在暗杀莱孔特总统的爆炸中被完全炸毁。目前这座国家宫是1914年重建的，当时耗资35万美元，竣工后不久就在推翻纪尧姆·桑总统的群众暴乱中被摧毁，1920年才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工兵修复完毕。2010年大地震中，国家宫的二楼被完全震垮，塌入一楼，整座建筑被完全摧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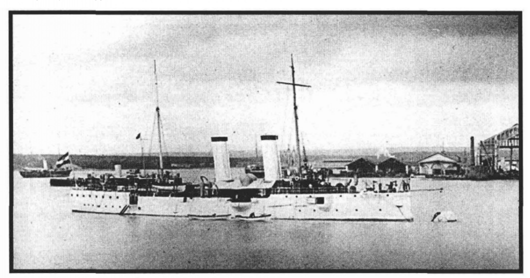
未遂政变和不少于10次内战，只有一位总统是通过和平移交而接管权力的。海地以这种贫穷愚昧、野蛮动荡、疾病横生的面目进入了20世纪。

动荡不安的岛

海地独立后历年来颁布的许多部宪法，除了有关总统、立法机关和国务会议的各项规定被“高贵人”用来夺取或保持权力外，唯一一项经久不变的宪法条款是其第七条，即禁止外国人在海地拥有地产。“高贵人”知道，这一条款使得外国人不可能在海地获得一个立足点，不会成为他们的竞争者。但是到20世纪初，海地的外国利益代理人集团已经成为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支配因素。法国、美国和德国的商行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海地的贸易，并千方百计地通过海地公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

20世纪初的海地继续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军队领袖和私兵首领轮番上台为其政治特色。由于多年来的财政困难，海地的国家军队规模从1822年的5万人削减到1867年的2万人，然

在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中非常有名的德国海军"豹"号炮舰，1901年在但泽下水，排水量977吨。1905年，它奉德皇之令前往巴西的伊塔雅伊港，将一名德国政治流亡者绑架上船，遭到巴西政府的抗议。1911年，它窜访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从而挑起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豹"号于1931年退役，出售解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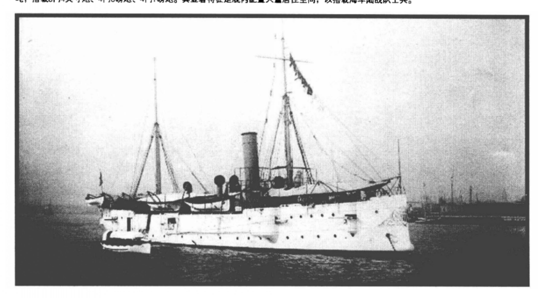


后是1880年的16000人、1899年的8000人、1912年的5000人……到1915年，海地陆军已经被削减到1800人，编为4个营，只是聊胜于无而已。军阀们相互攻伐的主要力量是强征18岁到50岁男子组成的“国民警卫队”，军阀们依靠这些私兵攫取权力，但经常发不出饷，便放任其掳掠乡村和城市。许多外国商行在这种掳掠中遭殃，于是法国、意大利、德国和美国时不时地向海地派出巡洋舰，要求在台上执政的总统——不管是哪一位——鸣礼炮道歉、赔偿损失。

1902年，西蒙·桑总统辞职出走外国。随后两个军阀发动内战，诺尔·阿勒克西夺得了总统职位。在戈纳伊夫港，940吨的海地炮舰“克里阿皮约”号在哈密尔顿·基里克海军中将的指挥下，同掌握了太子港的阿勒克西政权作战，支持后者的对手菲尔曼将军。但是基里克犯下一个错误，在戈纳夫岛附近拦截并没收了德国汽船“马尔科马尼亚”号，因为这艘船上装着运给阿勒克西的枪支、子弹和给养。在阿勒克西政府的请求下，德国海军派“豹”号炮舰前去加以惩处。这艘军舰吨位与“克里阿皮约”号相当，装有2门105mm炮和6门37mm炮，而后者有1门120mm炮、4门99mm炮、1门66mm炮、两挺马克沁机枪和4挺诺登菲尔特机枪。从火力上来说，它即使不算超过“豹”号，也是与其不相上下的。

在戈纳伊夫港，“豹”号要求“克里阿皮约”号投降，遭到拒绝后便开了炮。基里

20世纪初在海地执行多次炮舰外交任务的美国海军"马奇亚斯"号炮舰，1893年服役，1920年出售给墨西哥，1935年退役拆毁。排水量1,177吨，搭载8门4英寸炮、4门6磅炮、4门1磅炮。其显著特征是舰内配置大量居住空间，以搭载海军陆战队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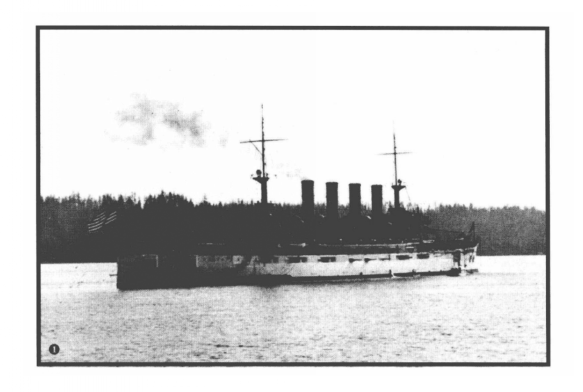


克当时正在岸上。他下令全体水手下船，自己却乘小艇登上这艘炮舰，站在甲板上，身上披着一面海地国旗，然后亲自引爆了"克里阿皮约"号，以免让这艘"海地国家海军荣誉的象征"落入德国人手中。

阿勒克西统治到1908年。那一年，安托万·西蒙发动政变上台，但在1911年又被莱孔特将军推翻。莱孔特的奇妙之处在于，他上台后以6厘的年息在国内市场上抛售了67.4万美元的债券，以支付其政变费用。1912年8月8日，莱孔特在国家宫的一次大爆炸中送命。他的继承者奥古斯特上台后不久也死了，据称是被毒死的。

此后三支私人军队占领了太子港市区，互相攻伐。米夏尔·奥雷斯特最终赢得胜利，但由于不能完全扑灭他的敌人，在统治了9个月之后辞职，并出逃外国。总统职位随即被一支"卡科人"部队支持的泰奥多尔攫取。他也统治了9个月，在1914年1月逃亡牙买加。

同样有"卡科人"支持背景的扎诺尔上台后，为了付钱给支持他的军队领袖，又发行了123.7万美元的债券。同年11月，泰奥多尔卷土重来，把扎诺尔赶下台。他同样没有钱支付给"卡科人"的首领，于是蠢蠢欲动地想去夺取海地国家银行的保证金和存款。但是银行的法国和美国股东向美国政府发出了呼救，于是美国国务卿威廉·布莱恩派"马奇亚斯"号炮舰开到太子港，并派出一支海军陆战队上岸，把价值50万美元的金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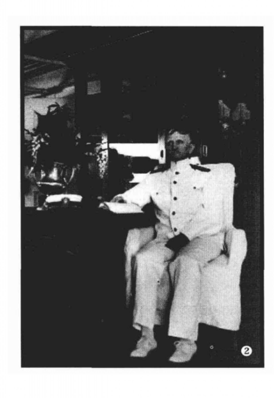


货币搬到纽约去保管，直到1919年才将其归还。

德国在1914年卷入战争之后，海地的德国利益代理人集团受到了美国的猜忌。此时美国已经获得了波多黎各和古巴的关塔那摩湾，开始在加勒比海地区推行门罗主义，为美国出兵干涉“面临欧洲入侵威胁的”加勒比海国家提供了依据。1905年在多米尼加无力偿还外债时，美国以法国和意大利派军舰威胁要占领多米尼加为借口，出兵占领了这个国家的领土，控制其海关，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既已爆发，美国是盼望着海地形势稳定的。显然，泰奥多尔政权无法击败纪尧姆·桑将军在北方领导的又一场兵变，于是美国政府在1915年1月派出威廉·卡普顿海军少将，率领大西洋舰队巡洋舰分舰队前往海地，静观待变。在纪尧姆·桑率领他的军队沿海岸线南下时，坐镇于旗舰“华盛顿”号的卡普顿向岸上派去了海军陆战队，以阻止沿途城镇发生的抢劫。这一威慑行动迫使交战双方的军队把战斗局限在太子港市郊。当年5月，纪尧姆·桑的军队夺占了太子港，国民议会遂选举他为总统。

不久之后，原泰奥多尔政府内务部长罗萨沃·博博博士领导的另一次政变在海地北方爆发了。7月2日，卡普顿命令3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海地角上岸，以保护美国总领事馆和海地角火车站（美国人的财产）。海地海军炮艇“诺尔·阿勒克西”号向海地角运



1. “华盛顿”号装甲巡洋舰，1906年服役，常年在加勒比海和拉美国家执行炮舰外交任务，1916年改名“西雅图”号，1923~1927年间担任美国海军总司令旗舰，后改为兵营舰，1946年出售解体。该舰排水量15964吨，搭载4门10英寸炮、16门6英寸炮、22门3英寸炮和2具鱼雷发射管，主机为两台往复式蒸汽轮机，航速22节，乘员887人（包括海军陆战队）。

2. “华盛顿”号上的卡普顿少将。其豪华的长官舱与同时期邮船的头等舱不相上下。

去了300名军人，当即连船带人被美军俘虏，免得他们同博博的部队交火、损害美国人的利益。

为了扑灭可能里应外合响应政变的政治对手，纪尧姆·桑在7月27日下令处死太子港礼拜日堡监狱中的167名政治囚犯，其中许多是知名的海地公民，包括前总统扎诺尔。得知太子港监狱的这一暴行后，许多市民冲向国家宫。纪尧姆·桑闻讯后跑到花园里的一堵高墙下面，这道墙隔开了国家宫的庭院与法国公使馆的花园。他找到院墙上的一处小门，掏出每届海地总统都必备的一把钥匙，试图打开这道门，躲入隔壁的法国公使馆避难，但发现门锁已经锈死了。纪尧姆·桑最后翻墙进入了法国使馆，但愤怒的群众在第二天清晨冲进使馆，在二楼的厕所里搜出了这位暴君，把他拖出楼外，用棍棒活活打死，然后把尸体戳在法国使馆外的铁栅栏尖上，一片一片地肢解了。按照海地的传统，纪尧姆·桑的脑袋、手和脚被戳在长矛上，他的肉被一片一片地穿在绳子上，然后被歇斯底里的狂热人群高举着，在太子港的大街小巷中示众。

之后海地连政府都没有一个了，首都和其他城市全都陷入无政府的狂热状态。多米尼加公使馆和德国公使馆遭到洗劫。前一天负责枪杀政治犯的奥斯卡将军被波利尼斯将军的部队打死，因为他趁乱杀害了波利尼斯的两个儿子。几个将军各控制太子港的一个区，彼此交火。7月27日下午，法国驻海地公使把发生革命和公使馆被围攻的消息用电报发往海地角，当地美国总领事旋即将这件事汇报给国务院，并且通知了正停泊在港内的美国巡洋舰队。美国政府深恐法国借此机会对海地进行军事干涉，于是立即命令卡普顿少将率“华盛顿”号巡洋舰赶往太子港，派遣一支部队上岸，对美国公使馆实施军事保护，并抢在法国海军前面占领海地。

7月28日下午，“华盛顿”号抵达太子港，旋即向岸上派出了2个海军陆战队连和3个水兵连，向美国公使馆开去。沿途有一些正在抢劫商店的歹徒向他们开枪，但是海地陆军的罗宾将军派人接应美军，并为其充当向导。卡普顿随后也来到岸上。在他的要求下，海地的军事领袖们把部队撤回到太子港的8座军营里，然后部队被强行收缴了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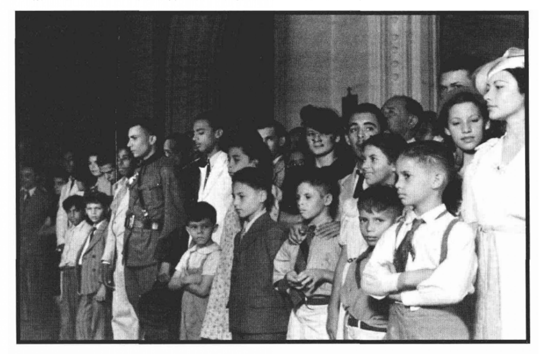
卡普顿控制住局面之后，召见博博博士和其他海地政治领导人，要求他们组织海地议会选出一个合适的总统。当年8月，令美国人满意的海地参议员达提格纳佛被选为总统。他上任后不久便与美国签订了一项条约，把海关——海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置于美籍总税务司的监管之下，并且聘请美国人担任海地政府的财政顾问。此外，条约还规定，创建一支海地警察部队作为武装力量，取代各位将军的私兵队伍。最后，条约还规定美国协助海地开发其国内的农业、矿业和商业，资助其文化教育。

尽管大多数海地“高贵人”认为有必要接受美国的占领，但美国海军陆战队却必须开往北方，平定“卡科人”的反抗。当海地全国恢复秩序后，美国开始着手促进海地的现代化建设，包括鼓励海地的咖啡和烟草出口业，对进口奢侈品和盐、火柴等商品征收关税来支持海地本国工业，建设公共卫生设施和城市里的给排水系统，设立学校，修筑道路，消灭农村疾病，以及为美军最终撤出海地而训练一支有纪律的警察部队，即海地宪兵部队。

达提格纳佛担任总统直至1922年。在他任内，海地于1918年7月25日对德国宣战，加入了协约国。在同一年，海地还修改了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4年，年满21岁的公民和居住满5年的归化外国人都有选举权，以及用警察部队代替以往的各种军事组织。新宪法最重要的变化是打破了海地自独立以来的传统禁忌，规定外国人在海地有拥有土地的权利。美国提供4000万美元作为修改宪法的代价，当议会中反对新宪法的声浪变得十分响亮时，海地警察部队的头目便解散了议会，然后将宪法付诸公民投票，在1918年6月使其获得通过。

新宪法付诸实施后，美国人便开始着手重建海地，但不久又发生了冲突。由于招不到民工，因此美国占领军授权海地警察部队，使用徭役制度强征农夫，以强迫劳动的方式来修筑公路。这是1805年亨利·克里斯多夫奴役20万黑人修筑富丽爱城堡以来海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马上在海地北方激起了反抗。美国海军陆战队前去弹压，打死了起义领导人夏勒马涅。这件事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美国占领军司令、海军陆战队上校约翰·拉塞尔在1922年被任命为“高级专员”，以这种文职的身份与海地总统联合统治这个国家，使得对海地的主管权从美国海军转到了国务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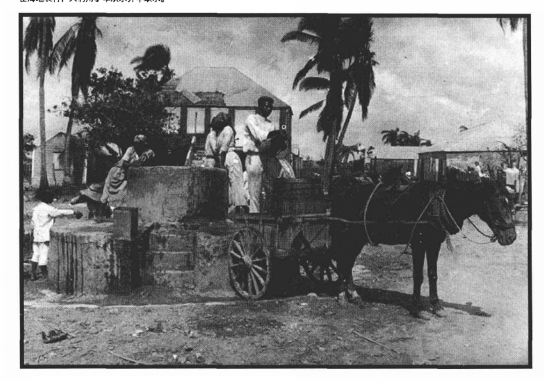
海地的黑白混血人种，其祖先是法国、德国、瑞士、波兰等国白人移民与黑人混血的后代，由此获得自由人身份，从事商业和种植业以及法律、军队等职业，逐渐形成了被称为“高贵人”的集团，是海地的高等种姓。《生活》杂志的这幅照片摄于1939年，图中的混血人相貌带有白人特征——甚至在独立后的海地黑人当中，“越像白人，身份越高贵”这一观念也根深蒂固。



美国占领军强制推行的改革措施给海地带来了一些好处：美国人在两个世纪前法国人修筑的公路网基础上翻修了1000多公里的道路，在太子港、海地角、累凯等大城市里建设了许多公共建筑物、给水系统、污水管道、码头、广场和公园。在美国专家的帮助下，海地的咖啡和烟草出口量都增加了，在北方平原开始种植剑麻，政府收入也趋于稳定，出口收入从1916年的893万美元上升到1928年的2200万美元，国债从2400万美元减少到1250万美元。

不过，美国人试图恢复荒废了200年的阿蒂波尼特河流域灌溉系统的尝试却落空了，而且在教育领域也遭到了失败（在邻国多米尼加却获得了成功）。海地的“高贵人”对于农民教育很少产生兴趣，没有人愿意担任教师，而在文盲的农民阶层中也找不到能够担任教师的人选。到最后，除了“美国技术服务处”开办的几所优良学校外，海地的学校数量和入学儿童数量并没有得到提高。此外，在农村消灭梅毒的计划也惨遭失败。在美国人撤离之后，海地依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无数仍是文盲的农民在他们的小块土地上劳动。

在海地农村，人们用驴车从水井中取水。



海地的农村直到20世纪仍有着浓郁的非洲特色。小块农田上，玉米、小米、水稻、豌豆、大豆等各种作物混杂地种在一起，地上爬满了甘薯的叶子，树干上缠绕着山药的叶蔓，其中还露出零星的玉米秆和高出木薯树的野芋叶。有时还可以看到缠绕着豆藤的孤零零的甘蔗秆和香蕉树，结满了香瓜的番木瓜树高耸其中。在相当分散的、狭小而简陋的小茅屋附近，可以看到芒果树和面包树的阴影。

到了收获季节，海地农民往往动员全家也无法完成农活，因此有一种邻里之间的协作，叫“库姆比”。当某户人家需要邻居帮忙时，就击鼓、唱歌（1791年之前，在耕作自己口粮田的非洲人奴隶中就有这种传统，那一年的大起义就是用这种方法联络的）。召集“库姆比”的农民为前来帮忙的邻居提供膳食和加茴香的甘蔗酒。农民种植什么作物通常由其日常生活需要而定，剩下来的一点点收获物则拿到星期日的市场上出售（又一个奴隶制时代留下来的传统）。农妇们为了卖高一点点价格，经常顶着篮子走几个钟头，到较大的集市去出售多余的农产品。在这种五光十色、具有非洲瑰丽色彩的集市上，农妇出售芋头、玉米和蔬菜等自家剩余产品，向流动商人购买布、锅、面粉、咸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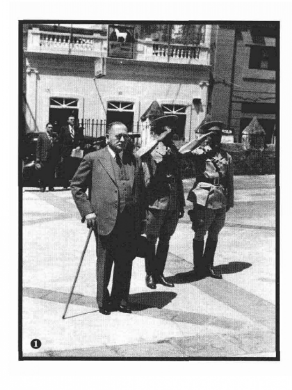
1915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里维埃拉堡和海地武装作战。



和海螺肉干（海地农民的主要蛋白质来源）等必需品。

在黑人起义摧毁了干燥的北方平原的灌溉系统之后，这一系统就再也没能恢复，以至于占海地人口50%的北方人只能依靠占全国面积17%的耕地过活。时至80年代，仍有90%以上的海地农民是文盲，92%的农舍里没有厕所，96%的农户以小溪水和灌溉渠里的水作为饮用水。营养不良、痢疾和疟疾是儿童的常见病。农村之间几乎没有可供车辆通行的道路。全海地唯一的一条柏油公路是从太子港通往海地角的。许多河上没有桥梁，车辆和行人都要涉水通过。马车、骡车和驴车是比卡车更常见的交通工具。海地的农民除了缺少农具外，也很少进行田间管理，或是防止水土流失。由于过度开垦耕地，以及砍光森林用来烧火，因此海地的土壤侵蚀现象非常严重。

总的来说，1915年到1930年美国对海地的军事占领，对于提高海地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状况没起到多少作用。它的主要贡献在于稳定了海地政府，以及提供了有效的财政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大部分收入用来偿还美国银行所持有的海地国债的债权。另一方面，美国军事法庭错误地监禁了许多无辜的人民，对报纸实施检查制度，将所有



1. 海地总统斯泰尼奥·樊尚（左侧）正在检阅部队。

2. 海地的乡间道路情况很糟，河上经常没有架桥，图中村民们正在推一辆轿车过河。摄于1939年，《生活》杂志图片。

对美国军政府的批评都一扫而光。在海地，没有实行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虽然在美军占领前，海地人也从未享受过这种自由）。在整个美军占领期间，大约2000名海地人、7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和27名海地宪兵在战斗中被打死。

当1929年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来到海地时，这个贫穷的国家面临着丧失出口市场和迅速增加的失业人数，此外罢工事件和革命运动也层出不穷。尽管这些群体性事件都被美国海军陆战队扑灭了，但却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此时已不存在欧洲国家因债务问题武装干涉海地的可能。而且在1929年哈瓦那会议之后，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政策之不得人心已经暴露出来了。由于普遍的反对，美国政府急于摆脱这种既费钱又不讨好的占领责任。胡佛总统任命了一个特派委员会，准备终结对海地的军事占领。但是美国人认为，由于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放弃已完成一半的建设工作，也是极不负责任的事，因此他们要求从海地人那里得到保证，在美军撤出后，美国人作出的努力不至于白费，他们创办的工程在撤退后将继续进行，最重要的是欠美国银行的债务要继续偿还。

1930年，海地总统博尔诺任满两届，混血人樊尚在没有美国干预的情况下当上总统。此后他与美国合作，开始在海地政府中逐步以海地人来代替美国人的职位，并且逐步将高级专员的职权予以废止，恢复到正常的公使级外交关系。

但海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直留驻到1934年才全部撤离，此时海地已经接管了公共工程、卫生和农业技术服务等部门，海地宪兵队也被改组为带有民兵性质的“海地卫队”。193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与樊尚签署协定，正式结束美国对海地的占领状态。一名美国财政代表留驻到1941年，以监督海地政府偿还剩余的1250万美元国债。

樊尚担任总统直至1941年。他在任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1937年与多米尼加的边



境危机。海地的面积只有多米尼加的一半，人口稠密，而且由于过度开垦和土壤侵蚀，不能耕种的荒地越来越多。海地黑人惯于越过边界，在荒山蔓延、人烟稀少的多米尼加边境地区找活儿干。一些人给多米尼加人的牧场和甘蔗种植园打工，另一些人则在偏僻的山谷里擅自定居下来，成为私占公地的非法入境者。

在多米尼加的历史上，由于海地的历次入侵，唤起了多米尼加人强烈的民族感，在文化生活以及整个社会中强调西班牙传统，同时基于对海地的种族对立，造成了“白人的”多米尼加对于“黑人的”海地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不分肤色地存在于全体多米尼加国民当中（而多米尼加本国的黑白种族对立反倒不那么严重）。出于这种传统，多米尼加共和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海地移民。

1905年至1924年，美国曾经因债务问题对多米尼加实施过占领，其中，1916年至1924年这8年是直接的军事占领，解散了多米尼加议会。海军陆战队上校纳普以总督身份任命了一批美国海军军官担任内阁阁员的职务。1924年，当饱受国内外批评的美国占领军撤出后，在这个国家形成了政治上的真空，能干而野蛮的拉斐尔·特鲁希略将军填满了这个真空地带。

特鲁希略出身于中等阶级下层，是通过美国占领期间创立的国民警卫队而崛起掌权

1. 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略。

2. 1942年，海地总统莱斯科视察海地海岸警卫队。



的。他性格蛮横而精力充沛，到1936年就已经确立了全面的独裁地位。他把敌对的政治领袖赶出国外，破坏了出版自由，捣毁了工会，枪毙了工会领导人，然后把甘蔗园工人的工资从每天0.4美元减少到0.25美元，以增加多米尼加蔗糖的出口竞争力。随着反对党被解散，特鲁希略创建了单一的执政党“多米尼加党”，成立了一个卑躬屈膝的议会，着手制定把权力集中到他一个人手里的法律。他重建了1930年因飓风而被摧毁的首都——哥伦布时代的古老城市圣多明各，将其城市范围从西班牙统治时期的旧城墙以内扩展到城墙之外，其人口很快从3万人跃升至30万人。特鲁西略在老城西边的加勒比海海滨修建了新住宅区。这里街道宽阔，别墅华丽，花园精美，还有现代化的舒适大饭店、大学校园和政府大楼。为了纪念他自己，这位多米尼加独裁者将圣多明各改名为“特鲁希略城”。

不过，特鲁希略政权的特色并不仅仅在于残酷镇压和装点门面。为了救济失业，特鲁希略政府大力推行公共事业建设，修筑道路和公路，建设桥梁，疏浚港口。他还鼓励农业多样化，修筑灌溉工程，鼓励农民种植可可、烟草、水稻和玉米来替代甘蔗，并把大片的国有土地租给小农户。为了开拓西部边境地区的土地，1937年，特鲁希略把300名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安置在西北部一处面积达26000英亩的农场上（不过这些难民很快就移居到城市里了）。1958年，特鲁希略再度把一些逃出欧洲的匈牙利难民安置在这一地区。在教育方面，特鲁希略废止了高等学校的学术自由，推行在农业、畜牧业、体力劳动训练和军事训练方面的职业学校教育，并为成人设立夜校以消灭文盲。最后，他设法进行财政改革，使美国提前15年（1941年）结束了对多米尼加海关的监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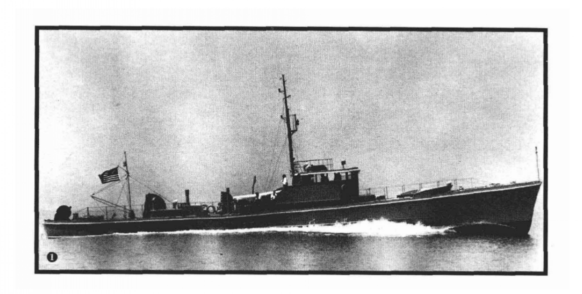
这些措施，以及在社会立法方面的改进，使得多米尼加变成一个相当繁荣的国家。



虽然大部分增加的财富扩充了特鲁希略家族及其亲密追随者的财产，但是，也有足够数量的财富留在人民手中，使人民群众相当满意。为数不多的政治反对派——主要是教会及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既遭到秘密警察极端残酷的镇压，也遭到满足于现状的被统治阶层的离弃。

1936年，特鲁希略与樊尚总统解决了两国之间持久未决的边境纠纷，正式划定了两国的边界。传统上属于西属圣多明各、但是自1844年多米尼加重新独立之后就留在海地黑人手中的中央高原地区，被承认为海地的领土。边界线一经划定，特鲁希略便以其他特有的野蛮，下令围捕和屠杀边界内的海地非法移民。在1937年，多米尼加国民警卫队杀害了1万到2万名海地人。海地对此在国际联盟、国际法院和美洲国家组织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在其他美洲国家的共同压力下，特鲁希略政府被迫向海地支付75万美元的赔款，作为这些被杀害的海地人的抚恤金。

樊尚的任期到1941年结束，其继任者莱斯科在当年5月15日宣誓就职。6个月后，他



带领海地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12月8日，即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海地便追随美国对日本宣战，并且在12月12日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地并没有直接派出参战部队。这个国家为美国海岸警卫队提供了基地，用来在加勒比海搜索德国潜艇；应美国的要求，海地增加了橡胶、棉花和植物油的生产，以便向盟国供应这些紧俏的战争物资。

莱斯科政权的显著特征是腐败和残暴的独裁统治。海地一对轴心国宣战，他便立即宣布中止宪法的实施，进入“全国紧急状态”，恢复了历史悠久的军人独裁统治。美国人支持这个政府，向其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以换取对方对同盟国的支持。1942年，美国海岸警卫队向海地海军移交了2艘83英尺长的汽艇，令这支30年代末重建的武装力量的实力一下子扩充了2/3（原来只有2艘近岸巡逻艇和1艘由美国私人游艇改装的巡逻船）。1947年，美国海军还向海地移交了3艘SC型猎潜艇，分别命名为“杜桑·卢维杜尔”号、“1946年8月16日”号和“基里克海军上将”号。1943年，美国还协助海地组建了空军，包括2架波音307运输机和4架PT−19教练机。1950年，美国向海地空军提供了6架作为战争剩余物资的P−51“野马”战斗机。海地在战后还从欧洲购买了6辆退役的M−3“斯图尔特”轻型坦克。

1944年，莱斯科把他的任期从5年延长到7年。由于美国的各种援助款项和物资在战争期间大量涌入海地，于是便产生了热闹的黑市交易和暴利活动，导致物价飙升，同时由于战时橡胶种植方案把成千上万的海地农民从土地上驱走，因此引发了严重的不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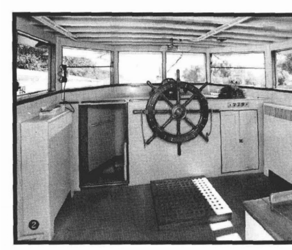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莱斯科继续管制言论，查封那些质疑其家族致富速度的报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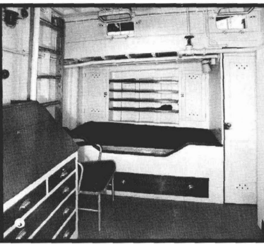
1. 美国在1947年赠送给海地海岸警卫队的SC-453号猎潜艇。它于1940年9月在底特律的菲舍尔渔船公司开工建造，翌年5月3日下水，8月12日服役，成为1812年之后在五大湖升起军旗的第一艘美国军舰。这艘猎潜艇（最初定为巡逻艇PC-453)是仿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SC-1型猎潜艇建造的，但是采用了新的动力系统，成为“二战”中美国大量建造的110英尺木制猎潜艇的母型。其排水量为134吨，长34米，装两台通用汽车16-184A柴油机，单台功率1540马力，航速21节。艇上有一门40mm炮，乘员27人。它在1945年11月移交给美国海岸警卫队，两年后转交海地，改名为“1946年8月16日”号，最终下落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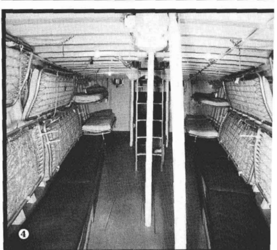
2. SC-453号猎潜艇的驾驶舱。

3. SC-453号的军官住舱。

4. SC-453号的水兵住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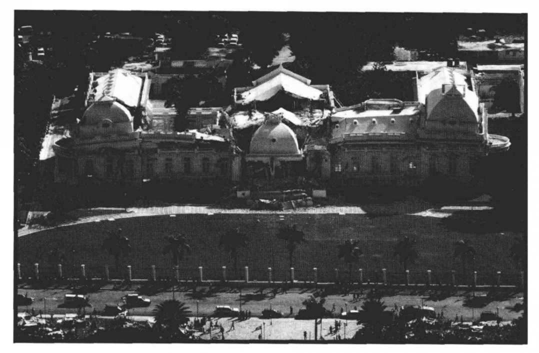




这些行为导致学生上街游行，最终导致1946年1月的军事政变。一位将军的儿子，海地国民警卫队的马格卢瓦尔少校，在“高贵人”集团的帮助下把莱斯科赶到了美国。接管政权的军事委员会操纵议会，选举黑人埃斯蒂梅做总统。这个人不清楚其权力结构的来源和真正本质，竟然在1950年要求修改宪法，以允许他连任。马格卢瓦尔——此时已是上校——技术娴熟地再度发动政变，把埃斯蒂梅赶下台，自己取而代之。

马格卢瓦尔的强烈反共态度很受美国赏识。在他任内，海地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帮助下开始了消灭水痘和梅毒的战役，1954年还对疟疾和黄热病发动了战斗。这种人道主义的事业尖锐地指明了海地的最严重问题：90%以上的人处于赤贫状态，95%以上的人处于文盲状态，政府缺乏任何补救这些弊病的方案。海地的320

在2010年海地大地震中被彻底震垮的国家宫，只有屋顶完好。法国已承诺承担其重建工作。国家宫屋顶的形状模仿弗朗吉亚帽。这种帽子在共和国时代的古罗马经常戴在释奴的头上，后被赋予象征自由的意义，并被共济会所传承。美国独立战争及法国大革命后，它出现在美国参议院的印玺上，以及包括海地在内的许多拉美国家的国徽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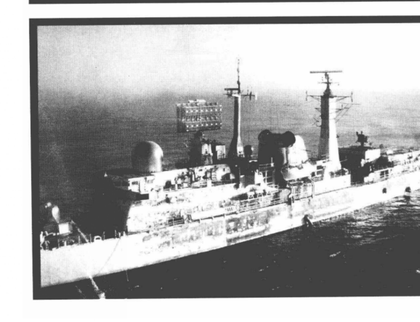


万人口，除了极少数“高贵人”种姓外，展现出一幅在拉丁美洲国家均能找到的“人对人的非人道对待”的最悲惨图景。

“二战”后海地的经济仍然依赖于咖啡和糖的输出，此外还有数量很少的橡胶、剑麻、香蕉、可可和烟草。马格卢瓦尔政府启动了许多改善经济的纸面工程，但由于政府内部的腐败，由于缺乏对人民的基本关怀，这些民生工程是以蜗牛式步伐前进的。只有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的一些援助工程——比如阿尔蒂波尼特河上的水力发电大坝——得以完工。

1954年的“黑兹尔”飓风摧毁了海地的农村，美国政府提供的救灾资金被海地官员一如既往地揣进自己的腰包，马格卢瓦尔的威信降到最低点。当他在1956年底追求连任时，席卷全国的罢工、示威和抗议迫使他最终选择了出走美国。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医生通过选举而上台执政，从而开始了他和他的家族对海地长达30年统治。

福克兰战争回顾



1982年，兵力规模极度萎缩的英国海军为夺回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再次出征。当时英国国力业已衰微，国民经济连续多年负增长，产业工人工资冻结已成制度，罢工、示威此起彼伏，而曾经称霸全球的皇家海军已经沦为一支欧洲区域性舰队……但即便如此，英国仍能纵越大西洋，倾力一战并最终赢得胜利，使世界不得不对这个老而弥坚的没落帝国另眼相看。

战争的起因

关于福克兰战争的起因，有人认为，是阿根廷军政府企图转移人们对国内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的注意力，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这是军政府以入侵福克兰群岛作为防止全国性罢工的特殊手段。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失之片面。阿根廷在福克兰群岛登陆并非一场策划已久的军事行动，而是在准备不足的前提下一时冲动的结果。

1982年3月中旬，阿根廷斯科蒂斯公司的41名工人带着80吨重的机器，来到南乔治亚岛上拆卸一座废弃很久的保加利亚鲸鱼加工厂，准备将这些旧机器运回国内作为废铁出售。在这些工人出发前，英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就得到了通知，但对此未做出答复，因此阿方以为得到了英方的许可。这些阿根廷工人于3月19日乘坐阿海军辅助供应舰“布恩苏塞索湾”号抵达南乔治亚岛的利思港，其中一人在该地升起了阿根廷国旗，并高唱国歌。英国外交部通过岛上的英国南大西洋科学考察站人员得知了此事，随即发表声明，宣布这些人的上岛行为并未得到英国许可，并命令其马上离开。

3月24日，阿根廷情报机构发现，英国南极供应舰“忍耐”号离开福克兰群岛，载运海军陆战队成员（包括140人、2架直升机和迫击炮）向南乔治亚岛驶去，于是迅速派遣在南极值勤的“帕莱索湾”号供应舰转航南乔治亚岛，以声援岛上工人。25日凌晨，阿军一支突击队在利思港登陆，执行保护岛上本国工人的任务。至26日，阿海军又派出法制A-69型护卫舰“德拉蒙德”号和“格兰维耶”号，前往南岛增援，因为阿方得知又有一些英国舰只被派往该海区，其中包括核潜艇“壮丽”号和42型驱逐舰“埃克塞特”号。3月27日，英国运输舰“约翰·比斯科”号从乌拉圭蒙的维地亚起锚，驶往南乔治亚岛，舰上载有刚从伦敦乘飞机抵达的200名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以及随行的登陆物资。

此次英阿对峙的南乔治亚岛，于1775年由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发现，并以国王乔治三世的名字命名，宣布该岛为英国所有，此后不断有英国人来此捕猎鲸鱼和海豹。1908年7月，英国宣布，将南乔治亚和附近的南桑德维奇群岛并入英属福克兰群岛管辖。从历史角度看，在1982年以前，阿根廷从未对该岛实行过有效控制。阿方对该岛提出领土要



阿根廷海军英制42型驱逐舰“圣三位一体”号。

求的依据是：在1904年曾有少数阿根廷人上岛建立过气象站。

英、阿在南乔治亚岛的争端，只是两国在南大西洋和南极地区领土争议的一小部分。两国还对南桑德维奇群岛、南奥克尼群岛、南设得兰群岛和濒临南极大陆的海岸都提出了主权要求，而其中最大的争端集中在火地岛以东约300海里的福克兰群岛（阿方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该群岛距麦哲伦海峡和合恩角不远，拥有良好的锚地。谁能控制这里，就意味着控制了南大西洋和南太平洋之间的交通要冲。因此英国对该群岛极为重视，先后在岛上建立了加煤站、修理厂、电台和海底电缆中继站。1939年，在围歼德国袭击舰“斯比伯爵”号时受伤的“埃克塞特”号重巡洋舰，就曾驶抵东岛的圣卡洛斯进行抢修。

1958年，福克兰问题被提交到联合国。1964年，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开始审议具体问题，建议英、阿两国政府举行谈判，以求和平解决争端。1971年，英、阿签署协定，英方同意逐步将岛上居民并入阿根廷民政管辖范围，以解决岛民身份证问题，使其可以在阿各地通行和接受高等教育。1972年，阿方在斯坦利港修筑了机场。此后，阿根廷国旗和英国国旗一直在这座机场上同时飘扬。

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初发现，福岛南部海域可能蕴藏有丰富的石油及天然气资源，英、阿双方对福克兰主权的立场逐渐趋于强硬，谈判气氛急转直下。1980年，英外交官在美国与阿根廷代表谈判时提出这样的建议：福克兰群岛主权移交阿根廷，但阿方应将其长期租借给英国……阿方对此表示反对。同年12月，英政府把上述方案提交本国国会讨论时也遭到竭力反对，于是改为由福克兰群岛居民对群岛归属问题行使最后决定权。为了争取岛上居民的支持，阿根廷开辟了定期航班，向福克兰派出多批教育和医疗人员。但由于岛上居民多为英国移民后裔，享有高度自治权，且对阿根廷军人独裁政权并无好感，因此阿根廷无望通过岛上居民投票的形式获得该岛。

到1982年2月26日，中断10年之久的英、阿谈判在纽约重开。这次阿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显示出从长计议、慢慢商量的友好态度，但实际上这是阿根廷人放出的烟幕。因为此时英国在经历了工党政府左倾政策的多年实验后，经济上正处于历史上最为软弱的时期，阿根廷人准备利用大好时机以武力夺取福克兰群岛，一举解决这场长达150年的争端，并为此制定了代号为“罗萨里奥行动”的方案（又称“主权作战行动”），其计划要点在高层人士中进行了小范围传达，同时在国内展开积极而秘密的备战活动。

阿军登陆

阿根廷军政府总统利奥波尔多•加尔铁里自称是“美国人养大的孩子”，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个由贫穷的移民工人家庭养大的意大利后裔。1981年，身为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加尔铁里访问美国，受到里根政府的热烈欢迎。由于得到美国人的垂青，加尔铁里在军人集团随后的内部竞争中击败了另外几名将军，于1981年12月就任阿根廷总统。

而此时加尔铁里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议会被无限期解散，地方自治、工会和政党被取消，年通胀率高达180%，失业率居高不下，军政府5年来的高压统治已经秘密杀害了9000多人……加尔铁里上台后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首先吸取前两任军人总统魏地拉和维奥拉下台的教训，亲自兼任三军总司令；其次下令削减政府开支，出售国有企业股份，减少货币发行量并冻结物价和工资；与此同时，他还在国内开始了有限的政治改革，允许人们发表不同的政治见解。恰逢此时，南乔治亚出现了紧张局势，迫使加尔铁里不得不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屈辱”地退出该岛，但有可能导致国内民众的不满，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民族感情高度，进而导致军政府垮台；要么在“罗萨里奥行动”尚未准备充分的情况下立即出兵福岛，形成武装占领的既成事实。3月23日晚上，阿根廷军政府三人执政委员会成员和由总统组织的军事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向福克兰群岛和南乔治亚岛派出特混舰队，一举夺取英国在南大西洋和南极的所有领地。

加尔铁里决定出兵的重要判断依据是：英国就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条件而言，都不可能打一场远在万里之外的长期战争。英国与福岛之间远隔重洋，鞭长莫及，出兵不仅劳师费时，而且也将影响北约组织的正常防务，所以也许只会毫无实际意义地发发牢骚，出出怨气。在国际方面，加尔铁里认为自己采取亲美立场，足以确保美国人坚持中立而不倒向英方，北约其他国家更不会采取过激反应。

3月下旬，阿根廷海军的两支特混舰队开始集结，准备实施“罗萨里奥行动”。其中第40特混舰队（登陆舰队）包括英制42型驱逐舰“圣特里尼达”号和“大力神”号、护



阿根廷海军法制A69型驱逐舰“格兰维耶”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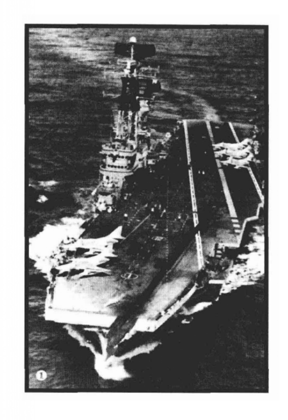
卫舰“德拉蒙德”号和“格兰维耶”号、潜艇“圣菲”号（原美潜艇“鲇鱼”号）、坦克登陆舰“圣安东尼奥角”号（搭载第2海军陆战营）、破冰船“艾里扎海军上将”号和供应舰“洛斯埃斯塔多斯岛”号，舰队司令为豪尔赫·阿拉拉海军少将。第20特混舰队（支援舰队）包括航母“五月二十五日”号、驱逐舰“布埃纳·彼德拉”号（原美舰“波利”号）、“派准将”号（原美舰“珀金斯”号）和“塞吉”号（原美舰“汉克”号）、舰队支援油船“梅达诺萨角”号和拖船“索布拉尔”号。其中“五月二十五日”号航母载有4架S-2“搜索者”反潜机、8架A-4Q“天鹰”攻击机、3架“云雀”直升机和3架“海王”直升机。舰队司令为胡安·隆巴多海军中将。陆军上将奥斯瓦尔德·加西亚任战区总指挥。

第40特混舰队的任务是夺取福克兰东岛的斯坦利港，预定占领目标包括皇家海军陆战队兵营、机场和彭布洛克角灯塔，并控制全岛的居民。登陆部队司令卡洛斯·巴瑟海军少将要求尽量避免伤亡和破坏，力争以700人的压倒优势兵力一举制服岛上80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士兵（当时正值人员轮换期，岛上的实际驻军只有40人）。为了保密，登陆作战用的19辆两栖人员登陆车均在夜间隐蔽装船。

3月28日，第40特混舰队和第20特混舰队分别从位于布兰卡湾的贝尔格拉诺港（阿根廷最大的海军基地）和其南方700多公里的德塞阿多港出发，当天晚上在福克兰群岛以北450海里处（南纬43度45分、西经59度40分）进入战斗阵位。从“五月二十五日”号航母上起飞的S-2反潜机在东南方向进行250海里半径的反潜巡逻，未发现英国舰艇。3月29日中午，第40特混舰队在航行途中遇到大风和巨浪，“艾里扎海军上将”号破冰船上的一架陆军“美洲虎”直升机因捆绑绳索断裂而撞毁。由于暴风的影响，阿特混舰队的航速从14节减到8节，以后又降到6节，直升机和反潜机的搜索行动全部暂停，两栖登陆时间由3月30日推迟到4月2日。

1. “五月二十五日”号航空母舰，原英国“巨人”级“可敬”号。1968年购自荷兰，以替换即将退役的“独立”号。“巨人”级是“二战”末期英国紧急建造的轻型舰队航母，取消了装甲和内部防护隔舱，为加快建造速度，其水线下部分是按劳埃德船级社的商船标准建造的。该舰一旦被英国核潜艇击中，必定不能逃脱沉没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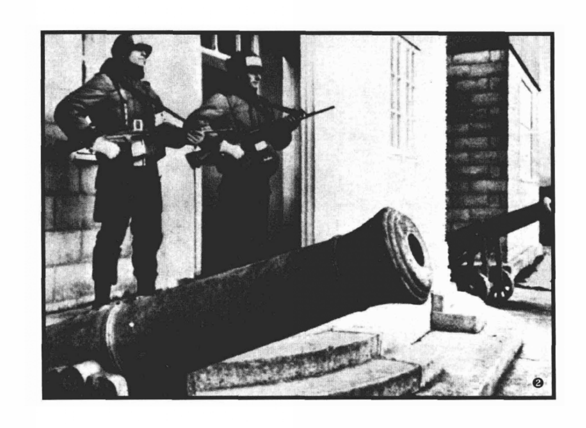
2. 在斯坦利港总督府门前警戒的阿根廷哨兵。



到3月31日中午，第40特混舰队通过电子侦听发现，英国驻福克兰群岛总督亨特已经用无线电公开向岛上居民及武装部队发布进入警备状态的命令，这意味着突然袭击的机会彻底丧失。4月1日黄昏后，阿登陆舰队抵达福克兰外海，21时15分开始登陆行动。在夜色的掩护下，驱逐舰“圣特里尼达”号于斯坦利港以南的亨利埃塔港悄然抛锚，舰上的80名突击队员乘橡皮舟划行500米登岸，随即在政府大楼和皇家海军陆战队兵营外散开，占据有利地形。4月2日凌晨2点，停泊在亨利埃塔港外的“圣菲”号潜艇又派出10名蛙人保护登陆滩头。登岛的阿根廷人发现，虽然亨特总督已经下达了提高警备级别的命令，但亨利埃塔港和斯坦利港仍然静悄悄地沉睡着，英方既没有派出巡逻部队，也未加强要地的守卫。

4月2日清晨6点15分，阿军登陆行动正式开始。“圣安东尼奥角”号坦克登陆舰驶进斯坦利外港，在约克码头卸下了19辆履带式两栖人员登陆车。“圣特里尼达”号舰上人员用高音喇叭向斯坦利港市区喊话，要求岛上军民不要抵抗。然而阿军登陆车一上岸，立即遭到驻岛英军的轻武器射击。阿军马上用75毫米无后坐力炮向港口对面南极考察大楼的楼顶发射空包弹，将英军恐吓出来。随后，两栖车辆开进斯坦利港，与“圣特里尼达”号上派出的突击队员会合，向政府大楼发起进攻。在战斗中，阿军突击队队长吉亚奇诺海军上校阵亡……至4月2日上午9点15分，亨特总督宣布投降，下令停止抵抗，几天后，他们被阿根廷人送到乌拉圭蒙的维地亚，再从那里遣返回国。

在战斗的同时，从“艾里扎海军上将”号破冰船上起飞了一架“海王”式直升机，把人员和物资运到斯坦利机场。阿军在未遇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控制该机场，并顺利迎来



了阿空军C－130“大力神”运输机于8点30分运来的增援装备和物资。次日，后续增援部队再次乘C－130抵达福克兰，并分别进驻达尔文、古斯格林和福克斯湾。至此，阿根廷在岛上的兵力已迅速增至4000人。

4月3日清晨，A－69型护卫舰“格里柯”号携带1架“美洲虎”式陆军直升机和2个海军陆战排，与“帕莱索湾”号南极供应舰组成第60特混编队，奉命进占南乔治亚岛。当天上午11点，“帕莱索湾”号上的“云雀”式直升机在南乔治亚最大的居民点格里特维肯上空侦察预定的机降场，飞行1个小时也未发现下面有什么动静，于是取消了原定由“格里柯”号进行的牵制炮击。12点，“美洲虎”将第一批15名海军陆战队运抵该岛，但当该机转运第二批士兵降落时，埋伏在格里特维肯街道里的皇家海军陆战队突然开火并击中直升机，“美洲虎”挣扎飞到南乔治亚岛另一侧后坠落，机上2名陆战队士兵死亡，其余人员被“云雀”直升机救出。与此同时，英国士兵还向靠近港口的“格里柯”号护卫舰发射一枚反坦克火箭弹，击中该舰左舷的“飞鱼”导弹发射架，1名阿根廷水兵因此阵亡。阿舰随即以100毫米舰炮向岛上英军还以颜色……经过约20分钟的交战，南乔治亚岛上的22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士兵向阿军投降，后于4月20日经乌拉圭回国。

1. 约翰·“桑迪”·伍德沃德，英国海军“少壮派”代表人物。1933年出生，1946年加入海军。毕业于皇家海军学院，1969年任“厌战”号攻击核潜艇艇长，1978年调至国防部工作。1981年提升为海军少将，指挥第一分舰队。1982年任南大西洋特混舰队司令，直接归海军总司令约翰·菲尔德豪斯上将指挥，1983年在后者推荐下被封为爵士，并迁任皇家海军潜艇部队司令和北约东大西洋潜艇部队司令，1985年晋升为中将，1989年退休。

2. 3. “竞技神”号和“无敌”号航母驶离朴次茅斯军港，奔赴南大西洋前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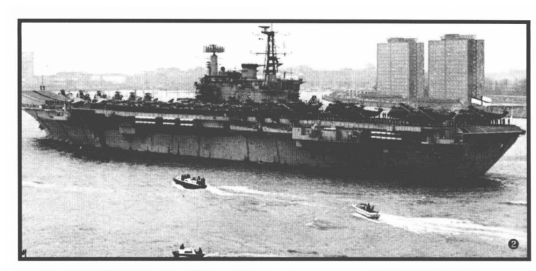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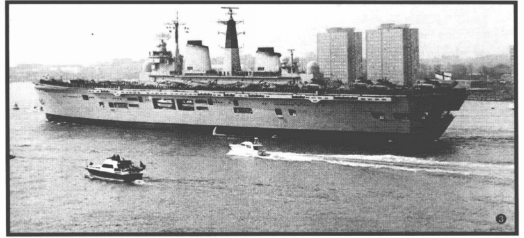
当日，阿政府宣布“收复”福克兰群岛，将其改名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并在4月7日将该岛与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德维奇群岛共同组成阿根廷的“第24个省”，并任命陆军作战部参谋长梅嫩德斯准将为马岛军事长官。

特混舰队洲际奔袭

阿根廷军队占领福克兰群岛的消息于4月2日清晨传回英国。伦敦《每日邮报》连忙撤换日间版常规内容，在头版用两个赫然大字作为社论的标题——“可耻！”。不过，当时大多数英国人并不知道这个不起眼的群岛在哪里（有些老百姓甚至以为该群岛就在苏格兰沿海），不少军人也匆忙翻阅地图寻找其位置。所以，很多英国国民对这一消息的反应非常冷静。伦敦这座饱经风雨沧桑的城市既未见到愤怒的示威人群，也未见到高声叫卖“号外”的报童。与往日唯一不同的是，最时髦的摄政大街和牛津街两旁的高级商店和豪华旅馆门前默默地挂起了国旗。

4月3日（星期天），英国下院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面临的严峻局面。这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下院第一次在星期天举行会议。会前，许多反对党议员在议会厅走廊上慷慨激昂地指责政府“出卖”福克兰，热衷于探听危机细节的记者们则排成长龙，等候进入旁听。下议院大厅内，议员们纷纷揪住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责问说：“既然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已在3月31日发出阿根廷舰队调动的情报，并推测阿方可能占领福克兰群岛，政府却为什么不采取防范措施？”一些激进的工党议员还要求保守党政府立即辞职。以“铁娘子”绰号闻名的撒切尔夫人断然拒绝了这些提议，强调“现在正是需要力量和决心的时候”。她在下院会议上宣布英国立即与阿根廷断交，对其实施经济制裁，并组成战时内阁。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掌玺大臣阿特金斯则因对阿根廷出兵一事


❷


❸

防备不力而提出辞职请求。

从4月2日起，英国的电视台、电台和报刊向全体国民反复不断地宣传以下两点事实：首先，阿军4000人登陆福克兰群岛，英守军连同总督在内一共只有82人，寡不敌众，被迫投降，英国蒙受了奇耻大辱；其次，虽然福克兰群岛几百年来在英、法、西、阿之间几次易手，但英国对该岛的统治已经不间断地持续了150年，岛上居民绝大多数为英国居民。而阿根廷目前是军人独裁统治，没有民主可言，该岛被阿军占领后，岛上英国居民将生活在痛苦的政治制度之下。英国媒体抓住上述两点，为随后的出兵远征进行舆论准备。通常在英国议会讨论重大问题时，执政党提出一个动议，在野党总要反对一番。但是4月5日，当撒切尔夫人在议会宣布，政府决定立即派遣舰队“远征南大西洋去

收复失地”时，议会下院竟一致通过，没有一个反对者，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政坛少有的现象。这种国内团结一致的思想状态，使得撒切尔夫人顺利派出舰队，虽然在后来的战争中屡受挫折，但局势仍然安定。

4月3日，在英国战时内阁召开的第一次紧急会议上，撒切尔夫人授权第一海务大臣里奇爵士向南大西洋派出特混舰队，指挥官为伍德沃德少将，登陆部队指挥官为穆尔少将。同日，第一架英国运输机抵达中大西洋的阿森松岛，运去了卫星通讯设备，皇家海军的4艘核潜艇也迅速驶往南大西洋海区。仅仅两天之后，“无敌”号航母和特混舰队旗舰“竞技神”号航母便在朴次茅斯市民们《一路平安》的歌声中出发。正在直布罗陀参加北约海军演习的数艘驱逐舰和护卫舰也于同日启程（此前英国海军部已将参加演习的“竞技神”号航母提前召回朴次茅斯，不知是否与南大西洋的紧张局势有关）。在与来自巴哈马的舰船会合后，特混舰队第一梯队25艘战舰和16艘辅助舰船直接驶往南大西洋。4月7日，英国国防大臣诺特宣布，福克兰群岛周边200海里以内为海上禁区，该禁区从格林尼治时间4月12日清晨4时起生效，凡在禁区内出现的阿根廷军舰或辅助舰船都将受到英军的攻击。

在英特混舰队抵达战斗阵位前的约20天时间里，撒切尔政府利用世界各国对阿根廷军人独裁政权的厌恶进行宣传战，为自己“解救福克兰人民”的行动争取到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同情。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英国借助于“反对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这个当时在国际上颇得人心的口号，对阿根廷提出控告。安理会随后通过了“要求阿根廷撤军、同英国恢复谈判”的502号决议。同时，欧共体成员国和北约各国一致做出决定：对阿根廷实行武器禁运。西德政府在4月7日宣布停止向阿方转交已经造好的4艘护卫舰；荷兰也宣布停止出售舰载雷达；法国宣布停止为阿根廷建造价值3.5亿美元的新航母及其14架舰载机，停止向阿方交送其订购的“超级军旗”战斗机和“飞鱼”导弹，并禁止第三国将“飞鱼”导弹转售给阿根廷。此外，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纷纷宣布对阿根廷实施禁运或经济制裁。这些无疑是英国外交的一大胜利。

阿根廷人的战争准备

4月3日，2架S-2反潜机从“五月二十五日”号航母飞到斯坦利港，并在那里一直驻扎到4月13日。它们的任务是对福克兰群岛进行局部侦察，以寻找适于建造大机场的场地。阿根廷空军从4月中旬起利用1架波音707民航飞机和1架KC-130加油机，对南大西洋海域进行远距离侦察，以搜索英国特混舰队的动向。





1. “竞技神”号机库一瞥。图中海军陆战队员正在列队训话。除了1000多名舰员外，“竞技神”号上还搭载了上千名第3海军陆战旅士兵。

2. 从“竞技神”号航母上拍摄的“无敌”号航母。拍摄于北大西洋北纬12度附近。

此时，阿根廷国内的民众情绪已经由反军事独裁转为狂热的民族主义欢庆。“阿根廷收复马岛”的消息于4月2日早晨通过电视向全国广播，布宜诺斯艾利斯顿时群情激昂，数十万人聚集在总统府玫瑰宫前的五月广场上高唱国歌，高呼“马尔维纳斯属于阿根廷”等口号，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阿军占领福克兰果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阿根廷13个持不同政见的政党发表联合声明：在此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停止原定的一切反政府行动，共同对外。全国各地支持加尔铁里的电报与信件像雪片似的飞到总统办公室。

4月7日，阿根廷登陆舰队和掩护舰队返回贝尔格拉诺港。军政府下令在所有大西洋沿岸城市进行战备动员，建立了运送人员和物资的基地，还在贝尔格拉诺港、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等重要军港实行了灯火管制。4月8日，隆巴多海军中将被任命为新组建的“南大西洋战区”总司令。他一上任即开始增强福克兰岛的防卫，并派陆军接替福岛防务。在他的命令下，“圣安东尼奥角”号登陆舰、“布恩苏塞索湾”号供应舰和数艘商船、拖船组成第29特混舰队，向福岛运送部队和补给品。福克兰驻军在短短一周内便增至1个海军陆战旅和3个摩托化步兵旅，总计达1.5万人。此外，阿根廷空军还在岛上修建了4座可供“普卡拉”攻击机起降的机场，并修建了数十座雷达站和15个大型军火仓库。为了对付即

将到来的英国舰队，阿根廷海军还在4月17日至25日进行了紧张的打靶训练和反潜演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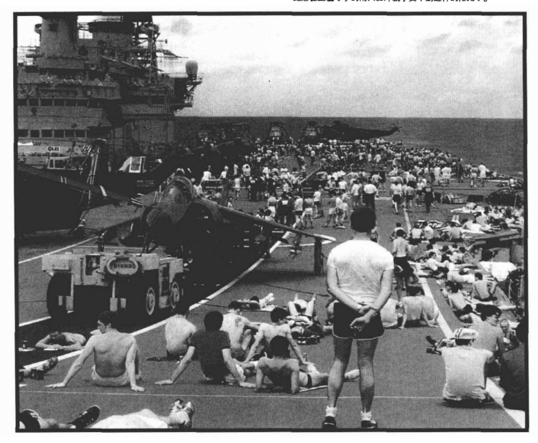
尽管阿军加强了防备，但并未将增加的兵力用到必要的地方。第一，阿军只在东岛上的4座主要港口（斯坦利港、达尔文港、路易斯港和菲茨罗伊，后三地实际上是只有几十名居民的定居点）安排了驻军防守，但是对东岛和西岛之间、濒临福克兰海峡的数处重要的港口却弃置不顾。由于主力盘踞在东岛，西岛上只有2000人防守，滩头纵深和内地则几乎没有设防，给英军留下了登陆的缺口。

第二，阿根廷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A-4“天鹰”飞机和“超级军旗”战斗机性能非常优越，但是，阿军却迟迟没有在福克兰岛上建设可供这两种飞机起降的专用机场，或对原有机场进行改造。福克兰东西两岛共有3座机场，其中达尔文机场和佩布尔岛机场只能起降小型飞机，斯坦利机场原有的1200米跑道也过于短小，而且岛上气候潮湿，跑道很少有干燥的时候（连停机坪也要铺上一层铝合金板，否则起落架轮胎就会陷入泥地里）。4月中旬，1架“超级军旗”曾携带假导弹在斯坦利机场降落，险些冲出跑道坠毁。在此后的战争期间，这些飞机不得不从本土和火地岛的机场起飞，消耗大量油料，飞越近500公里到达福克兰群岛上空，致使滞空时间和机动性大打折扣。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岛上的阿根廷驻军虽有1.5万，但与英军相比仍居于劣势。根据“二战”的经验，登陆兵力应为防守兵力的3倍，预计岛上阿军数量会增加1倍，达8000人，所以英国派出了2.4万人的作战兵力，其中近1万人为用于打登陆战的部队，其他为海空军的战斗和勤务人员。就英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能力而言，都不可能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只能寄希望于速战速决。因此，阿方的上策是尽可能地将更多的兵员与物资运到岛上，以持久固守。但是，加尔铁里没有估计到英军决心之大、来势之猛，等英国特混舰队抵达福克兰海面时才认清这个局面，但是为时已晚。因为英国舰队已经封锁了海面，除了零星偷渡外，已经不可能进行大规模增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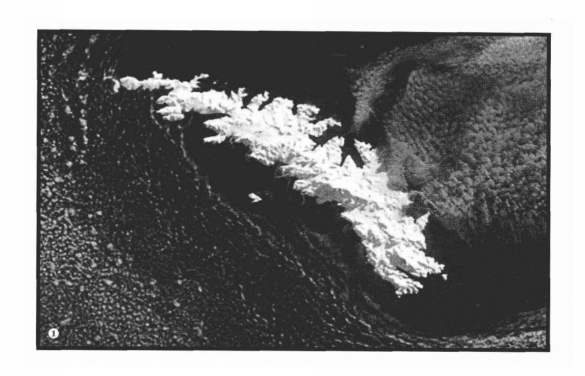
阿根廷的另一个致命弱点是，它的主要军事装备如军舰、飞机、导弹、炮弹都是从国外买的，数量有限，经不起消耗。阿根廷海军则有一定的实力，主要战舰有1艘航母、1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3艘护卫舰和4艘潜艇，此外还有1艘大型登陆攻击舰和15艘巡逻艇。阿根廷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有13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包括5架“超级军旗”、43架“幻影”III和以色列仿制型“短剑”M-5、75架可执行轰炸任务的A-4“天鹰”攻击机，此外还有170架本国研制的“普卡拉”对地攻击机。但是，除了少数在70年代末采购的装备外，大多数武器装备都已老旧过时。“五月二十五日”号航母、“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和大多数驱逐舰都是别国淘汰的二手货，已有30年到40年舰龄，缺乏先进

特混舰队穿越赤道时，"竞技神"号的舰员在甲板上晒日光浴，此后在正值冬季的南大西洋就享受不到这样的阳光了。



的雷达、声呐和其他武器，速度也只有15到20节，故极易受到攻击。空军和海航的主力战斗机“幻影”III属于60年代的产品，机动性较差，又缺乏先进的导弹，因此空战能力不及英国的“鹞”和“海鹞”。

当然，阿根廷也有一些先进的武器，例如，从英国买来的2艘42型驱逐舰和从西德买来的2艘209型潜艇（装有SST—4线导鱼雷），以及从法国买来的“飞鱼”导弹，但数量都不多。阿根廷对英军的实力是了解的，也知道英国武器的性能。这是因为在和平时期，英国除战略武器外，常规武器都是可作为商品出售的，阿根廷从英国采购过许多现代化的常规武器。阿方估计，虽然自己的海军处于劣势，但是空军有本土大陆的依靠，数量又远远超过英军，凭借其空军和陆军的优势和旺盛的士气，可以打败英军的特混舰队。但是后来的战事发展证明阿方的判断过于乐观，对英军特混舰队的实力并不完全了解。



收复南乔治亚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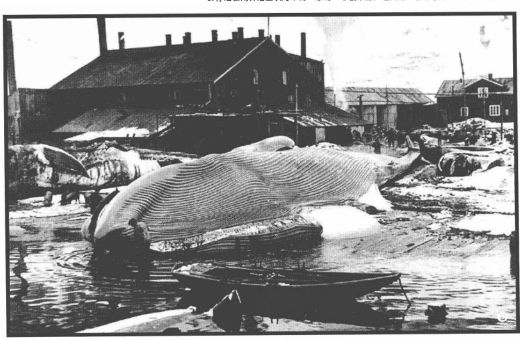
4月21日，阿根廷空军的波音707侦察机在南纬19度25分、西经21度位置发现了英国舰队的第一梯队。同日，15名英国第22特种空勤团队员搭乘“威塞克斯”直升机从“潮汐泉”号舰队补给舰上起飞，在南乔治亚岛格里特维肯港附近降落，以对岛上的阿根廷驻军实力进行侦察。但是当天南乔治亚岛一带突然刮起了11级狂风，地面风速达160公里，地面笼罩在乳白色的雪粉当中，能见度几乎为零。突击队员无法按照预定计划展开行动，只好乘坐原机离开。但他们乘坐的“威塞克斯”直升机刚刚起飞就被狂风拍到了地面，好在突击队员及时逃出坠毁的飞机，无人伤亡。此后，“潮汐泉”号派出的第二架前来救援的“威塞克斯”也因暴风而坠毁。侦察分队无法开展活动，只好在风暴稍为减弱时乘“安特里姆”号派出的救援直升机无功而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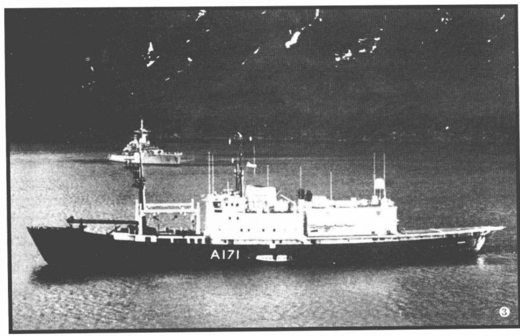
由于无法用直升机对南乔治亚实行机降登陆侦察，皇家空军的1架C-130运输机于4月22日晚从阿森松岛起飞，悄悄地将12名突击队员空投到南乔治亚岛以北的海面上。经过短促联络后，这些突击队员很快就潜入了早已潜伏在这里的“征服者”号核潜艇的减压脱险舱，然后向南乔治亚岛隐蔽接近。4月23日，突击队员在离格里特维肯不到3海里的地方脱离潜艇，在夜幕掩护下携带1门迫击炮和1部小型超高速发报机潜游上岸。他们白天隐蔽，晚上侦察，把岛上阿军兵员、火力配置和阵地位置等情报发回舰队。从“堪

1. 南乔治亚岛的卫星照片。该岛长160公里，宽32公里，面积3756平方公里。岛上荒凉多山，气候恶劣，居民人口随季节变化，常住人口只有英国南极考察站的成员。

2. 南乔治亚岛最大定居点格里特维肯的鲸鱼加工厂。

3. 停泊在南乔治亚峡湾中的"忍耐"号破冰船，远处是"普利茅斯"号护卫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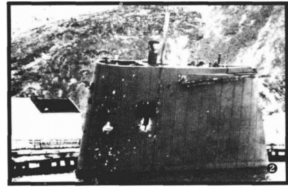




培拉”号运兵船上起飞的“海王”直升机也向岛上运去了特别舟艇勤务队的突击队员。破冰船“忍耐”号从4月3日起便借助熟悉南乔治亚岛地理环境的优势，一直停泊在该岛沿岸众多的曲折海湾中，同时也用船上的2架“黄蜂”直升机对岛上的阿军驻防情况进行了侦察。

4月25日，英特混舰队向南乔治亚岛发动了代号“小鹦鹉”的进攻行动。该岛的阿根廷驻军司令阿斯蒂斯海军上校是干情报工作出身的，虽然对于渗透、拷问和反颠覆这些学问很是精通，但对如何进行抗登陆准备或组织部队抵抗却一窍不通。阿根廷驻军在岛上既未巡逻（“忍耐”号破冰船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停泊了21天，竟然都未被发现），也未加强对空警戒，南乔治亚岛的天空实际上是向英国人敞开的。在已经潜伏于岛上的突





1. “伊丽莎白二世”号，1967年下水，吨位67000吨（建成时），航速28.5节。英国卡纳德公司最豪华的邮船，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二大邮船,仅次于法国的”法兰西”号。1982年5月3日，它在自纽约东航途中接到征用通知。该船与其他英国大型商船一样，在船上备有改装材料和设备，于是边航行边改装。与“二战”中同样被征用作运兵船的两艘女王级邮船不同的是，该船豪华的内部装修并未彻底移除，只是挪走了船内的棕榈盆栽，拆去了一些水晶吊灯。在南安普敦港，船尾的两个游泳池被焊上钢板，成为直升机甲板，并在船首铺设了第三座直升机平台。5月12日，包括曾参加阿拉曼战役的苏格兰皇家近卫团和骁勇善战的廓尔喀营在内的第5步兵旅3500人登船完毕，该船驶离南安普敦，船上的700多名船员（包括20多名女招待）志愿随船出发，5月27日抵达南乔治亚海域。由于该船以英国国家元首的名字命名，为了避免遭到阿根廷飞机或潜艇袭击，发生“有损国家尊严”的事情，该船停泊在南乔治亚岛附近，船上的士兵在此换乘“堪培拉”号邮船前往福克兰。由于得知阿根廷海空军正在试图搜索并击沉“伊丽莎白二世”号，该船在将“热心”号和“考文垂”号的伤员接上船后便离开了南乔治亚，于6月11日返回南安普敦，同日解除征用合同。图为离开南安普敦前往南大西洋的该船及送行的人群。其烟囱尚为黑白相间，战后该船改造主机时改成黑红相间。

2. 被英军击伤的阿根廷海军“圣菲”号潜艇。

击队员引导下，皇家海军陆战队第42陆战突击营在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的情况下乘直升机在岛上机降，在“安特里姆”号和“普利茅斯”号4.5英寸舰炮的火力支援下，迅速制服了岛上的151名阿根廷驻军。

4月25日下午，“安特里姆”号和“华美”号护卫舰上的3架“山猫”直升机，在距格里特维肯港4.3海里的地方执行搜索任务时偶然发现了阿根廷潜艇“圣菲”号，立即发射了1枚AS－12空舰导弹和1枚深水炸弹，并向其指挥塔猛烈扫射。该艇当时刚向南乔治亚岛上运完补给品，正在返航。“圣菲”号试图下潜，但当地水深很浅，于是只好掉头返回南乔治亚岛，在坎伯兰湾搁浅。黑色的柴油不断从被打穿的油槽里漏出来，“圣菲”号如同一条搁浅在油污里的鲸鱼。其68名舰员大都涉水上岸，向英军投降，只有1人

1. “火神”B2轰炸机从阿森松岛起飞，执行轰炸斯坦利机场的任务。福克兰战争爆发前，皇家空军准备将“火神”中队全部退役，并已解散了7个中队中的3个。国防部也与各博物馆商洽出售“火神”事宜，阿根廷也曾派人去英国谈判购买1个中队的退役“火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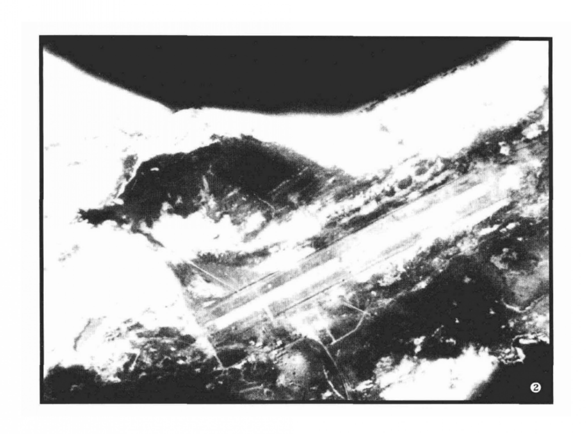
2. 轰炸之后的斯坦利机场，跑道上可见阿根廷人用土堆积的”弹坑”。



藏在潜艇内试图将其凿沉，却被搜索该艇的海军陆战队击毙。4月26日，阿斯蒂斯上校在利思港向英军正式投降，英国重新收复南乔治亚岛。

英军夺回南乔治亚岛对阿根廷军政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英国在其他途径行不通的情况下诉诸军事行动的决心和意志。此外，该岛还为英国特混舰队提供了一处有用的前出基地。此后，英国彻底放弃了以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福克兰争端的努力，转而全面投入战争。事实上，撒切尔夫人早在4月14日便在下院宣布：“阿军全部撤出福克兰群岛是和平解决这场争端的先决条件和第一步……我们的外交是以实力为后盾的，我们有决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担任调停工作的美国国务卿黑格将军在中立立场上提出了7点和平建议：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双方撤军；停止制裁；建立阿、美、英三国临时管理机构共同管理福克兰群岛；阿方原来在福克兰设置的地方行政机构继续存在；建立促进福克兰发展的合作机制；在考虑英阿双方及福克兰居民利益的前提下确定最终谈判的范围。

黑格建议是比较公正的，但阿方仍坚持无条件拥有福克兰的主张。黑格在伦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穿梭奔走了两个星期，毫无结果。4月29日，加尔铁里在军人执政委员会



会议上提出，在60天内把驻福克兰的守军逐步撤退到大陆上来，以便让英方采取对等措施，召回特混舰队。但是与会的高级将领认为，“国内的政治气氛不允许这样做”，“所有的调查报告都向我们表明国内群情激昂”，加尔铁里至此才尝到“骑虎难下”的滋味。得到阿根廷拒绝撤军的答复后，黑格宣布调停工作失败。次日美国政府宣布，调停失败的责任在阿根廷一方，停止向其提供武器和一切军事物资，并对其实施经济制裁，同时将在这场冲突中给予英国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支持。现在摆在阿根廷人面前的唯一出路，便只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硬着头皮跟英国打下去了。

击沉“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

4月28日，英国宣布将福克兰周围的200海里海面禁区扩展为海空禁区，封锁时间自当地时间4月30日7时（格林尼治时间上午11时）开始。面对这一威胁，驻阿根廷南部沿海城市和福克兰的陆海空三军部队都进入最高戒备状态。福克兰岛军事长官梅嫩德斯下令，在岛上实施宵禁和灯火管制。

到4月30日，英国特混舰队先头部队的战斗准备大体就绪，但是还不能立即发动登陆

1. 阿根廷海军“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原美国海军布鲁克林级“菲尼克斯”号轻巡洋舰，1938年服役，经历了珍珠港事件和莱特湾海战。1951年以780万美元价格卖给阿根廷，改名“十月十七日”号，1955年参加了反庇隆总统的右翼军人政变，开入拉普拉塔河口并威胁炮轰布宜诺斯艾利斯；1956年改名为“贝尔格拉诺将军”号。之后多次进行现代化改装，加装了“海猫”导弹和直升机机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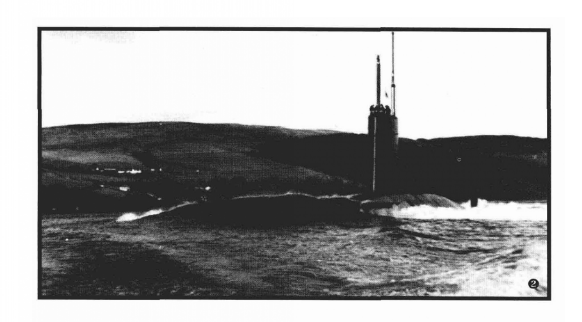
2. “征服者”号核潜艇，“丘吉尔”级攻击核潜艇的第2艘，1971年11月9日服役，水下排水量4900吨，航速28节，装备6具533mm鱼雷发射管。1990年退役，作为博物馆舰停泊在德文波特军港。



战，因为一则英军对福岛上阿军的力量及部署不清楚，二则要等后面乘坐运兵船的大批登陆部队到达，才能展开地面进攻。所以，特混舰队只能先秘密地对福克兰岛进行渗透侦察，并在福克兰海域展开对阿根廷海空军的战斗，歼灭其有生力量，并阻止阿方向岛上偷运兵员和物资。

5月1日是英舰队司令伍德沃德少将的生日，当天凌晨4点40分，皇家空军第101中队的一架“火神”轰炸机从阿森松岛起飞，轰炸了斯坦利港机场。该机由第55和第57飞行中队的“胜利”式加油机伴航，飞行了15个小时，经过5600公里的远程奔袭和2次空中加油后飞到福克兰上空，向斯坦利机场投下了21枚1000磅高爆炸弹。从“竞技神”号航母上起飞的“海鹞”飞机随后用“铺路石”激光制导炸弹，对斯坦利机场进行了补充空袭。不过，这两次空袭并没有给阿根廷人造成多大的损失，只有1枚炸弹击中跑道，另外还炸毁2座机库、1处小型弹药堆积处和一些通讯器材。此后，“火神”还多次从高空轰炸斯坦利港和其他目标，不过，5月1日以后的英国人轰炸命中率一直很低，其主要原因是阿根廷人加强了斯坦利港的防空火力。在第一次空袭之后，“火神”就被迫采取高空轰炸，准确率自然也就差一些。此外，阿根廷人为了蒙骗英国侦察机，在跑道上撒满了土，模仿成弹坑的样子，夜间再将土清除掉，好让飞机降落。

为了应付英国对福克兰或阿根廷本土可能发起的进攻，阿根廷海军在4月15日至18日分三次从贝尔格拉诺港出发，在海上组成第79特混舰队，于4月29日抵达福克兰东南及东北海区。该舰队又分为3个大队：北部的79.1特混大队包括航母“五月二十五日”号、驱



逐舰“圣特里尼达”号和“大力神”号；中部的79.2特混大队包括护卫舰“德鲁蒙德”号、“格里柯”号（该舰经过3天抢修，已在阿根廷本土船厂修复）和“格兰维耶”号；南部的79.3特混大队包括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驱逐舰“布查德”号和“布埃纳·彼德拉”号。它们的任务是配合陆基飞机，对福克兰周围海域进行搜索和警戒，并伺机对英国舰队发起攻击。斯坦利港遭到轰炸后，正在向东航行的3支特混大队接到福克兰岛驻军发来的信号，称英国人已对该岛发起了进攻。于是它们立即掉头向西返航，搜索英国舰队，寻找交战机会。同时，阿根廷海军司令部还抽调3艘A-69型护卫舰和1艘油船，组成79.4特混大队，增援福克兰海区。

5月1日晚23点30分，从“五月二十五日”号上起飞的一架S-2反潜机在南纬49度34分、西经57度10分的位置发现了英国航母编队，离阿根廷舰队只有300海里。为了使航母上的8架A-4“天鹰”能够在其航程内攻击敌人，79.1、79.2、79.4这三个特混大队以20节的航速向敌接近。但是，阿方必须在黎明时才能进行空袭，因为“五月二十五日”号的飞行甲板太小，又缺乏夜间助降设备，“天鹰”虽然能在夜间从舰上起飞，但却无法在夜间降落。

到5月2日黎明，“五月二十五日”号已经做好了弹射准备，8架“天鹰”已经各自装上了3枚500磅炸弹。然而，这些飞机要从这艘老式的轻型航母上起飞还需要顶风的帮助，而当时风速却太低，因此再次推迟了起飞时间。这时，79.1特混大队与英国舰队的距离是180海里，而满载的“天鹰”航程只有170海里，因此，阿根廷舰队只好继续保持

航向，向英国舰队接近。但是当天清晨，阿根廷空军的P-2“海王星”侦察机发现，英国舰队似乎已经洞悉阿方的动向，开始转向，以便与阿根廷舰队保持200海里以上的距离。与此同时，英方也派出了2架“海鹞”飞机对79.1特混大队进行尾随侦察。阿方推测，美国侦察卫星已经发现阿根廷舰队的意图，并将其通报给了英国海军。由于作战意图已经败露，南大西洋战区司令隆巴多中将遂于当天上午9时下令，4支特混大队全部返回阿根廷本土，等待合适的天气再度出击。

根据英国国防部的部署，“壮丽”号和“刚毅”号核潜艇在福克兰以北海域，“征服者”号在福克兰以南海域，准备迎击来自南北两面的水下和水面威胁。其中，“壮丽”号的任务是对“五月二十五日”号航母进行搜索和跟踪。4月30日，该艇曾多次对79.1特混大队进行了定位和攻击准备，但英国内阁和国防部严令不准攻击“五月二十五日”号（自蒙哥马利时代一脉相传的保守作风的典型体现），以免“给阿方造成过大的刺激，导致对福克兰岛上的英国居民进行报复”。“征服者”号则从4月30日起就对79.3特混大队进行跟踪，并通过卫星通讯与特混舰队司令伍德沃德保持联系，不断报告阿舰位置。

以“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为核心的79.3特混大队，此前一直在紧邻火地岛的洛斯埃斯塔多斯岛和伯德伍德浅滩之间来回巡弋，为阿根廷南部本土提供早期警报，并拦截可能来自太平洋方向的英国增援部队，在接到隆巴多的命令后也以10节的航速向北返航。伍德沃德少将分析当时战区的态势，认为如果79.3特混大队越过伯德伍德浅滩，就有可能摆脱核潜艇的跟踪，并可能占领发射“飞鱼”反舰导弹的有利阵位，对英特混舰队造成威胁。于是他请示身为战时内阁成员之一的国防参谋长卢因海军元帅，请他允许对阿巡洋舰进行攻击。经过讨论，战时内阁会议批准了这一请示。撒切尔夫人亲自签署了向“贝尔格拉诺”号发动攻击的命令。

5月2日下午3时许，“征服者”号在200海里禁区以外约36海里的地方进入攻击阵位，其舰长克里斯·布朗海军中校发现，“贝”舰右前方及右侧各有1艘驱逐舰护航，而其左侧兵力空虚，于是在潜望镜状态下向“贝”舰左侧机动，顺利占领了该舰左侧正横处1300米的有利阵位。随后在当地时间16时（格林尼治时间20时）以92度的命中角齐射了3枚Mk-VIII直航式鱼雷（英国出于宣传战的需要，事后一度宣称，击沉“贝尔格拉诺”号的是新式的“虎鱼”线导鱼雷），其中2枚命中。第1枚鱼雷从5英寸副炮指挥仪下方钻入船体左舷主机舱后爆炸，“贝”号整个船身随着爆炸声几乎被托出水面，舱内的警报、通信、照明装置和主机全部被摧毁，主机舱内一片黑暗，到处弥漫着烟雾和毒气，当即有275人因热浪和气流的冲击闷死在舱中。4秒钟后，第二枚鱼雷在1号主炮塔前

倾覆中的“贝尔格拉诺将军”号。



端、左舷距离舰首15米处爆炸，炸开一个直径约12米的大洞，海水大量涌入船内。

16点10分左右，“贝尔格拉诺”号的船体开始向左倾斜15度，又过了10分钟,倾斜角达20度。由于主甲板已经被烧得滚烫，既无法对受损机舱进行抢修堵漏作业，也无法营救下层舱室中的船员，经过痛苦的思考，舰长赫克托·庞索上校下令弃舰逃生。整个逃生过程持续了30分钟，由于舰内的通信设备都已被摧毁，因此弃舰的命令是用口头相互传达的。船员们在左舷放下了52只救生筏，每只可以乘15到20人。此时还有许多船员聚集在右舷，已经来不及向左舷转移，只好套上救生圈跳入水中。16点45分，即被击中后45分钟，“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在一片浓烟烈火中沉入4000米深的大西洋海底，具体位置为南纬55度18分，西经61度47分。这是世界海战史上第一次由核潜艇取得海战的战果。英国通俗小报《太阳报》次日头版用通篇大字报道了这一消息，其醒目标题只有一个词：“逮到你了！”

“贝”舰共有官兵1042人，包括300名平均年龄才18岁的新兵，总共只有670余人转移到了救生筏上，另有47人跳海后被救上救生筏。当时海面风速达60节，浪高六七米，南大西洋的海水冰冷刺骨，接近0度，一些落水的船员由于来不及被接上救生筏而被活

活冻死。为了防止被风浪吹散，庞索舰长下令将救生筏两两拴在一起，等待救援舰的到来。由于担心遭到潜艇攻击，担任护卫的“布查德”号和“布埃纳·彼德拉”号驱逐舰根本未对“贝”舰船员进行营救，在盲目地扔了一些深水炸弹后，便匆匆逃回了本土基地。直到36小时后，阿海军派出的2艘运输舰才在风雨迷蒙中找到了遇难者的救生筏，并匆忙改为医院船，实施营救工作。经过4天4夜的搜索，再也未发现“贝”舰其余321名船员的踪影。

5月3日，阿海军小型护卫巡逻舰“索布拉尔”号在福克兰以北90海里处，搜索己方一架被击落的空军“堪培拉”轰炸机的落水飞行员，受到“格拉斯哥”号驱逐舰所载“山猫”直升机的攻击，被1枚“海上大鸥”空舰导弹严重击伤，舰桥损毁，舰长及另外7人阵亡，一周后才被“派准将”号驱逐舰拖回了德塞阿多港。同样，执行搜索任务的“索梅耶拉准将”号小型护卫舰则被“考文垂”号驱逐舰上的另一架“山猫”击沉。

“贝尔格拉诺将军”号的沉没向阿根廷表明，英国潜艇的活动是不受禁区限制的。为了避免遭受更严重的损失，阿根廷海军的水面战舰此后再也没有出海寻战，而是死守着阿根廷海岸线不敢远离，“五月二十五日”号航母上的“天鹰”攻击机也转移到了南部火地岛的陆上机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无畏舰为核心、包括数百艘战舰的英国大舰队曾将德国公海舰队“冻结”在波罗的海内。70年后在地球的另一端，皇家海军只用一艘潜艇就达到了相似的目的。

“谢菲尔德”号的沉没

“贝尔格拉诺将军”号沉没后，阿军并未就此罢休。经过初战，阿根廷人发现英国特混舰队的很多弱点和漏洞：虽然英舰队配备了大量反潜和反舰武器，如“山猫”和“海王”直升机、“伊卡拉”反潜导弹和“飞鱼”反舰导弹，对水面和水下目标的攻击和防护能力很强，但是英舰的防空火力以“海标枪”导弹为主，阿根廷通过此前购买的英制军舰已经了解到这种武器的弱点，即对高空厉害，对低空不行，对超低空尤其不行；由于只有两个“海标枪”发射架，不能连续发射，因此对单机厉害，对机群不行。战后建造的英国军舰原本设计用来配合北约的海上行动，以苏联军舰及潜艇为假想敌，因此根本没有考虑对近距离陆基飞机的防御问题。为了节省预算，虽然英舰配备的对空导弹品种很多，但不是每舰都配齐各种射程的导弹。对低空的“海狼”和“海猫”导弹只在少数几艘军舰上才有，而英舰又多是单独活动的。

根据英国舰队的以上弱点，阿军在“贝尔格拉诺将军”号沉没后改变了战术，改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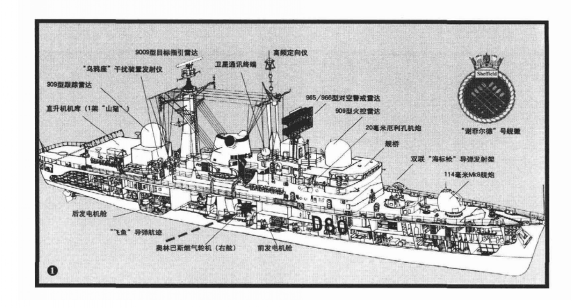
阿军的法制“超级军旗”战斗机。



空军对付英国舰队，并采取了多机编队、超低空接敌、超低空轰炸英舰这三项战术。阿军的首要攻击目标为担任舰队绝大多数护航、警戒、反潜任务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其次为担任舰队指挥核心、通讯联络中枢和飞机起降基地的2艘航空母舰，再次为军需船。担任主攻任务的是海军航空兵的3个攻击中队和1个反潜中队，其中第2飞行中队的5架“超级军旗”战斗机及其携带的“飞鱼”导弹为攻击主力，专门用于对付有价值的航母、驱逐舰等目标。

70年代末，阿根廷海军曾向美国求购A−4“天鹰”攻击机以补充其舰载机兵力，但遭到厌恶军政府的卡特总统的拒绝，于是转而向法国购买了14架“超级军旗”战斗机和14枚AM−39“飞鱼”空舰导弹。这些飞机的性能比“天鹰”更为优越，但由于“五月二十五日”号航母上没有装备配合其起降的电子设备，因此它们不能从航母上起飞，只能当作陆基飞机。从1980年11月到1981年8月，阿海军的飞行员和维修人员在法国布列塔尼进行了10个月的培训，平均每人飞行了45小时。1981年8月到11月，5架“超级军旗”和5枚导弹用船运到了阿根廷，还有9架飞机和9枚导弹预计在1982年春运到。

从1981年12月到1982年2月，阿海军飞行员开始驾驶“超级军旗”在阿根廷上空进行训练飞行，到3月30日已经平均飞行了90小时。不过，这些飞行员并未受到发射“飞鱼”导弹的理论及战术训练。法国机械师曾经预定于1982年4月中旬到阿根廷进行相关培训，但是由于福克兰冲突爆发突然，受到英国和本国的压力而取消了该计划。法国政府还扣



押了未交付的9架飞机和9枚导弹，阿军飞行员只好驾机挂着假导弹对本国海军的42型驱逐舰进行模拟攻击训练，摸索袭击英舰的战术。阿海军的3个攻击中队很难协同进攻，因为它们的战术和技术性能根本不同。装备“天鹰”飞机的攻击中队主要依靠其数量来取胜，携带的是普通航空炸弹，采取蜂拥而上的饱和攻击式战术。“超级军旗”飞机则采取双机编队方式，每机携带1枚“飞鱼”导弹，起飞后便保持无线电静默，由“海王星”侦察机提供目标位置，然后超低空飞行，实施突然袭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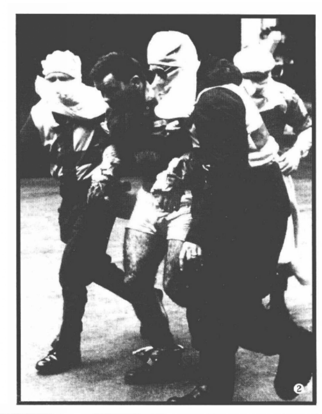
5月2日，两架携带“飞鱼”导弹的“超级军旗”战斗机首次执行战斗任务，试图攻击斯坦利港以南的英国海上目标，但是由于空中加油出现故障而不得不返回本土基地。5月4日清晨，阿根廷空军的一架“海王星”巡逻机在福克兰以北约100海里、大陆上的里奥加列戈斯海军航空兵基地以东380海里处的位置（南纬52度48分、西经57度40分）发现了一处目标，后核实为一艘42型驱逐舰。当日9点45分，3架 “超级军旗”从里奥加列戈斯的埃斯波拉准将机场起飞，其中1架为侦察机，负责测定英舰的精确位置，另外2架各携带1枚“飞鱼”空舰导弹。10时，这3架飞机在距目标150海里处由空军的KC−130飞机进行了空中加油，随后由低空向目标高速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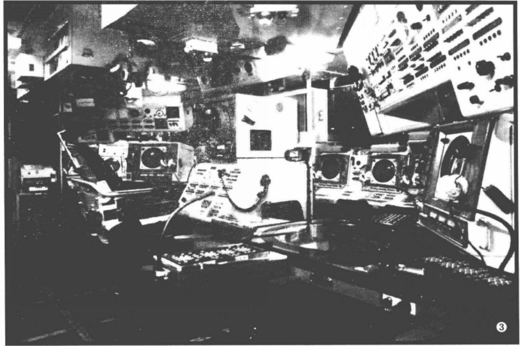
当时，南大西洋海区的天气情况十分恶劣，海面能见度只有100米，云高150米。阿军飞机贴着海面飞行，高度只有30米，不时有浪花飞溅到驾驶舱罩上，驾驶员稍有闪失便会扎入海中。10点30分，“海王星”巡逻机向“超级军旗”发出了新的目标情况报告，称发现了一个大型目标（“谢非尔德”号）和一个中型目标（“普利茅斯”号）。

1. “谢菲尔德”号剖面图及中弹部位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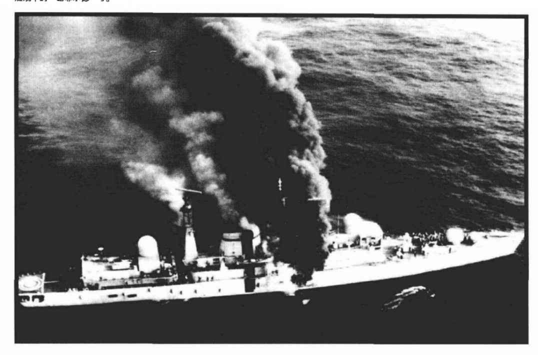
2. 烧伤的“谢菲尔德”号船员被直升机救到“竞技神”号航母上进行救治。

3. 为了避免遭到导弹的袭击，“谢菲尔德”级驱逐舰的作战指挥中心位于主甲板之下，然而这正是“飞鱼”导弹的袭击高度。此外，当时英舰采用集中布置指挥舱室的做法，结果一损俱损。战后，英国海军将指挥舱室改为分散布置。此图为“考文垂”号的作战指挥中心。


2


3

燃烧中的“谢菲尔德”号。



10点4分，第1架“超级军旗”抵达战区上空，将英国军舰的精确位置传送给后2架飞机，后者在离目标约30海里处爬升到150米高度，用雷达锁定目标，发射了“飞鱼”导弹。就在这时，“超级军旗”发现自己受到“普利茅斯”号雷达的照射，随即急转弯下降返航。12点10分，3架飞机在本土基地安全降落，整个袭击行动一共历时2小时20分钟。通过“海王星”飞机拦截到了英国舰队发给执行空中战斗巡逻任务的飞机的无线电通讯，阿根廷人得知自己已经击中了一艘英国军舰。

当时，“谢菲尔德”号护卫舰与“普利茅斯”号护卫舰在一起，为“竞技神”号航母护航，执行英舰队的警戒任务。“谢”舰当时正在用高频天线与伦敦进行卫星通信，由于舰上电子设备的电磁兼容性较差，遂关闭了966型“床架”远程对空警戒雷达，以致直到“超级军旗”攻击时都未能发现其踪迹。英国专家事后认为，如果当时雷达开机，应当可以在37公里距离上发现导弹的末端制导信号，当导弹以1马赫的速度来袭时至少有100秒的时间做出反应，这段时间已经足够驱逐舰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相比之下，“格拉摩根”号驱逐舰在一个多月后的6月12日，被从岸上发射的MM−38“飞鱼”舰对舰导弹击中，而且这枚导弹还炸死了13人，但因预警时间足够，舰上人员有所准备，所以仍

"箭"号护卫舰停泊在"谢菲尔德"号左舷，用舰上的水龙帮助灭火。图中可见"谢"舰通往船外的抽水机排水管。



能以完好的武器系统继续作战。

由于相关文件需到2012年才能解密，所以目前我们还无法得知，"谢菲尔德"号的指挥控制室内在被导弹击中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从一些当事人透露的情况来看，当3架"超级军旗"爬升到攻击高度时，"谢"舰的909型跟踪雷达还是发现了它们的踪影。但是由于这3架飞机随即掉头返航，其飞行方向是背离英国舰队，因此舰上的情报官员判断，它们只不过是前来试探英国舰队的防御能力，所以也未发出警告。直到"飞鱼"导弹飞到英舰附近，"谢菲尔德"号的电子设备才发现自己被来源不明的定向雷达锁定了。舰上的值星官只来得及喊一声："隐蔽！"4秒钟后，在舰桥上的索尔特舰长便眼睁睁地看到1枚"飞鱼"拖着橘黄色的火焰和尾迹向自己飞来，一头扎进了船舷。这枚660公斤重的导弹从左舷距离水线1.8米的位置扎入了"谢菲尔德"号的机舱，穿过作战室和首机舱，接着穿过了第一组"奥林巴斯"燃气轮机，扎入油柜。虽然其弹头并未爆炸，但导弹内未烧完的推进剂点燃了油柜内的燃油，顷刻之间就在机舱内燃起一片大火。阿军飞机发射的另外1枚导弹被"普利茅斯"号护卫舰发射的箔条干扰火箭引开。

"谢"舰一共有4组发电机，两座机舱内各有一套主发电机组，紧邻机舱的前后发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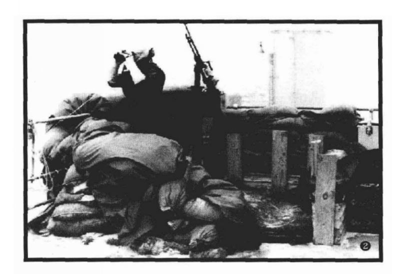


机舱内各有一组后备发电机。靠前的两组发电机在导弹命中时被震坏，后发电机组虽然可以运行，但几分钟后也因通风系统遭到破坏而终止了运转。导弹推进剂引起的大火在半分钟内便发展到无法控制的程度，被导弹穿透的部位烧得通红，机舱甲板在高温下开始弯曲，舰内的大部分电缆在大火中烧成一团铜疙瘩，上层建筑里也热气灼人，船外两舷的油漆大片地熔化剥落。住舱里的泡沫塑料床垫、电缆外面的PVC塑料外套则和其他部位的橡胶、塑料部件一起闷烧，并冒出一团团稠密熏人的毒烟。不过与一些军事刊物的报道相反，“谢菲尔德”号并没有使用低熔点的铝合金，其上层建筑在火灾之后仍然完好（采用铝合金上层建筑的是21型和22型护卫舰）。

随着电力供应的中断，舰上的通信、照明、消防器材和液压管路全都不能使用，消防水泵已经没有任何压力。“竞技神”号航母派直升机向“谢”舰运去了水泵和消防水管。奉命前去救援的“箭”号护卫舰则靠上前去，用其高压水龙向“谢菲尔德”号的上层建筑喷水，但是这点水在猛烈的火势面前根本无济于事。“谢菲尔德”号的消防人员戴着呼吸面具，试图冲到机舱去抢救伤员，但是由于毒烟势头非常凶猛，原本可用1小时的呼吸面具只能用10分钟，而且舰内通道狭窄昏暗，消防和救援人员根本施展不开。

3个多小时后，大火终于逼到了舰首弹药库附近。“谢菲尔德”号储存的22枚“海标枪”导弹和120发4.5英寸炮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艉部存放反潜鱼雷和火箭的弹药库也受到火势的威胁。为了避免更惨重的人员损失，索尔特舰长终于无奈地下达了弃舰的命令。当他最后走上滚烫的直升机甲板时，才注意到自己的皮鞋鞋底已经开始冒烟了。“谢菲尔德”号全舰280名官兵中，共有20人在这次袭击中死亡，24人受伤。

5月5日晚上8时许，即被导弹击中约33小时后，“谢菲尔德”号上的大火才渐渐熄灭。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经受了如此惨重的创伤，“闪光的谢菲”还是依然顽强地漂浮在海面上。伍德沃德命令“爱尔兰人”号拖船将该船拖到南乔治亚，伦敦方面的想法是让该舰在那里进行抢修堵漏作业，然后拖到南非的西蒙斯敦海军基地，以便派出海军专家登舰检查火灾原因。不过当时当地的海况十分恶劣，海水不断从离海面不到2米高的破



1. “亚尔古水手”号发射“海狼”导弹。

2. “无恐”号上的防空机枪。

口处灌入舰体内，而舰上的应急水泵即使全力工作也无法将水尽数排出，“谢菲尔德”号的舰体逐渐向右倾斜，给拖带工作带来极大的风险。5月10日，伦敦国防部命令拖船斩断与“谢菲尔德”号之间的绳索，打开舰上的通海阀，将其自行凿沉。这艘服役只有7年的现代化军舰缓缓沉入了4000米深的南大西洋海底。

由于当时英国海军已经装备了可由“海王”或“山猫”直升机发射的核深水炸弹（用于攻击核潜艇），所以报界纷纷猜测，凿沉“谢菲尔德”号的原因是为了避免舰上的核深水炸弹造成放射污染。但是，英国特混舰队事实上并没有携带任何核武器前往南大西洋。无论如何，阿根廷人仅用1枚导弹便击沉一艘现代化驱逐舰的战果震惊了各国海军。人们开始纷纷着手研究在高科技条件下如何打海战的大课题。“超级军旗”飞机和“飞鱼”导弹成为耀眼的明星，从此名扬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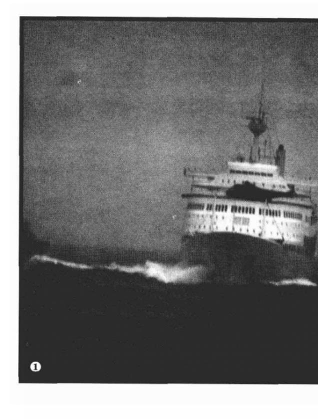
阿根廷潜艇的活动

5月5日，阿海军一架S-2“搜索者”式反潜机在圣豪尔赫湾附近探测到一艘潜艇的活动信号，向其发射了深水炸弹和鱼雷，但是没有命中任何目标。该潜艇在圣豪尔赫湾北部又遭到了S-2和“海王”直升机的攻击，但还是未被击中。

阿根廷海军一共拥有4艘潜艇，其中2艘为老式的美制“食蚊鱼”级潜艇，即“圣菲”号和“圣地亚哥德埃斯特罗”号。前者已经在南乔治亚被击沉，后者在战斗开始时正停泊于本土的马德普拉塔潜艇基地，由于年久失修，不能长时间下潜，遂以水面状态航行到布兰科湾，并在那里的贝尔格拉诺港进行伪装，半潜到水中，造成该艇已经出海

1. 惊涛骇浪中的“堪培拉”号运兵船，舰首直升机甲板上停着的“海王”直升机正准备把船上的突击队员搭载到旁边发出灯光讯号的“勇猛”号两栖攻击舰上。图片摄于南乔治亚海域。

2. SST-4线导鱼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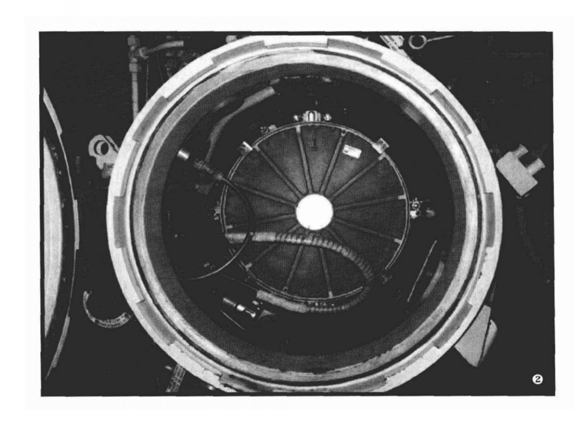


的假象，以迷惑英军。阿根廷的另外2艘潜艇“萨尔塔”号和“圣路易斯”号是由德国提供配件、在本国进行组装的209型内燃机潜艇。它们可在阵位上值勤30天，体积小，噪音也小，很适合在福克兰群岛附近的浅水区活动。

从4月初开始，阿海军的2艘209型潜艇便在福克兰以东的200海里禁区内活动，但是“萨尔塔”号的声呐不久便出现了故障，只得返回贝尔格拉诺港进行检修。“圣路易斯”号潜艇则在5月1日用声呐发现了一处英国目标，估计是中型水面军舰，于是对其展开追踪。在距离目标约1400米时，“圣路易斯”号发射了1枚西德生产的SST－4线导鱼雷。由于艇上的鱼雷火控仪出现故障，辅助鱼雷火控仪又布线不当，造成鱼雷断线，潜艇失去了对鱼雷的控制，没有造成任何损失。阿艇攻击失败后，3艘英国护卫舰和2架直升机对其展开搜索攻击，先后发射了多枚深水炸弹和反潜鱼雷，但由于弹着点较远而没有命中。“圣路易斯”号在100米深的浅水中进行机动规避，20小时后才摆脱英舰的追击。

5月8日晚7时许，“圣路易斯”号在福克兰以东发现一处水下目标，一时难以分辨其类型，对方的噪音很小，正在以6到8节的速度缓慢航行，显然害怕暴露自己。阿方艇长判断对方为英国核潜艇，于是在距其3000米的距离上发射了1枚美制Mk37－3型反潜鱼雷，不久后听到鱼雷爆炸的声音，但是根据其水声特征判断，这枚鱼雷很可能只是击中了海底。

5月11日凌晨1时，“圣路易斯”号潜艇在圣卡洛斯湾航道北侧5000米的地方对两个水面目标进行了鱼雷攻击，向其中1艘军舰发射了SST－4鱼雷。但是，这枚鱼雷也在离艇不到2分钟后便断线，未击中任何目标。此后，“圣路易斯”号和“萨尔塔”号奉命留在本土基地，等待西德派出专家来解决鱼雷断线的问题。但是，西德直到战争结束也未派



出专家组，因此，这两艘潜艇在整个战争期间再也无法使用。

阿根廷海军的3艘潜艇虽然没有战绩，但是给英舰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和现实威胁，连当时英国驻华使馆的海军武官也表示，“保护自己的舰船不受潜艇进攻的威胁，是特混舰队司令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为了提防潜艇威胁，伍德沃德不得不抽出相当数量的水面舰艇和直升机以及“猎迷”式反潜机，进行巡逻警戒任务，并曾数次将鲸鱼误认为潜艇而加以攻击。

夜袭佩布尔岛

英阿海军两艘大型战舰相继沉没，宣告了战争的升级。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表示，愿意与英阿两国外长举行紧急会谈，商讨停火事宜。5月5日，阿根廷称自己将“率先接受联合国调停”，但是拒绝撤出福克兰群岛，也拒绝联合国或者其他中立国派出部队接管福克兰防守。面对这样强硬的对手，撒切尔夫人在内阁会议上表示，必须用更加强硬的手段加以反击。

5月7日，英国宣布把禁区扩大到阿根廷海岸线12海里以外的地方，并从本土派出14

架“鹞”式飞机，经空中加油抵达阿森松岛。其中4架与8架“海鹞”飞机一道经空中加油飞抵福克兰战区，在航母上降落。另外10架“鹞”式在阿森松岛装船运到战区。5月9日，闯入200海里禁区监视英国舰队活动的阿根廷武装拖网渔船“一角鲸”号被从南乔治亚岛起飞的“鹞”式飞机击伤，舰上人员1死2伤，“一角鲸”号于次日沉没。

5月10日，10艘英国军舰开始对斯坦利港实施炮击，斯坦利机场周围的军事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同日英国国防部宣布，为了预防阿根廷飞机的侦察和空袭，英国决定把阿森松岛周边100海里的空域定为飞行禁区，任何国家的任何飞机未经许可不得进入该区域。当天夜间，“活泼”号护卫舰驶入两岛之间的福克兰海峡，击沉了阿海军供应舰“洛斯埃斯塔多斯岛”号。舰上有2名军官、3名军士、1名海岸警备队员和13名非军人乘客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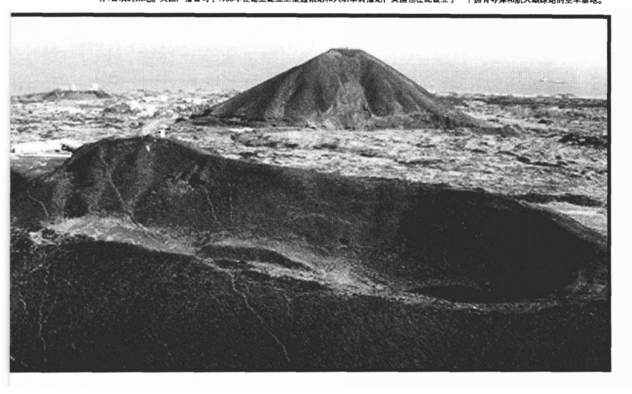
5月12日，阿根廷海军出动2批4架“天鹰”飞机，在“幻影”战斗机的保护下轮番攻击护卫英航母编队的舰只。当时，英舰正在斯坦利港以东20到30海里的范围内活动。在第一次攻击中，“华美”号护卫舰用“海狼”导弹击落了2架“天鹰”，另有1架在躲避英舰火力时坠入海中。第二次攻击时，一架“天鹰”的1000磅炸弹直接命中“格拉斯哥”号驱逐舰，幸运的是炸弹的信管出了故障，没有爆炸便穿过船体，从另一侧水线上方穿出，落入海中。“格拉斯哥”号的机舱受损，但是很快便告修复，炸弹穿过出的弹孔也很快就堵上了。

到5月15日，英国特混舰队已经切断了福克兰东西两岛驻军之间的联系，使占领该群岛的阿军只能各自固守，不能相互支援。由于东福克兰岛集中了绝大多数居民和守军，因此英军以该岛为登陆主攻方向。福克兰群岛的阿根廷守军有70%都盘踞在东岛的斯坦利港，15%的守军部署在斯坦利港以南96公里的古斯格林、达尔文、道格拉斯登警备点，其余15%的守军驻扎在西岛的佩布尔岛和福克斯湾。英军情报分析官认为，只要占领斯坦利港和古斯格林，便可消灭阿根廷驻军的绝大多数兵力，从而攻克东岛，也就解决了整个福克兰岛的战事。但是，从海上正面强攻斯坦利港和古斯格林可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英军考虑避开斯坦利港，在其他地区登陆。

英军对登陆地点的选择考虑了以下三个条件：1、登陆地必须在掠海面低飞而来的“飞鱼”导弹打不着的地方；2、阿军地面抵抗最小的地方；3、离斯坦利港较远，阿军主力不能很快增援的地方。

为了侦察合适的登陆地点，40多名突击队员再次秘密登岛进行侦察。他们在当地居民的掩护下昼伏夜出，在东岛选定了“二战”时“埃克塞特”号重巡洋舰停泊过的圣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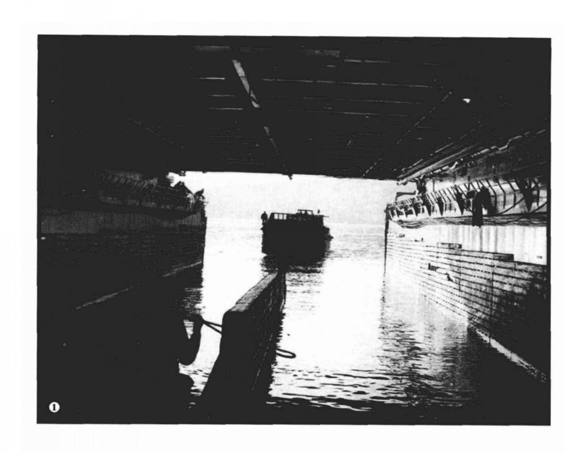
阿森松岛（意为“耶稣升天节”）于1501年被葡萄牙人发现，1815年成为英国属地。为解决驻岛部队经费问题，此后67年间该岛以“阿森松号战舰”的名义编入皇家海军序列，直到1881年才恢复殖民地地位，现隶属于圣赫勒拿领地。该岛面积88平方公里，光秃多石，仅在格林山顶上有4公顷的菜地。英国广播公司于1966年在岛上建立卫星通讯站和大功率转播站，美国也在此设立了一个拥有导弹和航天跟踪站的空军基地。



洛斯港为登陆地点。阿军在这里没有驻扎任何部队，港口周围的小山可以屏蔽“飞鱼”导弹的袭击，港口水道狭窄，可以防范阿潜艇的攻击。港口内外风浪较小，入口处水深36米，可供大型舰只停靠，两岸有沙滩，适合登陆艇抢滩，附近的草地平坦结实，可以起降“鹞”式飞机，也可以部署“轻剑”防空导弹。此外，该港还有通往达尔文和斯坦利港的小路，便于登陆部队向纵深发展。

但是，在圣卡洛斯港对面、西福克兰岛北端的佩布尔岛控制着福克兰海峡的入口，并且岛上有一定数量的阿根廷驻军，设有6座雷达站和几处大型军火仓库，还有一座机场，上面停放着10多架“普卡拉”对地攻击机，对登陆部队的威胁很大。英军必须在登陆前先解决掉该岛的驻军，但是又担心登陆前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大张旗鼓地攻打佩布尔岛会引起阿军的警惕，从而增强对圣卡洛斯港的防守。于是英方决定采取夜间偷袭、打了就跑的战术。

5月11日，8名突击队员偷偷摸上佩布尔岛进行侦察，弄清了阿军防守的位置。5月14



日深夜，“格拉摩根”号驱逐舰开进佩布尔岛东边的象湾，用舰上的火炮猛烈轰击岸上目标。50名特种部队队员分乘3架“海王”直升机，在8名先遣队员的引导下，在佩布尔岛的预定地点着陆，随后分成6个突击小组。每个小组都配有可将自然光信号放大数千倍的夜视仪，能够在黑暗中看到各种事物。他们迅速压制了岛上阿军的反抗，炸毁了停放在机场停机坪上的6架空军“普卡拉”攻击机、4架海航T-34教练/攻击机和1架岸防队的“空中货车”运输机，岛上的6座雷达站和大型军火仓库也被“格拉摩根”号的炮火摧毁。英军在烈火中乘直升机安全返回，以轻伤2人的代价取得全胜，为特混舰队扫清了登陆障碍。次日，2架阿海军的“海王”直升机从里奥加列戈斯起飞，撤走了岛上的飞行员，并为驻守在东福克兰岛北部的警戒部队运去了一些弹药。

其他几支突击队也由直升机偷运上岛进行侦察工作。其中一个小分队在阿军阵地中间潜伏了2天，另一个小分队靠14天的口粮潜伏了26天，发回了大量有关阿军部署的珍贵情报。

5月16日，2架“鹞”式飞机在福克兰海峡炸沉了已被废弃的“卡尔卡兰纳河”号运





1. 在阿森松岛短暂休整时，皇家海军的登陆艇从“无恐”号的坞舱中向岸上驶去，进行抢滩登陆演练。

2. “郡”级驱逐舰“安特里姆”号，1970年服役，1984年退役后卖给智利海军，改名“科克伦”号。

3. 82型驱逐舰“布里斯托尔”号，1973年服役，1987年退役，改为训练舰。

输船，其中1架被阿军地面火力击伤。当天晚些时候，英特混舰队用直升机机载干扰器对阿军在福克兰群岛上的电子设备实施干扰，阿海军航空兵的雷达全部失效，专门执行远程空中侦察任务的“海王星”巡逻机也因害怕遭到“鹞”式拦截而停止了飞行。阿方此后不得不派出航程有限的S−2反潜机进行空中侦察，其效果大受影响。不过，阿空军在本土尚有一座威斯汀豪斯三坐标雷达站，可测出英航母上起降的“海鹞”和“鹞”的位置，进而推算出航母的大概位置。他们发现英军航母总是在福克兰以东90到120海里范围内的特定海区活动，且活动时间非常固定。由于阿根廷无法进行远程侦察，因此只能通过计算估计位置。5月15日以后“超级军旗”飞机对英航母编队的多次攻击就是在这种估算的基础上进行的。

5月17日，斯坦利港驻军向本土报告说，该城东南海面发现英舰。于是海军又从火地岛的里奥格兰德基地派出了2架“超级军旗”，经空中加油抵达福克兰群岛上空。但是它们在那里没有发现任何目标，于是又一弹未发返回了里奥格兰德。阿根廷海军与空军、陆军之间缺少战术配合，是它在战争期间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阿根廷海军的另一障碍是AM−39“飞鱼”导弹的后勤补给问题。“超级军旗”每次携导弹执行任务返航后，未发射的导弹都要再次进行性能测试，而在里奥格兰德基地并没有检测设备，每次都要把导弹北运800多公里，到贝尔格拉诺港进行性能测试。此外，阿根廷开战时手中只有5枚AM−39空舰型“飞鱼”， MM−38舰舰型 “飞鱼”倒是有很多，但它们与AM−39不能互换使用，也不能从飞机上发射。为了解决导弹短缺的问题，



一名海军军官和两名机械师曾尝试将MM-38改为由车辆发射。他们把2辆旧拖车改造为发射系统，其中1辆装上发射架，另1辆用作电源车。该系统在5月底由C-130运输机运到了福克兰岛，并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发挥了作用。

除了“飞鱼”导弹外，阿根廷急需的其他军火也遭到了禁运。一架厄瓜多尔波音707飞机从以色列运来了27吨炸弹、火箭和其他武器，但是在纽约机场被美国海关扣留了。A-4飞机所需的美制航空炸弹和霰弹也遭到禁运。与对阿根廷实施直接的禁运措施相反，美国向英国开放了阿森松岛上的军事设施（该岛属于英国，但美国也建有基地），向岛上的“火神”轰炸机和“胜利”加油机提供了150万加仑航空汽油。此外，美国还向英国出售了100多枚AIM-9L“响尾蛇”空对空导弹，以及20毫米炮弹、雷达、航空汽油、反潜声呐浮标和激光指示器等物资器材。美国气象卫星向英军提供南大西洋的气象资料和冰山动态，通信卫星则为英国核潜艇和伦敦之间的通讯提供中转服务。用5月3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概括的话来说，“除了出兵之外，一切都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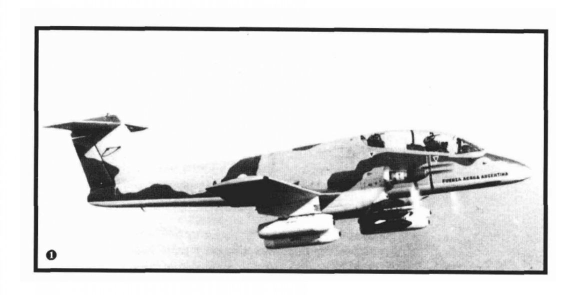
1. “华美”号护卫舰，22型“大刀”级护卫舰的第2艘，1981年服役，1996年卖给巴西。

2. “亚尔古水手”号护卫舰，“利安德”级，1967年服役，1993年退役解体。图中该舰舷号已经涂去。摄于1982年6月26日的朴次茅斯军港。



（向英国）提供”。在拥有民选政府的英国和军人独裁政府的阿根廷之间，美国选择了支持前者。

虽然美国退出了调停，但是，联合国的调停工作到此时仍在进行。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一直在努力奔走，试图使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表示愿意与英阿两国外长举行紧急会谈，商讨停火事宜。但阿方此时仍坚持自己的主张，幻想能够“和平”地保住福克兰群岛。如果此时英国仍是卡拉汉之流和平主义者执政，也许阿根廷人会实现自己的目标，不过，倒霉的是他们偏偏遇到了自丘吉尔以来最强硬的首相——撒切尔夫人。5月18日，英国内阁宣布进入战时服役状态，商船队接受海军指挥，在商船上服务的人员全部转为现役，特混舰队司令可以指挥阿森松岛到福克兰之间的所有英国商船。这是自1965年以来英国军队第一次处于战时服役状态。5月20日，德奎利亚尔宣布调停失败。英国终止与阿根廷的谈判。伍德沃德司令决定发动登陆作战，收复福克兰群岛。英阿双方谈来谈去，唯一达成的共识就是继续打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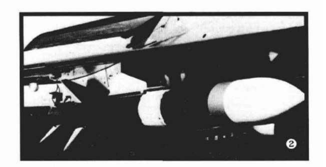


圣卡洛斯港登陆战

圣英军夜袭佩布尔岛后，阿军派出了一个40多人的新兵连分队进驻圣卡洛斯港。英舰队指挥部根据敌军派出的人数，判断阿方并未发觉英军在圣卡洛斯登陆的意图，于是按照原计划兵分两路，一路佯攻，一路登陆。

5月19日和20日，英军用飞机和舰炮连续轰炸福克兰东岛南部的驻军，并置东岛北部于不顾。5月20日下午，英军开始登陆作战。当时海上气候严寒，雾浓云低，风大浪高（高达10多米），暴雨倾盆，能见度极差。英两栖部队利用恶劣天气的掩护，保持无线电静默，向登陆地域机动突击。虽然恶劣的天气使得1架直升机坠海、21人丧生，但英军却取得了出其不意的制敌效果。当天晚上，“无敌”号和“竞技神”号航母在数艘驱逐舰和护卫舰的护航下，驶向福克兰南部海域，沿途不断炮击岸上目标，同时还有几支突击小分队在达尔文港、路易斯港和福克斯湾等地上岸，发动牵制性攻击，制造登陆假象，诱使阿军对英军主攻方向做出错误判断。

5月21日凌晨3点半，45名突击队员和3名伞兵成功地乘舰载“海王”直升机在范宁岬秘密登陆，消灭了岸上哨兵，破坏了岸防设施，随后潜伏下来准备接应后续部队。随后“无恐”号和“勇猛”号两栖攻击舰及10多艘后勤舰船在军舰的护送下，驶入圣卡洛斯湾，皇家海军陆战队第3突击旅（包括第40、42、45突击营）和伞兵第2、3营的士兵换乘登陆艇成功上陆。整个登陆行动从当地时间5点45分开始，持续了近2个小时。除5000多名士兵外，还卸下了“蝎”式和“大弯刀”式轻型战车、火炮、弹药、油料等物资，并在滩头建立了105毫米轻加农炮和“轻剑”防空导弹阵地。



1. 悬挂在“超级军旗”机翼下的AM-39“飞鱼”反舰导弹。

2. 阿根廷自行研制的“普卡拉”对地攻击机，又称“反叛乱飞机”，装2门20mm机炮和4门7.62mm机枪，速度较慢，主要任务是镇压左翼游击队。图中的飞机还挂载了3枚500磅炸弹和2具集束火箭。

估计天亮后阿军便会猛烈反攻，故部队登陆完毕后，英方的2艘攻击舰便匆忙离开了圣卡洛斯湾，已经登陆的士兵趁夜在黑暗中挖掘战壕，每人都要挖一个深1.2米的散兵坑，以防来自空中和地面的袭击。等攻击舰离开滩头后，英舰开始用舰炮轰击岸上高处的阿军阵地，驻守该地的新兵有9人被俘，另外40多人在黑夜中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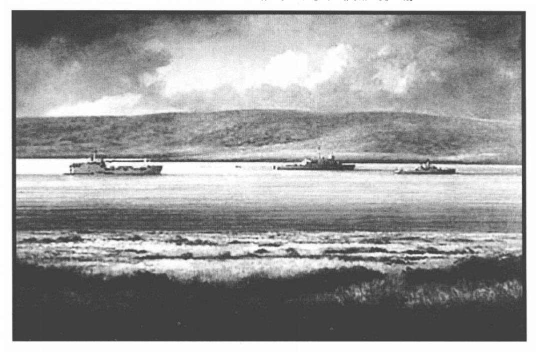
5月21日早上，福克兰上空晴空万里，虽然不利于后续的登陆行动，但是登陆部队已经建立了25平方公里的滩头阵地，并严阵以待。

按照特混舰队的布置，担任空中巡逻的“海鹞”飞机为登陆地区提供第一层防御，配置在福克兰海峡北入口的2艘军舰提供第二层防御。这2艘军舰通常为1艘配备“海标枪”的42型驱逐舰和1艘配备“海狼”的22型护卫舰。第三层防御圈由部署在福克兰海峡内的3到4艘军舰组成，用其火炮和导弹驱走来袭的阿根廷飞机，并掩护停泊在圣卡洛斯湾的“堪培拉”号运兵船卸下人员和装备。在圣卡洛斯锚地，由“勇猛”号、“无恐”号上的小口径火炮和“海猫”导弹，以及岸上的“吹管”、“轻剑”导弹和机枪提供最后一层防御。虽然这个防御体系非常严密，但是，随后发动攻击的阿根廷空军飞行员勇猛顽强的程度却出乎任何人的预料。由于后来阿空军“天鹰”飞机多次挂着炸弹在圣卡洛斯湾浴血奋战，英军遂给该地取了个绰号“炸弹胡同”。

5月21日早8点30分，驻福克兰阿军指挥部接到圣卡洛斯一带发现英舰的报告，10点4分，从斯坦利机场起飞的1架MB339教练机前往圣卡洛斯进行侦察，并用27毫米火箭和30毫米机炮对英舰进行了攻击，但是没有造成任何损失。

21日中午时分，从本土起飞的阿空军3架A－4Q攻击机首先对湾中停泊的英舰发起进攻。它们每架携带4枚500磅航空炸弹，出航时飞行高度为8000米，当发现英国舰队后便下降到10至15米的高度贴海面飞行，距目标300米时突然爬高，对同一艘21型护卫舰“热心”号展开了轮番攻击。头两架飞机的炸弹命中舰尾，第三架飞机的弹着点无从观测。当它们撤离时，第一架飞机被一枚“响尾蛇”导弹击中，第三架飞机被轻武器击中，飞

圣卡洛斯湾中的英舰，从左至右分别是"无恐"号两栖攻击舰、"安特里姆"号驱逐舰和"雅茅斯"号护卫舰。



行员跳伞后被阿军救起。第二架飞机则失去了踪影。"热心"号的舰尾被14枚火箭和2枚炸弹击中，引爆了"山猫"直升机油料库中的燃料，随后全舰燃起大火，铝制上层建筑迅速被烧化，熔为铝水。由于火势难以扑灭，弹药库随时有爆炸的危险，英军不得不放弃了对该舰的抢救。数小时后，"热心"号缓缓沉没于大海之中。

15点30分，第二批A－4Q在幻影III战斗机的掩护下向英舰发起攻击，但是只有1枚炸弹击中"安特里姆"号驱逐舰的机舱，而且没有爆炸。"华美"号护卫舰的"海狼"导弹发射架主电缆被落在附近的炸弹碎片切断，随舰的马可尼公司工程师从机舱里直接引了一根电缆，歪歪斜斜地悬吊在船舷上，连接到"海狼"发射架，使其恢复了工作状态。"大刀"号护卫舰也被炸弹击中，令人惊讶的是这枚炸弹也没有爆炸。英军技术人员认为，阿根廷人可能在出发前将信管定在了较高的高度，因此在低空投放（只有100米）时不能爆炸。

5月21日当天，阿方一共出动了72架飞机，除了8架A－4Q和10架"幻影"III外，还派出了空军的12架A－4B、16架A－4C、2架"幻影"III的以色列仿制型号M－5"短剑"、6架"堪培拉"以及驻扎在福克兰岛上的"普卡拉"攻击机和T－34教练机，一波波地对英

在圣卡洛斯滩头登陆的“勇猛”号两栖攻击舰，摄于5月21日清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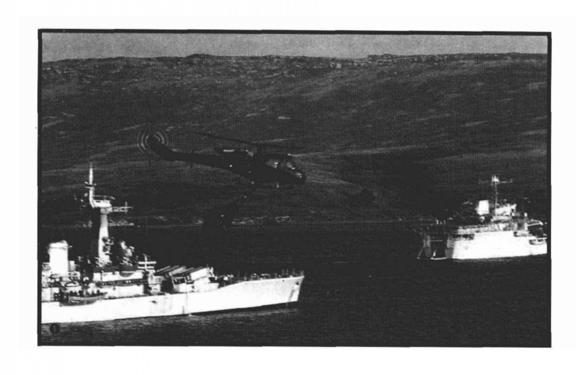


军登陆舰队进行攻击，整天都没有停止，一度令英军陷入慌乱之中。阿军的空袭战果是击沉英护卫舰1艘，击伤3艘，击落1架“鹞”式飞机和1架“海王”直升机，阿方则损失了9架“幻影”、5架A-4Q、2架A-4C、2架“普卡拉”和4架直升机（其中包括受伤迫降时坠毁或因事故损失的飞机）。

无论如何，阿根廷空军的勇猛顽强连英国人也敬佩不已。许多英国报刊把动作疯狂的阿根廷攻击机飞行员比作“二战”末期日本的“神风”队员。其实阿根廷人并非有勇无谋，其超低空近敌攻击的战术是经过周密计划的。他们曾在战前进行过对抗“海标枪”导弹的演习，利用其不能拦截低空目标的特点多次在本土进行超低空突防演练。在实战中，阿根廷飞机甚至在几乎撞上英舰上层建筑的时候才投弹，不过这也正是60%以上的阿方航空炸弹没有爆炸的原因。

阿根廷空军浴血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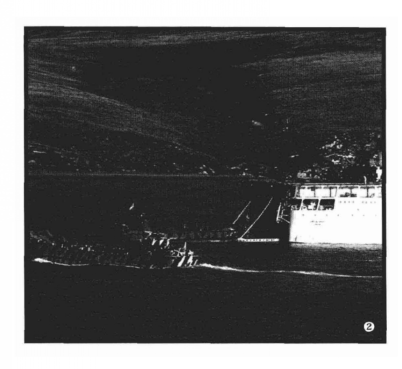
5月22日，天气情况恶劣，不适于飞行。阿方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判断英特混舰队准备进攻本土的火地岛机场，于是急忙抽调飞机和舰队南下增援，并宣布南方各省沿海



城市进入军管状态，其海军也沿着12海里领海线严阵以待。至于福克兰岛上的阿根廷守军，既没有派出地面部队，也没有出动空军袭击英国登陆部队，从而丧失了最宝贵的反击机会。英军利用这段宝贵的间隙时间，巩固了在圣卡洛斯的滩头阵地，将其扩大到54平方公里。当天下午，阿海岸警卫队的“伊瓜苏河”号巡逻艇偷偷闯过英军封锁线，驶入东福克兰岛东岸的舒瓦瑟尔湾，为守军运去弹药和补给。但是，它刚刚卸下一门大炮便遭到2架“鹞”式飞机的袭击，随即触礁搁浅。

5月23日，随着天气的好转，猛然醒悟过来的阿海军利用残存的A－4Q“天鹰”飞机，在“幻影”战斗机的护卫下对圣卡洛斯海峡的英舰展开了空前猛烈的攻击。这次英方严阵以待，阿军飞机遭到舰载防空导弹、“轻剑”、“吹管”导弹和“鹞”式飞机的还击，损失惨重。

当天下午两点零五分，3架“天鹰”编队向在圣卡洛斯湾北面海域担任警戒任务的英舰发起袭击，第一架攻击了“安特里姆”号驱逐舰，其炸弹穿过甲板击中了机舱，但是没有爆炸，不久即被舰上人员拆除。第二架向“羚羊”号护卫舰投掷了2枚500磅航空炸弹，其中一枚在后甲板上爆炸，并燃起一片大火，但是不久即被扑灭。第二枚炸弹穿入机舱，没有爆炸。为了避免伤亡，“羚羊”号舰长托宾下令驶入圣卡洛斯锚地，并撤出舰上所有无关人员，只留下一个拆弹小组。当天晚上他们拆除引信时这枚炸弹突然爆



1.5月21日清晨，一架陆军“侦察兵”直升机从“普利茅斯”号护卫舰上向“加拉哈德骑士”号登陆舰运送轻武器弹药。

2.登陆艇从“加拉哈德骑士”号登陆舰出发向岸上运送兵力。图中可见一架担任低空警戒任务的“海王”直升机。

炸，当场炸死1人，炸伤7人，并引燃了附近的油库。同“热心”号一样，羚羊号的上层建筑也由低熔点的铝合金制成，随即被从机舱冒出来的大火吞噬，就像放在热火炉上的巧克力一样向内坍塌收缩熔化，最后变成一团铝热火焰。舰上人员抢救了几个小时后仍然无效，“羚羊”号最后被从中央处烧为两截，在一团白烟中慢慢地沉没在大海之中。在当天的袭击中，“大刀”号和“亚尔古水手”号护卫舰也各被1枚炸弹击中，但是都没有爆炸。当天阿方有3架“天鹰”和7架“幻影”被击落。

5月24日上午，阿军飞机对英舰队发动了3次攻击，但是遭到了更猛烈的火力拦截，这一次英舰连40毫米“博福斯”和20毫米“厄利康”机炮都用上了。根据英军公布的战果，当天击落了18架阿根廷飞机，而阿方则只承认损失了6架飞机。当然，考虑到不同兵种间各自汇报战果，上述数字肯定不准确，比如1架由空军“鹞”式飞机和舰上火炮、“吹管”导弹联合击落的敌机就变成了3架。但是考虑到一些从本土起飞的阿军飞机由于燃油耗尽或带伤逃脱后坠海，这个数字大致上还是比较准确的。

5月25日是阿根廷国庆节，阿根廷空军几乎所有的前线作战飞机都投入了战斗，对特混舰队实施了大规模攻击。首先是3个中队的“天鹰”A-4C攻击机在“幻影”战斗机的掩护下以最快的速度飞向马岛，利用晨光（A-4C不能在夜间作战）各自瞄准目标进行攻击。紧接着，两个中队的“幻影”和“短剑”式战斗机又开始第二次空袭，担任掩护的

1. 珍贵的镜头：在5月23日的战斗中，一架阿根廷空军A-4C攻击机低空掠过圣卡洛斯海峡。近景是“大刀”号护卫舰的舰桥栏杆。

2. 大火之后的“热心”号护卫舰已经断为两截，即将下沉。图中可见其上层建筑已经熔化坍缩成一团乱七八糟的东西。



“幻影”飞机从北边进入，将前来拦截的“鹞”式战斗机从舰队上空引开，其余攻击机有的从西边大陆方向直接袭击英国舰队，有的则迂回到福克兰岛的东方和南边，从英军的侧后方进行偷袭。在这次空袭中，“考文垂”号驱逐舰作战指挥室被一颗炸弹命中，但是它用“海标枪”导弹击落了1架来犯的“天鹰”。

这天下午14时许，阿军再次进行空袭。6架A-4攻击机在“幻影”的掩护下，保持无线电静默，以岸上群山为掩护，突然飞临福克兰海峡北端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英方“考文垂”号驱逐舰和“大刀”号护卫舰。“考文垂”号上只有一座“海标枪”导弹发射架，一次只能攻击一个目标。它虽能自动装弹，但要等到第一个目标被击中后，雷达才开始跟踪下一个目标。负责掩护“考文垂”号的“大刀”号护卫舰虽然装有两座“海狼”近程防空导弹发射架，但当时它也遭到攻击，无暇顾及“考文垂”号。“考文垂”号先后用“海标枪”导弹击落2架A-4，但在再度装填时被另一架“天鹰”扔下的3枚炸弹击中，立即爆炸起火，15分钟后在熊熊烈火中慢慢向左倾斜，沉没于海中。舰内英军有19人死亡，20多人烧伤，其余被“大刀”号护卫舰和直升机搭救。“大刀”号在空袭中也挨了一枚炸弹，炸弹穿入舰尾机库，炸坏了舰上的“山猫”直升机，不过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同一天下午16时，阿根廷空军陆基AN-TPS43雷达站在南纬50度38分、西经56度08分的位置发现一个大型目标。海航遂派出两架“超级军旗”，经岸上雷达信号引导，在两次空中加油后飞抵距英国舰队80公里的地方，打开机上雷达，发现几艘小型军舰中有一艘大舰。此时飞机本身也被对方发现，没有进行补充侦察的时间。为了尽快逃离对方的杀伤空域，阿飞行员于16点32分在距目标48公里处发射了2枚“飞鱼”导弹，随即在离海面只有15米的高度向德塞阿多港方向返航，经KC-130再度加油后返回了里奥格兰德。这次空袭和以往“超级军旗”的几次袭击一样，其飞行员完全依靠雷达观察仪上的图像进行攻击。在没有侦察机提供目标指示的情况下，把导弹对准最大的目标，而在雷达显示的图像上，轻型航母和大型商船看起来是一个样子的，于是阿方异常高兴，宣布已经击沉了英国的“无敌”号航空母舰。

实际上阿方发现的目标是“竞技神”号航母编队，在发现来袭的“飞鱼”导弹后，英舰立即施放了强烈的无源假目标干扰箔条云，已升空的舰载直升机也同时投放偶极子反射体，对“飞鱼”导弹实施了强大的干扰。第一枚导弹偏离了目标，从“竞技神”号右舷飞过，最后耗尽燃料坠入海中。第二枚导弹在摆脱被动干扰后，放弃了对主要目标“竞技神”号航母的跟踪，捕捉到了距其4海里的“大西洋运送者”号集装箱货船，穿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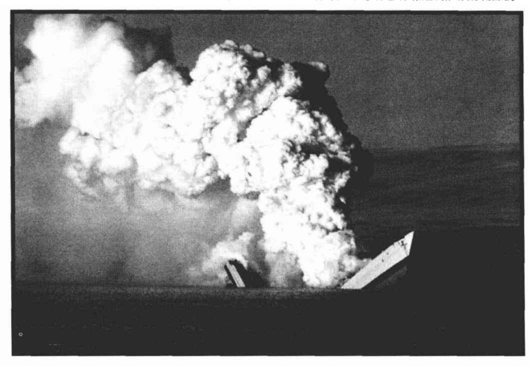
5月23日夜间，正拆除炸弹时发生爆炸的“羚羊”号护卫舰。



船体后爆炸，造成全船大火。“大西洋运送者”号当时正向福克兰运送5架“鹞”式战斗机，所幸的是这些飞机已经起飞。但船上的其他货物都未卸下，其中包括3架“支努干”直升机、6架“威塞克斯”直升机、1架“山猫”直升机，大量军需品、战备品和燃油，以及4500顶帐篷。“大西洋运送者”号中弹后并未立即下沉，而是在海上漂流了数天，最后于6月3日沉没。

由于缺乏弹药和补充零件，特别是由于前几次攻击损失惨重，阿根廷空军自“国庆攻势”后便转入消沉状态，再也没有进行大规模出击。海军的“超级军旗”第5次即最后一次出动则是在5月30日。当天斯坦利港守军报告说，英航母编队位置在东南方150海里处，阿海航计划先派出8架A−4从正面攻击舰队，以吸引开“无敌”号上“海鹞”飞机的进攻，然后用“超级军旗”从其南面发动进攻，以避开舰载雷达的侦察范围。2架“超级军旗”在4架空军A−4C的护航下从里奥格兰德起飞，其中1架携带了最后1枚AM−39“飞鱼”导弹。下午14点30分，阿军飞机经过两次空中加油飞到英国舰队附近，第一架未挂弹的“超级军旗”用雷达定位，引导第二架发射导弹。随后两机编队低空返航，A−4C攻击

“热心”号护卫舰的最后时刻。炽热的金属遇到海水后迅速蒸发出大量的蒸汽。该舰沉没于浅水区，上面的机枪被拆下用于防空，露出水面的桅杆残骸则作为英舰导航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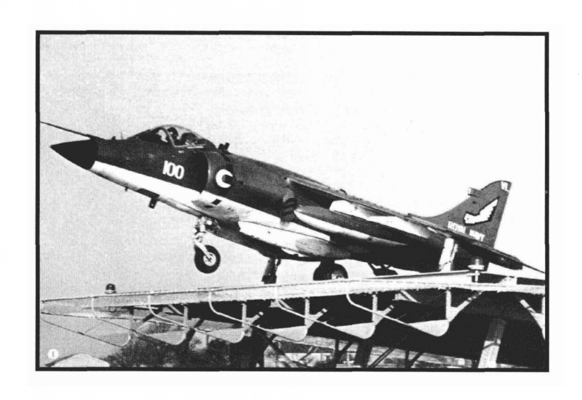


机则跟踪导弹的凝结尾流，看见一艘大型军舰“笼罩在黑色烟雾中”。实际上“无敌”号使用了箔条干扰，这枚导弹并未击中任何目标。发射完最后一枚AM−39空舰导弹后，阿根廷海军的“超级军旗”战斗机便再也没有执行过战斗任务，而是转入战术轰炸训练。

从古斯格林到菲茨罗伊

从圣卡洛斯港的桥头堡阵地巩固以后，登陆英军兵分两路，从南北方向合围斯坦利港，首要任务是攻克其南大门古斯格林和达尔文港地域。这里有两处居民点，扼守着一条连接东岛南北的狭窄地峡，地峡以南完全没有阿军驻守。只要收复该地，英军的右翼就可以放心地北上围攻斯坦利。同时“鹞”式飞机也可以利用该地的机场起降，以减轻两艘航母的压力。

5月25日晚，圣卡洛斯港的登陆部队5000人及其装备全部上岸。次日夜间，穆尔少将即派出第2伞兵营约700人，作为南路军的先头部队进攻古斯格林和达尔文港。他们首先占领了卡美拉小溪附近的一处房屋，在27日白天由直升机运来了3门105mm轻加农炮，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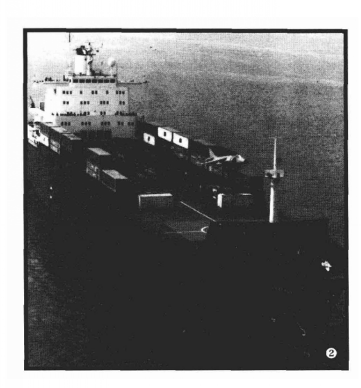


支援即将发起的进攻。28日凌晨2时，第2伞兵营在海军舰炮支援下向达尔文港发起了进攻，1小时后即轻易攻克了该地，随即转而进攻古斯格林。

古斯格林由阿军重点设防，约有2000人盘踞在那里，兵力是第2伞兵营的三倍多。

在28日白天的战斗中，阿军还出动了6架“普卡拉”攻击机向英军阵地进攻，结果被英军用“吹管”导弹打下4架。英军打掉阿攻击机后，在“蝎”式轻型战车的掩护下向阿军阵地发起进攻。阿军在古斯格林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据此顽强抵抗，战斗打了14小时。最后,英军不得不请求空军“鹞”式战斗机支援，并采用迂回战术，从阿军阵地西边攻人，抄了阿军后路，随后转向南方向阿军主力进攻。5月29日，古斯格林守军投降。这场战斗英军一共死亡17人，包括第2营营长琼斯中校（整个战争中英军阵亡军阶最高的军官）及其上尉副官。阿军则阵亡250人，被俘1600人，包括古斯格林驻军司令佩德罗索准将及其副官皮亚希中校。由于英军缺乏收容战俘的房屋设施和食品，这些战俘在6月7日搭乘“北国”号渡船，经乌拉圭首都蒙的维地亚港被遣返回国。

南路军占领古斯格林后即向斯坦利港进发。由于道路狭窄泥泞，周围又都是沼泽地，故进军速度较慢。由于阿军在内地没有设防，北路的第45突击营和第3伞兵营，推进较快，5月29日顺利占领了道格拉斯和野鸭湾两个居民点，第42突击营则采用类似越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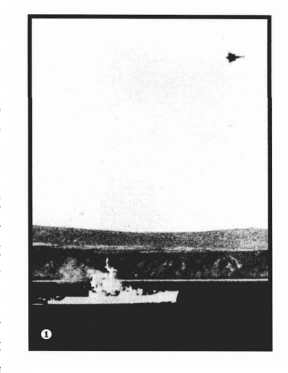


1. “海鹞”FRS.1型飞机在陆地上的滑跃甲板上进行起飞试验。

2. “大西洋运送者”号集装箱货船，14946载重吨，征用自卡纳德轮船公司。船上进行了改造，以供“鹞”式飞机起降。图片摄于英国本土水域试航期间。其姐妹船“大西洋堤道”号也被征用。

时美军惯用的“蛙跳”战术进军方式，搭乘直升机向前跃进，在5月30日占领了斯坦利港的西大门肯特山和挑战者山，在5月31日与另外两营会合。此时英军与斯坦利港仅隔20公里，处于居高临下的地势，斯坦利港已在英军大炮的射程之内。北路军在此地暂时停顿下来，一是等待辎重，二是等南路军到来，合围攻打斯坦利港。穆尔少将派出突击队员四处活动，进行战场侦察，很快查清阿军以肯特山、挑战者山为第一道防线，以哈里特山、朗顿山为第二道防线，以无线岭、欲坠山、威廉山、工兵山一线为主防御阵地，即加尔铁里防线。在三道防线之间都布设了大量地雷和倒刺铁丝网障碍，只留一条由炮火保护的秘密通道供联络之用。

6月1日，乘坐英国最豪华的“伊丽莎白二世”号邮船抵达南大西洋的第5步兵旅，换乘“堪培拉”号运兵船抵达圣卡洛斯港。该旅下辖3个营，A营是威尔士近卫团第1营；B营是苏格兰近卫团第2营，该营曾参加“二战”，在阿拉曼战役中大败德军而名扬天下；C营是赫赫有名的爱丁堡公爵殿下第7廓尔喀步枪团第1营，其士兵都是尼泊尔廓尔喀人，吃苦耐劳，骁勇善战，人人身佩廓尔喀弯刀。“二战”中他们曾用这种锋利的弯刀和凶悍的刀法，将横行东南亚的日军杀得溃不成军。为了增加无经验的阿军新兵害怕被砍杀的恐惧感，英国报纸还公布了一大批这些廓尔喀人手持大弯刀的照片。



6月3日，英军继续从陆上、海上和空中轰炸斯坦利港的阿根廷据点，控制了该港周围所有的山头和交通要道，并用飞机撒放传单，敦促阿军投降。当天，英军一架“火神”轰炸机在里约热内卢迫降着陆，6月10日获准离开巴西回国。

由于3架“支努干”运输直升机已随“大西洋运送者”号被摧毁，陆上的道路条件又不理想，为了让新增援的第5步兵旅迅速向前推进，穆尔少将决定采取海运的方式将部队尽快运往前线。6月5日夜间，第5步兵旅的苏格兰近卫团第2营在圣卡洛斯湾乘上“勇猛”号两栖攻击舰，绕道东岛北边和东边南下，准备在斯坦利西南约40公里的里夫来岛登陆。途经天鹅湾时，旅长威尔逊准将发现驻菲茨罗伊的阿军正在撤离。威尔逊凭借一名职业军人的出色直觉，觉得这是一个极佳的机会。于是他未经指挥部批准便命令部下，在仅距斯坦利港16公里的布拉夫湾登陆，随即收复了菲茨罗伊。这是一个大胆、果敢而又非常冒险的行动，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非常出色的判断力。当时英军地面部队已经可以从内部接应登陆部队，再则阿空军主力已经受创，不可能再发动像“天鹰”突击圣卡洛斯海峡那样的猛烈进攻，此外当时天气适逢大雾，所以威尔逊当机立断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英阿指挥官在军事素质上的巨大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6月6日夜间，第5步兵旅的威尔士近卫团第1营部分士兵搭乘“无恐”号两栖攻击舰，也在菲茨罗伊登陆。7日夜间，“加拉哈德骑士”号登陆舰搭载威尔士近卫团其余兵力和后勤支援部队，开往菲茨罗伊。8日清晨，云开雾散，阿军发觉了英军的登陆行动，于是召来飞机轰炸，这样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海空战斗。阿军飞机使用了航炮和火箭弹，并投放了大量炸弹。

在这次空袭中，“普利茅斯”号护卫舰的前炮塔被1枚炸弹击中。“特里斯特拉姆骑士”号登陆舰被火箭击中，船上人员随后弃舰。“加拉哈德骑士”号则被2枚炸弹击中燃油舱和士兵舱，在最后一批士兵登陆前燃起熊熊大火，舰上有50人在袭击中死亡，占整个战争阵亡人数的1/5，其中包括32名威尔士近卫团士兵和若干来自香港的



1. 一架阿空军"幻影"III战斗机低空掠过圣卡洛斯湾，下面一艘"罗特塞"级护卫舰（很可能是"普利茅斯"号）正向其发射"海猫"导弹（舰身中部可见导弹发射时的白烟）。

2. 皇家威尔士近卫团第1营的士兵。

3. 英军在古斯格林战斗中缴获的厄利孔35毫米防空炮。背景海湾中停泊的是"北国"号渡轮。



华裔船员，另有74人受伤。英国国防部称，"这是福克兰群岛冲突以来，英国特混舰队最黑暗的日子之一"。但是这一次阿根廷陆军还是龟缩于斯坦利港，未与空军积极配合，导致再次失去有利战机。

到6月9日，英南路军4000多人全部在菲茨罗伊登陆，并运上了全部辎重。英军南路和北路会合后已经钳制了岛上阿军最后一处据点斯坦利港，海军则从海上封锁了该港一切对外联系，阿根廷守军不仅很难获得外面的接济，连实施有效抵抗也很难指望了。

攻克斯坦利港

尽管英军的进攻势头由于人员和装备的损失而遭受挫折，但是海军陆战队第3突击旅还是于6月11日夜间在舰炮的火力掩护下以3个营的兵力发起了进攻，从而开始了进攻斯坦利港的第一阶段战斗。经过一夜激战，英军在运输直升机的配合下向前推进了8公里，第3伞兵营在拂晓前占领了朗顿山，第42突击营占领了哈里特山，第45突击营占领了两姐妹山。英军阵亡22人，伤44人，阿军则有80人阵亡，400多人当了俘虏。

6月11日夜间，"格拉摩根"号驱逐舰在炮轰斯坦利港阵地后撤退时，陆上阿军在30公里外发射了4枚改装的MM－38"飞鱼"舰对舰导弹。导弹发射后不久即被"格"舰雷达探测到，遂进行反导弹机动，掉转舰首，以舰尾方向对敌，同时做好了损管准备。40秒后，当导弹接近时，"格"舰发射了"海猫"导弹和多枚箔条火箭。箔条火箭在距军舰100米处引开了3枚导弹，但仍有1枚导弹击中了该舰尾部的上层建筑，打坏了直升机机库和起降平台，炸死13人，炸伤14人，还炸毁了机库中1架"威塞克斯"直升机。由于事先有准备（在"谢菲尔德"号沉没后，"格拉摩根"号即扔掉了舰上所有的塑料椅子和



泡沫床垫），舰上损管人员在3个半小时后扑灭了火灾。修理人员将几大块防水油布苫在破损的机库外面。由于舰上的武器、动力和电子设备都没有遭到破坏，故“格拉摩根”号仍留在前线，直到7月10日才返回朴次茅斯港。这是整个福克兰战役中阿方最后一次对英舰的直接攻击。

6月12日一整天，英军占领的3个山头都遭到阿军炮兵相当猛烈的炮击。于是穆尔下令步兵部队停止进攻行动，休整一天，利用海军和炮兵对阿军的炮轰进行反击。

6月13日夜间，设在肯特山上的无线电监听小组截获并破译了阿根廷守军发给加尔铁里总统的密电，获悉阿军已无力再战。穆尔决定立即投入预备队，实施最后一击。当天半夜，英军第2伞兵营沿着侦察兵事先用箭头标示出的秘密通道越过雷区，冒着零下25度的风雪，在“鹞”式飞机的空中掩护下向盘踞在无线岭的阿军发起全面攻击。英军装备有红外探测器、热成像扫描器和星光夜视镜等先进的夜战武器和装备，缺乏夜战装备的阿军则只有带降落伞的照明弹，结果反而大量暴露了自己的目标。在夜战中，阿军大炮在发射6发炮弹后就必须迅速转移，因为英军的雷达透过夜幕和烟雾，在3分钟内就能找到这门炮的准确位置，并用炮瞄雷达和计算机火控系统指引的105毫米加农炮精确火力将其消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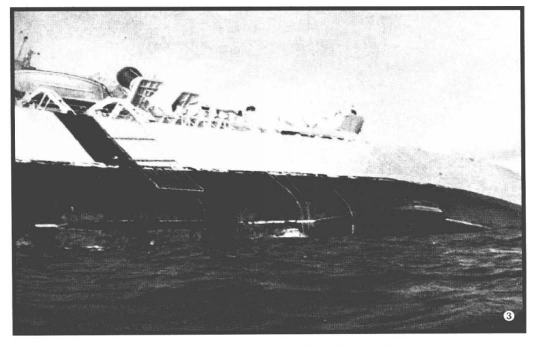
第2伞兵营南面的苏格兰近卫团用上了包括“米兰”反坦克导弹和60毫米反坦克火箭筒在内的武器，经过一夜苦战，攻克了由阿军最精锐的第5海军陆战营防守的欲坠山。廓尔喀步兵随后通过这个缺口向威廉山发起进攻。经过5小时的激战，英军于6月14日凌

1. 皇家空军一架"威塞克斯"直升机营救从被击中的"加拉哈德骑士"号上逃脱的陆军后勤团士兵。

2. 5月23日空袭中在圣卡洛斯海峡规避阿军炸弹的"资源"号供应舰。

3. 5月25日被阿空军炸沉的"考文垂"号驱逐舰。





英军士兵检视一架被击落的“普卡拉”残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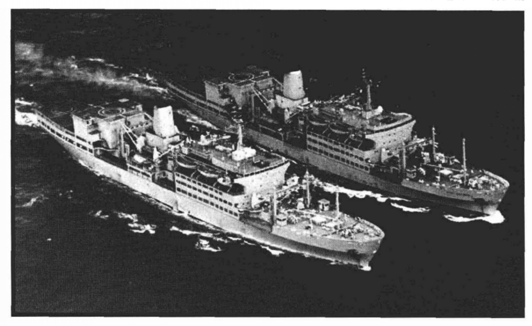
晨5时占领了“加尔铁里防线”上的所有要点，只损失20人。当天上午，大批阿军放弃阵地，丢下重武器，惶惶不安地四下逃命。英军部队一直追击到斯坦利港的边缘。12时30分，梅嫩德斯下达了正式的后撤命令。所有阿军部队全都龟缩到了斯坦利港的镇中心，坐在地上惶惶不安地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由于英军早已破译了阿方的密码，对其守岛部队的部署、调动和作战意图了如指掌（为了确保这一重要的信息源，英军在整个作战期间竟然没有对阿军守岛司令部进行火力袭击，而是使其一直“享受”着安然无恙却又祸在其中的特殊“优待”），穆尔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斯坦利港阿军即将崩溃，于是下令停止进军。斯坦利港外的英军接到了停止追击的命令。穆尔严令他们“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能射击”，以免在斯坦利港的居民住宅中间发生战斗、造成平民伤亡。

此时阿军防线被攻破，已无险可守，要后撤又无路可逃，虽然斯坦利港残余的9000名守军仍然不缺粮秣弹药，但士气已经跌落得一塌糊涂。阿守军司令梅嫩德斯将军无奈之下只得向加尔铁里汇报了岛上守军的绝望形势。经加尔铁里同意后，斯坦利港守军于6月14日下午挂出白旗，签署停火命令，规定在当地时间15点实现停火。

6月14日傍晚，穆尔搭乘直升机飞往斯坦利港，在晚上21点接受了梅嫩德斯准将的投

"奥斯汀堡"号(近处)和"格兰杰堡"号供应舰。



降。21点30分，梅嫩德斯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在东西福克兰岛上的14000名阿军全部向英军缴械投降。这场持续了74天的战争终于结束。

战争尾声

阿方签署投降协定后，第2、3伞兵营和第42突击营随即在6月15日上午进驻斯坦利港。4月2日最后一个离开福克兰的科伊军士，在政府大楼上重新升起了英国国旗。第5步兵旅的大部分部队后来返回菲茨罗伊，廓尔喀士兵则前往古斯格林清除那里的地雷。英舰的舰载直升机忙着把在西福克兰岛的霍华德港和福克斯湾等处投降的阿军运到临时改做战俘营的斯坦利机场。除了500名高级军官和技术人员被留下继续甄别盘问外，其余阿根廷战俘将在斯坦利港登上遣返船回国。满载3000名战俘的"堪培拉"号邮船于6月18日从斯坦利港起航，两天后在阿根廷海军驱逐舰"圣特里尼达"号和"派准将"号的护卫下驶入马德林港。阿根廷军舰下了半旗，以哀悼战争中阵亡的军人。当地的阿根廷市民不顾阴冷黯淡的天气，伫立在码头旁，在鸽灰色的天空下默默地看着战俘归来。有的人在人群中悄悄地掩面抽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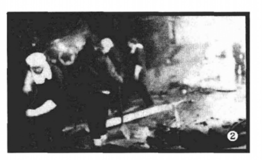
6月20日，作为整个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忍耐"号破冰船派出2架直升



机，在“雅茅斯”号护卫舰的火炮掩护下夺回了南桑德维奇群岛中的南图勒岛。英国和阿根廷都将南桑德维奇群岛划入本国的南极领地，虽然“南极委员会”冻结了各国在南纬60度以南对南极的领土要求，阿根廷还是在1979年夺占了南图勒岛。这一次，岛上的阿根廷海军科学考察站人员未发一枪便向英国人投降了。

阿军投降后，在福克兰群岛留下了大量的军用物资：11架“普卡拉”攻击机、3架马奇MB－339攻击机、2架贝尔212直升机、1架“美洲豹”直升机、1架“支努干”、2架阿古斯塔A－109、9架休伊UH－1。英军还俘获了几艘阿根廷舰船（部分已受创）：2艘小型供应舰“马尔维纳斯”号（改名为“虎湾”号）和“伊瓜苏河”号，拖船“叶胡因”号（改名为“福克兰海峡”号），运输舰“布恩苏塞索”号，以及医院船“帕莱索湾”号（随即释放）。此外，英军还缴获了3枚未发射的MM－38“飞鱼”导弹及其发射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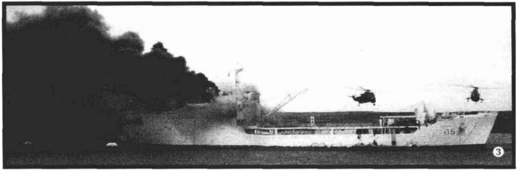
早在战争结束前，“壮丽”号核潜艇、“格拉斯哥”号驱逐舰、“活泼”号护卫舰和英国石油公司的一些油船便从6月初陆续踏上了归国的航程。随后起程回国的是“无恐”号、“勇猛”号、在空袭中受伤的“格拉摩根”号、“普利茅斯”号和其他一些护卫舰。伍德沃德的特混舰队司令职务在7月2日被解除。继任的雷菲尔少将以“布里斯托尔”号驱逐舰为旗舰，继续在福克兰海区滞留了一段时间。伍德沃德及其旗舰“竞技神”号航母于7月4日在“大刀”号护卫舰护航下启程回国，7月21日抵达朴次茅斯，在那



1. “格拉摩根”号驱逐舰，“郡”级驱逐舰的第6艘。1966年服役，1986年退役，出售给智利，改名“拉托雷海军上将”号，1998年从智利海军退役，编入预备役。

2. 扑灭大火之后的“格拉摩根”号直升机库。

3. 英国空军和舰载直升机正从熊熊燃烧的“加拉哈德骑士”号登陆舰上撤运士兵和船员。



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到8月底，特混舰队的大多数军舰、辅助舰船和征用商船都已经返回英国。“无敌”号则一直在南大西洋海区驻防，直到新服役的姐妹舰“卓越”号于8月27日抵达福克兰后才启程回国，于9月17日抵达朴次茅斯军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临码头迎接该舰，并接见了正在舰上服役的直升机驾驶员安德鲁。随后，驻阿森松岛的“火神”轰炸机、“猎迷”巡逻机和VC－10运输机也陆续返回英国本土的基地。

然而，特混舰队的返回并不意味着英军退出南大西洋海域。与此相反，英国加强了福克兰的防御，为其配备了一支相当强大的防守部队，包括防空雷达、F－4“鬼怪”战斗机、“鹞”式飞机、“大力神”运输机、1个“海王”直升机中队、1个步兵营和一些支援兵种分队。英军扩建了斯坦利港机场的跑道，使其可以起降F－4战斗机，同时在斯坦利西南的快活山修建了可以起降大型运输机的新机场。该机场在1985年竣工并向民航飞机开放，成为福克兰群岛的空中交通门户。

在阿根廷国内，对加尔铁里的批评从6月14日梅嫩德斯发来那封措辞哀婉的电报时就开始了。在当天晚上的紧急会议上，海军和空军的将领抱怨他指挥无能，陆军将领则埋怨他与“支持阿根廷国内颠覆活动的国家”（古巴和利比亚）结盟。到星期四（6月17日）凌晨3点半，海军司令巴克罗通知加尔铁里：“将军们要求你退伍和辞去总统职

务。”这位“美国人养大的孩子”被解除了一切职务，参与逼宫行动的海军和空军司令随后也步他的后尘下台。在阿根廷横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军人独裁政权，也在一年后随着南美国家的一系列民主化狂潮而倒台。1983年阿根廷民选政府上台后，首要工作就是把加尔铁里以及军人集团推上被告席。



与加尔铁里相反，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政府通过福克兰战争赢得了无比高涨的声望，并赢得了1983年的大选。1982年的福克兰之战犹如滔滔浪潮中一股突兀的逆流，向世人展示了英国人传统的“帝国意识”的坚固性。这是一场改变英国前途的战争，通过福克兰一战，英国人重新振奋了国民士气，开始了新的经济增长奇迹。以强硬保守著称的“撒切尔主义”也和同时期的“里根主义”一道，振作了颓废中的西方世界的意志，并在与苏联集团的抗衡中赢得了最终胜利。

阿根廷战败的原因

1、军事方面

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军事部署失当、武器依赖进口这两点外，阿根廷在这场战争中还暴露出了许多其他的缺点。

（1）出兵时机不利　阿根廷的出兵行动是相当仓促的。加尔铁里在战后接受阿根廷《号角报》采访时说，军政府在1982年1月制订了占领计划，准备7月动手，但是南乔治亚的“国旗事件”把行动日期提前到了4月份。如果加尔铁里将行动推迟3个月，就可以从法国得到订购的“超级军旗”飞机和“飞鱼”导弹；如果将行动推迟半年，则可以接收在西德建造的4艘护卫舰和2艘潜艇，而且此时英国必定已将“无敌”号出售给澳大利亚，阿根廷在南大西洋的军事优势必将大大增强。

（2）抗登陆准备不足　阿军占领福克兰群岛和南乔治亚岛后，虽然也做了一些必



1. 杰里米·穆尔少将，出生于军人世家。1946年毕业于切尔特南学院，参加过20世纪50年代的马来亚战争和北爱尔兰反恐战争，指挥经验丰富。

2. 安德鲁·蒙巴顿-温莎亲王（右），伊丽莎白二世的次子，约克公爵。福克兰战役期间，当时身为英国王位第二继承人的安德鲁亲赴前线，以"威塞克斯"直升机驾驶员的身份在"无敌"号航母上服役，并亲临战场执行空中警戒。他的叔祖父肯特公爵乔治也是在1942年战死的。与某些人说的相反，英国并不是只将劳动人民的孩子送上战场。

要的防范措施，但并未认真分析敌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并制定抗登陆作战方案。英军在圣卡洛斯的登陆行动虽然采取了伪装和佯动措施，但并非毫无端倪可查，阿军却对此掉以轻心。例如，5月11日，阿海岸警备队驾驶俘获的英巡逻艇"福洛斯特"号在圣卡洛斯湾巡逻时，发现了英特种部队遗弃的空橡皮舟，几天后对佩布尔岛机场的袭击更是指明了英军的主攻方向，任何一位称职的指挥官都能判断出英军的意图。但是，驻岛司令梅嫩德斯将军却仍旧懵懵懂懂，未加强该地的警备工作，直到10天后英军登陆4个小时才发现敌人动向，致使英军如入无人之境。

（3）指挥失误　阿根廷军队虽然发动政变的本事在南美居于一流水平，但已有一个多世纪没有与别国发生过战争，极度缺乏对外作战经验（其邻国巴西、智利、玻利维亚在"二战"前都进行过对外战争，巴西还派出了远征军到欧洲参战）。各级指挥官缺乏实战经验，思想保守落后，战术消极呆板，指挥笨拙。总统加尔铁里虽然是陆军出身，但干的却是工兵，缺乏驾驭战争全局的理智和经验。一些参与战略指挥的高级将领也是毫无作战经验，平时又喜欢卷入国内政治风云，一般都缺乏军事指挥素养，崇尚空谈，不务实际。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透露的情报，整个福克兰战争期间，阿根廷海军领导层中意见分歧，矛盾很大。更耸人听闻的是南部地区海军司令甚至在战争期间不服从命令，曾宣布不

古斯格林战斗后被俘的阿军士兵正在等待遣返回国。大多数人面色阴沉，不过，也有人因即将回家而露出了轻松的微笑。



承认海军最高当局的领导。

阿军指挥官还对战争的进程、发展、规模和作战方式缺乏通盘考虑，走一步看一步，缺乏有效的应变措施。在圣卡洛斯登陆战中，英国45000吨的“堪培拉”号运兵船就停泊在港湾中，是个绝好的袭击目标。如果该船被击中，其铝制上层建筑和里面易燃的化纤装饰物、塑料家具无疑也会发生和21型护卫舰一样的火灾。但阿军无论是空军还是海航竟然都未对其进行攻击，结果驻岛陆军只能眼睁睁坐视船上的数千名英军士兵顺利登岸。此外，守岛司令部的通讯密码遭英军破译，阿军的兵力编制、部署、需求和作战命令被英军一一洞悉，也是阿军陷入被动挨打境地的一个致命原因。

（4）各军种协同失调　现代条件下的战争必须依靠诸军种密切协同配合，发挥整体力量，才能取得胜利。由于阿根廷陆海空军各自为战，失去协同配合，导致英军得以将其各个击破。这一点在5月21日阿根廷空军对福克兰的空袭行动中体现得尤其突出。经过一天的浴血奋战，阿根廷空军已经有效地压制了圣卡洛斯湾的英国登陆舰队。此时如果驻岛陆军发动反攻，很可能一举击退已经登陆的部队，或者至少将其压制在滩头，避免后续部队登陆。但是驻岛陆军指挥官由于“没有直升机的空中掩护”而不敢发动攻击。总的来说，阿根廷陆海空三军在整个战争期间基本上是各打各的，不能很好地协同，这与其指挥体制有关。阿军的指挥体制是三军分立，各自为战，其联合司令部似有若无，根本不具备战略协同的指挥作用，战争所需兵力和装备要分别向各军种司令部申报，所有协同作战计划仍需三军分别批准，这就很难适应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要求，更谈不上发挥整体作战威力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甚至早在开战之前，阿根廷三军便是各说各话，实力最差的海军在决定进占福克兰时最为积极，实力较强的空军在开战前对进占福克兰群岛的方式和时机等问题上持保守态度，陆军将领则倾向于海军。经过反复磋商，才勉强取得一致的立场，因此也影响了战争的进程。结果海军受到挫折后便龟缩于本土12海里领海线内，消极保存实力，驻岛陆军也处于龟缩状态，只留下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孤军奋战，最后失利。

（5）军人素质低下　阿根廷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大多在美、法、以等国受过训练，技术水平较高，军事素质极佳，而且勇敢顽强，不怕牺牲，因此战绩非常突出。但是阿根廷陆军实行征兵制，士兵服役期只有1年，主要训练科目是以国内治安和边防为目的。驻福克兰的陆军士兵有60%是入伍不到4个月的新兵，只接受过简单的队列和射击训练，连基础训练科目都没有完成，更没有进行过任何抗登陆的实战演练。士兵不适合在严寒条件下作战，更不习惯近战、夜战，部队的坚守能力、连续作战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都很差。

2、政治和经济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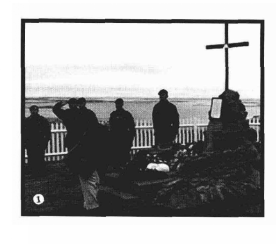
现代化的战争所费不赀，英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21.6亿美元的直接战费，离战区较近的阿根廷也花费了8亿多美元（包括战争损失在内）。如果将战争长期化，阿根廷必然要长时间面临西方发达国家集团的全面制裁，而求助于苏联集团又会引起军事寡头集团里的右翼保守势力（他们在真正控制着军队）的不满，这样一来，好不容易刚见起色的国内经济势必再次陷入萧条境地。这就要求国内民众在一定时间里作出牺牲，忍受物价上涨和更多的失业，但阿根廷人民是否会为这样一个军政府作出牺牲？很显然连加尔铁里都底气不足。

其次，阿军并没有大规模向福岛增调军队。后来加尔铁里为此向法庭辩解说，为了提防英军攻打或轰炸阿根廷本土和国内反对势力趁机闹事，必须在国内驻扎一支规模相当大的兵力。此外，阿根廷与智利在比格尔海峡和南极洲等地有领土争端。智利军方（尤以海军为首）从19世纪起便强烈亲英。为了防止智利人趁火打劫，在整个战争期间，加尔铁里还在两国边境部署了一支庞大的装甲部队以及数个空军中队，从而牵制了己方的精力和兵力。

第三，外交方面的失误。阿根廷人一直视自己为“南美的美国”，以其白人血统、高雅的文化、南美洲最发达的经济水平（“一战”期间，阿根廷通过向欧洲出口牛肉和小麦积累了大量财富，其国民收入一度排名世界第六）和美轮美奂的科隆歌剧院而自负。阿根廷外长尼卡诺尔·门德斯直到1982年3月还高傲地反对加强阿根廷与第三世界的关系，然而到4月，阿根廷发现自己面临英国的经济报复以及欧共体的制裁和禁运时却傻了眼，不得不到处寻求不结盟国家的支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了秘鲁和厄瓜多尔以外，大多数南美洲国家除了口头上支持阿根廷外，几乎没有谁愿意向这个瞧不起穷邻居的假发达国家提供财政和军事上的援助。利比亚的卡扎菲倒是表示，愿意向阿根廷赠送几架飞机的军用物资，加尔铁里对此感激涕零，专门指示向利比亚运去了4架飞机的

1. 在2002年收复福克兰20周年纪念活动中，查尔斯王储向古斯格林的英军阵亡军人纪念碑献花。

2. 返回朴次茅斯港时受到上万名民众狂热欢迎的“竞技神”号航母。



鲜花、水果和蔬菜，在听说这位利比亚上校喜欢马后又运去了几匹良种英国马。不过，加尔铁里的这些举动受到了国内军官团和美国人的警告——告诫他不要与卡扎菲这位麻烦人物走得太近。至于阿根廷此前一直极力反对的苏联和华约集团国家，就更不可能向阿根廷提供任何援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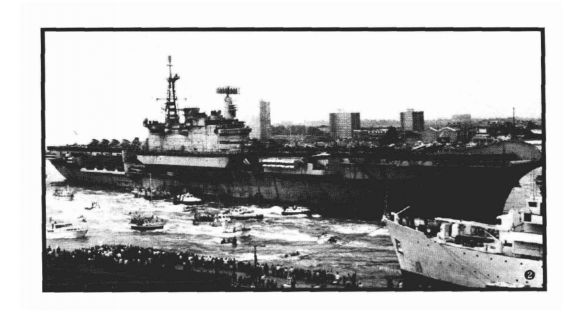
英国的战争优势和漏洞

1.军事与指挥素质

英军都是职业士兵，平时训练非常严格，其陆战队和伞兵每年都要到挪威北部海岸训练3个月，士兵能耐高寒，体力较好，擅于夜战，并讲究战术配合。不过，由于英国本土距福克兰群岛有数千海里，航渡过程需要约20天，体力消耗约10%。为了克服长时间航渡对体力的消耗，登陆士兵在舰船上每天都坚持负重跑步、做体操、驮人上下楼梯等锻炼，尽量保持体力。此外，英军还在船上展开实弹射击训练，用气球吊上罐头盒做靶子。士兵们还蒙上眼睛，练习在黑暗条件下使用各种武器。特混舰队在阿森松岛短暂停留、休整补给的两天中，登陆部队还利用该地与福岛相似的海滩和山地进行了换乘登陆、负重行军、直升机滑降和运送伤员等训练。各战舰及舰载机也用一天的时间进行了实弹射击，校正了所有的枪炮和导弹系统。

在福克兰海战中，英军跨越7000海里远洋作战，参战兵种多，数量大，但是对集中指挥与战区指挥的关系处理得较好。战时内阁只负责对军事、外交和经济政策做出指导和协调，而将战区的作战指挥权交给战区指挥官。特混舰队司令伍德沃德和地面部队指挥官穆尔有权决定战区范围内的所有海空作战和登陆行动，只有对阿海军航母和巡洋舰发动攻击的决定权需要由战时内阁批准。

英国国防部战后发布的白皮书《福克兰群岛战役：经验教训》中，其第二部分的“危机处理和指挥控制”一章中称：“高级当局对危机的处理是由一小批大臣负责的。他们每天开会，由首相担任主席。若需进行法律咨询，首席检察官就参加会议。作为政府的主要军事顾问，国防参谋长始终与会……在军事方面，他们从未企图从8000英里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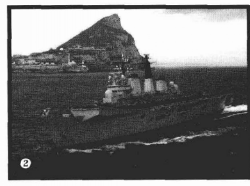
外的地方指挥战斗，而是规定了明确的指导方针，让指挥官在方针规定的范围内指挥作战。这种简略而明确的指挥体制使我们有可能对南大西洋发生的事件和部队的需要迅速做出反应。”一些军事评论家认为，英政府的这种做法是明智而有效的，它比美国文官政府在越南战争期间对战场指挥官横加干涉的做法好得多。

2、动员速度

英国特混舰队边出航、边集中、边编队、边演练，分散在不同基地或在海上值勤的舰艇接到命令后就近补充作战物资，其中从英国本土出航的舰船在穿越英吉利海峡期间还通过直升机不断从沿岸各补给站得到物资补充。整个英国特混舰队一共包括39艘军舰、25艘勤务舰和57艘征用民船，其中军舰数量占皇家海军军舰总数的27%，吨位则占52%。英国海军的主力战舰如航母和攻击核潜艇几乎是倾巢出动，驱逐舰则出动了一半。此外，皇家海军还在5月27日向新西兰租用了“坎特伯雷”号护卫舰。

在抵达阿森松岛之前，英国特混舰队的平均航速是10节，过阿森松岛后加速至20节，并以临战队形航行。为了熟悉阿根廷空军装备的法制飞机性能和战术特点，英国紧急请求法国派“幻影”III战斗机到英国，与“鹞”式飞机进行对抗性空战演练。法国的“超级军旗”战斗机还从本土起飞，对航渡中的英舰队进行模拟攻击，以帮助英舰队熟悉对付“超级军旗”的方法。在航渡中，英特混舰队组织了空袭、反空袭、反潜及对海攻击等协同演练。撒切尔夫人事后对此评论称，“特混舰队集结速度之快，将永垂英国的军史”。





1. 战后视察福克兰群岛的撒切尔夫人正在检视“加尔铁里防线”的阿军雷区。

2. 新服役的“卓越”号航母于6月21日抵达朴次茅斯军港，在那里加装了2座“密集阵”近防系统后赶往南大西洋，替换“无敌”号航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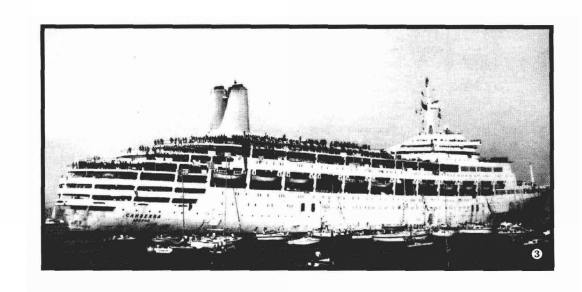
3. 绰号“大白鲸”的“堪培拉”号解除征用后返回南安普敦港，周围挤满了前来迎接的游艇、小船。

3、后勤保障

“外行谈战略，内行谈后勤，这句老话的正确性在福克兰群岛冲突中又一次得到了证实。”这是美国海军部长小约翰·莱曼1983年2月3日在国会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海上力量与重要战略物资小组委员会关于福克兰战争问题听证会上的证词。福克兰战争的结果可以被视为阿军后勤的失败和英军后勤的一大胜利。

整个福克兰战争中，英国的直接战费开支为12.4亿美元，损失的舰船、飞机价值达9亿多美元，两项合计达21.6亿美元，平均每小时便消耗120万美元。因英国部队远离本土在海上作战，包括淡水在内的一切生活物资都需要从英国万里迢迢地运去，所以特混舰队及登陆部队每天的人员生活费用高达900万美元。此外，几十艘商船的征用费每天达300万美元之多，仅“伊丽莎白二世”号的租金每天就高达180万美元。被击沉的商船还要照原价赔偿船主。好在英军征用的45艘商船和5艘拖网渔船中，只有1艘价值3600万美元的“大西洋运送者”号被击沉。

弹药和油料是英军两项消耗最大的物品。根据估算，英军从海上和空中运往战区的弹药达2万吨以上，战斗消耗和损失弹药约1.5万吨，日均203吨。为了摧垮阿军士气，减少己方人员损失，英军除了发射上百枚导弹外，还广泛使用“火神”轰炸机、“鹞”式战斗机、4.5英寸舰炮、105毫米加农炮和81毫米迫击炮等，轮番轰炸阿军阵地和重要设施，以致原本够用1个月的弹药仅仅1周便消耗光了。英军在古斯格林战斗中甚至面临弹尽的危险境地。为了满足福克兰前线作战的需要，英国国防部甚至动用了原本预定用于



北约作战的战略储备。

福克兰战争中海战和空战频繁，消耗了大量油料。一艘驱逐舰从英国本土到战区耗油约1200吨，“猎迷”飞机从阿森松飞到福克兰战区侦察，一共出动150架次，总共耗油8100吨。整个福克兰战役期间，英军每天消耗油料约9460吨，人均270公斤，相当于朝鲜战争中美军人均18公斤的15倍。特混舰队12艘军用后勤舰船中5艘是油船，在征用、租用的商船中，油船也超过了40%，达21艘。此外，特混舰队每天还要消耗2000吨淡水。

面对如此巨大的物资消耗量，确保运输补给的安全就成了战争中首当其冲的关键问题。英军后勤舰船的吨位占特混舰队的60%，59艘战舰中只有1/3布置在战区，其余2/3都用于后勤舰船的护航和警戒。此外，英军还动用空军和民航飞机，从本土向阿森松运去了5500人和6600吨物资。

英军在保障己方后勤供应的同时，还采取措施切断敌军的后勤供应线。在英国宣布空中封锁之前，阿军使用3架洛克希德L－188“伊莱克特拉”和3架福克F－28运输机向岛上运去了1500人和500吨物资。在特混舰队的封锁下，福克兰群岛阿根廷守军的海上供应线在5月1日被切断，空中供应线在5月14日被切断，此后阿方只能依靠用小飞机偷渡的方式运去少量弹药和装备，总共大约成功了35次，运去了340人和70吨物资。驻岛守军虽然在斯坦利港的仓库里有储备物资，但未能发放到作战部队手中。开始时阿军每人每天配给单兵作战口粮一份（2.3公斤），到后期两天才能吃上一顿饭，每人只有6发子弹，许多士兵因缺少衣物和睡具被冻伤。有趣的是，虽然岛上居民饲养有65万只羊，但驻岛阿军宁可自己挨饿，也没有随意侵犯老百姓的财产。但此举却令某些军事专家扼腕痛惜，



1. 参加福克兰战争20周年纪念活动的阿根廷老兵埃德加多·埃斯特万前往圣卡洛斯军人墓地，纪念阵亡的战友（英国《卫报》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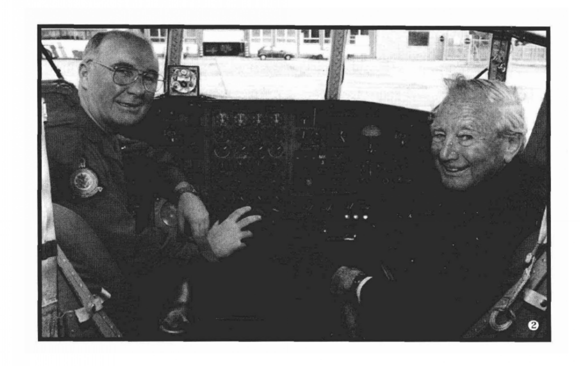
2. 二十年后故地重游的亨特总督（右），摄于2002年。

直呼阿军指挥官“素质太差”，“不知道就地取食”。

4、民船的征用

在英国特混舰队中，除了战舰和军用运输船外，还包括大量的民船。按照英国的相关法令，国营企业的交通工具在战时可以全部征用，私营运输企业则与国防部签有战时征用合同，其船员合同中也有合同期内必须“前往任何地区服务”的条款。一旦商船被征用，则自动归海军指挥，遵守海军纪律。英国商船船长和高级船员素质极高，每两三年就要参加一次为期4周的军事训练。军方还定期收到商船的报告，对各主要商船的位置、航向、装备、性能等情况始终心中有数，便于随时调遣。

在福克兰战争期间，英国海军除了动用海军辅助舰船外，还征用或租用了50余万吨的民船，动员船只不仅数量多，而且反应速度快，动员效率高，更是异乎寻常。阿根廷军队在福克兰登陆两天之后，即4月4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签署命令，授权政府征用一切商船。当天，国防部和贸易部便拟好了一份征用商船的名单。次日，特混舰队从朴次茅斯港出发时便有民用油船随行。在随后的10天内，又有多达40艘的各种商船应征加入舰队的后勤支援行列。有些商船在航行途中接到动员命令后，立即就近靠岸卸载，改变航向，驶往指定地点执行任务。例如，半岛东方公司的豪华游船“堪培拉”号，在4月7日接到动员令时正在英吉利海峡航行，动员令要求它在48小时内抵达南安普敦港，卸下旅客并完成改装，时间相当紧迫，于是改装工作分头在船上和岸上同时进行。船靠岸前即有直升机运送工人到船上测量尺寸，筹划安装直升机起降平台。沃斯珀斯钢铁公司的工人则在岸上加班加点，仅用1天的时间，就将头一天从苏格兰运来的钢板加工成直升机起降平台组件，并迅速装上驳船运到“堪培拉”号上。到4月9日“堪培拉”号起航时，已经装好了两个直升机平台，但是第三个平台尚未完工，于是一批焊工、扳金工和捻缝工决定留在船上继续工作，直到完成改装任务后才在阿森松岛下船。在改装中，该船还安装了海上补给装置、卫星天线和高频无线电通讯设备，增设了医疗装置，于4月9日搭载第3伞兵营和部分陆战队人员共2000人准



时出航。英国第5步兵旅的3500人也是在豪华邮船“伊丽莎白二世”号改装的同时陆续上船的。除了海军征用民船外，皇家空军还征用民航飞机向阿森松岛运去了350吨的物资，包括数架直升机。

5、空中优势

从阿根廷本土到福克兰的距离虽然比英国近得多，但是，阿军飞机由本土机场到福克兰的距离还是很远的（约300海里），加油机很少，大多数飞机又没有空中加油设备，因此限制了作战半径。有的飞机飞不到战区，有的飞到战区上空只能做一次俯冲，还有的在返回途中因油料耗尽而坠海。“幻影”III在作战时不能打开加力燃烧室，否则回去的油不够；“天鹰”在攻击时不能抛弃副油箱，否则回去的油也不够；“超级军旗”作战半径太短，不能经常出动，必须到航程够得上时才能出击，大大地限制了战斗机会。这种情况有利于英军争取空中优势。虽然英方的“海鹞”和“鹞”式数量不足，但其卓越的高机动性能迫使阿机不敢与其空战。而且经过空中加油，每架飞机一天最多可以出击五六次，在整个战争期间，仅28架“海鹞”共出击2376架次（平均每架飞机出击85次左右），累计飞行2675小时，从而增强了战斗力，取得了战区的制空权。

此外，在战争中英军还根据需要对飞机进行了改装。“鹞”GR3本来是强击机，但在一个星期内就改装为配备AIM-9L“响尾蛇”导弹的战斗机，从而执行防空任务。“海

鹞”原先主要用于防空，但也担负了强击和侦察等任务。“猎迷”巡逻机加装了空中加油设备，增大了航程，而其装备的水面搜索雷达又被技术人员装在“海王”直升机上（仅花了11天就完成了调试），从而增强了空中预警力量。英军还把“海盗”式攻击机上的有源干扰装置拆卸后安装在“火神”轰炸机上，该型机在对斯坦利机场进行轰炸时，用这些装置对机场上的“罗兰”和“豹猫”式防空导弹雷达进行了有效的压制干扰。

由于英军的维修和保养工作得力，每天开始行动时，英军飞机的完好率都达到95%以上，出勤率达到99%。“大西洋运送者”号沉没时幸存下来的唯一一架“支努干”直升机，虽然没有备份零件和地勤支援，但仍在战斗条件下无故障飞行了109小时，有一次竟然空运了8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6、防空方面的弱点

英国舰队缺乏真正的纵深防空体系，包括空中预警和远程防空战斗机。英国舰队还非常缺乏现代化雷达、目标识别系统、数据处理系统和电子战设备，尤其缺乏干扰导弹的电子设备，也缺乏反导弹武器。对于远距离空中发射的导弹、贴水面飞来的导弹以及低空飞来的飞机没有防御能力，因此英国特混舰队非常需要空中飞机的保护，但是其空中掩护手段却严重不足。由于在福克兰群岛附近没有陆上基地（南乔治亚岛气候恶劣，无法起降飞机，也无机场），英国舰队得不到空军的掩护，而整个特混舰队只有2艘轻型航母，载机数量并不多。虽然英国大张旗鼓地宣称，向南大西洋派去了60架“海鹞”，但阿方分析最多只有20架（这个判断相当准确，加上后来从阿森松岛运来的14架“海鹞”和8架“鹞”式，英军的战机数量才达到42架）。虽然该机性能一流，但数量不足，其外层防空力量很少超过4架“海鹞”，每架只配备2枚空空导弹，而且由于飞行距离较远，它们只能在巡逻区逗留约20分钟，所以英国舰队上空实际上是敞开来准备挨打。这是十分冒险的军事部署，而且也说明了英军轻视阿根廷空军的一面。后来的事态进展表明，英国特混舰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7、战后更新计划

在总结了福克兰战争的教训后，英国海军开始着手进行以下改进项目：一、在42型驱逐舰上增加一座“海标枪”发射架；二、所有战舰都要加装“海狼”导弹，并增加“海狼”的反舰性能；三、加装反导弹的电子干扰设备；四、将现有的21型护卫舰改造为23型，增加6个“海狼”导弹发射架和4个“飞鱼”导弹发射架；五、在现有的和新建的军舰上加装 “火神－密集阵” 近距防卫系统；六、今后军舰全部使用钢建造；七、更换舰载雷达，使之具有更远的探测距离，并采用新的大型拖引阵声呐；八、各舰加装

1983年服役的22型护卫舰“拳师”号，该级首制舰，1999年退役，预备作为靶舰击沉。“拳师”级在“大刀”级的基础上增加了近距防御系统，一共建造了6艘。



带指引雷达的“厄利孔”防空炮及反潜鱼雷发射管。

福克兰战争结束后，英国海军决定，随时保持有2艘航母可以部署出动的状态，为此取消了出售“无敌”号的打算，同时也取消了战争爆发前制定的让“勇猛”号和“无恐”号两栖攻击舰按时退役的计划，准备让两舰继续服役到90年代初。为了补充在战争中损失的军舰和其他设备，英国国防部在战后进行了大规模的采购活动，包括补充订购2艘42型驱逐舰和5艘22型护卫舰，同时推迟了预定于1985年退役的4艘“罗特赛”级和“女将”级护卫舰的退役时间。空军则采购7架“鹞”式、6架“海王”和8架“支努干”，以补充战争中损失的飞机，同时采购12架F-4J“鬼怪”，以取代飞到福克兰驻防的FGR2型“鬼怪”，并对“猎迷”式飞机进行改装，使其可以携带炸弹、“鱼叉”反舰导弹和AIM-9L“响尾蛇”导弹。英军采购部门则加快了给部队装备“海上大鸥”导弹、“水下鱼叉”反潜导弹和JP233集束炸弹的步伐。为了完成这些项目，英国需要在1982年至1986年间每年增加3%的国防预算。

在福克兰战役中，英军第5步兵旅表现出极高的战斗力和灵活的作战能力。为此英国国防部决定，将其改造为一支可以进行全球部署的快速反应部队。在该旅原有的3个营和1个工兵支援分队的基础上，再增加1个装甲侦察团、1个炮兵团、1个陆军航空兵中队和1个后勤支援分队，并配置了12架“大力神”运输机，从而使该旅具有伞降突击能力。再

加上具有两栖作战能力的第3海军陆战旅，英国此后将在北约防务区外对意外事件拥有能灵活迅速地做出反应和干涉的能力。

军事方面的教训

1、大型化与小型化之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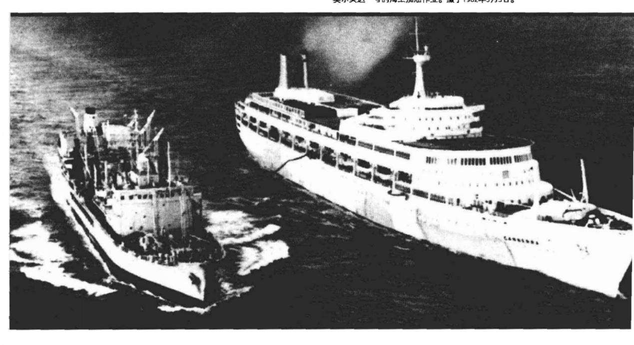
福克兰战争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是，制造价格低廉、武器装备较差的小舰纯属假节约，因为它们很容易被摧毁。战争中4艘英国军舰的沉没就是证明。早在60年代英国建造“利安德”级护卫舰的后续型时，就采用了更省钱的民船设计标准（当时英国国防部估算，如果采用民船标准，利安德级护卫舰的建造费用可从500万英镑缩减至350万英镑），结果从1969年开工的21型护卫舰为了节省成本而减少武器配置，为了减轻重量而大量使用熔点只有600度的铝合金结构（钢结构熔点达1500度）。和平时期的吝啬导致的结果便是这些护卫舰在海战中一击便中，一中便沉。美国海军部长小约翰　莱曼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如果击中“谢菲尔德”号的那枚导弹击中“新泽西”号战列舰的17英寸装甲，就很可能被弹落到海中。

福克兰战争后，各海军大国的军舰都开始了“大型化”的进程，增大吨位以提高防护能力，加装各种先进武器及电子设备，以致护卫舰的吨位向驱逐舰接近，驱逐舰的吨位向巡洋舰接近。小型航母的缺点也在福克兰海战中表露无遗。由于舰上空间不够，英国2艘航母的飞行甲板上一直堆放着不少炸弹、导弹和油箱，一旦被阿军导弹命中就非常危险。“无敌”号和“竞技神”号在战斗最紧张时总共只载有30架“海鹞”、“鹞”和大约12架反潜直升机，也就是说，总吨位达5万吨的2艘航母所载飞机数量，只有美国海军1艘9万吨级航母载机量的1/3。两者费效比哪个更高一些一目了然。这也正是英国国防部在经过几十年的犹豫不决后终于下决心批准海军建造6万吨级大型航母的原因。

2、新瓶与旧酒

福克兰战争前后海军界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就是美国海军4艘巨型战列舰的重新服役。有人认为其服役与福克兰海战教训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为了配合里根政府的“600艘海军”计划，在航母数量有限的情况下提供一个能够发射“战斧”导弹的海上平台。福克兰海战加快了美国海军重新起用这些旧战列舰的步伐，其间隔由两年缩短为一年。重新起用“密苏里”号战列舰的经费提前一年列入1984年预算，重新起用“威斯康星”号的经费被提前两年，列入了1985年预算。它们可以在30分钟内发射803吨的16英寸和5英寸激光制导炮弹，无论在威力还是在射程上都优于英舰的4.5英寸炮弹。

赶往南大西洋途中的“堪培拉”号运兵船正在接受皇家海上辅助勤务队油船“奥尔美达”号的海上加油作业。摄于1982年5月5日。



传统武器方面，“贝尔格拉诺将军”号是“二战”时期的美制巡洋舰，击沉它的却是比它更老（研制于1932年）的美制Mk8直航式鱼雷。在1982年之前，皇家海军最后一次使用这种鱼雷的实战记录是1945年攻击日本重巡洋舰“足柄”号。这种鱼雷几经改进，至今还活跃在很多国家的海军中。与此相同，英国海军损失的4艘军舰中有3艘是葬送在阿根廷空军的老式航空炸弹下。如果阿根廷人的炸弹引信更为可靠，他们可能会获得更大的战果。这些例子表明，只要使用得当，运用于先进平台上的旧式武器仍然能够获得惊人的收获。

另一方面，海军对登陆地区进行的炮火支援逐渐让位于飞机和制导武器，但不能因现代海军舰炮规模与数量的降低而否定炮火的支援作用。“二战”期间，由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炮火支援舰队是完成两栖登陆任务的重要保证。它们对滩头或纵深目标的打击具有决定性意义。福克兰战争再次说明了海军舰炮火力支援的重大价值，英国17艘驱逐舰和护卫舰的21门舰炮对岸上目标（仓库、阵地、通讯站）进行了有效的打击，一共发射炮弹7900发。然而英国舰炮的口径优先，所以其威力和射程受到了限制。上溯到1815年，2艘皇家海军一级战列舰的火力就超过滑铁卢战役中威灵顿公爵麾下联军

"海鹞"FA.2，从90年代起逐步替换原有的"海鹞"FRS.1型飞机，其"响尾蛇"AIM-9L导弹与"蓝狐"火控雷达的搭配使其战斗力得到增强。



部队火力的总和。而在1982年，皇家海军水面舰艇每艘仅有1门（部分装备2门）4.5英寸舰炮，仅相当于1辆坦克而已！当时北约和欧盟国家海军装备的舰炮威力及数量与英国差不多，如果它们也面临福克兰式的战争，那么后果实堪忧虑。只有飞机数量充足并掌握制空权时，才能有效地实施空中支援。对于以突然性为条件的两栖登陆来说，这种条件并不是随时能够取得的，到那时，两栖部队唯一可依赖的支援武器就只有舰载火炮了。因此保留并发展舰炮并不过时，特别是远程的、配置精确制导弹药的舰炮，必须得到重视。美国海军在一些项目中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此类问题。

3、防务目标的转换

在英国国防白皮书《福克兰群岛战役：经验教训》的第三部分"展望未来"中写道："我们从福克兰群岛战役中学到了许多东西。许多经验教训不是新的，但是并不因此而降低其重要性……我们再次目睹了对意外事件作出目的明确的部署的价值。武装部队显示了在北约地区以外乃至在世界的另一端最艰难的环境中作战的能力……我们现在打算增加部队的装备，以提高其机动能力、灵活性和战备状态，准备在北约地区和其他地区作战……"

福克兰战争结束后，"伊丽莎白二世"号将船身从醒目的黑色改成了海灰色，以便在南大西洋再次发生类似的冲突、再次执行运兵任务时减低被敌军发现的可能。但是在一年后，随着局势的缓和，QE2又恢复了原来的涂色。



当然，当时英国最主要的威胁还是苏联及其华约盟国。在1981年英国国防审查白皮书《前进之路》中，规定了英国武装部队的四项主要作战任务：提供一支供北约使用的、独立的战略与战区核部队；保卫联合王国本土；向欧洲大陆派遣一支较大的地面和空中力量；在东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部署一支较大的海上力量。福克兰战争结束后，这些任务在英国的防务活动中仍享有优先权，但是，英国也开始注意到在北约防务区以外对其利益构成威胁的行动。《前进之路》特别指出，英军应"保持单独或与盟国一起进行干涉的能力，以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或对我们的朋友提出的给予帮助的要求做出反应"。正是这种能力在福克兰战役中给世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随着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英国（以及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受到来自欧洲和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战略威胁的程度已经降低。如果不把类似美国出兵格林纳达或者法国出兵新喀里多尼亚那样的小规模武装行动考虑在内，可以预料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涉及到西方国家的战争将会以两种方式发生：一是以美国或北约为主导，因大规模杀伤武器、支持恐怖主义或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对别国展开的战争；二是北约或欧盟的某一国因其利益遭到威胁而独自进行的中等战争。以英国为代表的北约开始反思冷战后期的军

事战略，转而追随美国干预其他地区的事务。英国的国防战略重心也从过去的“欧洲大陆战略”转向了“海外远征战略”。为使英国的武装力量能够同时应对两场中等规模的武装冲突，英国军队将更多地成为北约和欧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参加到联合军事行动中，减少单独作战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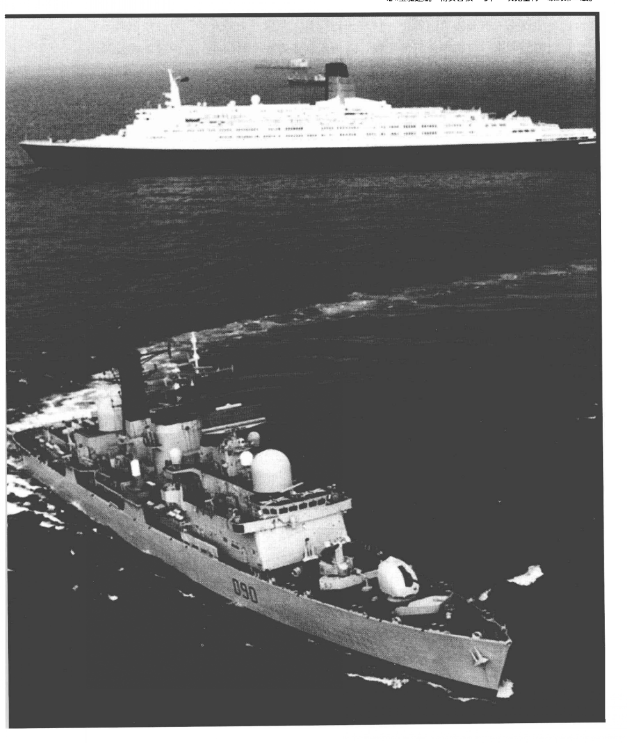
传统的英国皇家海军从90年代末开始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常规兵力调整，但其效能并未因此降低，反而有所提高。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积极参加北约联合行动，通过联合行动来提高危机反应能力和加强联盟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皇家海军配合美国所进行的“向近海战略转变”的调整，正好与北约海军转向近海作战的战略相适应。不久人们将看到，焕然一新的皇家海军在北约和欧盟的武装力量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附录：福克兰群岛概况

福克兰群岛由346个岛礁组成，总面积15800平方公里，其中长年有人居住的有15个岛屿，首府为斯坦利港。1982年，该群岛的人口为1855人，其中1814人是英国人，还有26名阿根廷人。根据现有文字记载，英国人约翰·戴维斯在1592年最早发现该岛，最早登陆者则为英国船长约翰·斯特朗。他于1690年发现两主岛之间的海峡，并以当时英国海军司库福克兰子爵的名字将其命名为“福克兰海峡”，后来英国便称该群岛为福克兰群岛。18世纪初，若干法国航海家陆续到过这里，并将其命名为“马洛于内群岛”，以纪念其出发地法国圣马洛港，该群岛的西班牙名称“马尔维纳斯群岛”亦出于此。1764年，法国航海家布干维尔海军上将率探险队在东岛登陆，建立了一个定居地，称路易斯港。1765年，英国探险队登上西岛，建立了名为埃格蒙特港的定居地，并升起英国国旗，声称该岛归属英王。1766年，西班牙人宣称，按照1493年划分西班牙与葡萄牙势力范围的“教皇子午线”，这些岛屿位于西班牙的管辖范围内，理应归西班牙所有。同年10月3日，法国人以24000英镑的代价把东岛卖给了西班牙。1770年，西军以武力赶走西岛的英国人。但是次年，英西两国达成协议，英国人回到了西岛，重新驻扎在埃格蒙特港。1774年，英国以节省军费为理由，主动撤走了西岛驻军，但是未放弃该岛主权。

1806年，西班牙王国向拿破仑投降，英国乘机打击西班牙的海外势力，在阿根廷登陆并占领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不过，此时英国既未向福克兰岛派遣驻军，也没有委任总督，该岛处于无政府状态达十多年之久。1810年阿根廷爆发起义，成立了拉普拉塔联合省临时政府，于1816年宣布独立，并声明继承西班牙对福克兰群岛的主权。1820年11月，阿根廷人在岛上升旗并宣布行使从西班牙继承来的主权。1829年，英国致函阿外交

42-II型驱逐舰"南安普敦"号，"埃克塞特"级的第二艘。



部长，声明福克兰群岛为英国领土。1833年1月2日，英舰“史诗女神”号开进东岛，于次日升起英国国旗，宣布奉命行使主权。阿根廷总督何塞·玛丽亚·皮内多中校及其50名士兵被迫撤回布宜诺斯艾利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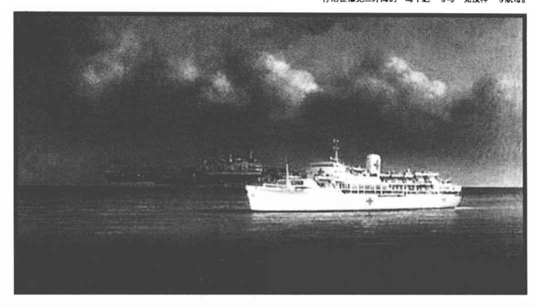
英国夺回福克兰后，历届阿根廷政府虽未承认，但是也没有再对该岛提出主权要求，直到“二战”后庇隆将军上台，才用“民族主义”这一武器，将对经济状况不满的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大肆宣传“收复马尔维纳斯”的问题。事实上在南美洲，类似的领土变更和兼并比比皆是，例如，智利占领的秘鲁和玻利维亚领土，秘鲁占领的厄瓜多尔领土，巴西占领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乌拉圭领土，以及巴拉圭与玻利维亚争议的大查科地区等等。阿根廷自身也在19世纪伙同巴西夺占了巴拉圭近一半的领土。如果每个国家都可以拿着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地图来提出领土要求，并动用武力夺取，那么，现行的国际法和国际秩序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附录：特混舰队医院船“乌干达”号

14000吨的地中海邮船“乌干达”号建造于1952年，隶属于半岛东方公司，最初与姊妹船“肯尼亚”号一道航行于英国至东非航线，随着东非殖民地的独立，以及1967年苏伊士运河因中东战争而关闭，该船撤出商业航线，改为专门接揽学生旅游和海上教育的业务。1982年4月9日，“乌干达”号在埃及亚历山大港接到动员令。英国贸易部命令该船提前4天终止该次巡航，迅速驶往下一处停靠港那不勒斯，让乘客上岸，随即去直布罗陀港报到。船上的孩子们虽然对此感到失望，但是并未流露出不满。4月13日，“乌干达”号驶抵那不勒斯港，得到该船征用通知的记者们在岸上拍摄到了一个感人的画面：几百名英国小学生在甲板上排列整齐，高唱“统治吧，不列颠尼亚”。

在直布罗陀，“乌干达”号被重新刷成全白，并涂上醒目的红十字标志。该船的学生游戏甲板改装为直升机起降甲板，酒吧被改装为化验室，吸烟室改装为重症监护室，美发沙龙改装为X光室，1000多张旅客床位被改为病床，并加装了卫星通讯天线和2台淡水蒸馏器，整个改装过程只用了65个小时。4月19日，“乌干达”号连同船上的135名医生、护士驶离直布罗陀，前往南大西洋。在福克兰战争期间，该船一共收治了730名伤员，其中包括150名阿根廷伤员。福克兰战争结束后，该船于7月10日解除动员，随后被英国国防部包租2年，用于运送增驻福克兰群岛的士兵（顺便载客，每位收费400英镑）。1986年，已退役的“乌干达”号出售给一家台湾拆船商，在高雄解体。

停泊在福克兰外海的"乌干达"号与"竞技神"号航母。



附录：撒切尔主义和英国复兴

1979年9月，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英国首相。此时，英国内外交困的形势令国内有识之士深感忧虑。在她上台半年以前，资深的英国外交家汉德逊爵士向卡拉汉内阁提交了一份报告，说道："战后初期，我国仍是世界强国之一……我本人亲眼看见丘吉尔、艾德礼和贝文在波茨坦会议上与斯大林和杜鲁门分庭抗礼，当时德国和法国还无资格参加这种会议……时至今日，我们不但不再是一个世界强国，甚至连欧洲强国都算不上。英国的收入在3个世纪以来第一次低于法国，在经济或政治上，我国现在已经很难与德国或法国并驾齐驱了……"

英国的危机首先来自国内经济的衰落和社会文化的颓废。一些人把"二战"后的英国比作是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福利主义的杂交产物，英帝国过去那种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面貌，整个社会也缺乏朝气。一些人甚至把英国比作"一战"前的土耳其，称其为"欧洲最新的病夫"。

为了保卫英帝国及其海外商业利益，英国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一套全球防务体系。直到"二战"结束之前，联合王国、各自治领及海外殖民地仍实行统一的帝国防务制度。"二战"后，实力极度削弱的英国不仅在经济上完全依赖美国，而且在军事上也需要借助美国与苏联抗衡，连自身的安全都得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维护，显然难以再



度承担全球范围的防务责任。随着印度这一英帝国最大的战略后备力量的独立，英国在印度洋和远东的防务能力削弱了80%。签订于1951年的美澳新防务条约也把英国完全排除在外，进一步表明由英国皇家海军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供安全保障的百年战略已经被正式废弃。自1958年加纳独立开始的非殖民化浪潮更是将英帝国在非洲、中东和南亚的殖民地席卷一空。

随着英国过长的防务战线与有限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威尔逊首相及其工党政府在60年代末最终作出决定，撤出部署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所有部队。到1971年底，英军完成了从海湾地区的撤退。1976年，英国军队撤离新加坡，并进一步压缩在香港、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的驻军。曾经遍布全球的米字旗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代之而来的是遍布全球的星条旗。“英国治下的和平”已经让位于“美国治下的和平”。

1964～1970年和1974～1979年的英国工党内阁以公有化和高福利政策为纲领，试图以此创造出一个富裕的英国工人阶级，在英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其具体措施包括：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包括对钢铁、煤炭、铁路、航空、港口、邮政、电讯、汽车、造船、航宇和公用事业等行业的国有化；提高税收；削减军事开支，具体措施包括裁军、取



1. 改装完毕的“乌干达”号驶离直布罗陀。

2. 1956年11月8日，英军在塞得港降下国旗。

消新的国防研究项目、提高工资和福利水平等等。但是与工党的良好愿望相反，公司的国有化、工资的“大锅饭”和高福利（甚至连配眼镜和假牙的费用都由国家报销）导致生产效率降低、政府支出过大、经济状况恶化。再加上外部原因如中东石油危机的影响，以及国内生产技术陈旧、产品缺乏创新、劳资关系复杂等原因，英国在70年代中期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通货膨胀和大量失业，国际贸易收支赤字猛增。

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工党的卡拉汉内阁在1976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但后者开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包括削减政府开支25亿英镑、将英国石油企业私有化、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等等。由于工党此时仍未改变其左翼纲领，因此阻碍英国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仍未得到解决。1979年初，汽车、公用事业等行业的工人举行了1926年以来英国规模最大的罢工，全国怨声载道，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抓住这一机会，提出对卡拉汉政府的不信任案，在国会以311：310的一票多数通过。卡拉汉被迫解散了国会，于1979年5月3日举行大选。保守党政府上台，随后立即采取私有化和“货币主义”政策，英国开始了经济复苏的时代，通货膨胀率从20%下降到4.1%，持续了18年的财政赤字转为盈余，经济增长率先后超过美国、西德、法国，并在1988年超过了日本，人民生活水平也在8年内提高了23%。

然而，此前的几届英国政府对国防工业造成的损害在福克兰战争爆发时仍未得到解决：海军的大型航空母舰被裁得一艘不剩，仅有的“竞技神”号航母准备出售给印度，新建的“无敌”号航母准备出售给澳大利亚，众多的先进武器研制项目被搁置、取消，一度与美苏并列并称雄于世界的航空工业落后于法德等国。工党甚至在1979年的竞选纲





1. 1982年5月21日，英军在圣卡洛斯港升起国旗。

2. 玛格丽特·罗伯茨（后来的撒切尔夫人）竞选地方议员，时为1951年。

领中提出单方面核裁军，并将所有核潜艇完全毁弃……阿根廷人之所以敢于在福克兰群岛使用武力，无疑也与英国此时病恹恹的状态有关。

奇怪的是，所有这一切困厄并未消除英国人心中残存的帝国情结。撒切尔夫人早在1976年的一次保守党集会上便说，“英国具有世界范围的外交和防务经验，它要发挥一个特殊的作用”，即“以英国人民的出色品质为基础，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在她看来，英国的衰败并非不可扭转，英国作为历史上的大国，必须恢复国家的力量和尊严。创立于丘吉尔—罗斯福时代的“英美特殊关系”，在50年代工党执政和苏伊士危机时期便已名存实亡，到了70年代的希思与卡拉汉内阁时期，英美关系一度降到了战后的最低点。撒切尔的新保守主义与里根提出的“新右派”方针不谋而合，使两国的外交关系有了协调的基础，两人之间的私交也达到丘吉尔—罗斯福之后前所未有的程度。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英国才在1980年在西欧国家中率先准许美国在英国部署160枚巡航导弹，以对抗苏联部署在东欧的SS-20中程导弹。美国也在1982年改变了与阿根廷的传统友好关系，支持英国在福克兰的军事行动。

科克伦提督的伟业

智利海军二百年史



殖民与征服

殖今日的智利西濒太平洋，北靠秘鲁，东邻玻利维亚和阿根廷，南北长4300多公里，东西平均宽度却只有200来公里，是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

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智利的整个历史都与海洋息息相关。从1818年至今，独立的智利国家史就是一部海洋与海军编年史。海军的发展与壮大保障了智利的国家独立，同时在智利的扩张与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1519年8月，葡萄牙人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帮助下，率领5艘船的小舰队驶出塞维利亚港，去搜寻探险家巴尔博阿所发现的“南方大洋”的道路。1520年10月21日，他进入了今日的麦哲伦海峡。这是欧洲人第一次来到智利南端。一个月之后，麦哲伦驶进了一片新的大洋，宽阔无垠，海面十分平静。于是，麦哲伦将它命名为“太平洋”。由于麦哲伦的任务是寻找香料群岛，所以他并没有停下来搜索大陆或进行补给，而是继续向北航行，并穿越了地球上最大的大洋。他的这次举动被人们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大胆的冒险”。

智利中部是由一字不识但聪慧过人的德·阿尔马格罗发现的。他通过陆路进入智利，在南部海岸保留了3艘船以提供补给。西班牙人对这一带毫无了解，完全依靠印加人引路，但阿尔马格罗仍然命令补给船只沿海岸向南搜索航行。人们不得不称赞这些冒险家的勇气和乐观精神。

几乎没有航海家试图重复麦哲伦的旅程。沿巴塔戈尼亚海岸向南的航线极端艰难，天气、洋流、潮汐和无数的暗礁使1/3试图穿越海峡的麦哲伦船只葬身大洋。德·罗阿伊查率领的另一支船队于1526年4月进入海峡，却被风吹散。其中的“圣勒斯密斯”号船长后来声称，他越过了南纬55度线，在那里“大陆已经到了尽头”。尽管这次发现有充分的文字资料证明，但西班牙的绘图师们仍拒绝承认他们笔下的“火之地”是如此之短。在他们绘制的地图上，海峡南部仍然被绘制成一个面积庞大、十分丰饶甚至温暖的地方。

智利的地理位置不利于从大陆上进入，因此西班牙人对这片领土的探险只能自海上进行。在探险的同时，西班牙人开辟了从秘鲁经海路对智利中部殖民地进行补给的航线。由于流经智利海岸的洪堡洋流是向北的，因此从秘鲁沿海岸向南的航行十分困难，通常需要三个月，而返程则只需要一个月时间。

1584年，一个名叫胡安·费尔南德斯的水手从秘鲁的卡亚俄启航前往智利。他并没有像往常那样一路向南，而是顺风驶入海上，随着东太平洋的“大环流”从西面开进瓦尔帕莱索。这样他就避开了洪堡洋流，并发现了至今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胡安·费尔南

德斯群岛。人们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这条新航路上，因为它大大地便利了秘鲁和智利之间的海上交通。

1578年，智利沿岸首次出现了海盗，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此人率领5艘英国船进入了海峡，但西班牙人曾经遇到的风暴打散了他的舰队，只有他自己指挥的“金鹿”号成功进入了太平洋。德雷克被海风吹向东南方，并因此发现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德雷克海峡。他于11月到达了莫卡岛，一个月后袭击了瓦尔帕莱索，焚毁了货栈，俘虏了一艘载着金砂的船。秘鲁副王（即总督）向美洲西海岸发出警报。德雷克试图在拉塞雷纳登陆时遭到了抵抗，被迫撤退。

德雷克确信已不可能在智利进行更大的破坏后便继续航行，绕过了智利。这趟旅程给他的左脸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疤，那是他在攻打莫卡岛的不成功战斗中被当地土著的箭射伤的。

1586年，英国人托马斯·卡文迪许主持了对美洲西海岸西班牙殖民地的第二次破坏。他在圣玛丽亚岛抛锚，与当地土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些土著为他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使他能够继续航行。卡文迪许发现了大雾笼罩的瓦尔帕莱索港。他在北方几英里处的昆特罗登陆，西班牙士兵随即赶到，并且将英国人打回到他们的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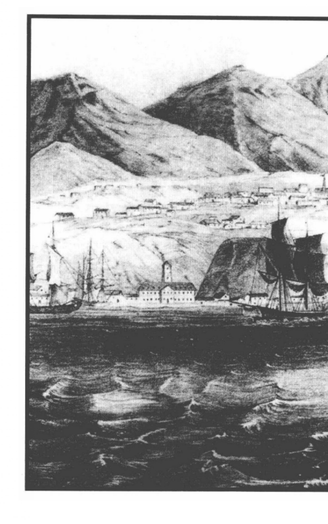
1594年4月，大海盗霍金斯步卡文迪许之后尘来到瓦尔帕莱索，并洗劫了这个城市。他行事光明磊落而有绅士风度，释放了战俘，并归还他们的私人财物。这一行为随后救了他的命：在他被秘鲁副王门多萨逮捕后，霍金斯受到礼遇，被送往西班牙，最终被释放。

这些行为对西班牙殖民地商业造成的巨大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所有的航运都停顿了，那些损失的船只和丧生的海员都是很难代替的。西班牙的副王无力保护智利和秘鲁的港口。在德雷克攻击之后，秘鲁总督府派萨尔米恩托·德·冈玻阿率领一支舰队前往麦哲伦海峡，以便控制进入太平洋的入口——德雷克并没有泄露他在火地岛南边发现的大海峡，也没有人相信德·罗阿伊查所作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曾提到这条通道。欧洲的地图上清楚地显示，南美大陆是一直延伸到南极的。

萨尔米恩托的舰队由两艘船组成，它们被风浪打散了。萨尔米恩托轻松穿过海峡，发现了海岸，并航行到了西班牙；但另一艘船错过了海峡，航行到了南纬56度。向东航行之后，他发现自己并没有离开南方大陆。船长十分吃惊，他立刻命令返回秘鲁，向副王报告自己的发现。

在西班牙本土，萨尔米恩托觐见了国王腓力二世，阐明了在麦哲伦海峡沿岸设防的需要。他带领4000人、15艘船，在麦哲伦海峡沿岸登陆，并建造了两座据点。这两座城

都是被海水分割的孤城，土地贫瘠，缺乏自然资源，天气恶劣。1587年，当英国海盗卡文迪许进入海道的时候，第一个定居点只剩下15名幸存者。在此以后，一直到19世纪，再也没有人敢在海峡沿岸建立长期定居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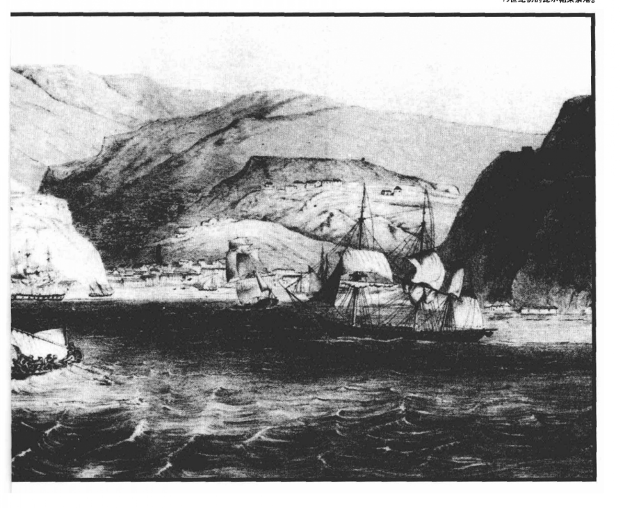
既然西班牙人没有能够在海峡设防，也不能保卫他们的港口，智利中部海岸就成为新一轮海盗劫掠的对象。1615年，乔治·斯皮尔伯格沿海岸劫掠了康塞普西翁、瓦尔帕莱索和帕普多，甚至袭击了墨西哥和秘鲁的港口。加勒比海盗也会在智利海岸出现。夏普是这些南下海盗的第一人。他于1680年穿过巴拿马地峡，袭击了南美太平洋沿岸的两艘西班牙船只。

收到夏普袭击的警报之后，西班牙政府加强了智利沿岸的防卫。在瓦尔帕莱索，十门铜炮被安置在了圣约瑟炮台上。由于无力在拉塞雷纳设防，智利总督何塞·德·加洛组织了一支地方民兵，接受了当地居民捐赠的一些火炮。莫卡岛和圣玛丽亚岛上的守军被撤回，以便减少敌人可能袭击的供给点。与此同时，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继续以丰富的海产、海鸟和山羊为造访的海盗们提供给养。

1681年3月，由三艘船组成的海盗舰队到达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这三艘船分别由考利、丹皮尔和伊顿指挥。由于发觉三艘西班牙船跟随，他们仓皇撤离，将一名水手留在了岛上。无人知道这个人是被有意留下还是无意丢下的，一些人指出他带着一个装满给养的箱子，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只配备了一些打鸟用的工具。

1700年，有消息称五艘海盗船正在向智利海岸开来。地方总督在重山保护的内陆城市圣地亚哥部署了堪称夸张的准备。甚至在西班牙本土，危险也被夸大了。实际上只有

19世纪初的瓦尔帕莱索港。



两艘船前往合恩角，而且它们也没有靠近智利海岸。当海盗们到达胡安·费尔南德斯岛的时候，他们遇上了那位几年前遭到遗弃的水手——亚历山大·塞尔科克。丹尼尔·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就是根据他的苦难经历写成的。

1720年，英国海盗谢尔沃克试图攻击康塞普西翁，但没有成功。他甚至在胡安·费尔南德斯岛失去了自己的船。最终，智利地方当局在所有主要的港口设防。那些没有皇家军队的小镇的居民被分为四类，编入民兵之中。这两大举措几乎使海盗行为就此绝迹。

1741年，一支英国海军舰队在安森的率领下来到奇洛埃。其中的巡防舰“魏格”号在瓜亚内科的荒凉岛屿之间遇难。有四名幸存者到了瓦尔帕莱索，其中一名海军少尉候补官



是诗人拜伦勋爵的祖父。年轻的拜伦对他的这次经历作了极为有趣的描述。安森在胡安·费尔南德斯岛休整船员，并在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就离开智利继续航行。

18世纪，商船得到了巨大的改进。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下令，向其他国家船只开放南美港口。从此，海岸之间的贸易竞争，智利中部山谷的农业增产，以及擅长航海的巴斯克船主的出现，使得智利与秘鲁之间的船只数量显著增加。这些船由当地印第安人（奇洛坦人）担任水手，由巴斯克人充当船长。这种小船队充斥着整个太平洋，智利人到达了上下加利福尼亚、菲律宾、关岛和南美西海岸各港口。甚至在西班牙人荒唐地立法禁止殖民地之间的直接贸易后，情况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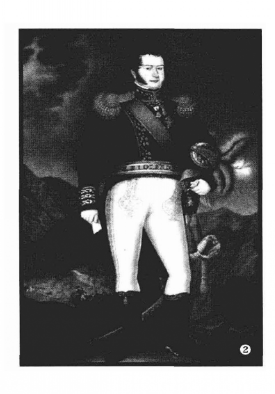
在智利海上事业的发展史中，西班牙海军的角色不应该被忘记。尽管由于缺乏贵族头衔，受到名额限制，但是智利本土出生的男孩们仍然可以到西班牙的加的斯、费罗尔和卡塔赫纳等海军学校去学习。很多智利海军元老都曾在殖民时代的西班牙海军中服役，如布兰科·恩卡拉达、德·拉·拉斯特拉和圣马丁等等。

智利历史学家倾向于忽略海洋在智利民族发展史中的重要性，甚至在殖民地时代也是如此。但是，奇洛埃岛、巴尔迪维亚、塔尔卡瓦诺（即康塞普西翁湾）、瓦尔帕莱索和科金博等港口为西班牙副王的船队提供了水手。这些人操纵的船只将为智利的独立立下汗马功劳。

独立

智利第一个准独立政府在1810年成立于圣地亚哥，其非正式领导人是胡安·马丁内斯·德·罗萨斯，他是康塞普西翁航运巨头乌鲁蒂亚·门迪布鲁的女婿。作为一名前西班牙政府官员，罗萨斯熟悉诸多外国商船——主要是来自巴尔的摩的美国商船——在智利沿岸进行非法交易的情况。他宣布智利的所有港口对世界各国的商船完全开放。但是这个政权不具备保护海上航线的能力，它制定的防务计划仅限于增强港口防御力量，以及增加近岸巡逻舰只。如此一来，它就向入侵者让出了到达智利的最便捷通道——海洋。

当然，罗萨斯政府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以一种简易而廉价的方式建立了一支舰



1. 德·拉·拉斯特拉，智利海军元老之一。

2. 智利国父贝尔纳多·奥伊金斯·里克尔梅（1778~1842）。

队——向美国走私船出售私掠船执照。因为宗教和经济利益上的原因，美国人很快加入了智利爱国者抗击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斗争。但西班牙的秘鲁副王抢占了先机。他签署一项法令，赦免了先前作为罪犯通缉的那些美国走私船的船长，并委任他们为殖民地海军的军官，从而拉走了相当一部分船只。西班牙当局轻易地控制了海洋，并派出两艘私掠船——“秃鹫”号和“沃伦”号——封锁了瓦尔帕莱索港。这一行动完全断绝了智利人进行自由贸易的希望。随后，西班牙人在本土组建了一支由5艘双桅船组成的小型舰队，由曾参加过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安东尼奥·帕雷亚海军上将指挥，并派往智利。

帕雷亚在奇洛埃岛登陆后，迅速接掌了当地的保皇党民兵，并把他们运上军舰。随后，舰队来到巴尔迪维亚，当地卫戍部队和民兵也被装上了船。帕雷亚决定，趁爱国者们尚未组织好就孤注一掷。他的舰队停在康塞普西翁附近的圣文森特港，借夜色掩护悄悄地登陆了。西班牙军队与智利民兵展开激战，轻易地击败了缺乏训练的对手，占领了康塞普西翁城。

只有被迫在自己的国土上与敌人交战时，智利领袖们才试图修正之前的错误。曾在西班牙皇家海军中担任少尉候补官的德·拉·拉斯特拉受托组建一支海军舰队。在瓦尔帕莱索，他收编了美国私掠船“珍珠”号和双桅船“柯尔特”号，重新命名为“佩拉”号和“波尔蒂略”号。但是两船的水手被西班牙人暗中收买了，后者许诺他们只要将船开到秘鲁，就能获得一笔可观的报酬。所以当他们一驶出港，就跟着封锁瓦尔帕莱索的“沃伦”号开去了利马，加入副王海军。

与此同时，智利陆军成功收复了康塞普西翁，但塔尔卡瓦诺港仍被5艘保皇党军舰封

锁着。该港深而宽，岸炮射程不足以威胁到敌人舰艇，对手也可以轻易地更换锚泊地点。尼古拉斯·加西亚上尉试图用架有加农炮的小艇轰击西班牙人，但是被对手及时规避了。

数日以后，西班牙的巡洋舰“托马斯”号开进塔尔卡瓦诺港。加西亚上尉集合了他的敢死队，趁夜划着小船扑向对手。清晨5点，他的100名突击队员靠上了西班牙军舰的两舷，跳上甲板，俘获了巡洋舰。“托马斯”号上面运载着为保皇党陆军培训的35名军官，包括一名准将和一名上校，以及价值50000比索的白银、价值35000比索的货物和军事行动计划。这艘船无疑是智利人的一个宝贵战利品。

此时正值美英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派出了巡洋舰“埃塞克斯”号来到合恩角附近，捕捉任何进入太平洋的英国商船。“埃塞克斯”号的太平洋巡逻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它保护了自巴尔的摩出发的美国商船以及自波士顿出发的捕鲸船免遭英国舰队的骚扰。虽然该舰的指挥官、日后大名鼎鼎的大卫·波特准将看上去严守中立，但他在智利外海的频繁活动已足以打破副王舰队对瓦尔帕莱索的封锁。这个港口在数月的“休眠”后重新焕发了生命力，美国人也开始在那里出售商品。

英国政府得到太平洋航运受到沉重打击的消息后，派出两艘军舰——巡洋舰“菲比”号和“小天使”号——前去对付波特。它们在瓦尔帕莱索港碰上了锚泊中的“埃塞克斯”号。尽管有智利炮台的保护，波特还是决定悄悄地出港逃跑。但是警觉的英国人完全忽视智利的中立，直接开火了。“埃塞克斯”号搁浅了，波特被迫投降。“埃塞克斯”号的被俘使得智利的保皇党军队得到来自秘鲁的增援。在一场史诗般的英勇抵抗后，智利爱国军将领贝尔纳多·奥伊金斯仅率一小部分幸存者逃出了包围圈。智利在1814年10月2日全境沦陷了。

接下来整整两年中，智利人重新生活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只有零星的游击队在山区坚持抵抗。在海上，阿根廷私掠船主吉列尔莫·布朗率领一支由4艘船组成的小型舰队，袭扰智利海岸的西班牙船只。尽管布朗舰队的军事价值微不足道，它却向秘鲁副王显示了一旦卡亚俄港被封锁，从奇洛埃到巴拿马的整条贸易线都会受到影响。它还证明，即使是一支小型的海上力量，也可以有效保卫如卡亚俄一样有炮台保护的港口。受到震动的副王要求西班牙政府从本土派来船只，组建了自己的海军舰队。倘若智利爱国者们想取得最终的胜利，就必须战胜这支舰队。

最初的智利海军舰队

阿根廷的库约省军事长官何塞·德·圣马丁将军是武装独立的狂热鼓吹者。他建立

“劳塔罗”号巡防舰。



了一支纪律严明、装备齐整、训练有素的小型军队。在奥伊金斯和智利民众的热情支持下，圣马丁将军在1817年2月12日越过了安第斯山，击败了保皇党陆军。阿根廷起义军到达圣地亚哥后，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由奥伊金斯接管了智利的行政权。

第一次独立战争代价高昂的错误给奥伊金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深知没有一支必要的海军力量，智利极易遭受来自敌方登陆部队的袭击。在重新独立后，奥伊金斯说：“如果我们不能控制海洋，那么，这次胜利和以后的哪怕100次胜利都是无意义的。”这一名言也成了智利海军的建军纲领。

奥伊金斯的合作伙伴圣马丁将军曾在西班牙皇家海军中担任水手，拥有丰富的海上经验。他制定了一个宏伟的解放秘鲁的计划，得到了智利爱国军的支持。但这个计划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先拥有一支能控制东南太平洋并把陆军部队运送到秘鲁海岸的舰队。这支舰队还要强大到足以保证海上交通线在整个战役期间畅通无阻。另一位智利独立运

动领袖何塞·卡雷拉来到了美国，在克服不计其数的困难之后，他成功地购买了两条船，并送往南美。但是他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被殖民政府逮捕了，船只也被扣留。

奥伊金斯开始白手起家建立一支海军。他的合作者包括何塞·曾特诺、布兰科·恩卡拉达和德·拉·拉斯特拉。智利海军第一艘军舰是一条旧走私船“鹰”号，它在被秘鲁副王捕获后以“苍鹰”的名字投入了保皇党海军，但后来又被智利爱国者俘虏。曾在英国海军服役的爱尔兰军官雷蒙德·莫里斯被任命为舰长。“苍鹰”号的第一项任务是前往胡安·费尔南德斯岛，解救被关在那里的智利爱国者。由于第一次独立战争的前车之鉴，奥伊金斯派出25名陆军士兵跟随军舰行动。这些人是智利海军最早的士兵，他们将在北方海域留下光辉的业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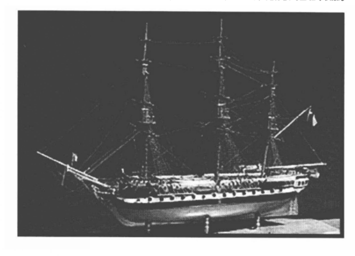
第一次任务顺利完成后，“苍鹰”号获得了一些战利品作为奖励。受这次行动的鼓舞，一些市民向政府申请许可证，成立私掠船队。瓦尔帕莱索的两名英国侨民詹姆斯·麦凯伊和巴吉购买了一艘旧双桅船，命名为“命运女神”号。巴吉和麦凯伊驾驶着它向北航行，进入阿里卡港，捕获了西班牙商船“米涅瓦”号。他们丢下了旧的“命运女神”号，开着俘获的新船离开了，沿途又捕获了更多战利品，带着财富和荣耀回到了瓦尔帕莱索。这次胜利鼓励了其他冒险家，以至于短短几个月内，智利私掠船在南美西部海域猖獗一时，西班牙人的海上贸易完全中断了。

尽管对商业航线的打击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于智利海军的舰艇和私掠船都是小型的双桅船，秘鲁副王的强大舰队仍成功地封锁着主要港口。智利政府试图雇用外国船只来承担打破封锁的工作，海外的智利和阿根廷商人也纷纷捐出他们的私产，尽最大努力为新海军购买舰船。在伦敦，智利商人阿尔瓦雷斯·孔代尔科购买了一艘退役巡防舰“温海姆”号，1818年3月5日运到瓦尔帕莱索。这条船随即由智利政府出面购买，重新命名为“劳塔罗”号。一个月后，这艘军舰在前英国海军军官乔治·奥布赖恩指挥下出海训练水手，随后就开始攻击西班牙人的交通线。

奥布赖恩完全无视其水手严重缺乏实战经验且毫无纪律性，在一个下午贸然对正在封锁港口的西班牙巡洋舰“埃斯美拉达”号（其意为绿宝石）发起了进攻。奥布赖恩试图采取跳帮战术登上敌船，于是挂着一面英国旗缓缓靠近了对方。在靠上敌舰的那一刹那，一面智利海军旗升上桅杆，舰长带着20名手持佩剑和手枪的水兵跳上了敌舰，奥布赖恩本人冲在敢死队的最前头。西班牙人大为惊慌，迅速撤到了甲板以下。一名智利水手爬上了桅杆，降下了西班牙旗。

这是一个英勇但贻害甚巨的举动，因为留在“劳塔罗”号上的水兵认为“埃斯美拉

智利海军的第一代“埃斯美拉达”号，是俘获的西班牙帆船。



达”号已经被完全占领了，居然把奥布赖恩和他的20人小队丢下，自己去追捕附近的另一艘敌方双桅船了。“埃斯美拉达”号的西班牙舰长迅速集结好他的士兵，从船尾楼爬上舱面，用步枪瞄准前甲板射击，打死了奥布赖恩和绝大多数突击队员。而“劳塔罗”号因为机动失当并未取得任何战果，相反，派去支援突击队的舢板却被西班牙人的步枪击中损坏了。突击队中只有少数几人跳水逃生得救。

尽管如此，智利海军的第一次战斗并不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劳塔罗”号的英裔水手长威廉·米勒上尉爬上主桅，以步枪向“埃斯美拉达”号的甲板射击，迫使西班牙人不得不放弃封锁。尽管指挥官阵亡，人员损失过半，智利人还是完成了打破封锁的基本任务。此外，在返回的途中，“劳塔罗”号还捕获了执行运输任务的西班牙巡洋舰“佩拉”号（第一次独立战争时期叛逃的那艘船）。其乘客们支付的赎金足以抵销智利政府购买“劳塔罗”号的全部费用。此后，挂着智利和阿根廷国旗（有时两者都挂）的私掠船横行在整个美洲的太平洋沿岸，有时甚至深入加勒比海地区活动。驻牙买加的智利领事向法国冒险家路易斯·奥利颁发了私掠船执照，后者在其巅峰时期曾同时拥有14条私掠船。

西班牙人组建了一支强大的远征军前去援助秘鲁副王，远征舰队由11艘运输船和一艘巡洋舰“玛利亚·伊莎贝尔”号组成。除大批武器、弹药和给养外，它还运载着多达2000名士兵。西班牙人出航的消息传到了智利，引起了广泛的恐慌。但由于西班牙运输

船中的“特立尼达”号发生兵变，逃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因此智利爱国者对整支舰队的准确人数、外形、联络信号、武器信息和交通路线都有了详尽的了解。智利人马上准备好一支袭击舰队。1818年10月10日，舰队在25岁的曼努埃尔·布兰科·恩卡拉达指挥下启航了。

袭击舰队由“圣马丁”号（原为64门炮的英国战列舰“坎伯兰”号）、“劳塔罗”号、护卫舰“查卡布科”号和运输船“阿劳科”号组成。布兰科·恩卡拉达命令后两舰单独行动，在沿途拦截西班牙运输船。10月25日，他本人只带“圣马丁”号和“劳塔罗”号冲进了西班牙人停泊的康塞普西翁湾。当“玛利亚·伊莎贝尔”号的舰长意识到船队即将遭到攻击时，他下令军舰抛锚，并让所有运输船搁浅，士兵上岸。布兰科·恩卡拉达事先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他下令突击队乘坐舢板冲上西班牙巡洋舰，与此同时，威廉·米勒带着海军陆战队在塔尔卡瓦诺登陆，试图截断西班牙登陆部队的后路。次日，在遭受炮火打击超过24小时后，“玛利亚·伊莎贝尔”号终于摆脱了智利人的纠缠，狼狈逃走了。布兰科·恩卡拉达随即下令己方舰队像点名一样，将运输船一艘接一艘地击沉。

塔尔卡瓦诺之战的胜利是智利独立战争中最重要的海上军事行动。西班牙重新征服其殖民领土的最大努力破产了。太平洋上的制海权已经易手。从那时起，保皇党海军被迫转入防御，小心翼翼地避免进入智利海军的火炮射程。在西属拉美独立运动的伟大英雄们当中，年轻的布兰科·恩卡拉达必然占有一席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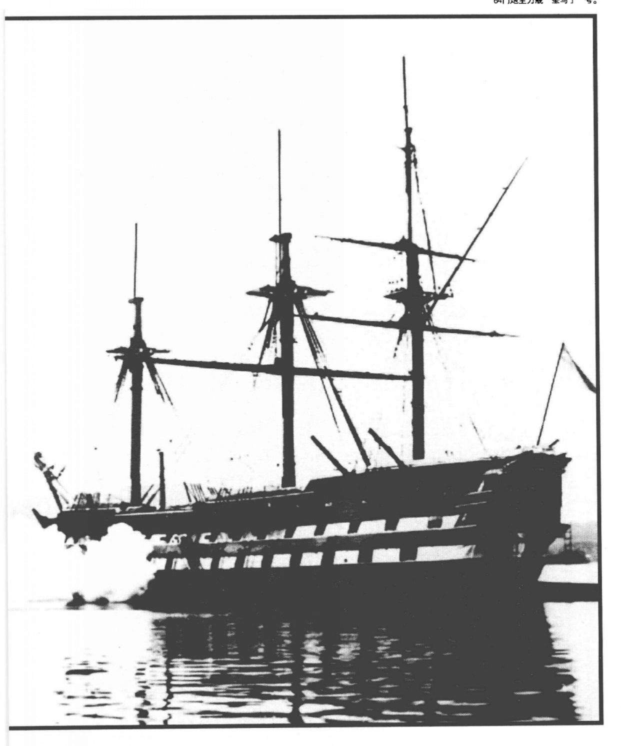
“玛利亚·伊莎贝尔”号，这艘由俄国建造、排水量1200吨、装有44门炮的巡洋舰，不久因为伤损过重而被迫向智利人投降。它被重新命名为“奥伊金斯”号，在智利海军军旗下服役。

科克伦勋爵到来

在海外的智利代理商们不仅为政府订购船只和战争物资，还负责征募外国水手和军官。智利商人阿尔瓦雷斯·孔代尔科成功地招募到英国海军军官托马斯·科克伦勋爵、第十代敦唐纳伯爵，来担任智利海军的总司令。

科克伦出生于苏格兰，少年时代即投身皇家海军，到20岁时已经是双桅船“迅速”号的舰长了。在他的指挥下，这艘小炮舰在地中海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巡航。后来，他转而指挥一艘巡洋舰，并用获得的全部奖金去竞选议员。在议会里，科克伦变成了海军陋习和弊端的尖锐批评者。在他自己的党派努力下，他被赋予一艘巡洋舰的指挥权，并在

64门炮主力舰“圣马丁”号。





同拿破仑的战争中率领这条船参加了巴斯克锚地之战。由于舰队司令甘比尔勋爵的胆怯和犹豫，科克伦本人的杰出表现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当前者被免职之后，受牵连的科克伦也不得不从海军中辞职。随后，他在1814年被控在股票市场上从事诈骗，并被议会开除资格。西班牙愿意为他提供一个职位，但他接受了智利人的邀请。1818年，科克伦去了智利。

在科克伦的坚决要求下，孔代尔科为智利购买了一艘排水量410吨、60马力的蒸汽机军舰。海军上将对一艘军舰可以不依赖风力航行的前景如此激动，以至于他从自己的个人财产中捐出了15000比索。这条船被命名为“新星”号。科克伦驾驶它前往智利的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这条船的锅炉太小，不足以获得足够的动力。孔代尔科请求科克伦立即启程前往智利，这样他可以马上接过舰队指挥权。等到这艘蒸汽机船最终到达智利的时候，它已经赶不上参加独立战争了。

科克伦到达瓦尔帕莱索时，奥伊金斯亲自前去迎接他。政府和人民以极大的热忱接受了他。他们希望他能为智利人带来远大的前程，而事实证明，科克伦也没有令他们失望。

科克伦来到智利后，就立即投身到海军建设工作中去。他想把智利海军的训练水平和战斗力带到和英国皇家海军一样的水平上，但他必须时时忍受缺乏资金和资源的困扰。草创时期的智利海军甚至没有足够资金来更新破旧不堪的风帆和索具，当然也没有钱支付水兵的军饷。塔尔卡瓦诺之战的奖金始终没有下发，水兵们甚至连正常的收入都领不到。军官们同样不高兴：科克伦依靠自己的号召力带来了一批效忠于他的英籍军官，他向这些人担保，智利海军会为他们提供高级指挥职务。但那些智利海军军官惟恐失去职位，因此竭力对政府施加压力。最糟糕的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智利人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民族英雄布兰科·恩卡拉达居然要被一个外国人所取代。

由于意识到科克伦对智利海军的重大意义，布兰科·恩卡拉达本人亲自出来挽回局势。他亲口对水兵宣布了指挥官的变更，同时承诺他自己也将继续留在海军中担任副总司令。智利人还印刷了一些新钞票来支付军饷。最后，还是靠智利最大的、也是唯一的



1. 年轻时候的科克伦勋爵。

2. 伊格纳西奥·曾特诺。

威胁，才使智利人迅速地重新团结起来：西班牙已经派出了一支新的远征舰队。

新的西班牙特遣舰队配备了一支空前强大的护航舰队：战列舰“亚历杭德罗一世”号和“圣特尔莫”号，以及巡洋舰“普鲁伊巴”号。由于担心西班牙增援部队的到来可能使秘鲁副王彻底控制海洋，科克伦在准备还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带着他最好的三艘军舰——“圣马丁”号、“劳塔罗”号和“查卡布科”号，于1818年1月14日启航了。

航程从一开始就遇上了麻烦。“劳塔罗”号拒绝开船，布兰科·恩卡拉达不得不带着一队水兵登上该舰，强迫水手开船。在海上，护卫舰“查卡布科”号被哗变的水兵们控制了。但是在福特·摩杰尔上尉勇敢地与叛兵领导人进行了一场长剑决斗并胜出后，控制权重新被夺回，该舰也重新归队。

这几起突发事件，与其说是有意针对新任英裔指挥官的，还不如说是反映了财政窘迫的智利海军中的一个怪现象——正规舰队的水兵们纷纷脱队加入私掠船队，因为后者可以自动从其捕获的战利品中获得相应的报酬，而留在舰队中不仅无法按时得到军饷，还要忍受严酷的刑罚，因此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对抗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严酷纪律，期望就此被开除。

科克伦适当地缓和了严酷的惩罚程序。他经常组织水兵进行战备训练，作为奖励，他向那些训练质量较高的水手发放统一的制服。他以铁的纪律和人格魅力给智利海军灌输了“荣誉感”这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当面对强大的对手时，智利人忘记了他们在金钱问题和个人恩怨上的不愉快，精神饱满地投入了战争。

科克伦计划把他的舰艇伪装成美国军舰，前去袭击卡亚俄港。大雾使舰队散开了，智利人等待了6天才重新整队完毕。行动的突然性已经丧失，智利人可以做的唯一一件

事就是硬碰硬地挑战海岸炮台。但科克伦意识到与准备充分的陆上要塞的对决不可能取得战果，因此他下令封锁卡亚俄。由于补给告竭，智利舰队最终被迫转移，沿着海岸南下，沿途搜集给养。科克伦认为，只有登陆行动才能有效解决补给问题，因此以水兵组成了海军陆战连。一系列秘鲁沿海城镇都遭到了智利陆战队的攻击。在帕塔，一些英籍水手盗窃了当地教堂的礼服和神器。科克伦下令在公共广场鞭笞这些犯人，他个人还拿出1000比索捐给教堂作为赔偿。

由于舰队错过了从智利运输增援和补给来的运输船，科克伦权衡再三，被迫在没有实现预定目标——摧毁西班牙舰队——前就返回了基地。不过智利海军的远征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智利人以实际行动激励了秘鲁爱国者，向他们传递了解放即将到来的信号；舰队对卡亚俄的港口和防御设施有了清楚的了解；科克伦给敌人的交通线带来了恐慌，西班牙商船不敢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独自离开锚地。更重要的是，科克伦组建的新兵种——海军陆战队，为今后的作战样式开辟了新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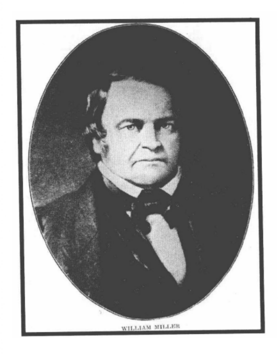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在秘鲁沿海期间，科克伦主要是按照德雷克留下的海上袭击路线图进行活动的。西班牙人给这位新的德雷克起了一个绰号：“魔鬼”。

返回瓦尔帕莱索后，科克伦再次遭到老问题的困扰：他需要资金来支付军饷和更新火炮。智利政府中有一些人试图破坏科克伦的声望。他和他的水兵们取得的成功并不为圣马丁将军周围的一些人所容，因为他们更希望对秘鲁远征的胜利由阿根廷陆军来取得。在这些人中，就有奥伊金斯那位能干的海军部长伊格纳西奥·曾特诺，后者掌管着海军的经费。陆军和秘密共济会组织“劳塔罗会”的负责人也在四处活动，试图削弱舰队司令在未来战争计划中的权力。他们允许科克伦在农村招募新兵，但舰队当时其实并不缺少士兵，缺少的是支付给水手的正常工资，更不要说奖金了。当美国巡逻舰“马其顿”号在智利港口锚泊时，其舰长命令全体水手不得离舰，并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因为附近智利军舰上穷疯了的水兵随时可能将这条船夺走并参加私掠船队。

智利私掠船的数量在1818年有了显著的增长，并在实际上和海军构成了“利益冲突”。他们的效益显而易见：从秘鲁到巴拿马的整个海域内，西班牙的贸易全面中断，中美洲沿岸的西班牙船只也遭到了多次袭击。

私掠船对独立战争的贡献不可低估：它们扩大了战场的范围，对西班牙的贸易构成了持续的威胁，并使西班牙人不得不常年在卡亚俄保持一支护航队，牵制了大量敌人。即使是海军的全面封锁也不能取得比这更好的效果了。但是它们也经常侵犯中立国船只的权利。私掠船队吸引了许多海军逃亡者去参加，一些人成为彻头彻尾的海盗，四处绑

威廉·米勒。



架、焚毁和击沉被捕获的船只。因此，科克伦最后被迫要求政府，对私掠船的准入进行严格限制。

在瓦尔帕莱索休整期间，科克伦添购了一些双桅船，并增募了一个营的水手。1819年9月9日，智利舰队再度离开瓦尔帕莱索，向北开去。这次，舰上携带着一种新型的秘密武器：康格里夫火箭。按照计划，舰队先前往科金博，去运载一个团的步兵。但令人沮丧的是，科金博码头上并没有陆军在等待，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未经训练的新兵，许多人还是被强征入伍的。科克伦狂暴愤怒，但又无可奈何，只得继续朝秘鲁航行。

对卡亚俄港的第一次攻击再度失败了。那些火箭往往在飞行途中凌空爆炸，用于定向的控制杆大多在点火后不久即告损坏。牵引火箭发射台的双桅船因为无风而动弹不得，遭到了岸炮的沉重打击。只有米勒上尉（他指挥着一条带一门迫击炮的驳船）取得了一些战果。在事后的检查中，人们发现部分火箭被填充进了泥土，控制杆则被故意削弱。原因啼笑皆非——政府为了节约开支，居然使用监狱里的西班牙囚犯生产火箭，而这些人乘机在生产线上破坏了新武器。

对战果深感失望的科克伦决定，进攻秘鲁第二大港口皮斯科。他计划发动夜袭，但无风的天气严重地延误了舰队的日程，部队被迫在白昼发起登陆战，遭遇了顽强的抵抗。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查尔斯中校牺牲了，接过指挥权的米勒也受了重伤。不过因为智利人擅长白刃格斗，他们还是成功地击溃了超过1000人的西班牙军队，攻下了港口和城镇。

科克伦占据了皮斯科一段时间，但是，在科金博上船的那些新兵把斑疹伤寒传染给了他的水手，皮斯科也无法坚守了。他清楚地意识到，在对卡亚俄的第二次进攻失败后，带着举目伤患的部队返回智利将破坏人们对他的所有期望，助长政治对手的气焰。为此，他下令把伤兵和病人全部遣送回智利，以精简和强化舰队，只留下最好的军官和

士兵，然后向北航行。

受伤的米勒上尉没有被遣返回智利。科克伦对这位勇猛的军官十分赏识，甚至让他移住到舰队司令的舱内，以便随时与他进行商讨。科克伦提议，进攻经过防守坚固的港口城市巴尔迪维亚。米勒当场回答他：“司令，您疯了。”巴尔迪维亚是西班牙在智利南部军事行动的大本营，也是当时太平洋上防守最坚固的港口，无懈可击。科克伦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的设想是，让旗舰独自地执行‘擒贼先擒王’的行动，进攻巴尔迪维亚诸多陆上防御设施中最坚固的要塞，并首先摧毁这个要塞，以抵消智利人因不能攻克卡亚俄而产生的失望感。这是一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行动，我的目标是毕其功于一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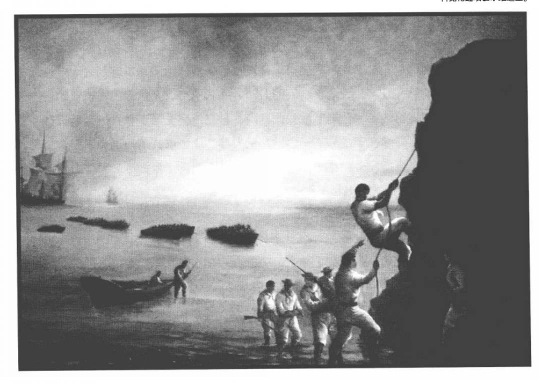
科克伦知道，巴尔迪维亚卫戍部队正在翘首盼望西班牙巡洋舰的增援，因此只要在远方挂起西班牙旗帜，他就可以轻松地欺骗守军。于是“奥伊金斯”号依计而行。当一名军官带着引水员前来“接应”军舰时，他们全部被扣留。通过审问，智利人获得了大量宝贵的信息。脑袋上顶着手枪的引水员把“奥伊金斯”号带进了港，科克伦甚至还向设在科拉尔古堡里的西班牙陆军司令部指挥官鸣炮致礼。军舰安顿下来以后，他开始观察港内状况，搜集情报，随即在西班牙人的炮口下又开航了。直到这时候，保皇党人才开始怀疑这个行踪诡异的来访者的真实身份，但是时间太晚，已经无济于事了。

“奥伊金斯”号刚开出港，就捕获了双桅船“波尔蒂略”号（也就是6年前投奔秘鲁副王的那艘船）。它载有给巴尔迪维亚要塞的军饷、军令，以及一份巴尔迪维亚港口、水道与周边环境全图。科克伦由此得知，巴尔迪维亚的防御由11座炮台构成，有110门火炮和700名炮兵，而且还能得到800名步兵的增援。他开始意识到，如果像先前计划的那样以“奥伊金斯”号单独发起强攻，无异于自取灭亡。他需要更多的人手。次日，“奥伊金斯”号向北前往康塞普西翁。

在康塞普西翁，智利司令费雷尔将军给予了科克伦慷慨的援助。他从自己属下挑选出了250名士兵，锚泊在塔尔卡瓦诺的双桅船“大胆”号和巡逻舰“蒙提祖玛”号也加入了科克伦的舰队。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未得到圣地亚哥的授权下做出的。

离开康塞普西翁的当天晚上，“奥伊金斯”号撞上了一块礁石，开始下沉。船上没有预备足够的救生艇，抽水机也失灵了，水手们惊慌失措。科克伦亲自指挥修好了抽水机，指挥水兵和陆军们用水桶排水。他拒绝让军舰全面修理受损处或返回塔尔卡瓦诺，而是直驱巴尔迪维亚。大部分船员被转移到其余两艘小舰上，在“奥伊金斯”号上只留下足够的人手继续排水，确保它始终浮在水面上。

2月3日傍晚，两艘小军舰首先进入海峡。他们试图伪装成西班牙船，但被识破了，



科克伦进攻巴尔维迪亚。

暴露在强大的炮火下。科克伦的舰队放出两艘小船，载着登陆的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扑向海滩。登陆十分顺利，智利人很快冲到要塞跟前。守军抛弃了炮台，被迫向下一个要塞逃跑。智利海军陆战队紧随其后。攻城战变成了长途奔袭，在午夜前，智利人居然攻下了5个炮台。整个卡亚俄湾南岸现在都处于智利爱国者的控制下。

次日一早，科克伦带着他的两艘军舰驶近北岸，与剩下的几个士气低落的西班牙炮台交火。正午时分，进水严重的“奥伊金斯”号缓缓驶进了港湾。看到这艘军舰，保皇党军立即放弃了阵地，转身逃跑。恐慌迅速地传到了当地卫戍部队中，整个巴尔迪维亚镇都被放弃了。

攻克巴尔迪维亚无疑是南美独立战争中一次伟大的胜利。西班牙人丧失了他们在太平洋上最安全的港口，保皇党部队丧失了运送给养的唯一通道和前进基地。在国际上，它为智利赢得了尊重：胜利的消息传到伦敦以后，智利政府轻松地从英国银行获得了一笔贷款。科克伦成为声名远播的大众英雄。圣马丁将军和智利人现在可以把他们的全部注意力放到即将开始的秘鲁战役上了。

远征秘鲁

巴尔迪维亚之战后，大受鼓舞的科克伦得出了乐观的估计：只要有2000名士兵和费雷尔将军的帮助，仅凭海军就可以轻松地征服秘鲁。他认为圣马丁筹划的大规模远征军纯粹是浪费时间，并且将拉长战争结束的时间。舰队应当放弃执行现在担负的过多的对陆补给任务。但谨慎的奥伊金斯不敢做此冒险。科克伦、圣马丁和奥伊金斯进行了数次会谈，最后奥伊金斯站在了圣马丁一边。几派人马达成协议：圣马丁将领导对秘鲁的整个作战行动。奥伊金斯此番孤注一掷，打算毕其功于一役。他将尽最大努力在这个已经遭受10年战争摧残的国家组织起一支最大规模的陆海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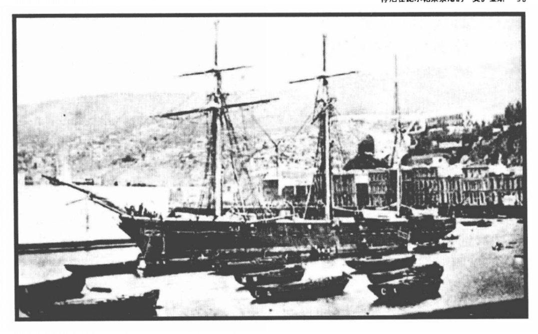
当一切准备就绪，从国外购买的武器也到货后，奥伊金斯启程前往瓦尔帕莱索，指挥最后的准备工作，将全部装备、火炮、军马和人员装上船。最终，1820年8月20日，奥伊金斯和圣马丁毕生的最大梦想上路了。9艘军舰和16艘运输船离开港口，上面运载着4642名陆军士兵，其中包括3000名智利陆军、1600名水兵，以及将要指挥秘鲁新兵的阿根廷和智利军官。“解放军”由6个步兵营、2个骑兵团和1个带35门火炮的炮兵分队组成。全部给养可供维持4个月，携带的多余武器可以再供船上所装士兵数量的两倍使用。

科克伦担任远征秘鲁的海军指挥官，但整个行动的总指挥是圣马丁。开航后，两人爆发了一场争执。圣马丁要求把登陆地点选在秘鲁北部的特鲁希略，即当年皮萨罗开始征服印加帝国的地方。海军司令则认为在基尔卡登陆更好，那样陆军就可以尽快开往利马，舰队则可以去袭击卡亚俄。最后谁也不能说服对方，只好各让一步，不去特鲁希略也不去基尔卡，在皮斯科登陆了。全体部队在那里停留了50天，差不多什么也没干。

科克伦完全不能接受这种“休眠”状态。他想要发起进攻，击败西班牙副王的军队并解放秘鲁人。圣马丁则仍然坚持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他认定秘鲁人民已经在等待被解放，因此一枪也不用放。此外他私下认为，一旦副王被推翻，利马被占领，整个国家将站到智利“爱国者”一边，从而影响到他个人的政治地位。另一点必须提及的是圣马丁胃病发作，不得不大剂量服药。病痛使他的个人气质发生变化，变得极为顽固，不能做出清晰和迅速的决断，并为周围的一帮宵小所左右。

最后，科克伦和圣马丁两人都确认，继续留在皮斯科是无益的。圣马丁同意把陆军重新装上船，开往卡亚俄。科克伦带上他最好的3艘军舰“奥伊金斯”号、“独立”号和“劳塔罗”号，封锁了卡亚俄。他内心对圣马丁已经不抱信心，决心独立“抢救”这次远征。他并没有说出自己的计划与圣马丁沟通，以防后者阻止他的冒险。在他眼里，圣

停泊在瓦尔帕莱索港的“奥伊金斯”号。



马丁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位常胜将军了。他甚至打算，如果这位现在热衷于频繁争吵的领导人拒绝迅速打击陆上的敌人，海军就脱离陆军，自行其是。

鉴于没有西班牙战舰敢于冒险开出卡亚俄，科克伦决定冲进港口，在港内攻击它们。他将自己的最主要目标选定为巡洋舰“埃斯美拉达”号，西班牙太平洋舰队的旗舰。该舰当时处在300门海岸炮的保护下，周围环绕着由浮筒、旧桅杆和铁链组成的漂浮障碍物，以防止偷袭。除此以外，还有27艘装有火炮的小火轮在港内巡逻。“埃斯美拉达”号上有一流的水兵，以及从陆地要塞节余下来的陆军士兵。

为实现一击致命，科克伦开始有针对性地训练他的水手：首先是攀爬科目，随后是无声划船的技巧，最后是徒手格斗。训练科目全部完成后，他才透露了进攻目标，并宣布征集敢死队员，结果所有人都志愿参加。他从中挑选了160名水兵和80名陆战队员。

1821年11月5日深夜，两队舢板悄悄潜入了卡亚俄港。当他们遭遇夜间巡逻炮艇时，科克伦亲自带头跳上去，用手枪指着领头的军官，要求他投降。舢板顺利通过炮台，从两侧同时靠上“埃斯美拉达”号，然后跳帮登船。西班牙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智利人成功地控制了主桅，用步枪把甲板上的西班牙人一个个打死。当科克伦下令起航时，该舰的航行权已经被彻底控制了。

科克伦在战斗中两次受伤，被迫下火线包扎。他的副手秘鲁人马丁·吉斯控制不了局势，无法按原计划继续进攻，只好下令撤退。

尽管进攻没有取得全面胜利，“埃斯美拉达”号在卡亚俄要塞炮口下被俘获还是击灭了副王部队剩下的最后一点战斗精神。科克伦仍然繁忙地进攻秘鲁海岸上的据点，秘鲁副王的军队则士气消沉、纪律松散。但即使是这样，圣马丁仍然拒绝发起进攻。当西班牙副王最终放弃利马时，圣马丁迅速宣布秘鲁独立，他本人则成为整个上下秘鲁（包括今天的玻利维亚）的控制者。

因为卡亚俄港仍然在保皇军手中，科克伦下令对该港发动夜袭。7月24日，在托马斯·克罗斯比指挥下，智利海军轻易地捕获了港内剩余的2艘巡洋舰和一些小船，随后烧毁了所有不能航行或拖走的船只。

圣马丁宣布他自己为秘鲁的“护国公”，试图把智利海军置于他的新国家指挥下。科克伦坚持要求先发放军饷，而据他说，圣马丁的答复是他永远不会向智利舰队发饷，除非整支舰队被卖给秘鲁。科克伦拒绝这个安排，并宣布一旦圣马丁成为秘鲁的领袖，就不会再得到智利海军的任何效忠。科克伦不想再见到圣马丁，于是回到了他的舰队。秘鲁副王投降时，西班牙美洲帝国的最大金库——秘鲁国库被安置在“劳塔罗”号上。科克伦从中提出一些钱，支付了水手的军饷，给圣马丁去了一封信，解释了他的行动，并表示对此负全责。

圣马丁尝试了一切方法挽回舰队和国库。他试图收买智利舰长、军官和水手，许多人转投向他这一方，参加了新成立的秘鲁海军。为了防止出现突发事件以及水手的继续逃亡，科克伦决定离开卡亚俄。他向北巡航，一路寻找太平洋上剩下的最后两艘西班牙军舰：巡洋舰“普鲁伊巴”号和“韦恩甘萨”号。

在墨西哥沿海，科克伦派出一支分遣队，在威尔金森舰长指挥下向北搜索。这是一次成功的冒险，智利人沿着海岸奇袭了西班牙据点，还捕获了一只双桅船，甚至宣布了加利福尼亚的独立。

科克伦舰队返回秘鲁后，发现他搜索的两艘西班牙巡洋舰已经向秘鲁政府投降。根据圣马丁的命令，秘鲁的港口对智利舰队关闭了。科克伦下令返回智利。那些留在秘鲁的智利士兵最后在玻利瓦尔领导下，参加了争取秘鲁独立的最后战役，结束了西属南美独立战争。

科克伦返回智利之时，奥伊金斯正处于急剧恶化的政治危机中。老友费雷尔对他步步进逼，企图颠覆现政府，建立个人的军事独裁。费雷尔邀请科克伦共襄大举，但为后

携手征服秘鲁的阿根廷国父圣马丁（前方）与智利国父奥伊金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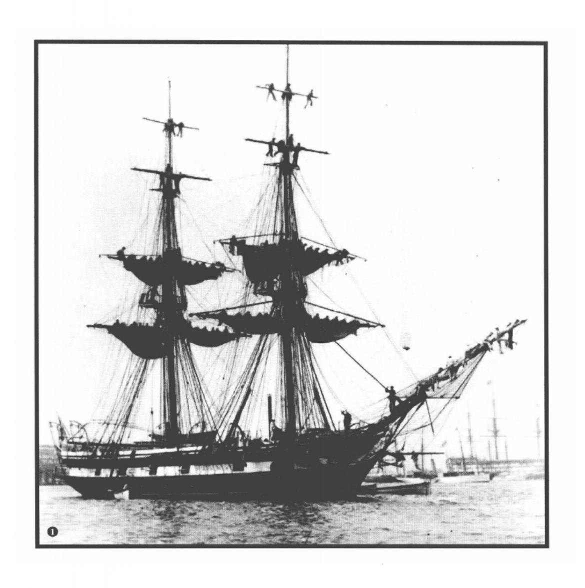


者所拒绝。为了避免进一步卷入政治，科克伦不久就离开智利去了巴西。

海军上将科克伦勋爵留给智利的不仅是一次次伟大的海战胜利。智利海军的基本组织、战术纪律和精神力量都是由这位伟大的英国海军将领开创的。他永远不会忘记智利，智利也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他临终之前，智利政府向他颁发了一笔丰厚的退休金，而他也自始至终戴着因巴尔迪维亚大捷而获得的智利勋章。科克伦为智利海军培养出了一批出色的英裔舰长，如克罗斯比、威尔金森、辛普森和伊林斯沃思。他倡导的纪律意识、服务精神和荣誉传统一直传承至今。为了纪念科克伦的伟业，智利普拉特舰长省的省会以他的名字命名。

海洋与智利的扩张

独立战争的结束、以及西班牙海军在美洲太平洋沿岸的消失，标志着智利海军的使命已经终结。那些陈旧的舰船不是解除武装就是卖掉了，智利海军如同它的建立一样迅速地消失了。90%以上的舰艇解除了武装，恢复商船身份，唯一的幸存者是“阿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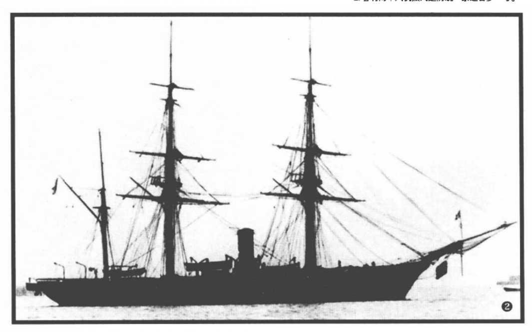


琉斯”号。共和时代最初几年，整个智利海军只有这一条船，当该舰有一次被哗变的水手控制时，政府不得不向外国求助。英国战舰“忒提斯”号跟踪并捕获了“阿喀琉斯”号，并把它平安送回瓦尔帕莱索。

在普列托总统以及他的继任者、才干卓著的波塔莱斯主持下，智利政府在1833年颁布了一整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法律法规，寡头共和的政治架构初步建立起来。海军增加了一些小型舰只，用以保护贸易、进行科学勘探和绘制重要海港、航道的海图。但波塔莱斯在国外有强大的敌人。诚如玻利瓦尔所言：“在美洲没有忠诚可言，不论是在人与人之间或国与国之间。条约只是几张纸，宪法只是几本书，选举是战斗，自由就是无

1. 智利独立后保留的唯一军舰“阿喀琉斯”号。

2. 智利海军风帆蒸汽巡防舰“蒙迪古多”号。



政府，而生活则是折磨。人们在美洲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移民。”

独立战争时期的英雄费雷尔将军此时已成为一名政治异见分子，并被驱逐出境。但他在境外积极活动，希望颠覆现任政府，建立他个人的军事独裁。

1836年7月，流亡秘鲁的费雷尔在新成立的秘鲁——玻利维亚联盟“护国公”圣克鲁斯将军帮助下，在卡亚俄港成立了一支小舰队，前往智利发动武装叛乱。其中最大的巡洋舰“蒙迪古多”号在途中哗变了，水兵们识破了费雷尔的阴谋，把军舰开到瓦尔帕莱索，归顺了智利政府。费雷尔本人带着军舰到达了安库德，依靠诈术攻取了这个镇。几天后，智利军舰“蒙迪古多”号到达安库德，费雷尔以为该舰只是因为天气原因而进港避风。“蒙迪古多”号舰长迪亚兹轻松地收复了小镇，逮捕了费雷尔为首的阴谋集团。

波塔莱斯总统并不把费雷尔阴谋看成单独的事件。他认为最重要的并非逮捕和审判叛乱者，而是清除在阴谋分子背后的毒瘤，即秘鲁——玻利维亚联盟。还没等迪亚兹返回圣地亚哥，他就下令“阿喀琉斯”号前往卡亚俄奇袭秘鲁海军。当天深夜，80名突击队员分乘5条舢板悄悄潜入港口，轻松地登上了秘鲁——玻利维亚联盟的所有军舰，迅速控制并占领了舰上的要害部门，并扬帆起航。这次行动如此安静，以至于陆上的秘鲁军

队直到次日早晨才意识到，联盟的整个舰队都被人带走了。



停泊在卡亚俄的中立国军舰舰长们试图进行斡旋，但智利突击队指挥官、陆军上校维多利诺·加里多拒绝交还船只，并带着它们开回了智利。到达瓦尔帕莱索后，它们和智利新购买的巡洋舰“瓦尔帕莱索”号一起编入了海军的作战序列。

扩大后的智利舰队被置于布兰科·恩卡拉达指挥下。他带着智利政府提出的谈判条件，前往秘鲁面晤圣克鲁斯将军。联盟领导人拒绝了智利人提出的苛刻条件——解散联盟、承认秘鲁欠智利的债务、削减秘鲁陆军和海军。布兰科·恩卡拉达返回了瓦尔帕莱索，开始整顿舰队准备战争。

1836年12月28日，智利国会对秘鲁——玻利维亚联盟宣战。波塔莱斯总统前往迈普省参加陆军誓师大会，但迈普军团中隐藏的费雷尔派乘机发动了兵变，逮捕了总统。叛军试图调头进攻瓦尔帕莱索，但是被忠诚的布兰科·恩卡拉达粉碎了。不过，在战斗的一片混乱中，波塔莱斯被一名下级军官枪杀了，凶手“据信”是由圣克鲁斯指派的。智利全国上下现在同仇敌忾，一致要求尽快对秘鲁动武。

正如之前的科克伦一样，布兰科·恩卡拉达首先封锁了卡亚俄港，试图捕获和摧毁秘玻联盟残留的所有舰艇。秘鲁的小双桅船纷纷躲人中立港口瓜亚基尔避难。布兰科·恩卡拉达把他的舰队分成两部分：两艘军舰扼守瓜亚斯河口，其余的留下封锁卡亚俄。圣克鲁斯将军当时在欧洲购买了2艘先进的护卫舰，并为其雇佣了外籍水手。其中“解放者”号的指挥官索诺莱是智利人，他的副手则是倾向民主的秘鲁人曼努埃尔·乌尔加。在返回秘鲁的途中，他们逮捕了忠于圣克鲁斯的军官，接过指挥权，把船开到了智利。“解放者”号随后受命开往澳大利亚，把费雷尔将军流放到了悉尼。

封锁卡亚俄港的智利舰队不久后被召回瓦尔帕莱索，装运陆军，准备对秘鲁发起陆上进攻。与此同时，一支由哥伦比亚人莫兰指挥的秘鲁新购舰队出现在了智利海岸附近。他们在圣安东尼奥附近俘获了一艘双桅商船，但并未造成更多损伤或恐慌，不久就



1. 秘鲁——玻利维亚联盟首领圣克鲁斯。

2. 拉蒙·费雷尔。

启程返回秘鲁。在伊斯莱岛附近，秘鲁舰队和赶来截杀的智利舰队遭遇了。双方在很远的距离上互相射击，但秘鲁人借助大雾逃脱了。智利人尾随它们到卡亚俄，重新建立起封锁线。智利舰长詹姆斯·拜农率领的“解放者”号还俘获了落单的秘鲁护卫舰“联盟”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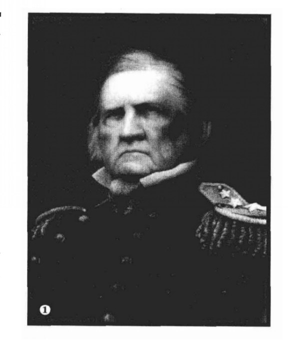
科克伦时代的战术随后再度重演，所有能用的秘鲁舰只都被突进港内的智利突击队俘获或焚毁了。智利陆军随后登陆并占领了利马。但是，秘鲁人这次全民皆兵，抵抗智利的进攻。智军被迫撤出利马，转而向北部纵深挺进，舰队也相应向北移动，以保证陆军的供应线安全。布兰科在这时做出了一个代价巨大的错误决定，下令解除对卡亚俄的封锁。

封锁刚一解除，圣克鲁斯就招募法国人，组建了一支私掠舰队。他们在卡斯马湾发现了3艘装载着木柴的智利海军运输船。智利船队司令罗伯特·辛普森（又是个英国人）警惕性很高，尽管他的船只处于锚泊状态，部分水手还在岸上，但还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结果居然俘获了一艘进攻的敌舰，即一度被智利俘获过的双桅船“阿雷基帕”号。其余的秘鲁舰只大多严重受损，挂起中立旗，跑回了瓜亚基尔。卡斯马之战中，智利海军的纪律性和优质训练得到了回报。这些习惯了跳帮和登陆进攻的人在强敌面前同样显示出了出色的防御能力。

圣克鲁斯企图逆转海上形势的最后一搏失败了。几天后，秘玻联盟军队在永圭被智军击败。经过了长达2年又4个月的战争后，胜利的智利舰队在1839年11月29日返回了瓦尔帕莱索。战争中被俘的秘鲁军舰都被重新交还给秘鲁，智利自己的战舰则出售给商人用作运输船，只保留了两艘快速通报舰。历史又一次重演，掌权阶级又认为智利不再需要海军了。

1. 秘鲁战争时期的智利舰队司令罗伯特·辛普森。

2. 布兰科·恩卡拉达的雕像。



对西班牙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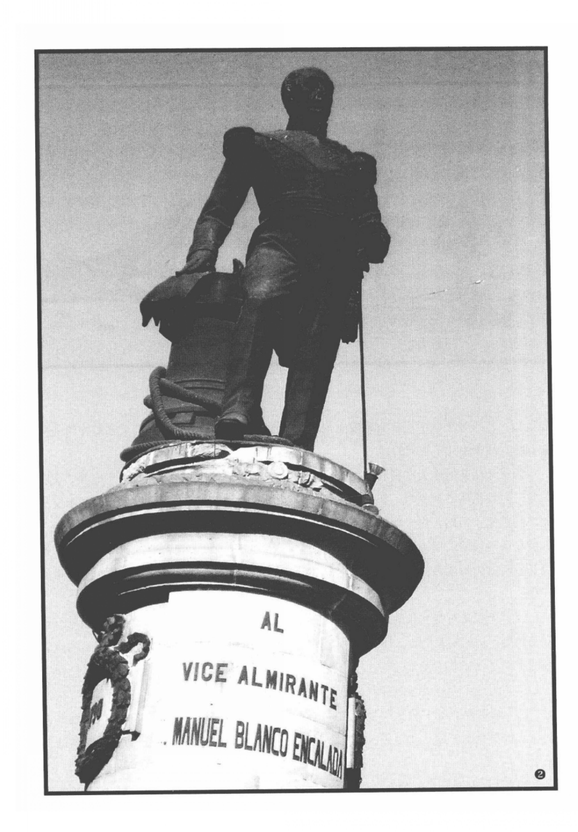
智利政府对常备海军的漠不关心随后就被证明是代价高昂的。1840年，智利在法国购买了一艘三桅巡洋舰“智利”号。这是一艘漂亮的帆船，速度很快，装备有46门炮。但因为海军缺乏资金，这艘军舰被解除武装封存起来。数年后该舰被重新启封，但这时它的木质船身已经开始腐烂、不堪使用了。

1851年，智利爆发暴乱，政府向英国购买了蒸汽船“猎人”号。这是第一艘在智利正规海军中服役的蒸汽船，后来又增加了3艘小船。这支小舰队封锁了叛乱者占据的南部港口。“猎人”号一直服役到1856年。当该船运载着501名乘客自康塞普西翁开往瓦尔帕莱索时，撞上了马乌莱河口附近的卡兰萨礁。这次海难的原因迄今无法解释：当时海面一片平静，天气很好，但事故中只有17人幸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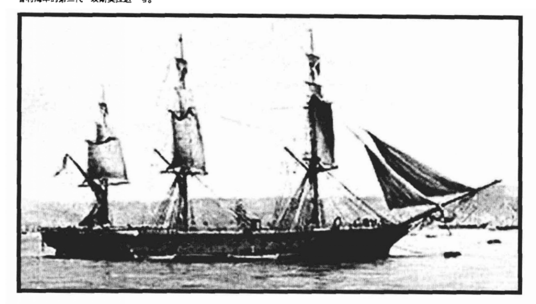
1856年年底，一艘在英国为智利特别建造的战舰到达了瓦尔帕莱索。这就是近代智利海军中鼎鼎有名的护卫舰“埃斯美拉达”号，蒸汽动力推进，装备12门火炮。

1859年，拉塞雷纳地区的矿工领袖莱昂·加洛起义反对智利政府，“埃斯美拉达”号奉命前往北方炮轰起义军，稍后则被用作运输船，以便从陆上进攻拉塞雷纳。“埃斯美拉达”号驶近海岸，炮轰起义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次实战证明了蒸汽机船的优越性。大批陈旧的帆船被出售给了商人，智利海军只保留了蒸汽运输船“迈普”号、“独立”号和护卫舰“埃斯美拉达”号。之后的6年时间内，海军主要承担和平使命，例如探险、运输陆军和要人，以及在大陆南端和南极洲开拓新殖民地。

1863年4月，一支西班牙探险队抵达瓦尔帕莱索访问。西班牙人没有表现出敌意，双方相处十分融洽。但是当舰队进入秘鲁后，西班牙指挥官试图干涉秘鲁内政，要求秘鲁政府立即妥善解决其内政方面“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争执。西班牙人竟然以“王室专员”自居，摆出一副殖民时代的主子嘴脸。为逼迫秘鲁人就范，西班牙舰队出兵占领了秘鲁鸟粪肥料的主要产地钦查群岛，并封锁了太平洋沿岸的几个主


AL
VICE ALMIRANTE
MANUEL BLANCO ENCALADA
❷

智利海军的第二代“埃斯美拉达”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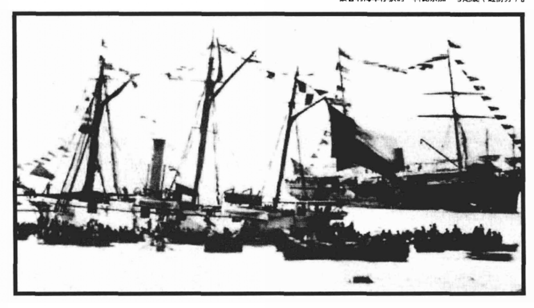
要港口。西班牙舰队的指挥官是安东尼奥·帕雷亚海军上将，他的同名父亲是在第一次智利独立战争中死于智利的。

西班牙舰队的作为在智利国内激起了关于过去的不愉快回忆。当西班牙炮舰“文森多拉”号在洛塔港加煤时，智利总统佩雷兹宣布煤为战略物资，不得出售给正处于交战状态的国家。当然，煤炭禁运并不能作为智利“严守中立”的证据，仅仅在一天以后，两艘秘鲁运输船悄悄离开了瓦尔帕莱索，上面满载着前往保卫秘鲁的智利志愿者。其中包括年轻的帕特里西奥·林奇海军少校（英裔），他为了参战而主动辞去了在海军中的职务。

西班牙舰队对智利人的不合作态度采取了强硬措施，帕雷亚司令宣布对智利施行比对秘鲁更严厉的制裁措施。1865年9月17日，智利国定假日的前一天，帕雷亚把他的旗舰锚泊在了瓦尔帕莱索港外的马德里山下，要求智利人对他的将旗鸣礼炮21响致敬。佩雷兹总统认为这个无理要求意味着战争。他命令胡安·威廉姆斯舰长（英裔）率领“埃斯美拉达”号和运输船“迈普”号，立即离开瓦尔帕莱索。智利军舰在入夜后悄悄地升火起航，没有受到帕雷亚的阻拦。次日，智利人拒绝向西班牙舰队鸣炮致意，战争随即开始了。

智利——秘鲁联军的全部海军由智利的两艘蒸汽军舰和秘鲁的一些小舰组成。威廉姆

被智利海军俘获的“科瓦东加”号炮舰（近前方）。



斯认为，秘鲁人能提供的帮助甚为有限，所以他带着“埃斯美拉达”号独自在海上游弋。

帕雷亚的舰队没有携带大量陆军，不能实施登陆作战，所以他对智利主要港口实施的单纯封锁效果有限。铁甲舰“努曼西亚”号的到来大大加强了西班牙舰队的实力。这是一艘装有40门炮的强大战舰。但即便如此，以这样的一支小舰队，仍然无法封锁智利的43个大小港口和长达1800英里的海岸线。要完成这个任务，帕雷亚至少需要一支比现在大20倍的舰队。

西班牙人对瓦尔帕莱索的封锁对智利和中立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帕雷亚捕获了不少改挂中立国旗的智利船，然而封锁依然只是取得了部分成功。在康塞普西翁湾，一艘正在港内警戒的西班牙巡逻艇被智利人俘获，挂上了他们的旗帜。仿照独立战争时的先例，智利人试图出售私掠船执照，但是反响平平，不足以创建一支如过去那样强大的私掠船队。

战事僵持不下之时，流言开始在欧洲大陆上广泛传播，恐慌蔓延到了伊比利亚半岛：秘鲁的新型铁甲舰“胡阿斯卡”号和“独立”号已经从英国完工返回，据说就要直捣西班牙的加的斯。西班牙本土舰队在亚速尔群岛外海俘获了由欧洲水手驾驶的护卫舰“飓风”号，这条船本来是要移交给智利海军的。

整整两个月内，离开瓦尔帕莱索后的“埃斯美拉达”号仿佛从人间蒸发了，没有任

何消息。实际上，威廉姆斯一直在对水兵和炮手进行训练，做充分的战斗准备。他的战舰当时状况十分糟糕：船壳正在漏水，发动机需要彻底的检修，航速不能超过7节。但威廉姆斯表现出了主动的进攻精神，试图将西班牙舰船引出瓦尔帕莱索交战，但西班牙人不予理睬。在帕普多附近，他发现了西班牙炮舰"科瓦东加" 号（其意为山中仙女）。

智利人挂着英国国旗悄悄靠近对手，准备实施接舷战术，对方毫无反应。"埃斯美拉达"号缓缓靠上目标，突然降下英国旗，毁灭性的炮火顿时倾泻在炮舰的甲板上。准备跳帮的智利突击队员并没有得到一显身手的机会，因为"科瓦东加"号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就投降了。

现在威廉姆斯有了两艘可用的战斗舰艇，于是出发去抓捕在他航线上的其他西班牙船，但一场大雾中止了随后的行动。当威廉姆斯与政府方面取得联系后，他奉令开往奇洛埃群岛，等待将要在那里加入联合战斗序列的秘鲁舰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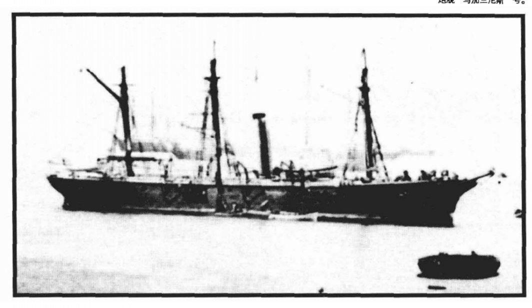
帕雷亚并不知晓"科瓦东加"号已经被俘。当他从来访的美国领事处偶然地得知此消息时，精神完全崩溃了。次日早晨，他穿上全套礼服，躺到行军床上，对准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现在，舰队的指挥权转到了"努曼西亚"号舰长门德斯·努涅斯准将手中。

"埃斯美拉达"号在奇洛埃岛等到了新到达的秘鲁铁甲舰，双方会合以后转移到了奇洛埃海峡中一处保护严密的锚地。1866年2月7日，西班牙舰队出现在锚地口外。门德斯·努涅斯不愿让沉重的"努曼西亚"号在浅水区冒险，因此双方只是在相隔很远的距离上互相炮击，持续了几个小时，但收效甚微。尽管正处于锚泊状态，锅炉并没有升火，甚至一些军舰的发动机都没有经过检修，智利和秘鲁军舰还是英勇地开火还击。由曼努埃尔·汤姆森上尉指挥的"科瓦东加"号躲在一座小岛后面连连发炮，击中了西班牙巡洋舰"布兰卡"号。由于害怕在浅水区搁浅，以及意识到远距离炮火射击的命中率极低，西班牙人在未分胜负时就主动撤退了。威廉姆斯和"埃斯美拉达"号那天正在安库德加煤，因此没有参战。

没有陆军，不能登岸作战，门德斯·努涅斯和帕雷亚一样无法征服智利人和秘鲁人，在海上与两国舰队的交手也难收成效。加上智利人在沿海港口坚壁清野，西班牙舰队被孤立起来，缺少给养，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西班牙需要一点"刺激的东西"来挽回脸面。门德斯·努涅斯决定主动炮击瓦尔帕莱索港和卡亚俄港。

停泊在南美各港口的英国和美国舰队指挥官事先从西班牙人那里得到了通知，要求他们保持沉默，但英美舰长们还是尽一切可能以不直接干预的方式挽救两港的命运。有两支英美舰队在海上先后遇见了"努曼西亚"号，要求调停这场战争。美国舰队司令罗

炮舰“马加兰尼斯”号。



杰斯准将自愿充当调停人。门德斯·努涅斯对这一方案显示了一定兴趣，但他表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已经受命去摧毁敌人的舰队和城市，并且选中了瓦尔帕莱索。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森·柯克帕特里克要求罗杰斯攻击“努曼西亚”号，但后者拒绝从命。英国舰队司令邓曼也与西班牙指挥官进行了协商，但是毫无成效。

1866年3月31日，瓦尔帕莱索遭到西班牙舰队的炮轰，被彻底摧毁了。在3个小时内，西班牙军舰把全部重炮的火力倾泻在城镇和港区，毁坏了所有港口设备、货栈、古老的印加式城堡和其他公共建筑。港口的智利炮兵进行了有限的还击。对瓦尔帕莱索的炮轰造成1400万金比索的损失，其中600万属于中立国家（绝大多数是英国）的商人。在离开瓦尔帕莱索前，门德斯·努涅斯把所有俘获的智利舰船付之一炬，有33艘商船被焚毁或击沉了。这是对智利商船队的一次彻底毁灭。12年后，智利商船的总吨位仍然少于其1865年吨位的一半。

炮击卡亚俄要困难得多。这座城市的港口和炮台经过300多年的不断增建，从西班牙占领时代起就饱经战火考验，并多次得到加强，拥有久负盛名的威力。当西班牙舰队在1866年5月2日发起进攻时，他们遭到了有力的还击，人员伤亡严重。近100名水兵阵亡，门德斯·努涅斯本人也9处受伤。两艘巡洋舰不得不撤退到圣洛伦索岛。在那里，西班牙人焚烧了全部尸体，修理了他们的军舰，驶离了太平洋。战争结束了。

在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和缺乏港口防御的情况下，智利就冲动地前去援助一个邻国，其后果是惨重的：智利的全部商船队被摧毁，瓦尔帕莱索的货栈和所有物资一起被烧毁。这些损失对智利经济造成的伤害需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完全恢复。但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终于在阵痛中认识到，需要有一支常备海军来保卫海岸线。战争结束后不久，智利在英国订购了两艘装甲护卫舰，瓦尔帕莱索也添设了港口设施，并装上了威力强大的岸炮。

在年轻共和国的扩张时期，智利海军在殖民和新领土的开拓中也扮演着活跃的角色。1843年9月，在布尔尼斯总统的支持下，胡安·威廉姆斯海军上校带着30吨的巡逻舰“安库德”号进入麦哲伦海峡，重新建起了饥饿港殖民地，并将该地重新命名为布尔尼斯港。海军还维持着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的一块小小殖民地，并在1877年控制了阿雷纳斯海岬这个扼守两洋咽喉的交通要道。智利海军很快也将在另一场著名的战争中表现出相同的热情。

鸟粪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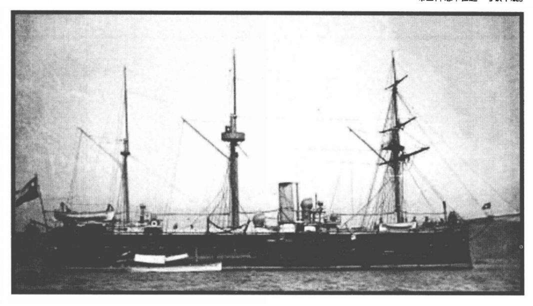
1871年，西班牙战争时期的陆军部长费德里科·埃拉苏利兹当选为智利总统。新总统竭尽全力抵制一切使智利“非武装化”的企图。对诸如“军队无用”或者军队可以被国民自卫队等非正规民兵武装取代的言论，他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当时的智利军队富于荣誉感，深受历代光辉战史的影响，并得到奥伊金斯、罗德里格斯、卡雷拉等英雄事迹的鼓舞。在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军队服从将军们的领导，纪律严明，忠诚坚定。

埃拉苏利兹在总统任内为武装部队采购了最现代化的武器。新总统对智利易遭海上进攻的脆弱性忧心忡忡。他不仅批准购买了两艘铁壳护卫舰“查卡布科”号和“奥伊金斯”号，而且坚持要购买两艘设计最先进的铁甲舰。

火力强大且拥有极强防护的中央炮廓铁甲舰“海军上将科克伦”号和“布兰科·恩卡拉达”号给智利海军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何塞·戈尼海军上将亲自前往英国监造两舰，同时还购买了一些辅助舰船。瓦尔帕莱索的防御也得到了加强，并且增加了一支实力强大、训练有素的要塞炮兵，需要时还可以增加同等数量的陆战队。当经济危机迫使国家节约开支时，埃拉苏利兹坚持防务预算不能削减，并驳回了外界认为应当出售铁甲舰的意见。

埃拉苏利兹对国家防务的最大贡献还是派遣陆军和海军军官到欧洲学习新知识，增加其他拉美军官不曾具备的经验。多亏他的贡献，智利舰队的规模虽然没有继续增大，

"布兰科·恩卡拉达"号铁甲舰。



但比起邻国的海军来训练得更好。

埃拉苏利兹的继任者阿尼瓦尔·平托总统上任之际，智利急速扩张带来的地区紧张状态正在升级。最严重的问题发生在南部：智利宣称对麦哲伦海峡、火地岛和巴塔戈尼亚拥有主权，但是遭到阿根廷的抗议，此后30余年双方的争执始终没有中断。但实际上争议领土中除战略意义重大的阿雷纳斯海岬外，大多是尚未开化的印第安人聚居区，经济价值微乎其微。认为巴塔戈尼亚毫无价值的一派在政府中占了上风。智利在谈判中愿意放弃对巴塔戈尼亚东半部的领土要求。但阿根廷人得寸进尺，企图对争议地区造成事实控制。当智利炮舰"马加兰尼斯"号捕获正在争议水域偷运鸟粪的美国商船"德文郡"号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公众舆论开始狂热地鼓吹战争。阿根廷派出了一支舰队。平托命令智利海军舰队就位，准备开战。全部战舰集中到洛塔进行全面检修和加煤。

双方当时的经济形势都不妙，而一场开支巨大的战争将对两国的经济造成同等的毁灭性打击。一段时间的剑拔弩张之后，智利率先做出让步。双方在1879年初签署了一个协议：智利保留对海峡的控制权，划定和阿根廷的边界，智利同时停止在巴塔戈尼亚地区的扩张。

集结在洛塔的舰队尚未解散，智利就陷入了新的边界冲突之中。位于智利和玻利维亚交界处的阿塔卡马沙漠地区属于玻利维亚，是该国重要的硝酸盐产地和收入来源，而

1. 智利“海军上将科克伦”号铁甲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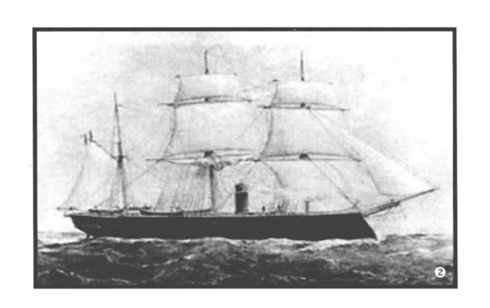
2. 秘鲁海军“独立”号铁甲舰。



该地区的开发则主要由英国资本支持下的智利公司进行。为避免争端，双方曾就这些矿业公司须缴纳的税率达成一致。但是到1878年底，玻利维亚政府因为觊觎硝酸盐出口的可观收入，单方面违背既定协议，对硝酸盐生产商增加税收。智利矿业公司拒绝支付增加的税额，玻利维亚政府下令封存并没收它们的矿山，并将其公开拍卖。在商人和矿业集团的呼吁下，智利政府决定对玻利维亚采取强硬姿态。平托总统下令，立刻占领玻利维亚的最大港口安托法加斯塔。这次行动由铁甲舰“海军上将科克伦”号、“布兰科·恩卡拉达”号和护卫舰“奥伊金斯”号予以执行。

早在1873年，秘鲁就与玻利维亚秘密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秘鲁政府虚与委蛇地进行了一次徒劳的“调停”，以图解决争端，同时却在进行战争准备。平托总统也感到秘鲁的调停代表“动机不纯，表演拙劣”。1879年4月5日，智利率先对秘鲁宣战。

寸草不生的阿塔卡马沙漠地区被《吉尼斯世界纪录》称为“世界上最干旱的地方”。这里没有水源和公路，也没有任何人口聚居点。这意味着交战双方的主要斗争将集中在对海洋的控制上。秘鲁有一支小型海军，其核心是大型铁甲舰“胡阿斯卡”号和“独立”号。1130吨的低舷炮塔舰“胡阿斯卡”号装有2门10英寸300磅达尔格伦炮，舰体中部有4.5英寸厚的装甲带，炮塔有5.5英寸装甲防护。铁甲舰“独立”号有5英寸厚的装甲防护和多门小口径火炮。秘鲁还有两艘木制快速护卫舰“皮科马约”号和“联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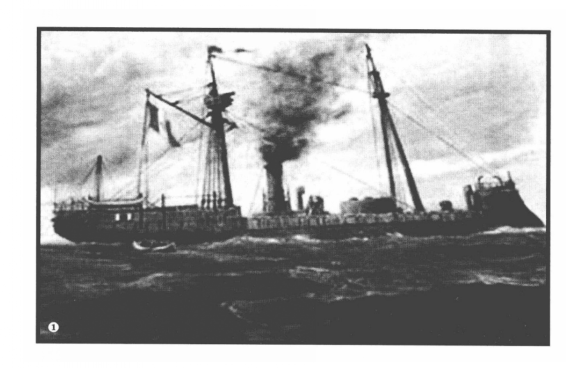
号，以及两艘美国内战期间建造的浅水重炮舰“阿塔乌尔巴”号和“曼科·卡帕克”号。全部4艘铁甲舰都装有锋利的撞角。

智利有两艘铁甲舰“布兰科·恩卡拉达”号和“海军上将科克伦”号，每舰都装有6门9英寸阿姆斯特朗炮，并有9英寸厚的水线装甲带防护。除了这两艘主力舰外，智利还有一些木制的护卫舰，其中包括老舰“埃斯美拉达”号，它的舰况十分糟糕，严重漏水，火炮全部过时，蒸汽机也几乎完全失灵。快速炮舰“马加兰尼斯”号和“科瓦东加”号状况较好，但是吨位过小。

尽管舰况不佳，但智利海军的军官和水手都是在严格的英国海军模式下培养起来的，具备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出色的战斗力，当时是南北美洲令人生畏的力量。相比之下，秘鲁海军缺乏训练，长期欠饷，而且其最好的水手都雇自外国。事实上，在宣战之后，许多在秘鲁铁甲舰上服役的智利人回国加入了智利海军。

玻利维亚虽然有出海口，但是没有海军，只有一支装备低劣的陆军，其中充斥着脚蹬凉鞋、身着五花八门军服的印第安人，他们装备着弓箭和弩箭（太平洋战争是最后一场使用弩箭的近代正规战争）。不过，这些人惯于长途跋涉和负重，拥有极强的忍耐力和意志，只要加以必要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仍然可能成为威力惊人的战士。

当形势紧张之时，智利舰队做出了一项意义重大的决定：为最大程度地提高舰队战



斗力，海军在战争中将只使用蒸汽动力。所有的横桁、木制桅杆和非必要的索具都被拆下送到岸上，水兵增加到了战时编制，退役军官被重新召回。

1879年2月14日，就在阿塔卡马的智利硝酸盐公司被拍卖的那一天，埃米利奥·索托马约尔上校带着500名智利步兵，在安托法加斯塔港登陆了。进攻没有遭到抵抗，智利人顺利占领了整个城市。

智利海军的指挥官是胡安·威廉姆斯海军少将，海军名将威廉姆斯之子。他下令首先封锁科维哈和托科皮亚，到4月5日智利对秘鲁宣战之时，玻利维亚的整条海岸线都被智利控制了。威廉姆斯还派舰队袭击秘鲁的硝酸盐运输中心伊基克，并且系统地破坏了秘鲁南部所有港口内的驳船、吊车、码头和干船坞。4月17日，智利海军的袭击还深入到了北方的莫延多港。次日，“布兰科”号和“奥伊金斯”号炮击了皮萨瓜。

智利入侵部队集结在安托法加斯塔，所有补给和援军都必须通过海路从智利中部运到这里，运输船队和交通线始终处在秘鲁战舰袭击的危险下。秘鲁海军在4月12日发起了一次大胆的伏击。当时，胡安·何塞·拉托雷舰长指挥的“马加兰尼斯”号正前往安托法加斯塔传达军令，在奇帕纳海岬附近的罗阿河口，忽然发现秘鲁护卫舰“联合”号和“皮科马约”号正在守株待兔。拉托雷本可以调头向南而行，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反而直向敌人冲去。他的武器比袭击者差远了，但是速度较快，所以可以灵活地规避，避免

1. 秘鲁海军“胡阿斯卡”号铁甲舰。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智利军队攻占玻利维亚的安托法加斯塔港。



受到夹击。两艘秘鲁军舰都受了伤，“联合”号被迫撤往卡亚俄进行修理，而“马加兰尼斯”号却安然无恙，甚至没有片刻延迟地到达了安托法加斯塔。但是拉托雷舰长要传送的军令并没有送达，因为战斗开始前，为避免被敌人俘获，他把信件丢到了海里。

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形势对秘鲁极为不利，危急关头，秘鲁总统普拉多决定亲赴南方前线指导战争事务。4月底，他乘坐“胡阿斯卡”号铁甲舰离开卡亚俄，由“独立”号和两艘运输船护航。几乎与此同时（5月16日），威廉姆斯决定派主力舰队去攻击卡亚俄。双方舰队擦肩而过，彼此都没有发现对方。5月21日，威廉姆斯发现卡亚俄港里空空如也，他没有乘机攻击岸上的炮台，而是下令返回伊基克。

主力舰队北上以后，只有两艘智利军舰留下来封锁伊基克。它们是陈旧的护卫舰“埃斯美拉达”号和更小的“科瓦东加”号，两舰可能是智利海军所有舰船中最糟糕的了。地位较高的指挥官是“埃斯美拉达”号舰长普拉特少校。毫无疑问，这两艘军舰被留下是因为它们的速度太慢，舰况也很差。另一方面，如同它们后来的行动所显示的那样，普拉特和他的手下可能是整个智利海军中最优秀的军官。

普拉多总统和秘鲁舰队到达阿里卡港后，就带着陆军部队登岸了。他得知智利人只留下两条破船来执行对伊基克的封锁，于是立即叫来“胡阿斯卡”号舰长米格尔·格劳，指派他去俘虏敌舰，解除封锁。格劳是一位才干卓越、认真负责、谨慎小心的人，



充分意识到他的两艘铁甲舰是秘鲁仅存的希望，因此他在皮萨瓜暂停，通过电报再三确认智利的主力舰队没有回到伊基克，随后才下令前进。

普拉特少校是一个严肃而专注的人。他出生在圣地亚哥以南的中部山区，少年时代即加入瓦尔帕莱索的海军学校。在随后的服役生涯中，他以忠于职守而著称，深受官兵爱戴。他还学习法律，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甚至在夜校教书。据说威廉姆斯并不喜欢他，认为他是个“文学家水手”，有违智利海军的尚武传统，但最后还是选择了他来指挥封锁。这一年他才33岁。

5月21日清晨6时30分，两艘秘鲁铁甲舰接近伊基克。卡洛斯·孔德尔少校指挥的“科瓦东加”号正在港外巡逻，在发现敌人以后打出了一发警告弹，并向“埃斯美拉达”号靠拢。两位舰长紧急商议，普拉特命令孔德尔跟随他，在城区前220码的浅水处占领阵位。他希望迫使秘鲁人驶近开火，这样他们的炮弹就会命中在岸上观战的那些秘鲁陆军士兵和平民。正当两舰向预定位置移动时（8时15分），秘鲁人打响了第一炮。

孔德尔发现海滩上有一些秘鲁士兵正跳上舢板向他扑来，小小的“科瓦东加”号干舷很低，跳帮的敌人可以轻易地登上甲板。因此他决定退出战斗，向南撤退。秘鲁舰长胡安·吉列尔莫·莫尔指挥的“独立”号前去追击孔德尔。

落单的普拉特将全体士兵集合到甲板上。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投降，因此决定牺牲自己的生命。“埃斯美拉达”号速度太慢，不可能逃跑，陈旧的火炮（8门40磅加农炮、4门30磅炮和2门6磅炮）面对敌人的铁甲舰也没有丝毫胜算。但他以朴素的话语告诉部下们他的期望：“孩子们，这场战斗在实力上是不对等的，但双方的智慧和勇气毫无差别。智利海军的旗帜从未在敌人面前倒下过，我希望这次也是这样。就我个人而言，只要我还活着，我们的战旗就会在它原来的位置上飘扬。如果我战死，我的军官们也将继承我的志愿，尽到他们的职责。智利万岁！”水手们以齐声欢呼回应了舰长，随后各就各位。

“胡阿斯卡”号选择了一个合适的距离（660码），停了下来，一边缓慢前进，一边以它沉重的炮塔对“埃斯美拉达”号开火，加特林机关炮和步枪的火力从桅盘、索具和甲板上不断向单薄的智利军舰倾泻。“埃斯美拉达”号陈旧的30磅滑膛炮奋力还击，但



1. 阿尔图罗·普拉特舰长。

2. 孔德尔舰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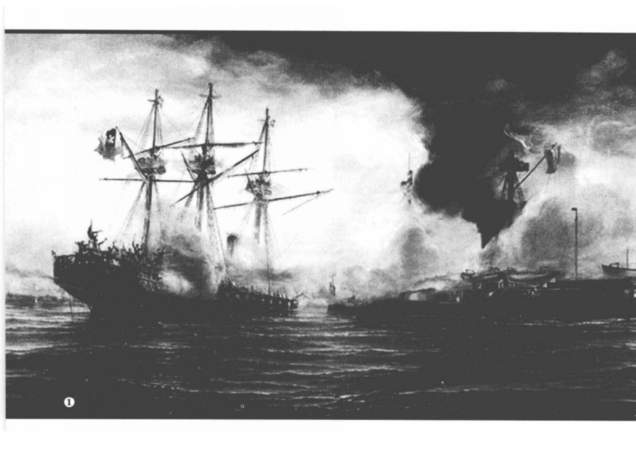
是对铁甲舰只能造成微弱的损伤。

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在3个小时面对面的决斗后，“埃斯美拉达”号居然几乎没有受伤：秘鲁炮手为了避免打中岸上（毕竟这是一座秘鲁的港口），不得不调整火炮的射角，加上秘鲁海员缺乏对炮塔的操作经验，只有1发炮弹直接命中了“埃斯美拉达”号。不过，岸上的秘鲁陆军部队把一门9磅野战炮架到了海滩上，这门炮对“埃斯美拉达”号造成了严重的损伤。为改变不利的态势，普拉特下令移动泊位。但就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机动过程中，4个锅炉中的一个爆炸了，航速下降到4节，几乎只能在原地打转。

战斗开始前，格劳曾经得到一份错误情报，误以为“埃斯美拉达”号的锚地周围布满了水雷，因此始终不敢采用撞击战术。现在，普拉特的机动使情况一目了然了：所谓“环绕埃斯美拉达号的水雷”根本不存在。11时30分，格劳下令：全速前进！撞沉敌舰！

普拉特看着对手迎面扑来，尽管他的军舰几乎没有动力，却成功地规避了第一次撞击。“胡阿斯卡”号一下子扑了空，撞击造成的惯性使它顺着“埃斯美拉达”号的船壳横靠在了船帮上。这时，史诗性的一幕发生了：普拉特舰长举剑怒吼：“跟我来，小伙子们！”翻过栏杆跳到了秘鲁铁甲舰的甲板上，召唤他的水兵跟进。胡安·阿尔迪亚军士长成功地跟了上来。“胡阿斯卡”号随即后退，只有另一名智利水兵阿尔塞尼奥来得及跳到了它的甲板上。这三人几乎立刻在敌舰的甲板上被步枪打死了。普拉特舰长在牺牲之前成功地冲向炮塔，用手枪打死了秘鲁海军上尉巴尔韦德。

现在，“埃斯美拉达”号的指挥任务落到了二副路易斯·乌里韦上尉身上。“埃斯美拉达”号甲板和炮位上的所有人刚刚目睹了舰长的英勇牺牲，现在，只要能为普拉特报仇，他们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秘鲁军舰的第二次撞击为塞拉诺上尉提供了再次跳帮的机会，这次他成功了。但塞拉诺和他的12名同伴几乎立即被秘鲁人轻武器的火力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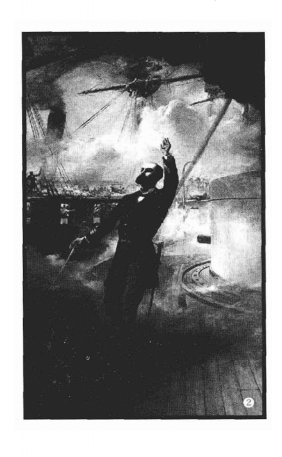


住，并相继战死在“胡阿斯卡”号的甲板上。

秘鲁人一边冲撞一边继续炮火射击，“埃斯美拉达”号的甲板很快变成了屠场：在第二次撞击结束后，有一半的水手被打死了；弹药库、锅炉舱以及底舱沉入水中；风帆和索具全部被打飞，能用的火炮都失灵了。但是它誓不投降，水兵们抓起所有能用的东西，步枪、手枪甚至马刀和长剑，继续向敌人射击。“胡阿斯卡”号的第三次撞击切进了“埃斯美拉达”号的中部，几秒钟内，“埃斯美拉达”号沉没了。就在甲板没入水中的那一瞬间，候补少尉里克尔梅从唯一一门完好的火炮中发出了不屈的最后一弹。12时10分，“埃斯美拉达”号带着200名水兵中的135人沉没了，最后沉入水中的是智利人的战旗。

这次战斗持续了4小时。“胡阿斯卡”号的损伤相当可观，但并不严重：作为撞击的后果，它的一些舰首舱室进水，主炮塔也错位了。乌里韦上尉后来获救，他和另外62名水兵被囚禁在伊基克。

“埃斯美拉达”号沉没之时，“科瓦东加”号正在向南方加速逃走，秘鲁的铁甲舰



1. 伊基克海战："埃斯美拉达"号和"胡阿斯卡"号的炮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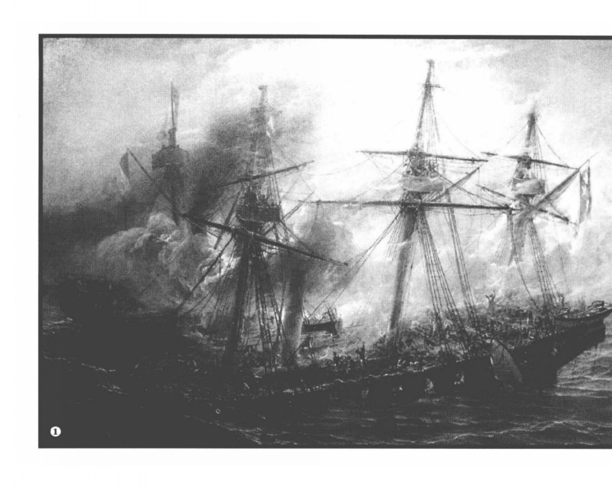
2. 伊基克海战：普拉特舰长阵亡。

"独立"号在后面紧紧追赶。孔德尔和普拉特一样命令士兵们爬上桅杆，用步枪向敌人的甲板射击，这样敌人就不能发射舰首炮了。孔德尔紧贴海岸线进行机动，成功地规避了对方两次撞击的企图。

在格雷萨海岬外，"科瓦东加"号舰底划过一块暗礁，造成轻微的擦伤。孔德尔故意把军舰的舷侧暴露给敌人，大喜过望的莫尔下令以全速进行撞击。"科瓦东加"号忽然灵活地启动规避，"独立"号狠狠地撞上了礁石。它的龙骨扭曲了，船底撕开一个大洞，只有火炮仍在徒劳地摇摆着。孔德尔命令己舰折返，进入敌舰火炮射击的死角，一边推进一边向对方的甲板扫射，直到对方的舰旗被打下来。这时"胡阿斯卡"号在北方出现了，孔德尔旋即意识到留在伊基克的"埃斯美拉达"号已经被消灭了，于是以最大速度逃走，身后留下了一堆燃烧的残骸。

在这场战斗中，秘鲁方面18名水兵战死，5人受伤；智利方面4人战死，3人受伤。格劳试图拖带"独立"号，但后者损伤过重，已经不堪使用。"胡阿斯卡"号捞起"独立"号的火炮，救起落水的船员，船体则被付之一炬。秘鲁海军的双璧之一已经被击碎。"胡阿斯卡"号在击沉"埃斯美拉达"号并追击了"科瓦东加"号后，还曾两次与安托法加斯塔要塞进行炮战，但收效甚微。

伊基克血战的影响空前深远。历史上很少出现这样的时刻：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甚至在战争爆发后数月内，智利国内仍有强大的反战舆论。但是一个谦逊的、不知名的低级军官，一个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的人，唤醒了所有智利人心中沉睡的爱国主义精神。从那一刻开始，全体国民都集结在了普拉特的旗帜下。



年轻人离开陆军的营房投奔海军，孩子们离开学校参加海军军校，很快从智利全国各地募集起足以购买一艘新的“埃斯美拉达”号的款项。从某种意义上说，普拉特失去了他的战舰和一次战斗，但是为智利赢得了整场战争。阿尔图罗·普拉特海军少校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广场、街道和建筑。智利的一个省被命名为“普拉特舰长省”，智利的第一个南极科考站也被命名为“阿尔图罗·普拉特少校站”。

安加莫斯岬海战与进军秘鲁

尽管整个智利上下都充斥着爱国主义的狂热情绪，但是当海军官兵们得到伊基克海战失利的消息时，士气还是受到了很大打击。除去普拉特的英勇行为外，他和他的150名官兵因为被“遗弃”在伊基克而不幸牺牲的事实在水兵中引起了不满。威廉姆斯不得不对拙劣的进攻卡亚俄计划承担全部责任，重新回来封锁伊基克。在途中，他遭遇了“胡阿斯卡”号，但距离过远，不足以靠近交战。“胡阿斯卡”号成功到达卡亚俄，进



1. 伊基克海战："埃斯美拉达"号的沉没。

2. 胡安·拉托雷海军上将。

入船厂进行修理。

格劳舰长此后频频出动，骚扰智利的交通线。借助"胡阿斯卡"号（相对于商船）的高航速和机动性，他成为智利海军痛苦的源泉。他每一冲进智利港口，就破坏驳船、码头和栈桥，捕捉商船，并且总能在智利海军的铁甲舰靠近之前就顺利逃脱。

1879年7月10日晚上，"胡阿斯卡"号大摇大摆地进入了伊基克港，试图抓捕运煤船"马蒂亚斯·科西尼奥"号。在其得逞之前，拉托雷指挥的"马加兰尼斯"号在黑暗中出现了，靠近"胡阿斯卡"号并与其交火。格劳4次试图撞击该舰，但拉托雷每次都借助及时转舵和调整航速规避了。智利人的小口径炮始终保持齐射，其中一次差点以115磅炮弹击中"胡阿斯卡"号。秘鲁人的还击收效甚微，"马加兰尼斯"号一直坚持到"科克伦"号到来，后者是被炮弹的爆炸声及拉托雷放出的大量救生火箭吸引来的。

由于普拉多总统事先严令格劳不得与对方铁甲舰发生交战，因此"胡阿斯卡"在发现"科克伦"号之后就借助黑暗逃走了。拉托雷的英勇抵抗得到了报纸的赞誉。公众大声疾呼，他应当去指挥一艘铁甲舰，最后他接手了"科克伦"号。

7月23日，"胡阿斯卡"号带着"联合"号，在安托法加斯塔港外抓捕了智利运输船"雷马克"号，这条船当时正运载着智利的一个骑兵团和300匹军马。马匹被转交给秘鲁军队，战俘们在阿里卡被送上了岸，运输船则被武装起来，成为一艘秘鲁袭击舰，格劳舰长达到了他个人荣耀的顶峰。圣地亚哥的公众义愤则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暴力高度。声名狼藉的陆军部长乌鲁蒂亚在离开国会时遭到了石块袭击，他很快被文官索托马约尔接替。

1. 秘鲁国家英雄——格劳海军上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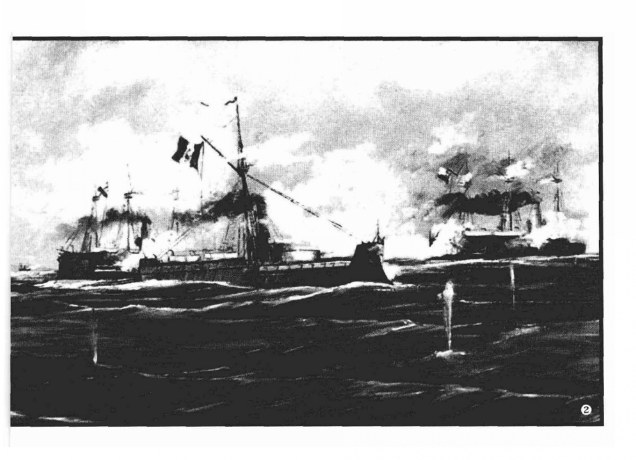
2. 安加莫斯海战（油画）。



索托马约尔命令威廉姆斯解除对伊基克的封锁，分批（每次一艘）带铁甲舰到瓦尔帕莱索，由潜水员清洗船壳，并全面检修机器。不久，由于威廉姆斯看上去缺乏领导舰队的能力，因此被加尔瓦里诺·里韦罗斯上校取代，不仅整个舰队得到了重新组织，海军司令部也从首都圣地亚哥迁到了安托法加斯塔，以便更清楚地视察前线局势。

所有这些准备的目的都是抓捕或击沉“胡阿斯卡”号。但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格劳成功地阻止了智利指挥官们发动进攻。8月27日，“胡阿斯卡”号冲进安托法加斯塔，在远距离与“马加兰尼斯”号和“阿布陶”号炮舰交火。当晚，它在“阿布陶”号附近布下了一枚水雷，但是电线缠结在了一起，水雷反过来向“胡阿斯卡”号漂去。为了制造英雄人物，秘鲁海军对外宣传部门声称是迪亚兹·坎塞科上尉英勇地跳入水中，拨开了水雷，但真实情况是“胡阿斯卡”号派出了一条小船，找了一晚也没有发现那枚失踪的水雷。在这次行动中，“胡阿斯卡”号被一发300磅炮弹击中，装甲带受损，一名军官战死，数人受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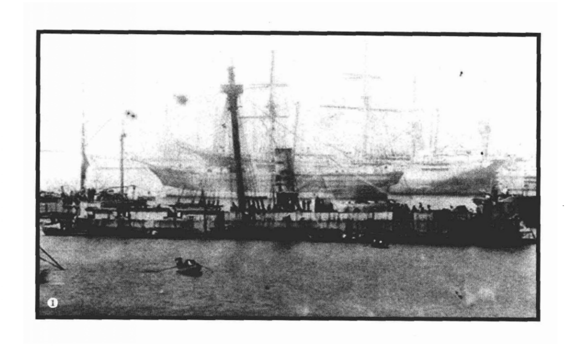
到10月1日，里韦罗斯已经准备完毕。他得到了明白无误的命令：不论“胡阿斯卡”号在何方，找到并摧毁它。完成这个任务相当困难，但里韦罗斯系统地实施着计划。他的勤勉和努力终于收到成效：向北开往阿里卡的途中，海上的一些渔人告诉他，曾目击“胡阿斯卡”号去往南方。里韦罗斯断定这次格劳不可能逃脱了。为了覆盖尽可能广的海域，他把舰队分为两个分队：第一分队由拉托雷指挥，包括“科克伦”号和最快速的舰艇；里韦罗斯本人坐镇“布兰科·恩卡拉达”号，统率其余的舰艇。拉托雷在距离海岸线20到30海里的范围内进行搜索，里韦罗斯在他前面50海里，检查所有“胡阿斯卡”号可能躲藏的港汊和口岸。



10月8日清晨，“胡阿斯卡”号和“联合”号正在向北航行。瞭望哨发现地平线上出现烟柱，于是叫醒了格劳。已升为少将的格劳下令改航向为西，相信他的高航速已经足以应付剩下的一切。他是如此自信，以至于马上就回去睡觉了。7时30分，瞭望哨发现烟柱变成了三根。格劳再次被叫醒，他走上舰桥，随即发现中计了，于是命令“联合”号以全速向北航行，自己则尝试穿过“科克伦”号和海岸之间的空隙逃走，而不是继续向西做躲避机动。

“科克伦”号以11节航速接近“胡阿斯卡”号，在拉托雷的冷静指挥下，水兵们已经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在两小时不到的时间里，两舰已经进入了彼此的射程。拉托雷并不准备转向并齐射，以免降低航速，因此他的炮火保持静默，直到确信足以准确命中“胡阿斯卡”号。

上午9时25分，“胡阿斯卡”号首先开火。它的射击距离稍近，但炮弹正中“科克伦”的舰首装甲，弹开后仅仅击中了厨房。拉托雷继续驶近，当他距离“胡阿斯卡”号仅仅600码时，摧毁性的射击开始了。智利人弹无虚发，第一次齐射就击中了“胡阿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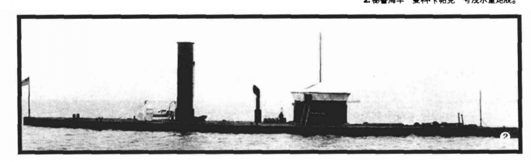
卡”号的驾驶台，操舵装置被摧毁，军舰失去控制，随后一发炮弹在指挥塔内爆炸，弹片炸死了格劳和全部高级军官。“胡阿斯卡”号十分凶狠，炮塔内的一门300磅火炮仍在射击，威力巨大的撞角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事实上，双方的舰船随后都试图撞击对方，但无一奏效。智利人继续以线膛炮和桅盘上的两挺加特林机关枪进行猛烈的射击，“胡阿斯卡”号甲板上的人员纷纷躲入舱内。

上午10点，在战斗开始半小时后，指挥舰“布兰科·恩卡拉达”号出现在战场上。它的水兵们迫不及待地要加入这场战斗，以最快速度冲来，几乎撞上“科克伦”号，拉托雷不得不调整航向以规避。在两艘铁甲舰和其他小型舰艇的火力打击下，“胡阿斯卡”号失去了战斗力。当它的舰旗被打下来时，人们认为它要投降了，但是“胡阿斯卡”号随即升起一面新旗，继续作战。到11点，“胡阿斯卡”号已经无法坚持，只好弃舰。舰上闪起了火光，通海阀也被打开。但拉托雷已经预料到这个情况，派出两条舢板，在罗杰斯上尉（英裔）和辛普森上尉（英裔）指挥下扑上“胡阿斯卡”号。在手枪逼迫下，秘鲁船员被迫放水淹没弹药舱，并把火扑灭，通海阀也被及时关上。“胡阿斯卡”号被智利海军俘获了。

历史上很少有哪艘军舰受到如此沉重的损伤还能保持不沉。智利人的炮火是毁灭性的，精确度也属一流，差不多50%的炮弹命中了目标。“胡阿斯卡”号上的情景十分可怖：到处堆积着死尸和伤者，1/3以上的水兵伤亡。8月27日战斗中受损的装甲带没有修

1. 被智利海军俘获的“胡阿斯卡”号铁甲舰。

2. 秘鲁海军“曼科·卡帕克”号浅水重炮舰。



复，智利人的射击轻易地穿透了其余装甲，在内部爆炸，数以千计的弹片散布到各处，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胡阿斯卡”号进行紧急修理后被带到瓦尔帕莱索。该舰的装甲带得到修复，加装一些小炮，随后加入智利舰队，由曼努埃尔·托马森指挥。只有高速逃跑的“联合”号得以返回秘鲁。

安加莫斯岬海战对近代铁甲舰在海战中的作用是一次重大考验。秘鲁人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战斗中英勇奋战，但他们丧失了“胡阿斯卡”号，也就丧失了控制海洋的最后一点希望。现在，智利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实施他们的作战计划了，进攻、登陆、补给，百事可为。索托马约尔现在开始全面实施他的计划：占领秘鲁的硝酸盐产地塔拉帕卡省。1879年11月2日早上，一支由6艘战舰和10艘运输船组成的舰队出现在伊基克港附近，两小时的血战后，7000人的智利陆军部队成功登陆，绕过伊基克开始向内陆挺进，一直到达了圣弗朗西斯科。在那里，他们战胜了秘——玻联军的进攻。腹背受敌的联军主动放弃了伊基克，把整个塔拉帕卡省丢给了智利人。

占领塔拉帕卡省之后，智利舰队建立起对秘鲁海岸的完全封锁。“布兰科·恩卡拉达”号独自巡航时遇到了秘鲁护卫舰“皮科马约”号。秘鲁人一看见铁甲舰，就抛弃了他们自己的战舰，在上面放了一把火以后跳水逃生了。智利水兵登上“皮科马约”号，扑灭大火，挂起了智利旗。秘鲁残余的海军力量只剩下了“联合”号和一些美国内战时期的岸防炮塔舰。

智利舰队在海上继续攻击阿里卡港。1880年2月27日，“胡阿斯卡”号和“马加兰尼斯”号冲进港内，对铁路上一列正要离开的运兵火车开火。秘鲁炮兵从港口南边的莫罗山上对智利军舰开火还击，“胡阿斯卡”号被命中，被迫暂时撤退。当它紧急修理后再度回到战场时，秘鲁浅水重炮舰“曼科·卡帕克”号出现在它面前。“胡阿斯卡”号

处在秘鲁炮兵和军舰的夹击下，数次中弹。为改变不利的战场态势，曼努埃尔·托马森舰长尝试了一次大胆的机动：绕到“曼科”号的后方，袭击其没有火炮的尾部。但在关键时刻，“胡阿斯卡”号的主机失灵了，于是它马上成了“曼科”号200磅线膛炮的死靶子。一发炮弹准确地命中甲板，托马森舰长当场战死，只有烧焦的头骨和佩剑掉到了甲板上。副舰长巴尔韦德指挥军舰边反击边抢修，一小时后才成功撤退。当天晚上，孔德尔舰长接手了“胡阿斯卡”号。

塔克纳战役后，玻利维亚人放弃了战争，再也没有发起过主动进攻。秘军残部则悉数撤到阿里卡，这个港口随即也被放弃，所有的秘鲁残军都退到了莫罗山上。

6月16日，智军对莫罗山要塞发起了海陆联合攻击，但遭到秘鲁炮兵的顽强抵抗，秘军重炮射程内的所有舰船都遭到强大的火力打击，“马加兰尼斯”号和“科瓦东加”号被击中，一发炮弹飞进“科克伦”号右舷的炮廓里，引爆了一枚正在装填的炮弹，紧随其后的一连串爆炸造成27人死伤。失去一半火力的“科克伦”号冒着黑烟撤退了。进攻暂时受挫。

次日清晨，一支智利山地部队从背面爬上了小山，在白刃格斗后成功地冲上山顶，控制了要塞的火力。秘军要塞指挥官弗朗西斯科·博洛内西上校和原“独立”号舰长莫尔都在战斗中死亡。“曼科·卡帕克”号的水手把军舰凿沉后向智利军舰投降，一艘试图逃跑的秘鲁鱼雷艇被智利补给舰“公牛”号击沉。

阿里卡的征服标志着智利进攻性战役的结束。现在，智利人觉得可以进行谈判以取得和平了。他们接受了一名美国军官的调停，智、秘、玻三国代表在美国军舰“拉克瓦纳”号上举行了谈判。但智利提出的条件被秘鲁人拒绝，因为他们仍不相信他们已经彻底战败，于是，智利人决定把战火蔓延到秘鲁首都利马。

在占领阿里卡之后，里韦罗斯允许秘鲁运输船把伤病战俘运往利马，但伤兵的数量超过了秘鲁运输舰的最大运载量，因此一些伤病战俘被智利军舰“罗阿”号运送到了卡亚俄，进入了当地的医院。1880年7月3日，“罗阿”号拖带一艘装满新鲜食物和补给品的驳船回到阿里卡。当水兵们正要将驳船上的柳条箱搬运上岸时，小船忽然发生了恐怖的爆炸。大爆炸在“罗阿”号的舷侧撕开了一个大洞，这艘军舰几乎立刻就沉没了。一个月以后，同样的命运降临在富有历史意义的炮舰“科瓦东加”号身上，该舰只有15人幸存。

尽管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两起事件是秘鲁政府方面策划的，智利人还是被激怒了。在他们看来，“罗阿”号刚刚完成了一项对秘鲁有利的人道主义任务；而对“科瓦东



海军上将帕特里克·林奇（1825-1886）。

加”号的破坏也是对智利整个国家的侮辱和伤害，因为这条船是在对西班牙的战争中俘获的，而那场战争是智利为维护秘鲁而打的。公众压力要求里韦罗斯迅速结束秘鲁人的“鱼雷恐吓”，他随即开始了激烈的报复。首先，里韦罗斯要求“联盟”号和“雷马克”号投降；当秘鲁人如先前预料的那样断然拒绝后，智利舰队炮轰了秘鲁的港口。

同月，帕特里西奥·林奇海军上校奉令率领3000名士兵进攻秘鲁的北部海岸。林奇远征队的目的是对秘鲁的北方港口造成尽可能严重的破坏，以此使这些地区的居民惊恐沮丧，放弃支持政府在南方进行的战争。智利军队将卡亚俄和帕塔之间所有秘鲁港口内的政府和私人货栈付之一炬。在一些地方，他们甚至深入内地冒险，要求民政当局和庄园主缴纳“保护费”，一旦遭到拒绝，他们的庄园和货栈就被摧毁。

尽管秘鲁人偷偷藏匿了大量的金钱和货物，林奇远征队还是给秘鲁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破坏。林奇本人诚实而守信，给他的所有战利品制作了精确的账目并呈递给智利政府，但国际舆论认为这支远征队就是海盗，因为许多中立国商人也被勒索了“保护费”。林奇远征队的行动给智利造成了外交困境。

为了打破智利海军对卡亚俄港的封锁，秘鲁人开始用雷击战来袭击他们。秘鲁海军先后总共用上了7种水雷和5种鱼雷，甚至还动用了“公牛”号潜艇。这种新武器成功地执行了12次潜航任务，但发射的鱼雷无一命中。双方使用更频繁的是小型鱼雷艇。每当夜幕降临，双方的蒸汽鱼雷艇都会在港内巡弋，并经常发生遭遇战。为了把智利鱼雷艇引进岸炮的射程内，秘鲁人使出了许多花招。1880年12月6日，智利舰队发现一支小型的秘鲁护航舰队在“联合”号护卫下从港内开出，于是派3艘鱼雷艇全速前去拦截。其实，

护航队仅仅是一个诱饵，“联合”号后面拖曳着一艘装有一门大口径火炮的蒸汽驳船，岸炮也开始射击。智利舰队发现有诈，迅速折返，但仍有一艘鱼雷艇被击中沉没（智利潜水员后来趁夜将其打捞出水加以修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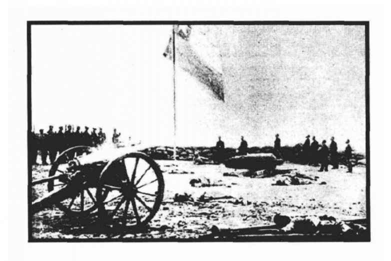
智利人需要射程更远的火炮来对付对方的要塞炮，以及龟缩在岸边的军舰。他们购买了一艘爱尔兰趸船，重新命名为“安加莫斯”号，在上面装了1门新型的8英寸180磅阿姆斯特朗后膛炮。每天日落之后，智利人就用军舰拖曳着“安加莫斯”号开到距离要塞8000码处，利用其长射程对岸上炮台和锚泊中的秘鲁军舰开火。但在1880年12月底的一次攻击中，“安加莫斯”号的火炮因为后坐力过猛，居然导致整个炮身从支架上掉了下来，弹到甲板上砸死两人，然后掉进了海里。

为实现攻占利马的目标，智利在阿里卡集结了3个师的陆军部队，人数高达26000人，分乘36艘运输船，由海军提供护航。1880年11月18日，智利第一师首先在皮斯科登陆，沿着由战舰保护的海岸徒步向北推进。由于其进军速度缓慢，因此该师指挥官被就地解职，由海军的林奇上校来接替。林奇上校此前的远征在国内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因此受到了第一师上下的一致欢迎。一星期后，另外两个师也在秘鲁沿海登陆，都没有遭到任何抵抗，沿途甘蔗和咖啡种植园中从事奴隶劳动的中国劳工还将他们作为解放者来欢迎。

1881年1月14日凌晨，智利军队开始对利马发动总攻。1月15日，利马城外的秘军最后据点米拉弗洛雷斯山陷落，利马市长宣布投降。当天晚上，一群由秘鲁军队流散士兵带领下的暴徒洗劫了利马和卡亚俄全城。城内的外侨自发组成一支自卫队，勉强维持住了秩序，直到智利军队入城接管。

在卡亚俄失守前，秘鲁指挥官命令所有舰艇自爆，以避免被智利人俘获。“联合”号、“阿塔华尔帕”号和“雷马克”号全部自沉，港口也被执行了爆破，残余的秘鲁军队全部被解散。当林奇到达卡亚俄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时，映入眼帘的只有冒烟的废墟和半沉的舰船残骸。

尽管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可能还需要数年时间，智利海军还是圆满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秘鲁海军被完全摧毁了，秘鲁的主要港口现在都处在智利人的控制下。智利舰队仅有的任务就是把秘鲁领土上的部队分批运回本国，同时为留下来的占领军提供补给、弹药和换防的部队。经过周全的考虑，平托总统擢升林奇为海军上将，出任秘鲁军事管理委员会主席。尽管他此前有过统率“海盗远征队”的劣迹，林奇在统治秘鲁的三年内实施了宽大公平的政策，有效地协调了占领军和当地民政当局的关系，为和平谈判的达成



智利军队占领利马外港——卡亚俄要塞。

创造了条件。甚至连秘鲁人也对他的行政能力表示嘉许，有些地区称他为“秘鲁有史以来最好的总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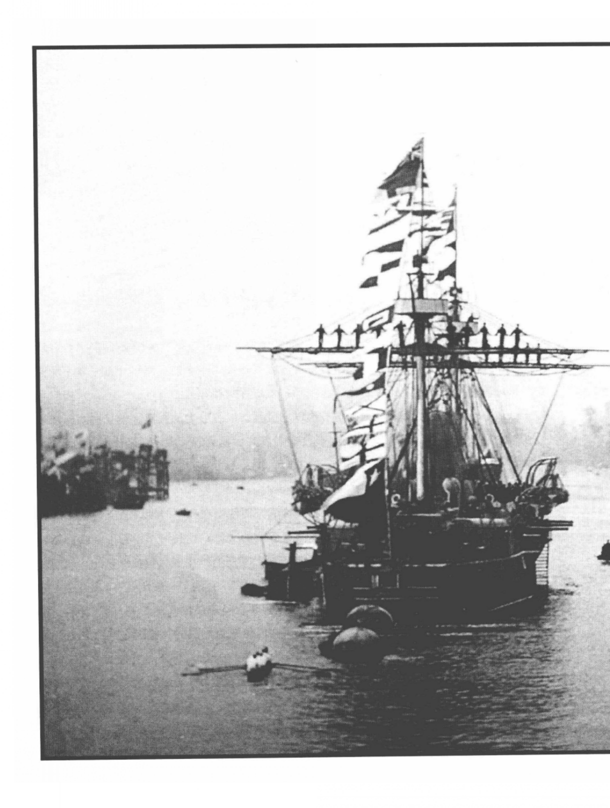
智利历史学家对太平洋战争期间海军的行动基本持肯定态度。国外观察家普遍认为，智利海军在战斗中的表现体现了良好的战术素养和训练水准。海军一直采取主动态势，尤其是对一面环沙漠的伊基克的包围和占领堪称封锁作战的典范。“科瓦东加”号对“独立”号的格雷萨海岬之战则是一次以弱胜强、以智胜力的经典。一旦制海权被智利所掌握，战争的大势就一目了然了。这与普拉特在伊基克的英勇表现是分不开的。

1891：内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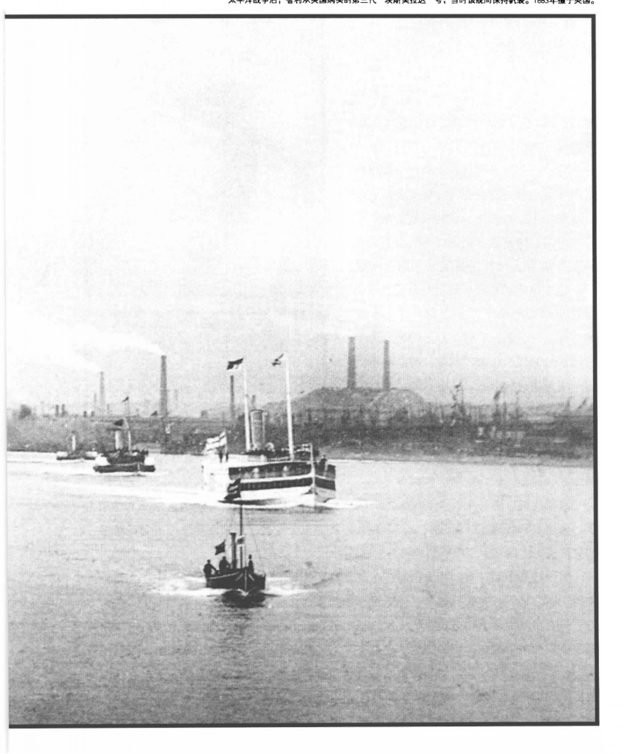
太平洋战争彰显了海洋之于智利的巨大价值。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一支现代化的舰队对维护和平也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受战争胜利的鼓舞，智利海军得到了继续扩充。1886年上台的何塞·曼努埃尔·巴尔马塞达总统下令，对所有铁甲舰（包括俘获的“胡阿斯卡”号）进行全面现代化改装，并在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订购了一艘装备2门10英寸主炮的最新型防护巡洋舰。这艘新舰完工时，不仅是世界上航速最快（18.3节）的巡洋舰，也是世界海军史上第一艘现代意义上的巡洋舰。它以伊基克之战的英雄舰之名命名为“埃斯美拉达”号。

太平洋战争后，智利的国力稳健而迅速地成长。随着欧洲工业的发展，对硝酸盐和铜的需求猛增，这两项战略物资的出口为智利带来巨额财富，国库岁入从1886年的3700万金比索增至1890年的5800万金比索。凭借滚滚而来的财源，智利陆军和海军装备一新。

“埃斯美拉达”交货后，智利又在欧洲签订了增购2艘防护巡洋舰、2艘鱼雷巡洋舰



太平洋战争后，智利从英国购买的第三代“埃斯美拉达”号，当时该舰尚保持帆装。1883年摄于英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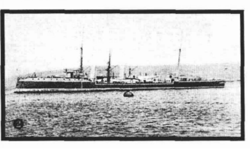


1. 蒙特海军上将（1847~1922），1891~1896年为智利总统。

2. “林奇”号鱼雷巡洋舰。

3. 拆除帆具的第三代“埃斯美拉达”号。该舰在中日战争时出售给日本，改名“和泉”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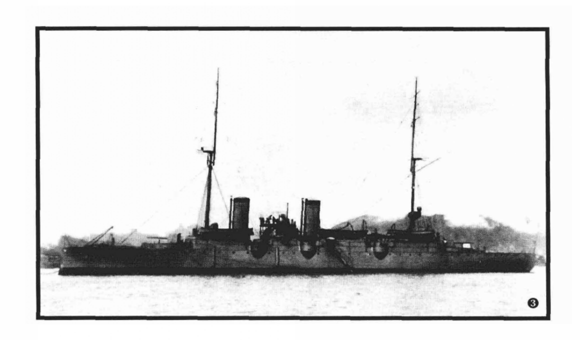




和1艘新型铁甲舰的合同。这个庞大的舰队建设计划由已经被提升为上将的拉托雷一手负责。作为当时世界上第一场铁甲舰之间海战的最终胜利者，拉托雷在欧洲享有崇高的声誉。他还为智利采购了第一批白头鱼雷。随着这批先进武器的到来，智利海军成为了世界次强国家中的海军翘楚。瓦尔帕莱索要塞得到全面翻修，塔尔卡瓦诺则被建设成了一个拥有大型干船坞、修理厂、钢厂、兵工厂、燃料仓库和海军兵营的现代化海军基地。智利海军实力一度雄居世界第六，并远远超过美国海军。强大的军事力量使得智利政治领导人的野心倍增，以至于在19世纪90年代甚至策划同西班牙开战，以夺取菲律宾群岛和关岛。

海军建设蒸蒸日上，智利国内的政治危机却已现端倪。时任总统的巴尔马塞达致力于社会进步和促进工人阶级福利，但是在方法上流于专横。他试图建立个人独裁统治，与立法机关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太平洋战争后，智利相继选举产生了几位新的政治领袖，但海军始终未能在政治上取得一席之地。林奇和孔德尔已经去世，拉托雷远赴欧洲，退役的里韦罗斯置身政治之外，只有伊基克之战中普拉特的二副乌里韦仍在军中。权力和声望的真空使得在太平洋战争中仅为护卫舰指挥官的维埃尔和蒙特登上了舞台中央，其中又以豪尔赫·蒙特更有实力。太平洋战争期间，他坚持在喝咖啡和茶时不加糖，因为糖是战略物资，必须节约使用。安加莫斯之战中，蒙特直言不讳地指出里韦罗斯的机动失误，并主动纠正旗舰的航向，避免了“布兰科”号的损失。当国会通过对总统的不信任案时，作为海军代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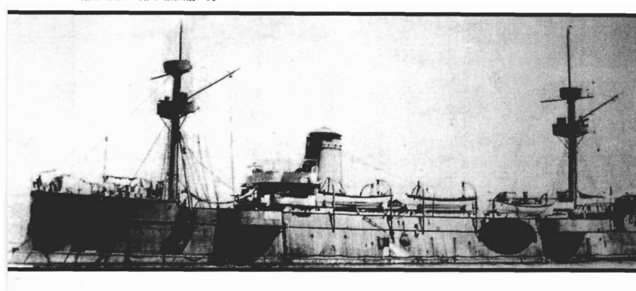
蒙特公开表示了支持。

另一点必须提及的是智利海军的自由主义政治传统。当国会和总统分别试图获得军队的支持时，陆军领导人大多站在巴尔马塞达一边，海军里的所谓“瓦尔帕莱索贵族”（当时智利海军的主要基地和军校都在瓦尔帕莱索）则强有力地支持国会。绝大多数智利海军军官都曾在英国接受教育，对议会制抱有好感，忠诚于共和政体和宪法。他们纷纷要求总统主动去职，但后者严词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乌里韦、维埃尔和少数人徒劳地加以反对，海军军官团还是通过了一个《智利海军对国是问题共同宣言》，“以那些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名义”要求巴尔马塞达去职。不久他们又公开发表了第二次宣言，“指派豪尔赫·蒙特先生前去协助国会稳定秩序，保卫宪政”，海军成为反对总统独裁的中坚力量。

在政治危机中，智利国会领导人登上了在瓦尔帕莱索港外停泊的海军舰艇，舰队升起满旗，拉响汽笛，召唤他们在岸上的“兄弟”共同加入起义，但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在塔尔卡瓦诺，智利海军的骄傲、新型巡洋舰“埃斯美拉达”号不仅没有成功说服陆上部队一起行动，还差点遭到沿岸新建炮台的射击。海军与陆军兄弟阋墙无疑是一出悲剧，争端双方都掌握着武装，唯一的问题仅仅是：战争何时开始。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智利舰队始终停泊在瓦尔帕莱索，海军和岸上的陆军既没有敌对行为，也不进行联络。不久后，守卫码头的部队开始频繁地向舰队的上岸舢板放

法制防护巡洋舰“埃拉苏利兹总统”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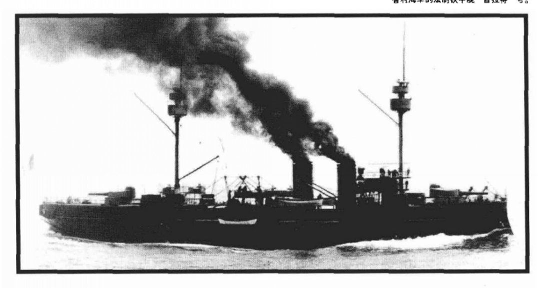
冷枪。一天早晨，蒙特被一声炮响惊醒。他跑上甲板，发现是岸上的野战炮向旗舰开了一炮。由于距离尚远，且“布兰科·恩卡拉达”号装甲厚重，军舰损害轻微。但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了：岸上的总统军决定先发制人。蒙特下令移动泊位，远离岸炮射程。大型军舰被分散到不同的港口，负责募集陆军部队，争取市民支持，“科克伦”号和“马加兰尼斯”号则驶往伊基克。这个小镇此时已被海军陆战队攻占，作为“国会主义者”的首都。

尽管国会方面仅仅得到海军“漂浮的支持”，但他们在地理上的优势显而易见：智利的北部省份很容易从海上加以控制，这一区域也是智利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因此一旦北方被占领，总统军方面就将缺少购买军火最急需的外汇；北方的矿工和硝石工人们比起中部山区的农民具备更独立的思想意识，政府施加的压力越大，他们加入国会方面的倾向也就越强；这一地区的大多数行政官员都是英裔或有英国血统，他们更笃信议会民主。

蒙特率领一支数量微小的海军陆战队在皮萨瓜登陆，夺取了这个小镇，宣布成立“国会陆军”。这支军队由舰队拨出的一小批支援者、塔尔塔尔省的民兵和100名起义的皮萨瓜要塞守军组成，总共只有1200人，装备低劣，没有统一的制服，而且极端缺乏战斗纪律和有陆战经验的军官。

总统军同样有软肋：他们没有海军，因此只得将运输船“帝国”号装上武器，改成

智利海军的法制铁甲舰“普拉特”号。



武装袭击舰。该舰航速较快，可以运载陆军部队增援伊基克，以实现从陆上进攻皮萨瓜的最终计划。由“帝国”号分批送上岸的900名政府陆军精锐在瓦拉遭遇从皮萨瓜主动出击的国会海军陆战队，遂给予对方猛烈的打击。国会军丢下250具尸体后乘火车退回皮萨瓜固守，以待舰队来将他们撤走。如果总统军的后续行动更为及时的话，这次战斗本可以就此终结起义。但磨蹭的陆军给海军以可乘之机，从而改写了日后的历史。

1891年2月18日，伊基克要塞遭到总统军陆军的进攻。要塞守军是海军陆战队的一支小分队，但司令梅利诺·贾帕和水兵们表现出了无畏的气概。他们在民房内中英勇抵抗，拒绝投降。海上的舰队也以炮火进行最大限度的火力支援。结果是啼笑皆非的：由于双方都寸步难进，不得不达成一个暂时的停火协议，各自考虑下一步对策。原本占据优势的索托上校发现，他的海上补给线已经被海军切断，而伊基克的另一面则是荒无人烟的沙漠。最后，他决定抛弃总统，改投国会。伊基克之战以海军的胜利而告终。

国会军宣布对整个智利北方海岸进行封锁，但“帝国”号凭借航速优势仍可以将部队和给养轻松地运送到隐蔽的登陆点。这一地区有1300名政府陆军，他们装备精良，军饷充足，但是缺少弹药。为抢在他们得到增援前结束北方战事，国会陆军决定先发制人。他们借助从军舰上拆下来的加农炮组成了炮兵部队，水兵们还把甲板上的加特林机枪拆下来装到火车上，然后以这种武装列车把国会陆军运往北方。两军在波索阿尔蒙特遭遇，激战4小时后，总统军陆军的弹药用完了。国会军在付出高昂的代价以后取得了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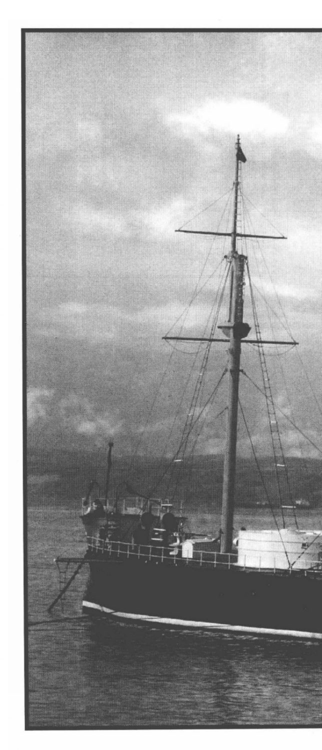
利。在这场血战中，双方士兵的死亡率高达45%。

蒙特在伊基克组建了一个松散的联合政府，试图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未能奏效。但他成功地阻止了欧洲厂家向总统军移交已经完工的“普拉特”号铁甲舰和“埃拉苏利兹”号、“平托”号防护巡洋舰。国会军还与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厂商订约，购买武器弹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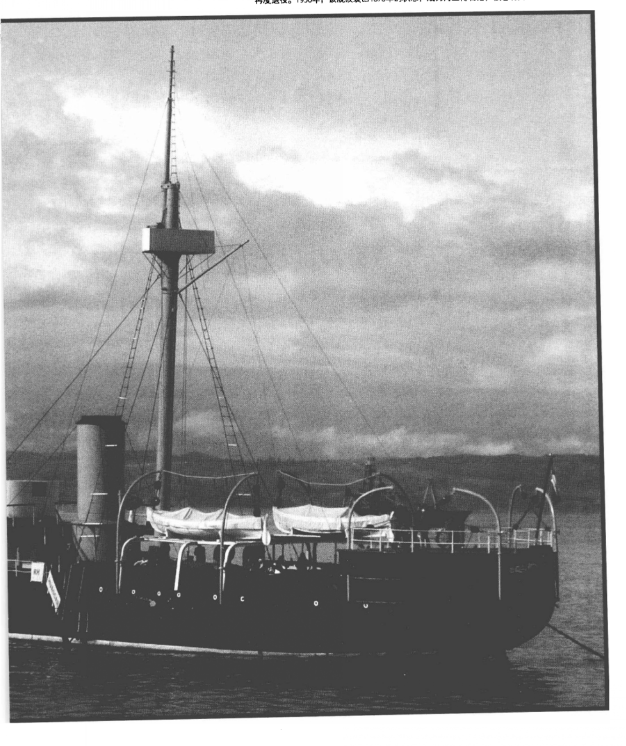
巴尔马塞达总统并不打算就此放弃。他深知制海权在国内战争中与在对外作战中同等重要，必须阻止国会军控制海洋。这个任务并不容易完成，因为对手是世界上最富经验的水手，拥有先进的舰艇、训练有素的舰员和充足的弹药与燃料供应。要打破对手的优势，就必须借助最新的科技成果。

1891年3月，总统军从英国购买的713吨新型鱼雷巡洋舰“林奇”号和“孔德尔”号到达瓦尔帕莱索。它们各自装备有3门105毫米哈乞开斯速射炮和5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验收合格后，两舰立即启程，护送“帝国”号前去袭击国会海军。4月22日深夜，鱼雷舰到达了国会海军停泊的卡尔德拉锚地。借助夜色的掩护，两艘鱼雷巡洋舰偷偷溜进内港，准备以白头鱼雷发起进攻。

尽管凌晨的黑暗使偷袭者无法清晰地辨认出对手，但凭借阴影的大小，鱼雷舰还是成功地发现了“胡阿斯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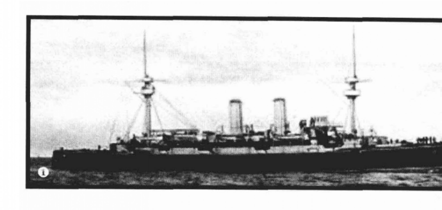


“胡阿斯卡”号铁甲舰。该舰1897年退役，1917~1930年改为智利第一艘潜艇供应舰，1934年再度退役。1950年，该舰改装回1878年的状态，成为海上博物馆，被智利列为历史文化遗产。



1. “兰科·恩卡拉达”号防护巡洋舰。

2. 装甲巡洋舰“奥伊金斯”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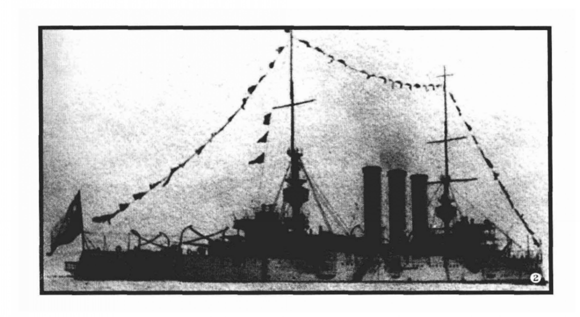


和另一艘铁甲舰（后证实为“布兰科·恩卡拉达”号）。由卡洛斯·莫拉加少校指挥的“孔德尔”号在500码距离率先发射了3枚鱼雷，但是都没有命中。警觉的“布兰科”号舰员发现情况异常，立即移动泊位，将舰首对准鱼雷来袭的方向以规避攻击，并用速射炮开火。但他们没有发现在黑暗中始终保持沉默的“林奇”号，由阿尔贝托·富恩特斯少校指挥的后者正从另一侧以全速接近铁甲舰。在200码的距离上，富恩特斯发射了两枚射程660码、装药58磅的Mk——IV型白头鱼雷，其中一枚正中“布兰科”号中部。“布兰科”的右舷立即被撕开一个大洞。由于该舰当时正处于锚泊状态，水密舱门没有都关闭，因此迅速进水，短短几分钟内就带着182名舰员倾覆了。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自航鱼雷击沉主力舰的实例。“孔德尔”号没有中弹，“林奇”号中四弹受轻伤。

在逃离卡尔德拉途中，两艘鱼雷舰遭遇国会军运输船“阿空加瓜”号，遂以哈乞开斯速射炮鸣炮示警，要求对方停船。两舰指挥官认定，捕获这条无武装的运输船不存在任何问题。但这时海平线上出现了一艘巡洋舰的影子。鱼雷舰认为那可能是追赶而来的“埃斯美拉达”号，于是丢下运输船向南逃走了。其实，那是打探战事发展的英国皇家海军“厌战”号战舰。事后，该舰舰长向英国海军部递交了一份报告，详尽地分析了新型鱼雷在作战中的运用前景。

“布兰科·恩卡拉达”号的沉没对国会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巴尔马塞达乐观地估计，只要再进行一次类似的攻击，就可以击沉“科克伦”号或“埃斯美拉达”号。总统军还积极寻求从英国接回已完工的1艘铁甲舰和2艘巡洋舰，希望借此掌握制海权，扑灭起义。但“科克伦”号成功地规避了鱼雷舰的再度袭击，新巡洋舰则因造船厂商严守中立而无法交付。此后，总统军方面的海上行动再也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为破坏总统军仅有的“帝国”号及两艘鱼雷舰，国会军试图在其锚地周围布雷，并派出特工爆破其弹药舱。但这一密谋败露，参与者都被枪决了。一艘鱼雷舰的船员被国



会方面收买，试图改换门庭，但刚离开锚地就被“林奇”号捕获，全体船员都作为“叛国者”公审后枪决了。发展到后来，连“林奇”号舰长富恩特斯都被诬告为叛徒。

如果国会军不能控制首都所在的智利中部地区，起义就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但支持巴尔马塞达的大批陆军正在此处等待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武器武装北方的矿工和硝石工人，国会派运输船“伊塔塔”号前往加利福尼亚购买军火。这一行为显然是对美国中立地位的破坏。因此当一名美国海关官员登船要求检查时，“伊塔塔”号带着此人直接跑回了智利，随后才派船将其送到圣地亚哥。“伊塔塔”号事件使智利和美国在太平洋上处于极端紧张的状态。美国派“查尔斯敦”号巡洋舰前去捕捉“伊塔塔”号，但一无所获。在智利领海内，“伊塔塔”号在“埃斯美拉达”号的护送下向“巴尔的摩”号巡洋舰“投案自首”。但此时美国海事法庭已经做出了偏袒国会军的裁决，该船随即被释放。

1891年8月20日，国会海军出现在瓦尔帕莱索以北，放下舢板，国会陆军部队随即发起登陆作战，舰队以猛烈的炮火予以支援。两天后，巴尔马塞达的军队遭到了决定性失败。同日下午，瓦尔帕莱索也被国会海军占领。由“科克伦”号领头的舰队冲进了港口。总统军的“孔德尔”号和“帝国”号逃到秘鲁的卡亚俄港，要求政治避难。混乱之中，一群暴民袭击了停靠在码头上的“林奇”号。总统军水兵试图以轻武器自卫，但遭到了残忍的屠杀。只有2名藏在煤舱里的锅炉兵得以幸免。巴尔马塞达总统兵败自杀，智利的内战悲剧走到了终点。

这次内战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智利易遭海上而来的攻击的弱点。对海洋的有效控制，使得力量较弱的国会军可以自由地进行机动，他们甚至可以选择最后决战的场所。可以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智利。

内战结束后仅一个月，一个偶然事件把智利再次推到战争边缘。“巴尔的摩”号巡洋舰停泊在瓦尔帕莱索时，舰长谢利下令水手们放假，美国水兵随即卷入了岸上的街头斗殴事件，造成2名美国人死亡，18人受伤。智利方面拒绝进一步调查此事件，谢利则坚称他的水兵在斗殴中保持了“绝对冷静”。双方各执一辞。 1891年12月，美国几乎对智利开战。关键时刻，罗伯雷·埃文斯舰长指挥的“约克城”号接替了部署在南太平洋的“巴尔的摩”号。埃文斯在谈判中显示了高超的技巧，成功地令智利人同意对遇难者家属做出赔偿。赔款付清以后，“巴尔的摩”号事件也就得到了圆满解决。

和平的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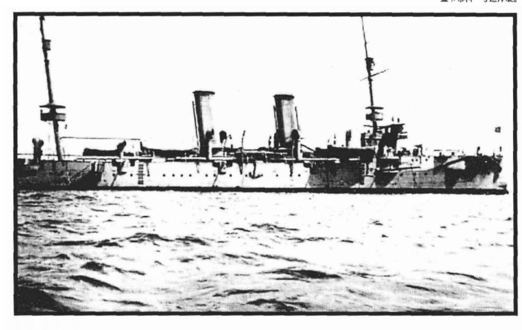
早在1891年内战爆发前，智利海军在编制上就分为两部分：由铁甲舰组成的“重型”分队和由“埃斯美拉达”号巡洋舰及一些护卫舰组成的“轻型”分队。内战结束后，在法国订购的2艘防护巡洋舰“埃拉苏利兹”号和“平托”号得以交付。它们排水量为2047吨，航速18.35节，装备4门5.9英寸/36倍径加农速射炮，2门4.7英寸/36倍径速射炮和3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防护巡洋舰“埃斯美拉达”号出售给日本，改名为“和泉”号。这艘军舰参加了1905年日俄战争，在对马海战中第一个发现俄国舰队。

黄海之战后，中国也有意购买智利海军的几艘主力舰，以补充损失，但由于经费和销售渠道方面的原因未能实现。1898年，智利海军在阿姆斯特朗厂订购的一艘7000吨装甲巡洋舰到货，并延续了“埃斯美拉达”的舰名。以新的“埃斯美拉达”为核心，智利海军组建起了南半球第一支全巡洋舰编队，即“进取舰队”。这支舰队由7艘威力强大的巡洋舰组成：“平托”号（2100吨）、“埃拉苏利兹”号（2100吨）、“曾特诺”号（3400吨）、“布兰科·恩卡拉达”号（4500吨）、“查卡布科”号（4500吨）、“埃斯美拉达”号（7000吨）、“奥伊金斯”号（8250吨）。

航速较慢的“重型”分队不久就被改编为海岸防御舰队。它由三艘军舰组成：旧铁甲舰“胡阿斯卡”号、“科克伦”号和法国建造的新型铁甲舰“普拉特舰长”号。后者是第二艘以伊基克海战的英雄命名的战舰。

第一艘“普拉特”号是前述阿姆斯特朗船厂为智利建造的撞击巡洋舰，与中国购买

“查卡布科”号巡洋舰。



的“超勇”级同型，但该舰完工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结束，无法移交，最后出售给日本，并改名“筑紫”。第二艘“普拉特”号完工于1890年，排水量6901吨，装备4门采用电控发射的9.4英寸/35倍径加农炮和8门4.7英寸/45倍径速射炮，水线带装甲厚度7.8～11.8英寸，炮罩2英寸，露炮台装甲厚8～10.8英寸，司令塔装甲厚10.5英寸，航速虽然达到18.3节，但仍不足以跟上巡洋舰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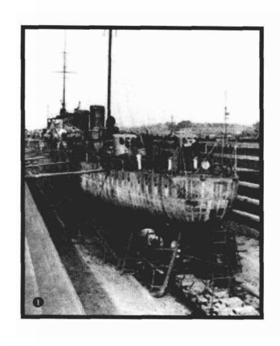
除铁甲舰和巡洋舰外，智利海军还装备了一支由鱼雷猎舰和雷击舰组成的小型岸防舰队，其中由英国亚罗船厂建造的“海军上将汤普森”号航速高达30节；另外，在麦哲伦海峡配备有一支小型鱼雷艇队和补给、辅助船队。整个舰队共有4425名官兵，另有1100名经过训练的后备人员。此外，还有530名水兵在南部群岛海域执行测绘任务。

海军规模的扩大意味着需要一套新的行政管理体制。蒙特少将在内战后被选举为智利总统，任期届满后他放弃连任而回到了海军，以总顾问的身份继续掌管海军。在蒙特任内，海军打下了持久发展的坚实基础。他创建了海军炮术与轮机学校，在英国购买了“巴奎达诺”号练习舰以加强人员训练。这艘船被加装风帆索具，改造成了一艘机帆两用护卫舰。这次改造使它变得航速缓慢、操纵困难，却在无意中为智利水手提供了更大难度的训练科目。智利轮机人员和实习军官驾驶该船巡游大海，先后访问了5个国家。

1. “一战”前智利自英国购买的“孔德尔”号驱逐舰。

2. 1914年，停泊在瓦尔帕莱索的德国斯佩舰队。中间四个烟囱的大舰是装甲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近处的两烟囱和三烟囱巡洋舰属于智利海军。

1902年，智利与阿根廷签订了《五月条约》，雄心勃勃的海军扩充计划开始缩水。裁军条约规定，智利可以接收已经完工的防护巡洋舰“查卡布科”号和3艘雷击舰，但用来取代陈旧铁甲舰的2艘新型战列舰必须出售。它们是由亚罗厂建造的“宪法”号和“解放者”号，排水量12000吨，装备10英寸主炮、航速19节。两舰随后被英国皇家海军购买，改名为“凯旋”号和“敏捷”号。



1907年2月，在罗伯雷·埃文斯指挥下，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派出进行环球航行的“大白舰队”抵达了安加莫斯海岬，得到了热情款待。“查卡布科”号奉命作为埃文斯和他的16艘战列舰编队的先导舰。为了表示对智利人热情好客的答谢，埃文斯决定修改预定日程，前往瓦尔帕莱索。当舰队驶入该港视线可见的范围时，所有16艘军舰面朝瓦尔帕莱索山进行了礼炮齐射。这是这座城市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享受过的殊荣。在高处，2000名智利水兵排出了英文单词“欢迎”。

1910年，为纪念独立一百周年，智利国会通过了一项海军扩充法案，决定向国外订购2艘无畏舰、6艘驱逐舰和2艘潜艇。当时，英国正在为巴西建造两艘“米纳斯吉拉斯”级无畏舰，美国则在为阿根廷建造两艘“里瓦达维亚”级无畏舰。智利海军广泛地参考了英国和美国各船厂的方案。美国海军急于帮助美国的船厂得到这笔订单，他们向智利海军展示了刚刚审批通过的“纽约”级战列舰设计图纸，并提出以“纽约”级的放大型作为智利无畏舰的设计方案，装备10门14英寸炮，排水量28000吨，其威力凌驾于为阿根廷建造的无畏舰（装备12门12英寸炮）。阿姆斯特朗船厂派出设计师尤斯塔斯·丁尼森·德艾因科特向智利人游说。此公曾成功地向巴西海军推销了他们并不需要的第三艘战列舰。

虽然由于人工低廉，美国船厂提出的报价远远低于阿姆斯特朗船厂，但最后还是德艾因科特的出色设计（他后来为英国海军设计了R级战列舰和海军上将级战列巡洋舰）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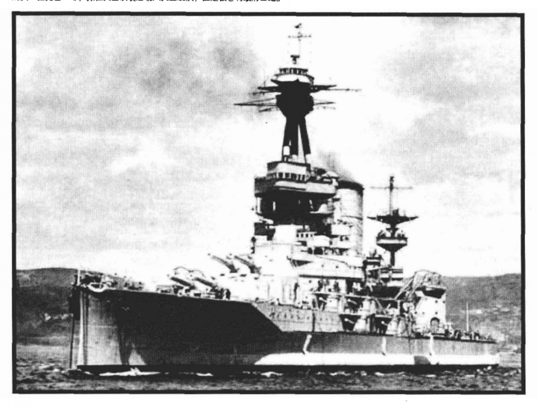
智利人做出了选择，阿姆斯特朗船厂最终接到了这笔订单。两舰的临时舰名被定为“瓦尔帕莱索”号（初名“自由”号）和“圣地亚哥”号，后来分别改名为“海军上将拉托雷”号和“海军上将科克伦”号。

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推迟了这些军舰的交付。当年9月，经过友好的协商，两艘正在建造中的智利无畏舰被英国皇家海军征购。其中已经接近完工的“海军上将拉托雷”号被改名为“加拿大”号。在参加日德兰海战的所有无畏舰中，它是唯一的一艘采用14英寸主炮的战舰。另一艘无畏舰“海军上将科克伦”号改名为“印度”号，其完工程度较低，因此战争期间一直被搁置，后来被改造成“鹰”号航母。

智利海军在怀特船厂订购的6艘1430吨驱逐舰中，只有“孔德尔”号和“林奇”号得以在战前交付。其余4艘都在英国海军中服役。其中改名为“蒂珀雷里”的“里韦罗斯”号在日德兰被德军炮火击沉。两艘在美国西雅图工程与干船坞公司建造的潜艇“伊基克”号和“安托法加斯塔”号，也在一系列复杂的转让协商后被转让给加拿大海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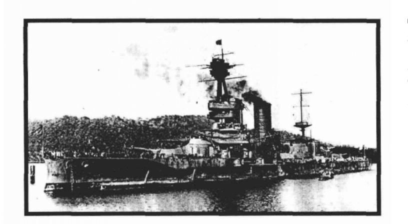
作为对征用智利海军新造舰艇的部分补偿，英国向智利转交了6艘正在美国建造的“H”型潜艇。它们的排水量只有335吨，主要用于近岸防御。智利水兵在波士顿海军船厂接收了这些小潜艇，经过一段短时间的训练后，把它们开回了瓦尔帕莱索。这次远程航行在事实上证明了潜艇执行长途巡逻任务的能力。在此之前，潜艇的巡航在时间上是受限制的；在富有经验的水手操纵下，这次轻松的旅程打消了人们对潜艇执行远程任务

停泊中的“海军上将拉托雷”号，该舰于1929~1931年在英国进行了现代化改装，换装新型蒸汽轮机、燃油锅炉和射击指挥装置，增加舷侧防雷突出部和更多高炮，后甲板加装了水上飞机弹射器。“二战”爆发后，由于英国一线主力舰数量不足，伦敦的海军部曾委托美国向智利询问购买“拉托雷”号，拟在美国改装后编入英国舰队，但是被智利政府回绝。



能力的怀疑。

虽然智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中立国，但它的中立地位很早就被破坏了。1914年8月日本对德国宣战时，德国太平洋分舰队在斯佩伯爵指挥下，从青岛逃往东太平洋，在复活节岛同“德累斯顿”号和“莱比锡”号巡洋舰会合，此时岛上的智利当局尚不知战争的爆发。11月1日，德国舰队在距离智利海岸50海里处的科罗内尔与英国舰队发生海战。在斯佩伯爵指挥下，德国舰队在劣势英舰没来得及借助天气撤退前就击沉了英军旗舰“好望角”号和巡洋舰“蒙默斯”号。斯佩带着他的5艘军舰在瓦尔帕莱索举行了凯旋仪式，但在试图进入大西洋时在福克兰群岛被一支英国舰队歼灭了。只有轻巡洋舰“德累斯顿”号得以逃脱，到达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避难。但它在那里被英国巡洋舰“格拉斯哥”号发现，后者完全无视智利的中立地位，在极近的距离开火。“德累斯顿”号舰长下令水兵凿沉了军舰。



20世纪30年代的"海军上将拉托雷"号战列舰。由于舰体比"铁公爵"级战列舰长11米，"拉托雷"号最初的设计中安装了多达20门的6英寸副炮，其中4门位于尾部5号炮塔下方的炮廓内。不过在该舰完工之前，一线士兵就反映，安装位置太低的副炮在恶劣海况下根本无法使用，该舰因此取消了尾部的炮廓，副炮数量减少到16门。

1919年2月12日，智利海军6艘"H"型小潜艇中的"鲁库米拉"号，在塔尔卡瓦诺湾沉没了。多亏了艇长阿里斯蒂德·德尔·索拉的足智多谋、救生船"孔特雷拉斯"号舰长恩里克·埃拉苏利兹的当机立断，以及塔尔卡瓦诺船厂工人们的技术精良，所有艇员都得以生还。

当天上午9点，当"鲁库米拉"号下潜时，潜艇军官出身的埃拉苏利兹认为该艇的姿势不对劲。因此当观察到水面出现异常气泡时，他立即下令在该点投下一个浮标，同时报告港口指挥官。一座180吨的起重机随即树立起来，鱼雷学校的潜水员们找到了潜艇的位置，连上一个电话浮标，并把起重机的铰链连到已经沉没的潜艇龙骨上。与此同时，被困在水下的索拉艇长命令全体艇员集中到潜艇中部的舱室。当意识到潜艇无法上浮以后，他下令节约使用气泵中的空气，从而拯救了全体艇员。但在第一次起吊过程中，起重机的一根吊索意外地切断了电话线，潜艇再度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

下午1点左右，艇首露出了水面，但此时一根铰链断了，起重机不得不再次把潜艇放回水底。潜艇陷在16米深的水下，前舱和后舱都装满了水，这使它的重量增加了300吨之多。潜水员们回到水中继续工作，这次他们用钢索来加固铰链。在第二次起吊尝试中，其中一根钢索裂开了。就在这时，一名志愿者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爬上了起重机，悬在钢索上完成了维修工作。下午5点，潜艇的甲板露出水面，救捞工作成功了。有意思的是，那位立功的志愿者穆尼奥斯后来却成了一名逃亡者，他在这一事件中的英勇行为也成了"试图掩饰叛逃行为"的"罪证"之一。

关于这起事故的记述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鲁库米拉"号的艇员在水下始终处于井然有序的状态。他们显示出了勇气、冷静和纪律，在8个小时几乎完全的黑暗、受污染的空气和淹没到膝盖的水中，他们没有发出一声诅咒或抱怨。"鲁库米拉"号事件也

被视为海军历史上最成功的潜艇救捞行动之一。

6艘小潜艇在智利海军服役了相当长的时间，并得到了在英国建造的3艘“O”级大型潜艇和一艘潜艇救生船“阿劳科”号的加强。1961年，智利海军从美国接收了两艘“白鱼”级潜艇“汤普森”号和“辛普森”号。新开设的潜艇学校为水下舰队提供了严格的训练，而塔尔卡瓦诺的船厂经过扩建，已经能够为智利海军的“奥伯龙”级和209型潜艇进行大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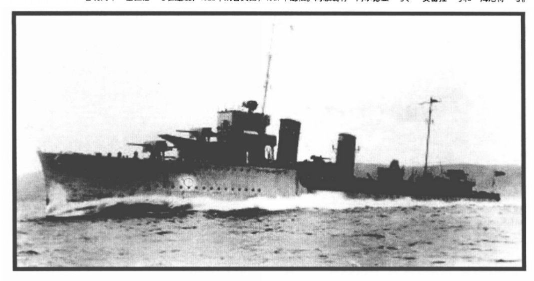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海军部将1914年建造的3艘驱逐舰赠送给智利，以作为当初征用4艘智利驱逐舰的补偿。这3艘驱逐舰是“威廉姆斯”号（原“博塔”号）、“乌里韦”号（原“布罗克”号）和“里维罗斯”号（原“福克纳”号）。这三艘驱逐舰一直服役到30年代中期。

智利海军一直想要回被英国征用的无畏舰。1920年8月，“加拿大”号以100万英镑的价格出售给智利海军，这个价钱还不到其当初造价的一半。当年11月，恢复旧名的“海军上将拉托雷”号返回智利，随即成为智利海军的旗舰。它的英国舰长乔治·汤姆林也随舰抵达，受聘成为智利海军作战学院院长。

智利海军还想将“鹰”号航母也一并买回，这样智利就将成为唯一装备这种最先进军舰的南美国家。但是，如同美英日等国一样，在智利海军中也产生了“战舰派”与“航空派”之间的争吵。保守的战舰派将“鹰”号视作怪物，认为它不合智利海军的需要。这一派最后在争吵中获胜：智利将购回“鹰”号，不过需要先将其改装成战列舰。但是这时英国人提出了反建议：皇家海军有那么多现成的旧战列舰可以出售，为什么非要花大力气把航母改造成战列舰呢？英国海军部提议，将仅存的两艘“无敌”级战列巡洋舰“不屈”号和“不挠”号卖给智利。但这次轮到智利海军坐蜡了：如果将这两艘战列巡洋舰购回，那么智利海军将拥有3艘主力舰，超过阿根廷海军的两艘，势必引发新一轮的海军竞赛。此外，一战结束后铜价和硝石价格下跌，智利外汇收入骤减，从财政上说，也负担不起三艘主力舰的花费。另外，将“鹰”号改回战列舰的承包合同少说也需要100万英镑，差不多等于购回“拉托雷”号的价格。考虑再三，智利海军连“鹰”号也不要了，“拉托雷”号成为其唯一的一艘大型主力舰。

作为海军现代化计划中的辅助舰艇部分，智利海军还在一战后购买了3艘“O”级潜艇和6艘“塞拉诺”级驱逐舰。这些舰艇的航行性能一流，在试航中大都超过了额定速度，在多年的服役中状况良好。对于一支以自卫为目标的海军来说，这些舰艇已经足够了。

智利海军“塞拉诺”号驱逐舰，1928年购自英国，1967年退役。同级舰有“阿尔德亚”号、“奥雷拉”号和“海厄特”号。



1931年海军哗变

1931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扩展到了智利，国家面临着一场空前规模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先后有两位总统辞职，暂时由最高法院院长摄政。

如同往年一样，智利海军舰队当年开往北方过冬，并执行事先制定好的严格冬训计划。冬训期间，整个舰队被分成两个分队，即“机动舰队”与“训练舰队”。当时，在训练舰队的旗舰“拉托雷”号的补给部门里，有21名被临时授予下士军衔的水手。这些人没有经过传统的始自15岁的海军训练，而是从地方上临时征募入伍的，对他们进行了会计学方面的培训，担任舰上补给官的“助理会计”。这些人中有几个在录取考试中成绩特别优异，其实他们都隐瞒了自己过去的经历。这些人其实是富有经验的工会组织者和政治煽动者，有些还从莫斯科领取补贴。

严峻的经济形势深深地影响了海军人员的生活。他们的家庭留在瓦尔帕莱索和塔尔卡瓦诺，但微薄的收入不足以补偿长期离家带来的经济损失。而圣地亚哥政府在这时又宣布所有政府雇员的薪水下降30%，其中就包括武装部队。以曼努埃尔·阿斯蒂卡为首的补给下士们建议，水兵们集体向舰队指挥官递交一份请愿书。这是在智利工厂、矿山和硝石工场发生劳资纠纷的标准做法。“拉托雷”号战列舰舰长奥兹文要求，每艘军舰派一名水兵代表到旗舰甲板上开会。会议上，他以一种强硬而专断的方式告诉水兵代表们：在军队中谈论政治是“卖国”行为，有悖于海军的爱国传统及规章。他声称，如果

水兵坚持要个“说法”的话，“你们很清楚海军会以什么程序来处理”。

舰队首长的演说并没有使水兵们平静下来。相反，哗变的种子已经在被训斥的低级军官的脑海里生根了。绝大部分军士长提出收回请愿书，但阿斯蒂卡和扎加坚持要抗争到底。战列舰上的低级军官们召开了会议，在阿斯蒂卡一次充满激情的演说后，他们决定接管战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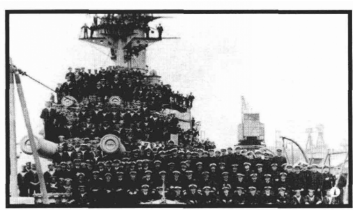
1931年9月1日的晚上，装甲巡洋舰“奥伊金斯”号和战列舰“拉托雷”号上的值勤军官被逮捕了，所有的高级军官都被锁在了舱内。相同的行动也发生在科金博停泊的所有战舰上。旗舰上的低级军官们宣布：他们已经控制了整个舰队，并成立了“水兵自治联合会”（以下简称“兵自联”）。阿斯蒂卡因为在行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被选举为这个准政府机构的“秘书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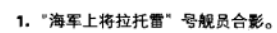
海军哗变后，智利政府随即采取了应变措施。一方面，它决定派出海军少将冯·施罗德到科金博处理这一事件；另一方面，政府拒绝了舰队司令与哗变领袖达成的临时协定。海军高层被禁止参与这个事件的处理。事实上，由舰队司令提出并被绝大多数低级军官（他们都是在海军中服役多年的老兵）所接受的解决方案原本可以顺利解决哗变，并且分辨出哗变的真正领导人。但不幸的是，用以解决哗变问题的基础是“政治优先”。局势迅速恶化，塔尔卡瓦诺海军基地、南部舰队、昆特罗空军基地和瓦尔帕莱索附近的萨利纳斯海军联合体也加入了哗变。叛乱者现在一致团结在“兵自联”的领导下，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要求，除了经济利益以外，还要求进行社会变革。

智利政府八元老在经过紧急商议后决定越过宪法，使用暴力进行镇压。塔尔卡瓦诺基地遭到了两个团陆军的进攻，在一场短暂的战斗后，只有一个连的海军官兵被全部俘虏了。萨利纳斯同样在没有经过激烈抵抗以后被政府陆军占领。最后，科金博的舰队遭到了智利空军的攻击。

对海军舰队实施的大胆空中打击在军事上是完全失败的。然而，它使海军士兵们清楚地确信，他们不可能从国家的其他部分得到支持，而在哗变前阿斯蒂卡和他的亲信们曾向他们保证过，“大好形势即将到来”。次日早晨，驱逐舰队以旗语告知“拉托雷”号：它们不会再服从来自旗舰的命令了。军官们纷纷被释放复职，军舰一条接一条回到了原来的指挥官控制下。在“拉托雷”号上，阿斯蒂卡富于蛊惑力的演讲现在收效为零。水兵们要求释放军官，并把叛乱领导人押送上岸。1931年海军哗变以舰队缴械投降而告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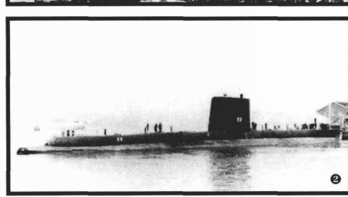
智利海军领导人主动承认了他们所犯的错误：那些未经政治审查的人员不应被擅自





1. “海军上将拉托雷”号舰员合影。

2. 智利海军“奥布赖恩舰长”号潜艇，1928年购自英国，1957年退役。同级艇有“海军上将辛普森”号。



批准上舰，因而得到了政府的宽宥。政府允许海军自行解决其内部问题。但事件处理结果还是令人大为困惑：许多军官被从海军中解职，其中包括所有在哗变中丧失指挥权的舰长。真正的始作俑者却在历经了漫长而低效的审判后，在一次政府更迭后被大赦了。阿斯蒂卡不仅获得了自由，而且按照加入海军时订立的合同，政府还必须支付他在被关押期间的全部工资。

毫无疑问，对于那些认为职业海军军人能够与政治完全绝缘的人来说，1931年事件是生动的一课。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智利保持了中立。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曾向智利探询购买“拉托雷”号战列舰和“塞拉诺”级驱逐舰的可行性，拟将这些军舰用于大西洋护航，以便将最新的“北卡罗来纳”级战列舰抽调到太平洋，但是此议遭到智利的拒绝。1938年底，英国海军部也曾经有一个应急计划，从智利购买“拉托雷”号，并且让已经改为宿舍船的“铁公爵”号战列舰重新服役，以便在开战后对付德国的3艘袖珍战列舰和2艘“沙恩霍斯特”级袭击舰。

由于20世纪30年代波及全球的大萧条影响，智利海军在“二战”中不得不继续使用老旧的军舰，而不是将它们淘汰更新，因为报废旧舰要花费大量资金。唯一的例外是运输船“普里沃尔”号，一艘外形漂亮的德国商船。这艘船在“二战”爆发时滞留在瓦尔帕莱索，1943年智利与轴心国断交后扣留了该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阿拉梅达海军船厂把它改造成一艘教练舰，以取代陈旧的“巴奎达诺”号。这条船被重新命名为“劳塔罗”号。

1945年2月12日，智利对德国宣战。两个星期后，2月28日上午，“劳塔罗”号正满载硝酸盐航行在开往墨西哥的航程中，行经秘鲁海岸附近时，一个偶然的火星点燃了货舱。在巨大的爆炸声中，“劳塔罗”号变成了一堆冒烟的废墟。21名船员死亡，包括二副恩里克·加西亚少校、一些军官和水手长。幸运的是，该船发出的求救信号被及时发现，剩余船员悉数得救。

“二战”结束后，智利海军借助美国处理战争剩余物资的时机获得了大批舰艇：巡洋舰“普拉特”号（原“纳什维尔”号）和“奥伊金斯”号（原“布鲁克林”号），6艘反潜护卫舰和一些登陆舰艇，以及3艘运输舰。但是直到1960年，智利海军才迎来了30年来第一批专为智利建造的新舰——英制驱逐舰“威廉姆斯”号和“里韦罗斯”号；陈旧的“塞拉诺”级驱逐舰则被2艘“弗莱彻”级驱逐舰“布兰科·恩卡拉达”号和“科克伦”号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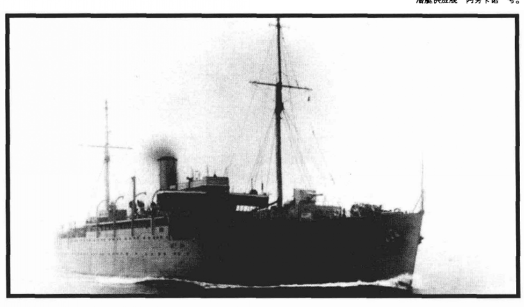
1958年，陈旧的战列舰“拉托雷”号作为废铁出售给日本拆解，曾经参加过日德兰大海战的最后一艘主力舰就此消失。经智利政府同意，“拉托雷”号的一部分舾装材料用在了“三笠”号战列舰博物馆的复原工程中。

“拉托雷”号退役后，智利海军的吨位大大缩水，装备则得到了进一步的现代化。不久，智利又从美国购买了2艘更大的“萨姆纳”级驱逐舰“曾特诺”号和“波塔莱斯”号。为延续海军的鱼雷艇传统，智利在1964年购买了4艘“美洲虎”级鱼雷快艇。1972年，一艘新的“海军上将拉托雷”号编入了智利海军，它原来是瑞典海军的巡洋舰。

反阿连德政变

1970年9月，在六年一届的智利总统大选中，“人民联盟”候选人、社会党主席萨尔瓦多·阿连德获胜。同年11月3日，以阿连德为总统的人民联盟政府成立。阿连德上任之际签署了一个“宪法承诺条款”，保证尊重并遵守智利宪法，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不能破坏宪法的任何条文。一贯尊重宪法、倾向民主的海军随即与左翼政府建立了良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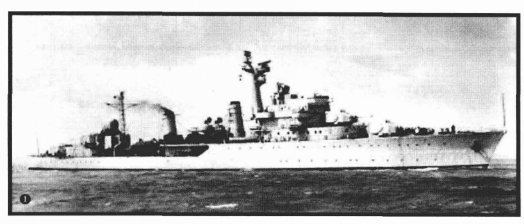
潜艇供应舰“阿劳卡诺”号。



合作关系，政府批准了购买2艘“利安德”级护卫舰、2艘“奥伯龙”级潜艇的预算。在总统的安排下，海军总司令蒙特罗上将访问了苏联。但是他却说：“苏联人什么也给不了我们。他们刻板僵化的教条看上去和他们所要‘保卫’的那种‘空前优越’的制度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从人民联盟执政的第二年起，强制国有化招致的国际孤立开始对智利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由于有产者、中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在“国有化”中遭到损害，智利国内也开始爆发政治示威。1972年10月，智利爆发了第一波大规模的罢工浪潮。这次罢工由没落的小康阶层发起，卡车司机、小商人、一部分职业团体和学生组织参与其中。持续24天的罢工给智利经济以沉重打击。政府出动军队镇压反对派组织的游行和集会，引来了海军的普遍反感。海军情报部门获悉，马克思主义者们已经准备撤换海军中“不听话”的高级军官们，黑名单上的第一个是副司令梅利诺，第二个是蒙特罗本人。政治警察已经开始监视海军高级军官的行动。

在这个动荡的年份，军队中两桩偶然的调动把两名高级军官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皮诺切特将军升任陆军参谋长，卡瓦哈尔上将则被委任为总参谋长。为方便突发事件的处理，卡瓦哈尔试图重新整合军队体制：全国被划分为若干个独立的军区，每区配备一名陆军指挥官、两名海军指挥官，每个军区司令都有独立调动其部队的权力。由于





阿连德政府当时正处于全面政治危机中，他不得不对军队的要求做出让步，甚至突击提拔了一批将军，以对军队拉拢示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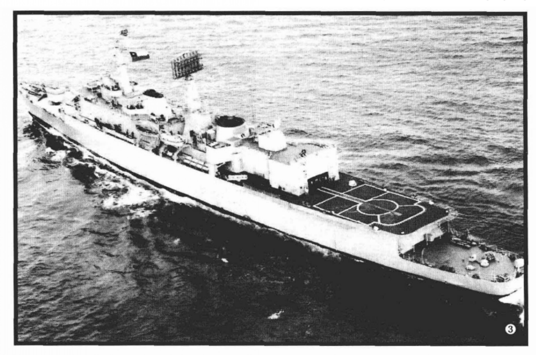
1972年11月2日，阿连德政府的新内阁委任陆军总司令卡洛斯·普拉茨将军为内政部长，海军少将伊斯梅尔·胡尔塔出任劳工部长，要求军队尽快配合政府平息罢工。但政府与军队的分歧继续激化，特别是当政府未经内阁表决即宣布实施食品配给制时，深感侮辱的胡尔塔提出了辞呈。海军推荐阿雷拉诺少将继任。回到海军的胡尔塔对其他军官们表达了他的忧虑：国家即将陷入无政府状态。接下来的国会选举中，人民团结联盟凭借舞弊获胜，进一步增加了军人们的忧虑。

1973年6月29日，罗伯托·索帕上校指挥的第二装甲团率先发动反对政府的兵变，企图占领总统府，但不久即告失败。政变的幕后主使“祖国与自由运动”被宣布为非法。此后，军队最高领导人成立了5人委员会，向政府提出要求停止国有化、尽快恢复经济、改革内政的29点备忘录，但为总统所拒绝。8月9日，海军情报机关在瓦尔帕莱索和塔尔

1. “海军上将里维罗斯”号驱逐舰，1958年自英国订购，同级舰有“海军上将威廉姆斯”号。

2. “利安德”级“林奇”号护卫舰，购自英国，同级舰有“孔德尔”号。

3. 福克兰战争结束后购自英国的“科克伦”号导弹驱逐舰舰，原英国海军“郡”级“安特里姆”号。



卡瓦诺破获了一起政变阴谋。据报，社会党领导人之一、参议员卡洛斯·阿尔塔米拉诺和统一人民行动运动成员、众议员加莱顿曾对水兵进行过煽动。海军要求逮捕阿尔塔米拉诺，但阿连德为维护社会党的整体利益而予以拒绝。同日，智利全国开始实行军管，普拉茨出任国防部长。但由于普拉茨与其他军队领导人存在矛盾，这一决定招致军队普遍不满，导致8月22日他不仅辞去这一职务，同时也辞去了陆军总司令一职，由皮诺切特取而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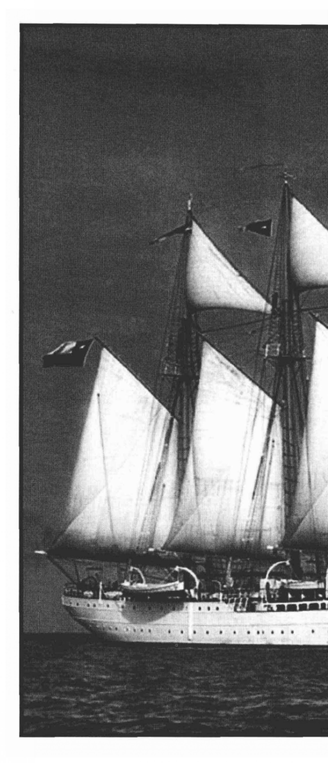
在这个非常时刻，阿连德首次动用其三军总司令的职权，安排了一些将领（包括前海军总司令蒙特罗）退休，并把他信任的一些将领提拔到重要位置上。尽管水兵兵变与撤换高级将领这两件事并无内在联系，却使许多海军军官感到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威胁，这就大大加深了他们对政府的不满。而政府由于担心国家警察的忠诚度，始终不敢动用武力全面清洗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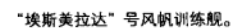
8月底，宪政危机已经彻底浮出水面，最高法院公开抱怨政府执行土地法不力，而众

议院指责阿连德政府违背宪法，号召军队维持宪法秩序。9月上旬，阿连德想通过公民投票的方法解决危机，但他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了。

9月10日晨，由“普拉特”号巡洋舰、“科克伦”号、“布兰科·恩卡拉达”号和“奥雷拉”号驱逐舰、“阿劳科”号给油船、“辛普森”号潜艇以及两艘海军拖船组成的舰队离港，前去参加一年一度的智美“UNITAS”反潜联合演习。午夜时分，舰队忽然改变航向返港。次日清晨5点，智利陆海空三军和警察部队发表联合声明，指责阿连德政府“人为地鼓动阶级斗争”，导致智利农工商各业都处于停滞和衰退，通货膨胀加速发展，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和道义危机”；“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控制混乱状态”，“由人民团结联盟各政党训练的准军事组织不断增加，不可避免地将把智利引向内战”。声明要求阿连德交出政权，并称智利军队和警察将为“防止祖国落入马克思主义桎梏之下”而战斗，以完成“恢复秩序和制度的历史使命”。

政变部队首先占领了瓦尔帕莱索，接着控制了圣地亚哥总统府莫内达宫前的广场，宣布成立由陆海空三军司令和警察总监组成的执政委员会以掌握政权，海军总司令梅利诺位列其中，皮诺切特出任执政委员会主席。执政委员会通过广播要求阿连德立即辞职，并许诺提供飞机，送他与





“埃斯美拉达”号风帆训练舰。

智利ASMAR船厂为智利海军建造的1500吨级巡逻舰。



家属及合作者一起离开智利。阿连德坚决拒绝。政变部队开始向总统府发起进攻，除使用坦克外，还出动飞机进行轰炸和扫射。尽管要对政变负相当程度的责任，阿连德在政变部队的进攻面前还是表现出了英勇的个人气节。他遣散了总统府内被认为不能信任的军队和警察，戴上钢盔，手持一支卡斯特罗赠送的冲锋枪，亲率23名卫队战士和医生、司机坚持抵抗，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自杀身亡。